武俠世界

冰　碗（科幻探險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花詠句是一個很奇特的人，但更奇特的，却還是他所擁有一隻青花大碗。「驚奇俱樂部」的始創人兼會長洛雲更是奇中之奇，怪中之怪，他是個現代都市，甚至是超時代的狂人、浪子。奇人、奇碗、奇案，把這一篇科幻探險傳奇故事，從懸疑推向爆炸性高峯，再從高峯絕頂射向廣闊無垠的宇宙！



$4.00

第26年
37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一篇科學幻想傳奇故事「冰碗」。是龍乘風以嶄新的構思代表作。內容充滿懸疑氣氛，每一情節都深具爆炸性。由一個奇人、一隻奇碗及一件奇案而引出了一連串的奇形怪事，而且再加上了這位「驚奇俱樂部」的始創人兼會長的洛奇，他是個現代都市的超時代狂人，於是奇中之奇，怪中之怪的難以相信的事情就接二連三地出現，愛好新奇閱讀刺激的讀者，千萬不要錯過，請參閱今期本刊的刊出。

*　　*　　*

「神僧」與「虬龍倚馬錄」今期同告終結，情節發展有不同高潮迭起，祈請垂注。「虬龍倚馬錄」續篇「岳小玉傳」下期相繼刊出，且看這個少年英俠在是篇故事中的奇逢際遇有什麼令你意外吧。

*　　*　　*

山貓王森故事「白痴」下期刊出。故事新奇突出，描述一個白痴忽然闖進一位寡婦的生活圈子中，引起陣陣疑雲，結果寡婦竟然愛上了這白痴，產生了一段奇妙的愛情，還不止此，那白痴的病也霍然而癒，恢復常態，但不幸的事就從此發生了……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37期
（總號132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科幻探險傳奇

冰碗

故事／龍乘風·文
　　　可　飛·圖

一把殺人的飛刀

夏天的我，活躍得連自己都不敢去想像。

尤其是今年的夏天，我簡直可以自創「多才多藝俱樂部」，由自己來做主席兼會長。

五天前，我陪着逾萬泳客在沙灘上晒太陽，把一身皮膚晒得快要熟了，才下水暢泳一番。

翌日，參加雙人獨木舟比賽，雖未獲得冠軍，却也不致包尾而回，總算在拍照留念之際還能露齒笑得出來。

又過了一天，朋友某君主辦拳賽，他還親自上擂台迎戰泰國某著名拳師，在賽前，他指名道姓要我給他餵招熱身，我爲了給他打氣，終於答允下來，沒有讓他失望。

可是，他却令我失望了，拳賽之後，是我在擂台邊把他抬入休息室的。

到了前天，曾經向我推荐過十一位女傭的朱太太，在上午九點二十五分的時候打電話把我吵醒，說有極重要的事情跟我商議，我們約好十二點在她丈夫開設的扒房裏見面。

牛扒很好，但三筒却眞邪，三番四次清一色三辣牌都在等三筒吃糊，却沒有一次和得出來。

原來朱太太那件「極重要的事情」，就是麻將枱上三缺一，非要找龍乘風湊脚不可。

這一招叫「趕鴨子上架」，又叫做「指冬瓜畫葫蘆」，朱太太高手出招，在下又如何抵擋得住？

戰局散後，全身上下酸疼無比，這種馬拉松式麻將大決鬥，男人似乎總比不上女人的。

到了昨日，我決定全日休息，就算是通吃島島主韋小寶帶着七個如花似玉的老婆來敲門，也是決不接見。

誰知床頭那本「鹿鼎記」裏的韋小寶沒有出現，經常跟他打架的康熙皇帝却來了。

事情是這樣的——我的舅父大人是個古董收藏家，這一天，他興緻突發，心血來潮，居然帶着一幅康熙的畫像來找我，還要我陪他捧着鑲金邊的放大鏡慢慢地研究。

舅父大人德高望重，而且歷來待我不薄，他既來了，「小甥」又焉能拒諸千里之外？

於是，這天休息得更少，因爲舅父大人足足逗留了十一小時零六分，才肯抹乾淨放大鏡和金絲眼鏡離去。

到了今天，人雖倦點，不知如何心情却會開朗起來，吃罷早餐之後，就獨自駕駛着快艇釣魚去了。

×　　×　　×

碧波盪漾，魚鱗般在驕陽之下閃閃生光。

收穫不錯，但鼻子却晒得「紅卜卜」，眞是「吃了也補不回來」。

這一天，我最後釣到的，是一條不知名的怪魚。

這條魚大概有一斤重，顏色看來很鮮艷，有點像鯧魚類，但看眞一點，却又不是鯧魚。

我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它的肉質，一定會相當鮮甜可口。

雖然我並不知道這是一條甚麼魚兒，但我相信它不會有毒。

拚死吃河豚，這份勇氣我是沒有的，因爲這樣死了實在不值得，但我肯定這條魚絕不會是河豚類，雖然不知道牠「高姓大名」，吃進肚子裏也是不會有甚麼問題的。

但我却是一個很好奇的人，既然魚已釣上來，吃不吃牠反而是次要的事。

我決定養活着牠，用大桶子帶牠去找花詠句。

花詠句這個名字很特別，但更特別的却還是這一個人。

他父親花源，是上流社會裏著名的裁縫師，三十年前窮得連襪子都買不起，但現在却已擁有兩層超過三千平方呎的豪華樓宇。

花詠句的母親，年輕時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但後來聲綫唱壞了，現在連說話都有點吃力。

花夫人雖然聲綫不再動人，但却越來越顯得和藹可親，完全是一個賢妻良母的典型。

我對這個中年婦人的印象很好，她有教養，說話往往恰到好處，而且她絕不小器。

在聲綫壞了之後，她積極地在烹飪這一門學問上下功夫。

現在，她已被丈夫和親友們譽爲「厨藝九段女大師」，因爲她可以泡製超過八十個國家的名饌。

我上一次在花家去作客的時候，花夫人親自下厨，使我眞正領略到淮揚菜的滋味。

淮揚菜的特色，是儘量利用調味品，重用原湯原汁，而且主料突出，配料較少，正是「禮記」中所云：「大羹不和，貴其質也。」的風格。

那一天，我大快朶頤，先後享用過鍋貼山鷄、黃油兩吃、熟灼蝦仁、野鴨大烏參火腿及蜜汁火方等等名菜，飯後，花源笑咪咪對我說：「你現在應該明白我發胖的原因了。」

花源其實並不算胖，只是近年來有點啤酒肚，他爲人頗具幽默感，而且性格樂觀，是個人緣極佳的好好先生。

但花詠句却一點也不像他的父親。

他有一張憂鬱型的臉孔，平時很少說話，但只要遇上了適合的傾談對象和話題，他可能會花幾個小時，來討論一件連他都不曾瞭解的事情。

例如就在對上一次，他捧着一隻青花大碗在我的面前晃來晃去，喃喃自語了足足十幾分鐘之後，才對我說：「這是甚麼東西？」

我笑了笑，道：「若不是筷子，就是一隻大碗。」

花詠句却搖頭道：「兩樣都不是。」

我陡然一怔，道：「那麼，你認爲它是甚麼？」

花詠句凝視着我，良久才道：「這是一隻很像大碗，却又不是大碗的東西。」

我道：「不是大碗，難道該說是小碗嗎？」

花詠句道：「說是小碗，倒也可以，但却還是不夠貼切。」

我皺着眉，道：「這一隻碗，最少可以裝載二十碗普通飯碗的白飯，讓七八個人吃得飽飽的，它又怎能算細小？」

花詠句冷冷一笑，道：「你這種見解，是最表面化的。」

「最表面化？」

「不錯，換句話說，也就是最膚淺的見解！」花詠句毫不客氣地說。

我不大服氣，道：「我是按照人類最合乎常理的方式來加以推斷的。」

花詠句道：「以常理來測度事情，正是人類往往會鑄成鉅大錯誤的原因。」

我道：「常理之所以被稱爲常理，那是以一般正常情況來作測量的標準，所以若是非常之事，自然不可以包括在內。」

我們的說話，越來越是玄妙複雜，甚至連我自己也有點不懂。

花詠句却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請你仔細看清楚這隻碗。」說着，把碗遞了過來。

我接着了它，小心翼翼地接着。他又說：「不要心急，慢慢的看，看不懂可以問我。」

我掀了掀唇，嘟喃着道：「我知道，你是個古玩鑒定專家。」

花詠句道：「專家也有很多等級，若對古玩而言，我是第八流的。」

我「唔」一聲，道：「第八流總比第九流的好。」

他不再答腔了，只是漫不經心在修剪指甲。

當時，我捧着青花大碗（那時候我認爲它實在很大），看了很久很久，才搖搖頭說：「我看不懂。」

「完全不懂？」

「驟然看來，它似乎是清朝的產物，但碗上花紋，却又不像是清代工藝品的作風。」

花詠句目光閃動，面上掠過了一絲訝異的神情，說道：「這已證明，你並非完全不懂。」

我咳嗽一聲，道：「這到底是甚麼玩意？」

花詠句道：「這玩意是屬於某某嬰兒的。」

「某某嬰兒？」我爲之一頭霧水，「你說清楚一點行不行？」

花詠句却戟指直瞪着我，道：「與其要我說清楚一點，你何不自己再看清楚一點？」

我冷笑一聲，道：「但我知道自己已看得很清楚了。」

花詠句「呸」一聲，道：「你剛才看了只不過五分鐘，但我却看了足足五個月，才能發現碗裏的秘密！」

我又凝注着青花大碗半晌，才道：「這碗裏有甚麼秘密？」

花詠句道：「請你把它放在燈光下再看三分鐘。」我皺了皺眉，依着他的說話照做。

三分鐘之後，我的眉頭皺得更緊，嘆道：「請恕我眼拙，這碗有甚麼秘密，還是請你直接說出來好了。」

花詠句瞪大了眼望着我，道：「你這樣就認輸嗎？」

我有點啼笑皆非的感覺，道：「這不是認輸，只是不想花太多時間在這隻來歷不明的碗子上。」

花詠句冷哼一聲，悻悻然道：「若換上一個來歷不明，但却漂亮迷人的女孩子，你的態度也許就會截然不同了。」

我聳了聳肩，淡然地一笑：「那是人之常情，你不能要求每一個朋友都跟你一模一樣。」

花詠句有點發怒：「你眞的不肯再動腦筋。」

我想了一想，道：「在燈光之下，我是看不出有甚麼蹺蹊的了，但在愛克斯光之下，却可能會有某種新奇的發現。」

花詠句道：「不必用到愛克斯光，只是紫外光就已大不相同了。」

我瞪着他，忿然道：「既然這樣，何以不早一點說？」

花詠句攤了攤手，淡淡地說道：「當初又有誰來提點我？」

我悶哼着不再出聲，他却自顧自地把一座箱子捧了過來，道：「把小碗放進去，透過箱子頭部發出的紫外光，然後你再慢慢看個清楚。」

我只好耐着性子，繼續觀察下去。

不到半分鐘，我忽然失聲叫了起來，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花詠句嘆口氣道：「你見到什麼？」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雖然我無法可以看見自己的臉龐，但我還是不難想像得到，當時我面上的神情一定是極其詫異，至甚是相當驚悸的。

花詠句忽然輕輕拍着我的肩膊，道：「你是不是感到震驚？」

我揉了揉眼睛，道：「這是不是特技效果？還是魔術的傑作？」

花詠句道：「我不是特技專家，也不是魔術師。」

我呆住了，兩眼仍然直盯着紫外光下的青花大碗。

我看見了甚麼？何以像我那樣胆粗氣壯的人，一看之下仍然難免神情大變？

很抱歉，在這階段之下，我暫時不能說，因爲當時我所看見的事情，實在是太怪異了，簡直怪異得連我這個親眼目擊者都不能相信。所以，我暫時必須將這件怪事保密，以免讀者諸君有所誤會，以爲這是一篇神怪的恐怖小說。

當然，這隻青花大碗，在本故事裏是佔着一個很重要位置的，因爲它蘊藏着一個令人難以想像的秘密。

但當我從紫外光下目睹這秘密之後，我還是對這秘密一無所知，也許，這是完全超乎人類知識範圍之外的。

我呆了很久很久，才聽見花詠句嘆了口氣，緩緩地道：「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秘密，我本來不想讓任何人知道的。」

我喉嚨乾澀地說：「但我現在知道了，爲甚麼你要讓我看見它的秘密？」

花詠句聳了聳肩，道：「不爲甚麼，只因爲我想看看你大受震驚時的樣子。」

我瞪着他，忽然冷冷一笑：「你這目的已達到了？」

花詠句搖搖頭，道：「沒有。」

我道：「要怎樣才算達到目的？」

花詠句道：「就算嚇你不死，最少也該把你嚇得褲襠濕透。」

我冷冷地盯着他的臉，他忍不住得意地笑了。

但那青花大碗的秘密，却絕對絕對不是開玩笑的！

× × ×

花詠句最大的本領，絕不是對古玩的鑑定能力，而是潛水。

他是一個海底探險家，又是一個海洋生命研究會的資深研究員，對於魚類的認識，就連許多一流專家也自嘆弗如。

他是海底獵影高手，他曾經把旗魚刺殺大見山的殘酷鏡頭獵影下來。

大見山是東京一間株式會社的最高負責人，他人正壯年，精力充沛，最大的嗜好是在水底射擊巨大的魚類。

在三年前的一個仲夏，花詠句與大見山同時被一位美國鉅富邀請，參加一個別開生面的豪華遊艇競技大會。

原來那鉅富總共邀請了三十五位貴賓，其中五人是競技大會的裁判，而其餘三十人，可以任由發揮水上以至在水底的任何本領，至於冠軍的獎品，就是這艘剛下水不到一個月，價值超過一百五十萬美元的豪華遊艇。

花詠句也被邀請參加，是因爲那鉅富的獨生子，也是那間海洋生命研究會的會員。

若是別的聚會，就算獎品是一座石油礦，花詠句也不一定願意參加，但由於這一次海上競技大會，是在印度洋舉行的，所以他還是檢齊裝備，如期赴約。

他喜歡浩瀚無邊的海洋，無論是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以至南冰洋，他都喜歡。

和其餘的大海洋相比，印度洋是一點也不寂寞的。

在這奇異的海底世界裏，有着數之不盡，千奇百怪的魚類，而旗魚就是其中一種。

旗魚又叫做劍魚，性情兇猛，而且體型巨大，這種魚的上顎就像是鋒利的長劍，經常用它來刺死其他魚類，然後作爲糧食。

而在印度洋，有一種旗魚的背鰭特別發達，而且時常浮在海面，就像是一艘扯起了風帆的帆船，所以又稱爲扯帆魚。

那一天，花詠句和大見山都在遊艇甲板上，看見這種巨大的劍魚，在海面上游來游去。

大見山決定要射殺這種體型龐大的劍魚，來作爲他競技的項目，而花詠句也要下水，他甚麼都不理會，只顧着在海底世界裏進行拍攝的工作。

對花詠句來說，深海獵影其實並不是工作，而是娛樂。

他和大見山幾乎是在同一秒之內躍進大海裏的。

兩人的裝備都很齊全，但下水的目的却各有異。

大見山所用的魚槍，彈頭之內藏有炸藥，只要射進魚身之內，就會在其體內發生爆炸。

就算是超過三千磅的巨鯊，也挨不住它一槍，其威力之驚人，可見一斑。

花詠句却不理會大見山，正是你殺你的，我影我的，雖是同海潛泳，但却各自修行。

不到五分鐘，大見山已槍殺了一條超過十呎長的巨鯊。

他在水裏手舞足蹈，顯然感到興奮極了。

但就在這時候，花詠句看見一條比那鯊魚還巨大的劍魚，正無聲無息地，從大見山的背後疾游過來。

花詠句急用手勢向大見山示意，叫他留意背後的危險，但却遲了。

劍魚的「長劍」，有如利刄一般穿進了大見山的胸膛！

是否大見山手舞足蹈的動作，把這條劍魚吸引了過來？

沒有人能明白眞相，就連花詠句也無法提出絕對正確的解釋。

但他却把劍魚刺殺大見山的全部過程，清清楚楚地拍攝了下來。

劍魚把大見山帶走了，這確是一齣悲劇。

是鯊魚的悲劇，也是大見山的悲劇。

結果，那艘價值一百二十萬美元的豪華遊艇，就由淺保奈良承受了。

淺保奈良就是大見山的合法妻子，她不見了丈夫，却得到了這艘遊艇，但不到一星期，她就在遊艇上切腹身亡。

× × ×

那是一段殘酷的經歷，花詠句絕少向別人提及，但我却是例外的一個。

我也看過那一段充滿血腥的錄影帶，沒有任何人能夠承受得住那劍魚無情的刺殺。

當我看完之後，曾經這樣問他：「你以後還會不會繼續在海底探險？」

花詠句嘆了口氣，說道：「我將會退休。」

我一怔：「甚麼時候？」

花詠句回答：「六十年後。」

我笑了笑，道：「聽你這句話，我很高興。」

「爲甚麼你會高興？」

「因爲你已開始懂得幽默。」

誰知道他一聽見我這麼說，立刻就板起了臉孔，道：「對不起，你這種幽默，我不懂得欣賞。」

花詠句就是一個這樣奇怪的人，奇怪得令人難以捉摸。

但我不氣惱，而且時常都想着他，尤其是每當在看見不知名魚兒的時候。

就像這一天，我釣了這條奇特的魚，馬上就把牠帶到花家去。

開門的是花源，他一見我立刻就「啊」一聲叫了起來道：「你來得好極了。」

我有點詫異，道：「我是來找詠句兄的。」

花源皺着眉，道：「他不在家裏，也不在本市。」

我聽了陡地呆住：「怎麼，他出門去了？」

花源嘆了口氣，說道：「連你不知道嗎？」

我苦笑了一下，道：「令郎行踪，向來神龍見首不見尾，我不知道又有甚麼稀奇？」

花源把我引進客廳，才道：「不要說是你，就連我這個做父親的，也無法知道他在攪甚麼把戲。」

我道：「詠句兄喜歡海，尤其是海底的奇妙世界。」

花源道：「他若在海底，我倒是不担心。」

我一怔，道：「他怎麼了？」

花源道：「沒有人知道他怎麼了，唉，最少我這個做父親的就不知道。」

我道：「他出門去了甚麼地方？」

花源道：「兩個月前，他對我說要往非洲走一趟。」

我道：「非洲只比亞洲略小一點點，總面積超過三千萬平方公里，他要去的實在是哪裏？」

花源道：「是非洲的中部。」

「中非洲！」我「呵呵」地笑了笑：「範圍不錯是縮窄了，但所謂非洲中部者，仍然有一千萬平方公里那麼大小的土地，嘿嘿……」

花源苦着臉：「很對不起，我也想儘量向你說得詳細一點，無奈我所知道的，就只有這些而已。」

我道：「他有沒有說過甚麼時候回來的？」

花源搖搖頭，道：「沒有。」

我道：「去中非的目的呢？」

花源道：「他也沒有說。」

我瞪着眼，道：「你連甚麼都不知道，就讓他跑掉了？」

花源嘆了一聲，道：「他是有兩條腿的，他要跑掉，我這個做父親的又有甚麼辦法？」

我也嘆了一口氣，說道：「那的確是毫無辦法了，唉，我本來想問問他，我今天釣的是甚麼魚兒，想不到他却在非洲中部。」

花源看了我半晌，才皺眉道：「魚兒又有甚麼打緊的，叫內子把它蒸熟吃掉就是。」

這時候，花夫人愁眉苦臉地走了過來，道：「詠句一定出事了。」

我望着她，吸了口氣才道：「花夫人，妳怎麼這樣担心？」

花夫人雙眉緊蹙，道：「他可能已遭綁架。」

「綁架？」我吃了一驚，「妳是說，他在中非給人綁架了？」

花夫人却默不作聲，只是雙眼凝視着丈夫。

花源嘆息一聲，道：「也許不是這樣的。」

花夫人道：「若不是這樣，那錄影帶裏的一切又該怎樣解釋？難道你以爲詠句會和我們開這種玩笑來讓我們担心嗎？」

我陡地一怔，道：「甚麼錄影帶？」

花夫人望了花源一眼，道：「你還沒有告訴他錄影帶的事嗎？」

花源咕噥道：「小龍才到片刻，不必着急。」

花夫人目光轉移在我的臉上，道：「就在今天早上，有人送了一卷錄影帶給我們。」

我眉頭一皺，道：「這人是誰？」

花夫人道：「是每天負責送報紙的啞伯伯。」

我道：「你們完全不知道這卷錄影帶的來歷？」

花源道：「不知道。」

花夫人道：「但這錄影帶原本是屬於詠句的。」

我沉吟半晌，道：「我可以看看這錄影帶的內容嗎？」

花源連忙說道：「當然可以，當然可以……」

他馬上把我帶到客廳的另一個角落去，不到片刻，我已在電視機的螢光屏上看見了一個非洲黑人……

這卷錄影帶的內容是這樣的——

那個非洲黑人，原來是一位著名的動物學家。

根據錄影帶裏花詠句的旁述，他說：「巴爾貝先生出生於阿的斯亞貝巴，父親是埃賽俄比亞的退休高級軍人，其父性情兇悍暴戾，但巴爾貝却具有菩薩心腸，是『非洲野生動物保護協會』成員之一，也是埃塞俄比亞著名的動物學家。」

巴爾貝個子瘦削，但眼睛奇大，看來烱烱有神，步履輕快無比。

不久，螢幕畫面之上，出現了一個滿是黃泥的地方，我又聽見了花詠句的聲音在介紹：「這裏是比斑特湖，在非洲魯樹魯薩族裏，比斑特就是『生命之神』的意思。」

我凝神留意着，知道這個滿是黃泥的地方，極可能是乾涸的湖底部份。

果然，花詠句的聲音又再响起，而且還證實我的想法是正確的。

花詠句接着又說：「根據常理來說，哈哈，還是暫時不說的好。」

我不禁聽得眉頭大皺，心中想：「我的花老兄，你到底想說甚麼？何以吞吞吐吐！」

只見巴爾貝也不禁笑了起來，花詠句又在叫道：「你不准笑，只管挖掘！快挖掘！」

巴爾貝却說：「不必亂掘亂挖，最重要的是用眼來找尋。」

我越看越是奇怪，他們跑到這個已乾涸了的湖底，究竟有甚麼目的？

過了一會，巴爾貝找到一塊很大的泥團，這些泥團，看來就像是一隻巨大的香蕉，只見他用刀子在泥團外面刮動着，過不了多久，在泥團之內，忽然跳出了一個

怪物！

由於這怪物從泥團內跳出來的速度相當快，所以在螢光屏上，是完全無法在霎眼之間，看得清楚那怪物的形狀的。

接着，花詠句就在畫面上出現了，他一本正經地說：「魚不能離開水，這是一般的常理，但有些魚類，却不時可以跑到陸上，離開了水。

「這還不算，有一種古怪的魚不但可以暫時走出水面，而且還能夠長期過着穴居的陸上生活，如不相信，請看看——」

這時候，巴爾貝又找到了另外一塊更大的硬泥團，他微微一笑，伸手在泥團之上拍了一拍。

接着，他又用刀子在泥團外層刮來刮去。

不久，又有一個怪物跳出來了，這次拍攝得很清楚，我們都可以在螢光幕上看見，那是一條約莫一公尺的活魚。

這條活魚跳落在地上之後，立刻張嘴露齒，不斷地跳來跳去，在乾涸了的湖底裏，居然還有魚可以生存着，實在使人爲之大開眼界。

只聽見花詠句的聲音又在說道：「這種在泥團裏活着的魚兒，一直都活在這湖泊裏，但每當旱季來臨之際，這湖泊的水便會乾涸，所以這種古怪特別的魚，就會躲進淤泥之內，蜷縮成一團，又用尾鰭把口鼻蓋住。

「然後，牠又能夠適當地分泌出一種特殊的黏液，把淤泥溶合，造成一個巨大的泥團外殼，由於泥團之內是濕潤的，而且泥層相當之厚，大可以把牠保護着，縱使在旱季直接給烈日照射，也能夠抵擋得住。

「這種魚，稱爲肺魚，因爲牠具有兩種呼吸器官，每當在旱季『冬眠時期』，牠的魚鰭就會變成特殊的『肺』，憑着泥隙外的空氣來維持生命，等到雨季來臨，湖泊充滿了水，牠才破泥而出，恢復本來面目。」

花詠句的解釋，相當清楚，不愧是魚類生物學的專家。

這一卷錄影帶，直至目前爲止，似乎只不過是一輯「益智紀錄片」，但是，我知道再看下去，一定會有某種驚人的發展，否則花源夫婦絕不會爲了它而大爲緊張的。

螢幕上又播影着巴爾貝。

他又找到了另一塊泥團，他忽然嚷叫着說：「花博士，這塊好重。」

我聽了這話怔了怔，暗道：「花詠句雖然唸過大學，但甚麼時候成爲博士了？」但回心一想，在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裏，想擁有一個博士銜頭，也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不少××博士，都是用錢買回來的。

但花詠句絕不會採取這種途徑，那並不是因爲錢的問題，而是以他的這種性格，根本就不屑這樣做來提高自己的身份。

不過，花詠句如何會被稱爲博士，這問題倒是一點也不重要的。

反而巴爾貝捧着的一塊泥團，更加引起我的注意。

只聽見花詠句的聲音又說：「把它刮開，看看裏面是不是有一條肺魚。」

巴爾貝立刻照着他的說話去做。

這一塊泥團，看來並不怎麼大，但巴爾貝却說它特別重。

花詠句道：「怎麼啦？」

巴爾貝吸了一口氣，半晌才說：「泥團裏的一定不是肺魚，」

花詠句道：「不管他是甚麼東西，把泥塊刮掉了再說。」

巴爾貝這才又繼續刮下去，不久之後，螢幕上忽然現出一道金光。

這道金光，是從泥團裏發射出來的，但由於泥團只被刮開了少許，所以我們實在無法知道那是一件怎樣的東西。

但無論它是甚麼，這一道金光已足可證明，藏在泥團裏面的，絕不會是一條肺魚。

但不是肺魚又是甚麼？

我很想知道眞相，但在這卷錄影帶却沒有答案。

因爲就在這時候，巴爾貝的額頭上已揷着一柄銀光閃爍的小刀！

那顯然是飛刀，一柄殺人的飛刀！

接着，畫面一直停留在巴爾貝的臉上，鮮血有如泉水一般，從他的額角汩汩地流出，他的眼睛睜得很大，但眼珠子却再也不會動了。

這也是紀錄片，但却再也不屬於「益智」的一類，而是恐怖殘酷到了極點！

過了很久，螢幕上才又再出現了花詠句的臉孔，他狂吼着叫道：「你們是甚麼人？爲甚麼要殺了他？」

他面上的表情，是既驚且怒，畫面一片空白，再也沒有下文。

找出送錄影帶的人

這一段錄影帶，我重複地看了三次。

巴爾貝爲甚麼會在罕無人跡的中非遇害？謀殺他的又是甚麼人？

花源夫婦很担心，花夫人主張報警。

但花源却不贊成，因爲這件案太離奇，而且發生的地點又不在本市。

花夫人道：「我們可以向國際刑警求助。」

花源道：「這是沒有用處的，一個弄不好，匪徒可能會撕票。」

我皺了皺眉，道：「你們肯定令郎已遭遇到綁架？」

花源道：「這種可能性最大？」

我道：「你不是認爲令郎喜歡玩把戲嗎？」

花源道：「他再不長進，也不會用這種事情跟父母開玩笑。」

我嘆了口氣，道：「事情太古怪了，我們實在很難進行調查。」

花源道：「我明白，但我們身爲父母，可以袖手不理嗎？」

我道：「不要說是你們，就是我也不能坐視。」

花源吸了口氣，道：「我早就知道，你是個很講義氣的朋友，所以詠句認識你，實在是很大的福氣。」

我道：「我能夠認識令郎，又何嘗不是極其幸福的事情？」

花夫人緊蹙着眉道：「不要說甚麼福氣和幸運了，你說我們現在應該怎辦？」

我道：「巴爾貝遇害，似乎是毫無疑問的，但兇徒眞正的目的，我們却懵然不知。」

花源道：「我願意付出贖金，只要在我能力範圍之內，無論他們所出的數字是多少，我都一定照付。」

我臉色一沉，道：「這並不是理智的說話。」

花源道：「不，我知道自己正在說甚麼，金錢，對我們這些老年人來說，是一點也不重要的。」

我苦笑一下，道：「實際上，却是剛好相反的，人越年輕，就越不在乎或貧或富，因爲他們還有大量的時間，可以不斷的去爭取機會達到成功目標，但人若老了，機會就再也不及從前。」

花源道：「我不想研究經濟學。」

花夫人道：「我們只是想找回自己的兒子。」

我道：「但照我的看法，還是應該信賴警方，讓警方來加以調查，而且，本市警方與國際刑警組織是有密切聯繫的。」

花源道：「但當我看見你之後，却想起了一個人。」

我怔了怔：「你想起了誰？」

「洛雲，」花源直瞪着我，又說道：「就是那個甚麼驚奇俱樂部的始創人兼會長。」

我「噢」了一聲，道：「不提這人，也還罷了，一提起他，勢必天翻地覆。」

花源道：「我也知道他的脾性，他喜歡冒險和刺激的生活，在許多時候，別人都認爲他是胡鬧得驚人的。」

我嘆了一口氣，道：「若不是這樣，由他始創的俱樂部也不會用『驚奇』這兩個字爲名了。」

花源道：「但他實在是一個令人驚奇的年輕人物。」

花夫人接說道：「這句話，是詠句說的。」

我道：「詠句和洛雲，也是很要好的朋友，在我記憶之中，他們有三次打架的紀錄。」

「打架？」花夫人吃了一驚，花源立時道：「這多半是鬧着玩的罷了？」

我道：「那倒未必，洛雲有一顆牙齒崩了，詠句的右頰也曾經高高腫起過。」

花夫人「啊」的一聲，叫道：「我記起來了，在去年聖誕，他說在舞會裏跟一個不懂跳霹靂舞的女孩子跳霹靂舞，結果給那女孩子的右肘撞了面頰一下……難道……難道……」

我淡淡一笑，道：「他在說謊，除了牛仔舞之外，他絕不會和任何女孩子跳任何舞蹈。」

花源也淡淡一笑，道：「不錯，他是肖牛的。」

我道：「中國人有句話說：『君子動口不動手』，但洛雲不是君子。」

花源道：「詠句也不是。」

我道：「所以他們不但動口，也動手打過架，而且有三次之多。」

花源望了花夫人一眼，道：「我們在談戀愛的時候，也曾經打架，而且次數很多。」

花夫人瞪着他，說：「現在是甚麼時候了？還沒正沒經的。」

花源給她這麼一說，面上不禁爲之露出一陣頹然之色。

我道：「打架的事不要再說了，花先生的意思，是不是想我找洛雲談談？」

花源點點頭，道：「正是這樣，你認爲怎樣？」

我道：「就算你不說，我也會提出的，洛雲是個很有辦法的人。」

花源忙說道：「很好，很好！不要再拖延時間了，我們馬上到驚奇俱樂部去找他。」

我問道：「是誰說洛雲會在驚奇俱樂部？」

花源一怔，道：「他不是驚奇俱樂部的會長嗎？」

我道：「是又怎樣？難道你以爲他會在俱樂部裏長駐候敎？」

花源一呆，道：「他若不是在俱樂部，又會在甚麼地方？」

花夫人瞪着他，說道：「當然是在家裏？」

她這句話似乎沒有甚麼不對，但在我聽來，却有着啼笑皆非之感。

花夫人看見我這種表情，不由一陣愕然：「洛雲不在家裏嗎？」

我道：「他有時候會猷在家裏的。」

花夫人道：「你說的是甚麼時候？」

我道：「受傷或者是生病的時候，他就會猷在家裏，像兔子般躲在巢穴裏動也不動。」

花源苦着臉，道：「你可有辦法可以找到他？」

我道：「那得要碰碰運氣了。」

花夫人道：「你不能在這個時候來跟我們夫婦開玩笑。」

我立刻一本正經地說：「我明白兩位的心情，我保證在這件事情上盡力而爲，如何？」

花源忙道：「你的爲人怎樣，我是深切瞭解的，我不用你作出任何的保證，只希望我們眞的有好運氣，那就已經很足夠了。」

我笑了笑，但這種笑容一定是有點勉强。

× × ×

要去找洛雲，的確是一件碰碰運氣的事。

但是這一次，我的運氣（或者該說是花源夫人的運氣）似乎並不怎樣好，我足足找了他三天，還是未能找得着洛雲的下落。

他是不是不在本市？

這是很難斷定的，就算是他的管家，也無法知道這個年青人去了甚麼地方。

到了第四天，我已放棄了找尋洛雲。

這並不是我心灰意冷，也不是半途放棄，而是感到與其做一件沒有把握的事，倒不如快一點調查花詠句失踪的眞相。

能夠找到洛雲，那固然是最理想的，但既然找不到他，就要用自己的方法來試試了。

在這一天早上，我自己已泡了一壺滾熱的鐵觀音，又淋了一個冷水浴。

這是一種可以讓我精神煥發的最好法子。

然後，我用心把花詠句失踪的事情，慢慢仔細地想了一遍。

花詠句是個怎樣的人，我很瞭解的。

我好奇，洛雲好奇，但是花詠句更好奇。

好奇是人類和猴子的共通點，但人類顯然比猴子還更好奇得多。

好奇並不是一件壞事，只要不妨碍別人，不做傷天害理的事，人越好奇就越是好。

好奇是人類進步的推動力，世間上不少偉大的發明，最初往往都是由人類的好奇心引發出來，逐步加以研究，從而得到偉大的成果的。

花詠句無疑具備着發明家的條件，雖然沒有人知道他將來可以成功到怎樣的地步，但我知道，他絕不會是一個庸庸碌碌就渡過一生的人。

但他却在這時候遭遇到了意外。

這件意外到底是怎樣的，我不知道，但是和他在一起的巴爾貝遇害了，却是眞的。

現在，我應該怎樣着手調查？

當我喝完兩杯鐵觀音茶之後，就決定首先找那個啞伯伯。

這個啞伯伯，是負責派送報紙的，雖然他是個啞巴，而且已快將六十歲，但身子却壯健得像是一條牛。

甚至他的臉孔形狀，也好像是一條老牛。

憑我的本領，雖然在三天之內還找不着洛雲，但找尋這個啞伯伯，却還是一點也不困難的。

當我找到他的時候，他已完成了早上派報的工作。

「是阮五伯嗎？」

啞老伯奇怪地瞪着我，眼睛裏的神情，好像是說：「你怎會知道我的名字？」

我又重複着這句話再問一次：「是阮五伯嗎？」

他終於點了點頭。

我道：「我姓龍，是個寫小說的。」

他又盯着我，一言不發。（啞巴自然不會說話。）

我又說：「在幾天之前，你送過甚麼東西到花源先生的家裏？」

阮五伯攤了攤手，表示不知道。

我道：「還記得那一卷錄影帶嗎？」

阮五伯又搖搖頭，面上露出了不耐煩的神情。

看他的樣子，似乎要準備離去了，但我不肯放過他，立時便說道：「我知道，阮棟青是你的兒子，他是個很能幹的公務員。」

阮五伯臉上立刻露出更詫異的神情，但接着他的表情又變了，變得有點驕傲。

我淡淡一笑，道：「令郎不錯是個很出色的政府官員，以他目前的情形來說，很有可能再擢升五、六級，那時候，阮先生就再也不必這樣辛勞了。」

阮五伯又盯着我，花白的眉毛皺得很緊。

顯然，我的說話，令他感到相當的迷惑。

他比劃了一個手勢，意思大概是問：「你是甚麼人？爲甚麼對我兒子的事情知道得這樣清楚？」

我又淡然一笑，道：「我知道的事情還有很多，你也毋須理會我怎樣知道。」

阮五伯顯然有點生氣了，他狠狠的望了我一眼，掉頭就想離去。

但我却在這時候說：「令郎染上了毒癮！」

阮五伯的臉色立刻變了，他猛然回頭，用一種又驚又怒的眼光瞪着我。

我沒有放鬆，繼續向他施加壓力，說道：「他這個秘密，絕不可能永遠保密下去，倘若毒癮繼續加深，他會喪失所有的前途。」

阮五伯忽然向我撲了過來，惡狠狠的用手揑住我的脖子。

我不動，只是冷冷的看着他，因爲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會殺人。

但他却眞的用力揑我脖子，在那霎眼間，我有窒息的感覺。

可是，我還是沒有動。

過了一會，我的拳頭已握緊，只要阮五伯再不放手，我就把拳頭揮出去。

但我還是儘量忍耐着。

我不喜歡暴力，尤其是對一個又老又啞的人揮拳踢脚，那簡直是連自己也不能忍受的事情。

幸而，他終於漸漸鬆開了手，只是用一種充滿敵視的目光直覷着我。

我的臉在發燙，連呼吸也很困難，我咳嗽了好幾聲，才能勉强開口說話：「就算你把世間上每一個人都殺光了，他還是個吸毒的癮君子。」

阮五伯臉上露出了痛苦之色，過了很久，他才激動地向我做了一連串手勢。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大概是說，我兒子只是初上毒癮，他一定可以把它戒掉，重新做人。

我嘆了口氣，道：「我也希望這樣，令郎是個很出色的人材，你需要他，這個社會更需要他。」

阮五伯怔怔地瞧着我，臉上的敵意已漸漸被憂慮籠罩着。

我道：「我不會告發他，這樣做對我來說根本就沒有半點好處。」

阮五伯不住的點頭，但目光却還是掩不住那種狐疑之色。

我望住他，又接着說：「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是善意的，而且是一個很善良的人。」我這樣說，連我自己也感到有點不好意思。（當然，我就算不怎麼善良，却也絕不會是大奸大惡之輩，因爲我不配。）

阮五伯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頹然地把身子倚在牆上。

我抓緊着機會，道：「我保證，只要你把錄影帶的來龍去脈說出來，令郎一定可以渡過這次厄刦。」

阮五伯這次想了很久，才在袋口裏掏出一部記事册來。

這一部記事册，上面寫着幾十個人的姓名、電話和地址。

他掀開其中一頁，用手指指着一個人的名字。

當我一看之下，不禁完全呆住。

我怔怔地瞧着這個啞老人，面上的表情一定驚呆得像個大傻瓜。

阮五伯也怔怔地瞧着我，臉上的神情也很是古怪。

× × ×

我終於放過了阮五伯。

因爲我從他身上，只能够知道這一點點綫索，那就是把錄影帶送給花源的人是誰。

在記事册裏的名字，實在是令我感到太驚訝了，驚訝得簡直完全難以置信。

因爲阮五伯指給我看的名字，赫然竟是洛雲！

我相信，天下間不只有一個洛雲，有另外一個人姓洛名雲，那是一點也不稀奇的事。

但阮五伯指給我看的那一行名字後面，却清清楚楚地寫着七個細小的字：「驚奇俱樂部會長！」

既是驚奇俱樂部的會長，那自然就是我所熟悉的洛雲了。

是洛雲要把這卷錄影帶送給花源夫婦的？

那是怎麼一回事？難道花詠句的失蹤，竟然早就跟洛雲有關係嗎？

我越想越亂，越是不明所以。

我本來就已很想找洛雲，現在更想把他抓出來問個明明白白。

但洛雲不見了，我用盡辦法，還是無法知道他究竟身在何方。

阮五伯那一邊，再逼下去也是沒有甚麼結果的，於是，我又去找花源夫婦。

花源一看見了我，就急不及待的問：「找到洛雲先生沒有？」

我冷哼一下，道：「不見得少了這個人，我們就一定一籌莫展。」

花源嘆了口氣，道：「但我們現在却偏偏眞的一籌莫展了。」

我一時氣忿，便道：「不，事情已有了進展。」

花源立時面露興奮之色，道：「你有甚麼新的進展？」

我說道：「是洛雲把錄影帶送給你們的。」

「洛雲？」花源陡地呆住，過了半天才道：「你是說洛雲！」

我點了點頭，道：「不錯，是他叫阮五伯把錄影帶送到你的手上。」

花源立刻跳了起來，激動地說道：「難怪你找不着他，原來是這個小子攪風攪雨！」

我眉頭一皺，說道：「你是在懷疑洛雲？」

花源道：「不是懷疑他，而是你已證實他和這件事情有關！」

我道：「但這也不能只往壞處想！」

花源道：「是洛雲在攪鬼，這是你說的！」

我道：「我只是知道，洛雲和錄影帶有關，但眞實的情形怎樣，若現在來妄下判斷，未免是言之過早了。」

花源道：「無論怎樣，洛雲大有嫌疑，這是不容爭辯的。」

我道：「只怕未必。」

花源說道：「我知道你對洛雲很好，但是他若眞的害了詠句，你決不能再袒護他。」

我道：「洛雲若害人，就算害的不是詠句，我也決不放過他。」

花源冷笑一下，道：「就只怕你口不對心，做事有欠公允。」

我給他逼得透不過氣來，眞後悔一時衝動，把洛雲與錄影帶的事說了出來。

花源又道：「洛雲避而不見，居心何在？」

我嘆了一聲，道：「這並不是避而不見，只是我暫時還找不着他。」

花源冷冷一笑，道：「一個人做了虧心事，總會故意迴避的。」

我有點光火，對花源的印象開始逐漸改變了。

但我最後還是原諒了他。

因爲我瞭解他的心情，若換上是我，說不定也會這樣去猜疑洛雲。

但我也同樣瞭解洛雲。

洛雲絕不是個君子，但决也不是個見利忘義的卑鄙小人。

他和花詠句失踪的事，極可能會有關係，但若說他會陷害花詠句，我實在還是難以置信的。

這時候，花夫人忽然走了過來，用很堅决的語氣說：「我要報警！」

我沒有反對，而且表示絕對贊成。

我說：「這一件事，應該由警方來處理。」

花夫人立刻伸手去抓電話聽筒，但她的手還沒有觸及聽筒，電話鈴聲已同時响了起來。

花夫人楞了一楞，她向丈夫望了一眼，然後才把聽筒抓起。

「喂，你找誰？」花夫人壓低着嗓子說。

聽筒裏傳出了一個人的聲音，但我聽不見對方在說些甚麼。

但是過了二十秒鐘左右，花夫人突然叫嚷起來：「你是誰？喂？喂？等一等！等……」

我吸了口氣，知道這電話大不尋常。

我凝注着花夫人的臉，只見她的臉色已變成一片蒼白。

花源立刻搶過電話，但我知道，對方早就掛斷了綫。

花源拿着聽筒叫了兩聲「喂」，然後才輕輕把它擱回到電話座上。

他盯了妻子，道：「是誰打來的？」

花夫人的面色還是蒼白得可怕，她顫抖着聲響，說道：「不……不要報警，不要報警！」

花源沉聲道：「爲甚麼不能報警？」

花夫人道：「那人說，那人說……」

「那人說了些甚麼？」

「那人說：『花詠句在我們手裏，他現在很安全，但若有人報警多生事端，他的腦袋快很就會給割掉下來！』」

花源怒道：「這還成甚麼世界？」

花夫人道：「這世界，本來就是弱肉强食的地方。」

花源道：「放屁！這簡直是最卑鄙的勒索！」

我道：「花先生，現在並不是咬牙切齒的時候，你必須冷靜下來。」

花源長長地吐出口氣，又沉默了很久，才道：「我現在已很冷靜，但那又怎樣？詠句在洛雲的手裏，他是刀俎下的魚肉

，宰割由人！」

我道：「詠句是個很有福氣的人，他不會出事的。」

花源怒道：「我不想聽這一套，我對相學風水從來都不感到興趣，我要知道的是事實！」

我皺着眉，道：「我也想知道，但探秘求知，往往是欲速不達的。」

花源道：「我不是在探秘求知，我們只想找回詠句，找回我們的兒子！」

花夫人的眼睛早已又紅又濕潤，這時候更嗚咽起來，抽抽噎噎的道：「我們要找回詠句，他是我們辛勞了大半輩子養大的親骨肉。」

我最怕女人哭，不管剛出生的女嬰，以至九十歲的老太婆，她們一哭，在我腦海裏的感覺，彷彿就是天下大亂了。

我立刻安慰不迭：「不要過份担憂，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就是。」

花夫人道：「龍先生，我知道你一定有辦法的，只要把詠句救出來，無論甚麼條件，我都可以答應。」

我道：「詠句的事，我一定會全力以赴。」

花源望着妻子，問道：「眞的不能報警？」

花夫人道：「當然不能報警，我們萬萬不能用詠句的性命來作爲賭注。」

我沉吟半晌，道：「我想，洛雲會知道某些秘密，但却必須要跟他聯絡上，然後才可以知道其中大概。」

花源吸了口氣，說道：「我們都信任你。」

我點了點頭，表示明白。

於是，我又離開了花家。

花源夫婦都說「信任」我，但我却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信任」自己。

「洛雲！」我心中咒罵了一聲，這傢伙到底溜到甚麼地方去了？

× × ×

深夜十一點五十分，我一連喝了幾杯啤酒。

啤酒好冷，但是喝進肚子裏却使人發熱。

我的腦筋不斷地在思索着：「要怎樣才能找到洛雲？洛雲和這件事情是不是眞的很有關係？」

阮五伯把錄影帶送到花家，這是出自洛雲的主意，但洛雲爲甚麼不親自把錄影帶送去？

是不想讓花源夫婦知道？還是那時候他不能親自把錄影帶送到花家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必需弄得清清楚楚。

倘若只憑想像，那是完全沒有半點用處的，但要調查，却又不知道應該從何查起。

我再打開冰箱，啤酒沒有了，只有果汁。

看見了這幾罐果汁，我忽然想起了魏一禾。

魏一禾最喜歡喝這種牌子的果汁，也最喜歡跟洛雲攪在一起。

我忍不住用力敲了自己一下腦袋，暗暗罵道：「怎麼竟然忘掉了這個混蛋！」

我立刻搖了一個電話，找魏一禾。

電話鈴聲响了兩下，我就已聽見了他的聲音：「喂！是龍乘風嗎？」

我陡地一怔，問道：「你怎麼知道是我？」

魏一禾哈哈一笑，道：「不是你，又還會是誰？我家裏有兩個電話，第一個電話號碼最少有幾千人知道，但另外一個電話的號碼，就只有你和洛雲才曉得嘍。」

我道：「電話費準是太便宜了。」

魏一禾道：「管他便宜還是昂貴，做事總要自己高興，那才有意思。」

我道：「怎麼你不猜這電話是洛雲打來的？」

「洛雲？」魏一禾呵呵一笑，道：「他出海去了，又怎會打電話給我？」

我陡地一呆，道：「甚麼，你說洛雲出海去了？」

魏一禾道：「這又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你不也是經常出海釣魚嗎？」

我道：「他要在晚上釣魚？」

魏一禾道：「是不是去釣魚，我不知道，但他把我的遊艇駛出了海港，却是事實。」

我又問道：「他爲甚麼要用你的遊艇？他不是有『驚奇一號』和『驚奇二號』嗎？」

魏一禾道：「洛雲這個人，向來都是神出鬼沒，行事作風匪夷所思之極的，他爲甚麼不用自己的遊艇，這答案請恕魏某無法奉告。」

我語氣一沉，道：「是不想奉告？還是不把我當作是朋友？」

魏一禾大叫一聲「寃枉」，道：「我是完全不知道他在攪甚麼鬼，可不是故意隱瞞着閣下！」

我哼了一聲，道：「算了，總之近來算是我倒霉罷！」

我正想擱綫，魏一禾忽然叫道：「你等一等，你要找的人回來了。」

我陡地精神一振：「是洛雲？」

魏一禾道：「不是他，難道我是在說孫悟空嗎？」

「喂！你留住他，不要讓他走！我馬上就趕上來！」我大聲道：「你若敢在我趕到之前給洛雲溜掉，你準備去當太監好了！」

魏一禾苦笑了一下，道：「在這個年頭還想當太監，準要失業。」

他下面還有話要說，但我沒有再聽下去。

我用閃電般快速的手法把電話擱上，然後就像旋風般跑到街上。

× × ×

洛雲是驚奇俱樂部的創始人兼會長，他是現代都市的浪子，又是一個分分秒秒都可以把別人嚇得半死的狂人。

狂人！

多麼可怕的形容詞！

可是，我們這位狂人，却有着一種正常人不能領略得到的魅力，不知道爲甚麼，他身邊經常都有漂亮的女孩子陪伴着。

但我怎樣也想不到，在這個時候，在魏一禾的家裏，他居然還會帶着一個穿比基尼泳衣的女郎，坐在一張絲絨沙發上喝啤酒。

這女郎大概二十出頭，皮膚很皙白，

似乎很少在陽光下活動。

洛雲看見我氣急敗壞的趕來，不禁哈哈一笑，說道：「龍乘風，你還是像從前一樣。」

我眉頭一皺：「我從前怎樣了？」

他把一杯斟得滿滿的啤酒遞到我面前，笑道：「只要有漂亮的女孩子，你就一定會連跑帶跌趕到。」

我冷笑了一下，道：「你這種幽默，我不懂得欣賞。」

洛雲皺着眉頭，說道：「你今天怎麼啦？平時人人都說你是個很風趣的大幻想家。」

「幻想不能解決現實的問題！」我深深地呷了一口啤酒，目光却狠狠地瞪住洛雲。

洛雲微微一笑，一副漫不在乎的樣子：「我知道你心裏正想着些甚麼。」

我道：「你知道？」

洛雲道：「我不知道，誰知道？你是不是想着花詠句？」

我臉色一沉：「你還算不算是花詠句的朋友？」

洛雲說道：「朋友不一定是好的，這就像是一包花生，裏面有好的，也會有壞的。」

我道：「你是花詠句的好朋友還是壞朋友？」

洛雲道：「也許是好壞參半。」

我道：「你剛出海回來？」

洛雲點點頭，道：「是的。」

我道：「你去了甚麼地方？」

洛雲道：「追尋一個老頭子。」

我一怔：「有甚麼老頭子，值得你發狂地追出大海去？」

洛雲說道：「這老頭子叫深藍色的教授。」

「藍深？」我陡地怔住。

魏一禾原本一直沉默着，但這時候却還是忍不住插了一嘴，問：「你們說的是深藍還是藍深？」

洛雲淡淡一笑：「既是深藍，也是藍深，隨便你怎樣說都可以。」

我「嘿」的一聲，道：「你說的這個人，應該是姓藍，名深，是個海洋生物系的教授。」

洛雲道：「但大多數的人，還是喜歡把他老人家的姓名倒轉來說，於是就變成了深藍教授。」

我有點不耐煩，道：「不要老是在這名字上兜來兜去，我要知道的是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洛雲聳了聳肩，說道：「我也不怎麼清楚。」

我給他氣得跳了起來：「你怎會不清楚？若不清楚，爲甚麼要巴巴的追出大海去？」

洛雲還是那副表情，又再聳了聳肩，但視綫却已轉向那女郎的身上。

我負氣地哼了一聲，問那女郎：「妳是不是感到很熱？」

女郎望住我，半晌才緩緩地說道：「我不熱，而且全身冰冷。」

我冷冷一笑：「既然感到寒涼，何以還不肯穿上衣服？」

女郎道：「我是穿着泳衣的。」

我道：「但這裏並不是沙灘，也不是遊艇上的甲板。」

女郎嘆了口氣，說道：「想不到你的思想，就像是一塊發綠的黃銅，又霉又古舊。」

我反駁：「就算黃銅看來更霉更古舊，只要擦上幾擦，很快又會發出黃澄澄像金一般的光芒。」

女郎眨了眨眼，道：「我沒有暴露狂，也並不是想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地方來勾引男人。」

我道：「請繼續解釋下去。」

女郎道：「我今天一直都在海上，但忽然間，我父親不見了！」

我聽得爲之莫名其妙：「小姐，妳可以說得清楚一點嗎？」

女郎却嘆了口氣，說道：「連我自己都不清楚的事，又有甚麼可以告訴你知道的？」

我心中陡地一動：「妳姓藍？」

女郎揚了揚眉，道：「不錯，藍教授就是我爸爸，我是藍美美。」

我呆了一會，說道：「藍教授他失踪了？」

洛雲點點頭，道：「是的。」

我望住他，道：「我相信，對於整件事情，你也和我一樣，只是知道其中一鱗半爪，但我們若能夠合作一點的話——」

「你誤會了，」洛雲不等我說完，就已揮手不迭，「我若不願和你合作，早已掉頭而去，甚至不會像隻呆鴨般在魏一禾的家裏等你。」

我攤了攤手，道：「那很好，最少我們已站在同一陣綫上了。」

洛雲道：「不錯，我們的確是在同一陣綫上。」

魏一禾咕噥了一聲：「聽你們的口氣，倒像是正在打仗。」

洛雲道：「這件事，也許比打仗還更緊張刺激。」

魏一禾忙道：「那可少不了我的一份兒。」

我用力在他肩頭上拍了一下，大聲說道：「這不是兒童遊戲，你莫要太早開心了。」

魏一禾冷冷一笑，說道：「除了同性戀遊戲之外，就算是死亡遊戲，我也要參與！」

看見他忽然發起狠勁的樣子，我倒不敢再奚笑他。

老魏這個八，不要說是死亡遊戲，就算是天天死一次死足一萬年的玩意，他也絕不會只死九千九百九十九次就算數。

洛雲是狂人，他是瘋子！

這兩個人眞是天生一對！

我呢？

嘿嘿，自然是正常得緊。

× × ×

啤酒越喝越苦。

但這是洛雲遞給我的，不喝光就是對這個狂人不敬。

其實苦的不是啤酒，而是我的嘴。

但我的嘴怎麼會苦起來？噢，我忽然明白了，一定是近來少喝湯水，燥火上升所致。

嘴苦也還罷了，心裏也苦，那就大大

的不有趣了。

花詠句的失踪，本來跟我這局外人完全沒有半點關係，但誰叫我們是好朋友？

「爲朋友兩脇插刀，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種武俠小說的對白，我也寫過不少了，現在，似乎要自己來體驗一下這種滋味。

我絕不是在標榜自己，更從來不敢說自己是個甚麼英雄俠士，我只想說一句：「許多英勇事蹟，往往都是給環境和別人逼出來的。」

幸好我所面對着的事情，有時候看來很苦，但眞正用力啃下去的時候，居然也會覺得苦中有樂，而且有時還十分有趣。

現在，時間要倒撥大半天，故事要從一個避風塘裏說起……

冷血魔王杜斯

這一天早上，陽光普照，天藍如洗。

藍深駕駛着一艘四引擎的遊艇，緩緩地離開了專門用來停泊遊艇的海沙灣。

藍深本來是要單獨出海的，但在臨出發前，却給女兒美美緊跟上來。

美美是藍深唯一的女兒，是個游泳高手。

但無論怎樣看來，她的膚色都絕不像個游泳健將。

原來她從來不在白天游泳，她害怕陽光會把自己晒得像個非洲黑人。

這一天，她雖然跟着藍深出海，而且一早就換上了泳衣，但她的活動範圍，却僅局限於船艙之內。

她不想把皮膚晒黑。

藍深也不理會女兒，只是把遊艇一直向東方駛出去。

大海寧靜。

這兩父女也很寧靜，一切看來都是那麼正常。

但藍深爲甚麼要出海？

× × ×

大海之東，還是大海。

藍美美在船艙裏翻閱地圖；又看看一個指南針。

她看得出，從這裏一直向東駛，是一片汪洋大海，是不着邊際的太平洋。

在這片浩瀚無邊的海域裏，也許可以遇上一些零星散佈的島嶼，但無論怎樣，這已是罕見人跡的世界。

美美不怕大海，但却懼怕寂寞。

幸而這裏還有她的爸爸，和幾十本她喜歡看的偵探小說。

到了中午十二點左右，遊艇忽然停了下來。

美美放下了小說，向外面望去。

她看見遊艇已來到了一座光禿禿孤島的南方。

「這是甚麼地方？」她問藍深。

「發現島。」

「發現島？」美美一怔，繼而笑着說：「這名字很別緻，但地圖上似乎找不着它。」

「它太細小，而且這個名字是我給它的。」

「它本來叫甚麼島？」

「無名，此島無名。」

「爲甚麼叫它做發現島？」美美的興趣越來越濃厚，「莫不是你曾經在這裏發現了一個寶藏？」

藍深沒有回答。

他只是做了一個很古怪的手勢，然後就跳進海水裏。

美美怔住。

雖然她知道自己的父親泳術精良，跳進海裏絕不會有甚麼危險，但這時候，藍深却根本沒有穿着泳褲。

這一天，天氣還是相當炎熱，但是藍深却是一直穿着筆挺的西服，還結着領帶的。

他這副裝扮，大可以在晚上進入高尚的夜總會，但他却穿着這樣的衣服，來駕駛遊艇出海。

美美初時已感到有點怪異，但却也不以爲意。

直到這時候，她眞的怔住了。

但她只是驚呆了一兩秒左右，立刻就已清醒了過來。

父親這樣跳進海裏，是絕不尋常，甚至可說是十分可怕的。

除非這是一個玩笑。

但這看來並不像是玩笑，而是一件可怕的事已在發生了。

美美不再遲疑，也準備跳進海裏。

她不喜歡在白天游泳，尤其是在烈日當空的正午。

但這一刻當然例外。

但就在她要跳進海裏的時候，海裏忽然浮起了一隻足趾！

× × ×

人有足趾，獅子老虎大象以至小牛小狗小貓也有足趾。

足趾有大小之分，在人的眼中看來，大象的足趾當然是很大很大的。

但是在小貓的眼裏，人的足趾已經很大。

最少比貓的足趾大得多。

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說來似乎甚是多餘。

但這時候，美美所看見的足趾，實在是極不簡單。

那是一隻看似人類足趾，但却又不可能是屬於人類的足趾。

因爲這足趾實在是太大了，大得連大象的脚也比不上！

在這一瞬間，美美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她很快就已確定：這足趾是假的！

不到一會，藍深也已浮了起來，他的臉也許由於浸了片刻海水的關係，看來比剛才蒼白了一點。

但他的神情却是十分興奮的。

「美美，美美，妳看見了沒有，這一隻足趾！」

美美不斷的點頭，不期然地又再向那足趾望過去。

「這是甚麼類型的玩具？」

「玩具？誰說這是玩具？」藍深在水面上吼叫起來，「這是我的重大發現，也是他們送給我的紀念品！」

「他們？」

「嗯，就是他們！」

「他們是誰？」

「他們是一羣偉大的朋友！」藍深興奮地叫。

美美吃了一驚，說道：「你說海底裏有人？」

藍深道：「他們也不是人，但却和人一樣聰明，一樣偉大！」說到這裏，他的聲音已因興奮而變得有點異樣。

美美吸了一口氣，道：「爸爸，你一定是看錯了，海底裏就算有生物，也絕不能跟萬物之靈的人類相比。」

藍深道：「妳懂個屁！」

美美陡地呆住。

她知道父親的脾氣很古怪，但無論在何時何地，他只要和自己在一起，就從來都不會講半句稍爲粗俗的說話。

這是藍深教育兒女的原則。

他要自己的女兒，在言語上永遠斯斯文文，不但不能說粗鄙的說話，就連聽聽也不可以。

但這時候，他却罵出這句難聽的說話來。

顯然，這位「深藍色的教授」，忽然感到很生氣，所以才衝口而出，罵了這一句粗。

其實，美美在唸書的時候，再難聽的罵人話也聽過不知多少了，這個「屁」字，她才沒有眞的放在心上。

但她父親的這種態度，却令她感到很錯愕。

她決定要跳進海裏，看看海底發生了甚麼事情。

海水很清澈，這裏的海床也不深。

美美很快就潛入了海底。

海底世界，永遠是變幻無定，多姿多采的。

但是美美從來也沒有在海底裏見過彩虹。

不但沒有見過，簡直連做夢的時候也夢不出這樣的情景來。

可是，就在她潛入海底，還沒稍爲定神之際，這道奇異的彩虹就在她眼前出現了。

× × ×

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已發生了。

海底彩虹，這是怎麼一回事？

美美不懂，她只是感到有點暈眩，就像個原始人，忽然發現自己正坐在升向太空的火箭一樣。

這感覺不僅是新奇，而且簡直可算是恐怖。

美美雖然是徒手潛泳的一流健將，但人總是人，不是一條有鰓的魚兒。

她很快就浮出了水面。

她才仰起頭，馬上就看見了父親藍深，正站在遊艇船舷旁邊嘆氣。

他爲甚麼要嘆息？

美美不知道。

她忽然發覺，自己就像一個初生嬰兒，對周遭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簡直完全懵然不知。

她深深得地吸了一口氣，又想再潛回水底裏。

「不必再找了，」藍深的聲音却在這時候響起：「他們已經走了。」

美美咬了咬嘴唇一臉不服氣的樣子。

既不服氣，自然還要再潛下去看個究竟。

但是一連三次，她再也沒有任何的發現。

她終於承認失敗了，只好爬回遊艇之上。

但藍深却不見了，還有，那一隻古怪的大足趾，也不知所踪……

× × ×

同日中午，洛雲在街上奔跑如飛。

他在街上跑來跑去，並不是練習跑步，也不是神經錯亂，而是想找一個人。

這個人，是股票市場裏的經紀，他叫費青，綽號是「捷腿」。

「捷腿」今天很忙，但却似乎不是爲了股票市場上的交易活動。

洛雲終於找到了他。

當費青看見洛雲之際，臉上的表情，就像是老鼠遇見了貓。

他想跑，但怎快得過洛雲？

洛雲用極迅速的手法把他抓住，然後再把他拖進洗手間去。

費青苦着臉，道：「洛會長，這裏是女廁！」

洛雲冷冷道：「正因爲這裏是女廁，所以這一格是獨立的。」

費青臉上的表情更難看：「我請你到外面喝杯咖啡好不好？」

洛雲搖搖頭：「不好。」

費青苦笑道：「你想怎樣，莫不是要打刧我這個小市民罷？」

洛雲冷冷一笑，「你很快就可以變成千萬富翁了，又怎能算只是個小市民？」

費青說道：「你把我的環境看得太好了。」

洛雲道：「還記得『眼花花』嗎？」

費青咳嗽了一下，吶吶道：「你是說花詠句？」

洛雲冷笑道：「總算你還沒有忘記，他是你最要好的一個老同學。」

費青道：「我已很久沒有見他了。」

洛雲道：「很久？究竟有多久？」

費青道：「大概好幾個月啦。」

洛雲道：「他在非洲失踪了，你知道不知道？」

費青吃了一驚：「甚麼，他失踪了？而且在非洲失踪？」

洛雲冷冷道：「不要告訴我，你對這件事情一無所知！」

費青面上詫異之色更甚：「他若是在股票市場裏失踪，我也許會知道一點點來龍去脈，但非洲距離這裏千千萬萬哩，我又怎知道他出了甚麼事？」

洛雲冷冷一笑：「但那一卷錄影帶，你又怎麼解釋？」

「錄影帶，甚麼錄影帶？」

「不要裝胡塗了！就是你暗中送到我別墅裏的那一卷！」

費青叫了起來：「你一定是誤會了，我從來沒有到過你的別墅，更不知道任何有關錄影帶的事情。」

洛雲沒有和他爭論下去，却從袋口裏掏出一張照片，送到費青的眼前。

這照片上有一男一女，男的正是費青，而女的一個，年紀看來比費青最少大十歲。

但從照片上的情形看來，兩人的態度

顯然是十分親暱的。

費青的臉色立刻變成一片死灰，他迅速把照片搶在手裏，然後用力將之撕成粉碎。

洛雲聳肩，道：「我明白，你跟雷夫人在一起，並不是自願的，但那時候，你在股票市場損失了一筆龐大的金錢，除了與這個以『花花女公子』用居的女人之外，你根本就沒有別的路可走。」

「住嘴，我不要再聽下去！」費青的聲音十分惱怒，「洛會長，我從來沒有想到，你是一個這樣卑鄙的人！」

洛雲變眉略揚，淡淡道：「你以爲這張照片是我偷拍的？」

費青怒聲道：「就算不是你，也一定和你有關係。」

洛雲道：「你錯了，這張照片，是雷夫人親手交給我的。」

費青一怔，繼而用力搖頭：「胡說！她爲甚麼要這樣做？」

洛雲道：「她是甚麼樣的女人，難道你現在還沒弄清楚嗎？她喜歡攪男女關係，終日在上流社會裏胡天胡帝，這已是人盡皆知之事！她是絕不介意公開和你之間那段浪漫史的。」

費青的臉色更蒼白，連聲音也顫起來：「她……她瘋了！」

「不！她很正常，」洛雲淡淡一笑說，「最少，她從來沒有認爲自己有甚麼不妥。」

「這母狗！」費青咬牙道：「她是答應過保守秘密的！」

洛雲爲之啼笑皆非，道：「雷夫人是女人中的花花公子，她的說話，除了白痴之外，也許就只有你才會相信了。」

費青的臉色由白變青，他忽然露出了想哭的樣子，道：「這件事，一定不能讓姐妮知道，她心臟衰弱，而且一直都以我這個忠實的丈夫爲榮……」

洛雲拍了他的肩膊，道：「你放心好了，只要你帮了我這個忙，你跟雷夫人的事，絕對不會再有人知道。」

費青道：「連你都知道了，外面又怎會沒有人知道？」

洛雲道：「我得到這張照片，是在一間夜總會的門外，那時候，雷夫人醉了，是我送她回家的。」

費青忙道：「這張照片……」

洛雲道：「是小帳的一部份。」

「照片做小帳？」

「除了照片之外，還有一叠厚厚的大額美鈔。」

「她醉了，一定是醉得很厲害。」

「但她慷慨的作風，還是和清醒的時候一樣，」洛雲淡淡地說道：「美鈔我是不會要的，但這是張照片，我却不能不保存着。」

費青又道：「你早就想藉着它來要脅我！」

洛雲搖搖頭，道：「不是要脅你，而是救你。」

「救我？怎樣救法？」

「因爲這世間上，只有我才可以掩得住那個女人的嘴巴。」

「你想怎樣對付雷夫人？」

「我當然不會殺了她，但却可以叫她把所有照片和底片都交出來，並且可以命令她永遠不再提起你和她之間的事。」

「我不相信！」

「你認爲我沒有這種本領？」

「你也許可以吞掉整隻非洲大象，但這女人，哼！」

「對付這女人，你當然沒辦法，但我不同。」

「你又有甚麼不同了？」

「雷夫人生平只怕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你？」

「不是我，是她的師父。」

「甚麼師父？」

「雷夫人是練過武功的，她的師父就是『毒蛇紳士』吳若船。」

「吳若船？」費青吸了一口氣，道：「這人的名字，我是聽過的。」

洛雲道：「吳若船對我很好，無論我有甚麼困難，他都一定肯施以援手，現在！你的困難也就是我的困難，只要我對吳師父說一聲，我保證雷夫人再也不會令你感到困擾。」

費青遲疑着道：「是不是眞的？」

洛雲冷冷道：「你若懷疑我的保證，那麼算了，你走罷。」

費青呆了半晌，終於還是嘆了一聲，道：「我投降了，但你講過的說話，絕不能不算數。」

洛雲道：「這一點，用不着你來提醒，我這個人就算再狂野，還是懂得甚麼叫一諾千金的。」

費青吸了一口氣，道：「那麼，你到底想知道些甚麼？」

洛雲道：「我要知道一切都關花詠句的事。」

費青的聲音有點乾澀，他沉默了片刻，才道：「他去東非，眞正的目標，並不是爲了那些怪魚。」

洛雲道：「不是爲了怪魚，又是爲了甚麼？」

費青道：「他要找一個人。」

「找誰？」

「藍高博士。」

「藍高？是不是兩年前患上神經病的那個藍博士？」

「就是他，你認識這個怪人？」

「你才是個怪人，」洛雲冷哼了一下，「我認識他，也認識他的哥哥藍深，還有他的侄女兒藍美美。」

「藍深脾氣雖然也是古古怪怪的，但總算是個神經正常的人物，但藍高簡直是個不折不扣的瘋子。」費青仍然堅持着自己的觀感。

洛雲有點不耐煩，連連搖手道：「我不是精神病醫生，也沒有興趣去研究別人是不是神經失常，我只想知道，花詠句爲甚麼要去東非找尋藍高？」

費青道：「藍高博士在東非，他要找藍博士，自然要往那邊走一趟了。」

洛雲道：「你還沒有回答，花詠句去東非的眞正目的！」

費青道：「我已說得很清楚！他的目的就是找藍高博士嘛！」

洛雲道：「但他爲甚麼到了東非之後，却跑到乾涸的池塘裏研究怪魚？」

費青嘆了一聲，道：「眼花花的爲人

，你又不是不清楚的，他是個有研究狂的傢伙，無論甚麼東西，他都喜歡大事研究一番。」

洛雲道：「但據我看，卻不是這麼簡單。」

「何以見得？」

「你看過那卷錄影帶沒有？」

「看過一次。」

「那泥團之內，何以會發出金色的光芒來？」

「我不知道，但也許是光綫折射所產生的效果。」

「絕不是甚麼光綫折射，而是泥團裏有金光暴射出來！」洛雲的語氣十分之肯定。

費青皺着眉：「你認爲那一道金光，到底是甚麼東西？」

洛飛蹙了蹙眉，道：「我認爲這金色的光芒，極可能是從一件極怪的物體散發出來的。」

「怪異的物體？」

「不錯。」

「怪異到怎樣的程度？」

「絕非一般人可以理解的程度。」洛雲說：「這包括你與我在內。」

「花詠句呢？他對這物體的瞭解又有多少？」

「我不是他，又怎麼能够代替他來回答？」

「這眞是怪人怪事，而我這個股票市場上的跑腿，卻不幸捲入這個漩渦裏。」

「不是不幸，而是徼天之倖。」洛雲的語氣，並沒有半點揶揄的味道，「你能够參與其事，也許會是歷史性一頁裏的主角人物。」

「不要說是主角人物，就算只是小小的閒角，我也吃不消。」

「花詠句去東非，這事你是怎樣知道的？」

「在他啓程前一天，他來找過我。」

「我知道。」

「你知道？」費青一怔。

洛雲冷冷一笑：「我若甚麼都沒查出來，也不會找你這位大忙人了。」

費青嘆了口氣，接問道：「是妲妮說的？」

洛雲說道：「不是她，是她的妹妹婷妮。」

費青怒吼了一聲：「哼！這小妮子眞多事！」

洛雲道：「她也是爲你着想，因爲她比誰都更明白，你並不是個出色的偵探人材。」

費青道：「怎麼又扯到偵探這一門學問了。」

洛雲道：「她見你近來神不守舍，一定心裏有疑難不決的事情，而這個世界上唯一可以帮助你的朋友，也許就只有洛某一個。」

費青哼了一聲：「你果然是個狂人，不但狂野無禮，而且還有自大狂。」

洛雲漫不在乎地一笑：「還有虐待狂，所以你最好莫要得罪我這個老朋友。」

費青嘆道：「有你這樣的一個朋友，眞是不錯，眞的很不錯。」

洛雲道：「錯也好，不錯也好，反正這是已成定局的事，但小花的命運，我們現在還是茫然不知的。」

費青說道：「你認爲他已經遭遇到不測？」

洛雲道：「若從那一卷錄影帶去看，小花的處境一定十分不妙。」

費青道：「但總比另一個同伴巴貝爾好一些。」

洛雲道：「巴爾貝是死定的了，至於小花，他的處境也好不到甚麼地方去。」

費青苦着臉，道：「所以，我才暗中把錄影帶送到你的別墅去。」

洛雲道：「你以爲我是神勇無敵，能知道過去未來的先知大偵探？你以爲就憑着這一卷錄影帶，就可以把小花救出險境嗎？」

費青道：「但你具有過人的本領，卻是不必懷疑的，否則也不會終於找到我身上來。」

洛雲道：「這是解鈴還須繫鈴人，你知道的事情本來就遠比我爲多。」

費青道：「若不是爲了小花，我說不定直到現在還要勸你一聲：放棄也罷！」

「爲甚麼放棄？」

「因爲危險！」

「危險？」洛雲道：「但我現在還是看不出危險的事情已逼近眉睫。」

費青嘆了口氣，道：「那是因爲直到目前爲止，你還不知道事情的眞相！」

洛雲陡地目光閃動，直瞪着費青：「你呢？你又知道了多少？爲甚麼還不老老實實對我說？」

費青又嘆了一聲，道：「不瞞你說，這卷錄影帶，是一個小偷從一艘遊艇上盜回來的。」

「小偷？怎樣的一個小偷？」

「若只是用『小偷』這兩個字來形容他，未免是把他的身份貶低了七八級！」

費青道：「正確一點，這是個神偷。」

「神偷？」洛雲「嗯」地一聲道：「你說的這個神偷，是不是『多多手』易一妙？」

「對了，就是這個易老前輩。」

「他不是早已洗手不幹嗎？」

「說是這麼說，但他有時候技癢手癢，也會『客串演出』一番。」

「唉，這就像是毒癮，一經染上，想徹底戒除並不是容易的。」

「但這個老偷兒，很有江湖義氣，我和小花都極欣賞他。」

洛雲道：「像他那樣的人，當然值得和他交朋友。」

費青點點頭：「他最大的優點，就是朋友的東西，永不盜取，就算是他最喜歡的古董，只要是屬於自己朋友的，那麼就算把他的兩條腿齊齊打斷，他也絕不肯將之弄過來。」

洛雲「唔」一聲，道：「易一妙這次怎會爬進別人的遊艇上盜取東西？」

費青道：「他是喜歡玩古董的，尤其是古碗。」

「古玩？還是古代的碗子？」

「是古時的碗子！」

「莫不是在這艘遊艇上，居然會有『古碗』的放着嗎？」

「不錯，那的確是一隻奇怪之極的怪

碗。」

「一隻碗子，又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了？」

「我不知道這碗子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之處，但易一妙爲了這一隻碗，如今已跑到寶山寺去了。」

洛雲越聽越奇怪：「這又是甚麼道理呢？」

費青道：「易一妙對我說：『那隻碗……有……有鬼！我已把它送回原來的地方去！』」

「碗裏有鬼？」洛雲不禁呆住：「是甚麼鬼？」

「鬼就是鬼，不管是中國鬼還是外國的吸血殭屍，總之都是碰之大吉利市的東西。」

「你也看見碗裏的鬼了？」

「沒有！沒有！」

「既沒看見，怎可肯定碗裏眞的有甚麼鬼魂存在？」洛雲嘆了口氣，道：「其實，世間上最普遍可以看得見的，只是冒失鬼、賭鬼、窮鬼，也只有迷信的人才會經常疑心生暗鬼。」

「你這種講法，我不同意！」

「在地球上，最少有幾十億人不同意我剛才的理論。」洛雲嘆道：「我們不必在這裏爭論鬼魂的問題，我只想知道，易一妙當時的經歷。」

「他在遊艇上盜走了一隻鬼碗，還有一隻存放在遊艇保險箱裏的皮包。」

「皮包裏有甚麼東西？」

「一卷錄影帶。」

「就是小花那一卷？」

「不錯。」

「易一妙看過了？」

「我當然看過，在他的住所裏有錄影機。」

「他看過錄影帶內容之後，就把這錄影帶送給了你？」

「是的。」費青道：「易一妙是認識小花的，也知道我和小花是好朋友，所以，他就把這卷錄影帶給我，要我替小花想想辦法。」

洛雲冷冷一笑，道：「你想過辦法了沒有。」

費青道：「當然想過了，否則也不會把你拖進這淌渾水裏。」

洛雲嘿嘿連聲：「小費，你倒算夠朋友，夠義氣。」

費青苦着臉，苦笑道：「洛會長，你看開一點好嘛？我只是個股票市場上的跑腿，一個芝麻般的小角色，這種事纏了上來，又怎會不爲之方寸大亂？」

洛雲嘆了口氣，道：「不要老是苦嘴苦臉了，其實，我也並不是眞的在怪責你，最少，你把錄影帶暗中送到我的別墅，目的還是想協助小花的。」

費青連忙點頭不迭：「正是這樣！正是這樣，若換上別人，大可以把這卷錄影帶往垃圾桶裏一丟，哈哈，那可不是一了百了，再也沒有半點麻煩嗎？」

洛雲盯着他：「但你也不要在自己臉上貼太多金金銀銀了，說到最後，你還是個怕麻煩的胆小鬼。」

費青尷尬地笑了笑：「那是遺傳，我的列祖列宗，也是很怕惹是生非的。」

洛雲瞇起眼盯着他：「但你跟雷夫人打得火熱之際，胆子卻不算小。」

「我抗議！」費青握緊了拳頭，「這是人身攻擊，法理難容！」

洛雲舉高兩手，做了一個道歉的姿態：「這句話，算是我不對，嗯，易一妙潛進的遊艇，艇主是甚麼人？」

費青這才面色稍緩，道：「這遊艇的主人姓杜，綽號『鉗子』。」

「鉗子杜斯？」洛雲的臉色忽然間變了。

「不錯，就是杜斯！」費青說出了這個人的名字，面色又變得蒼白了，「他是國際販毒頭子，在越戰時代，曾經不斷向美軍軍營供應毒品，後來險些給拉去槍決，但僥倖不死，如今改頭換面，又再度活躍起來。」

「他以前叫甚麼名字？」

「夏彼得。」

「那名字是假的，他的眞正姓名，就是現在所採用的杜斯。」

「名字是眞是假，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鉗子這一個人！」

「這人根本不能算是人！」洛雲冷冷一笑，「難怪你怕得要命，原來事情居然扯到這個冷血魔王身上！」

費青苦笑道：「我本來就不如你，你不怕死，你夠江湖義氣，你是驚奇俱樂部的始創人兼會長，但我算是甚麼東西！尤其是妲妮嫁給我之後，我甚麼都不願去想了，只盼望早一點做個快樂的父親。」

洛雲默然半晌，才緩緩道：「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你也用不着把自己看得太差勁了。」

費青揚了揚眉，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尤其是像我這種在股票市場裏混飯吃的人，也總算見過不少大風大浪了，嘿嘿，我姓費的又有那一點比不上人家？」

洛雲道：「很抱歉，我這一次找你，的確給你帶來不少麻煩。」

費青說道：「這件事，雖然麻煩一些，但是總比讓雷夫人繼續傳宣我的醜聞好得多。」

洛雲道：「你放心好了，但這個女人以後再也不會提起你的名字。」

費青吸一口氣，緩緩地道：「但願如此。」

洛雲望了他一眼。

費青抿着嘴，接道：「你想知道的一切，我都已說了，你不可能在我這裏得到更多一點點的消息，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說再見，你說對不？」

「不錯，祝你好運。」

「你聽過這句話沒有：『運氣就像是美麗的女人』。」

「是甚麼意思？」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運氣和美麗的女人，都同樣是靠不住的。」

「這句話錯了，而且錯得很厲害。」

「何以見得？」

「妲妮是地球上最漂亮的女人，而且永遠可靠，正是美麗耐用，童叟無欺！」

洛雲笑了，大笑。

他摟着費青的腰，兩人踏着闊步推開厠所門，向走廊衝了出去。

一個正準備上洗手間的婦人，看見這兩個男人從裏面衝出來，立刻昏迷了十一秒半。

× × ×

費青走了，而且速度比屁股中箭的兔子還快。

洛雲望着他迅速消失在人羣裏的背影，不由自主地嘆了口氣。

他嘆氣不是爲了費青，而是他爲了自己。

這件事，分明是個燙山芋，說不定這山芋還是有毒的。

但燙又怎樣？有毒又如何？這淌渾水他是跳定下去的了。

他嘆了一聲之後，再想一想，忽然又面露愉快的笑容。

對別人來說，杜斯和這件事情有關，肯定是個壞消息，但對洛雲來說，這消息却是一點也不壞。

因爲有「鉗子」那樣的人物混在其間，事情一定會變得更加凶險，更加不可想像。

洛雲是狂人。

他最喜歡的，正是這種驚險而古怪的探險式鬥爭！

可是，他現在應該先做甚麼才對？

他想不出。

他的腦筋不停地在活動，不停地在思索，但却越想越亂，根本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十分鐘後，洛雲面對着一部電視遊戲機，他正在瘋狂地用炸彈轟炸海底裏的潛艇。

遊戲很刺激，戰爭異常激烈。

等到「GAME OVER」之後，他沉思了約兩分鐘，終於決定先去找一個人。

他要找的是藍深敎授。

二十分鐘後，他已駕駛着跑車來到了藍深的住所。

「藍先生不在家。」老管家平伯告訴洛雲。

「藍小姐呢？」

「也不在。」

「他們去了甚麼地方？」

「好像是出海去了。」

「出海？」洛雲怔住，「他倆出海幹嗎？」

平伯搖搖頭：「不知道。」

洛雲無可奈何，只好離去。

但當他回到跑車旁邊的時候，却發現跑車前面也停泊着另一輛跑車，那是名貴的法拉利。

坐在跑車上的，是一個戴大耳環，睫毛濃密，鼻樑高挺的女人。

這女人已二十七八歲了，雖然不算年輕，但却美艷得可以令男人窒息。

「于小姐，是妳？」洛雲認得她，她也認得洛雲。

她叫于碧鳳，早兩年前還是一個當紅的時裝模特兒。

現在，她再也沒有在天橋上出現了，她退居幕後，自己做了老闆。

許多人都知道，令她逐漸踏上成功之路的人，也就是「深藍色的敎授」——藍深。

海底裏的彩虹

藍深是于碧鳳的第五個男人。

在此之前，根本沒有人明白，于碧鳳怎樣會和這個老頭兒聯在一起的。

直到現在，知道眞相的人還是很少。

但洛雲例外。

他甚麼都知道，他甚至知道于碧鳳對藍深的感情，是百分之一百眞實的。

藍深雖然不算窮，但却也不是一個眞正有錢的人。

于碧鳳若在十八歲的時候，肯定不會愛上這個年紀可以做她父親的男人。

但這幾年來，她接二連三在情場上遭遇到了挫折，而且每一次的打擊都是那麼沉重。她甚至以爲自己再也不會愛上任何男人了。

但藍深却偏偏就在她最失意的時候，悄悄地靠了過來。

對於一般人來說，藍深就像塊石頭，又冰冷又堅硬，簡直是毫無情趣可言。

但實際上，藍深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那麼枯燥乏味。

當他心情愉快的時候，他說的笑話和英國式的幽默，實在是堪稱一絕。

他能夠獵取得到于碧鳳的芳心，在洛雲眼中看來，絕對不是「爆冷門戰果」。

× × ×

于碧鳳也是來找藍深的。

但藍深不在，而且是出海去了。

「又出海了？」她懊喪地叫了一聲。

洛雲一怔：「怎麼，妳知道他近來經常出海？」

于碧鳳點點頭：「我還陪他出去了三次。」

洛雲道：「你們出海到甚麼地方？」

于碧鳳道：「到大海去。」

洛雲道：「大海的那一方？」

于碧鳳道：「東方。」

洛雲問道：「你們在甚麼地方才停下來？」

于碧鳳說道：「一個光禿禿的小島附近。」

洛雲一怔：「小島？這種稱呼太籠統了，有人甚至說澳洲也只不過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的一個小島。」

于碧鳳眨了眨眼。「哦」一聲道：「那麼，我可以肯定澳洲這個『小島』一定比我們聽到的那個小島大得多。」

洛雲道：「何以如此肯定？」他這一問似乎甚是多餘，其實却是套問實在情形的另一種好方法。

于碧鳳嫣然一笑，道：「兩年前我到過澳洲，當我置身在大維多利亞沙漠的時候，根本就分不出東南西北。」

洛雲淡淡笑道：「那小島又怎樣？」

于碧鳳用手勢比了一比，說：「比籃球場略大，比足球場略小。」

這種比喻，是最容易令人明白的。

洛雲眉頭一皺：「藍敎授把遊艇駛到那裏就停下來？」

于碧鳳點點頭，道：「是的。」

洛雲奇道：「他在那小島幹嗎？」

于碧鳳道：「有時候在遊艇甲板上唱歌，有時候在船艙裏對着一副儀器，一對



洛雲與于碧鳳終於找到藍敎授的遊艇了。

就是大半天。」

洛雲道：「那麼妳又做些甚麼？」

于碧鳳道：「看看小說，或者是自己跟自己下棋。」

洛雲道：「游泳呢？」

于碧鳳搖搖頭，道：「我不懂。」

洛雲沉吟半晌，道：「藍敎授有沒有下水游泳？」

于碧鳳道：「有時候，他會下水，但却不單只是游泳，而是全身配備潛水用具，潛進海底裏去。」

洛雲陡地一呆。

「潛進海底裏？」

「是的。」

「妳沒有勸阻他？」

「我當然勸阻過了，他這把年紀，還要玩這種玩意，眞是不知死活。」

「他的反應怎樣？」

「沒有反應，就只當作沒聽見我的說話。」

「妳生氣嗎？」

「生氣又有甚麼用？他畢竟是個男人，我若干涉得過份，一定會弄得更不愉快的。」于碧鳳忽然幽幽地嘆了一口氣，又說：「他曾不斷努力，要令我快樂地活下去，我又怎能對他過份管束？」

洛雲點點頭，道：「妳的難處，我明白，完全明白。」

于碧鳳淡淡一笑，接着說：「幸好他年紀雖然大了一點，但體魄還是很强壯，說句笑話，他眞像是一條老牛。」

洛雲也笑了笑：「牛可以游泳，我是知道的，想不到連潛泳也是大行家。」

于碧鳳嘆息一聲：「可惜我不是行家，不能跟着他一起遨遊海底世界。」

洛雲道：「藍敎授在那小島潛泳，妳一點也不感到奇怪？」

于碧鳳道：「奇怪又怎樣？這是他的自由，我總不能打破砂鍋問到底。」

洛雲道：「除了潛泳之外，藍敎授還有沒有其他特別的舉動？」

于碧鳳閉着眼睛想了想，忽然脫口叫道：「對了，有一次在黃昏時候，他從海裏撈了一隻很大很大的瓷碗上來。」

洛雲的眼睛立刻瞪大兩倍：「瓷碗？它有多大？」

于碧鳳想了一想，才道：「比我們用來載湯的大湯碗還大兩三倍。」

洛雲道：「那大碗現在在那裏？」

于碧鳳道：「藍深把大碗放在遊艇上，但後來怎樣，我就不知道了。」

洛雲緩緩地吸了一口氣，道：「我想馬上去找藍敎授，妳能否奉陪？」

于碧鳳道：「當然可以。」

洛雲道：「很好，我馬上去借一艘遊艇跟妳出海。」

于碧鳳奇道：「你不是有兩艘遊艇的嗎？」

洛雲道：「我的遊艇停泊地點太遠，而且速度都比不上海怪。」

「海怪？」于碧鳳又是一愣。

「海怪是一艘遊艇的名字，它的主人是老魏，魏一禾。」洛雲解釋。

「那很好，我們馬上就乘坐海怪去找藍深父女！」

× × ×

于碧鳳雖然不知道發現島的確切位置，但洛雲依着方向駕駛「海怪」，終於找到了藍深的遊艇。

但藍深敎授不在遊艇，甲板上只有藍美美獨個兒站立着。

洛雲把「海怪」靠緊着藍敎授的遊艇，然後像豹子跳了過去。

「藍敎授呢？」他問。

美美搖搖頭：「不見了。」

「不見了？」于碧鳳臉色煞白，連聲音也爲之顫抖起來。

洛雲却鎭定得多，說話的聲音也很平靜：「藍敎授是不是出了事？」

美美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洛雲皺着眉：「妳要冷靜一點，不要慌慌張張，自己嚇自己。」

美美茫然地說：「對，我不應該慌慌張張，我是應該好好冷靜下來的……可是

……可是爸爸不見了，爸爸不見了……」

說到這裏，忍不住「哇」一聲哭了起來。

洛雲連忙遞上手帕，道：「別哭！別哭！藍敎授洪福齊天，絕不會遭遇到甚麼意外的。」

美美尖叫道：「但他不見了，我下水找了他很多遍，但却連影子也找不着。」

洛雲倒抽了一口凉氣，道：「妳不要着急，待我想想辦法。」

他嘴裏說想辦法，但人已不見了，又有甚麼辦法可想？

這時候，海面漸漸起了風浪。

在這一帶海域，就只有那座光禿禿，寸草不生的小島——發現島。

這島地勢平坦，而且面積細小，不必登上小島，已可看見島上根本無人存在。

洛雲心頭也是爲之一沉。

他又在遊艇到處找尋，結果當然也是令人失望的。

藍深不見了，眞的不見了。

忽然間，洛雲的視綫停留在駕駛艙的一塊錶板上。

錶板沒有甚麼特別，他看的是錶板上的一副小型錄音機。

他在錄音機上按動了一下，立刻就響起了一個人的聲音。

「美美，不要以爲我出了事，我只是找朋友去了，妳是懂得駕駛這艘遊艇的，妳自己先回去，明天我一定會回家，勿念。還有，千萬不要報警，以免多餘！」

那竟然是藍深的聲音。

洛雲怔住，美美也是大感意外。

「我眞是個笨蛋！」她驚喜地說：「我怎麼一直沒有留意這副錄音機？」

洛雲吐一口氣，道：「原來藍敎授找朋友去了，眞是虛驚一塲。」

但接着，美美又再哭了起來：「不，爸爸的說話，一定是騙人的，在這兒地方，他還可以跑到那裏去？這裏又會有甚麼朋友來了？」

就在這時候，于碧鳳忽然發出了一聲尖叫。

洛雲也不禁給她嚇了一跳，連忙趕過去，道：「甚麼事？」

于碧鳳沒有回答，只是向「海怪」的左舷外邊指了一指。

但即使她不伸手去指，洛雲也已看見發生了甚麼事。

他看見了一道彩虹般的光芒，從海面冒升起來。

× × ×

彩虹是美麗的，而且看來很柔和，絕不會令人有刺眼的感覺。

但這時候，在「海怪」旁邊出現的「彩虹」却極明亮，明亮得令人無法逼視。

美美忽然大叫一聲：「我的天，它又再出現了。」

洛雲用手掩住眼睛，叫道：「這是甚麼？」

美美搖搖頭，大聲道：「我不知道，但我在海底曾經見過它。」

「在海底？」洛雲難以置信地說。

他實在很想看清楚這一道「彩虹」。

這「彩虹」也是七色的，它唯一不像眞正的彩虹之處，就是它似乎是由七種强烈光綫組成的，除非配帶上特殊的眼鏡，否則根本就無法可以仔細觀賞。

但在剛才短短驚鴻一瞥的短暫時間裏，洛雲彷彿看見，在這「彩虹」之後，還有一件古怪的物體。

只不過這段時間實在是太短促了，他無法可以領悟得到，在這「彩虹」背後的物體，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東西。

就在這時，「彩虹」背後響起了一個人的聲音。

「美美，妳怎麼不回去？」這語聲嚴厲，但却赫然正是藍深敎授的聲音。

美美驚訝極了，但她也和洛雲一樣，實在無法向那一道「彩虹」逼視，只好大聲回應，叫嚷着說：「爸爸，我在這裏等你！」

「胡鬧！」藍深的聲音聽來似乎很惱怒：「你這樣做，分明是不信任爸爸！」

「不！不是這樣的！」

「既不是這樣，就快快回去！」

「但我若駕駛遊艇走了，你又怎能回到市區？」

「幼稚！可笑！」藍深哼的一聲：「妳担心我，倒不如去担心全球人類的安全吧！」

美美呆住，不明白藍深的意思。

藍深的聲音又在喝道：「不要再白費時間，快快回家，我明天會對你們說明一切！」

「你沒騙女兒？」

「當然沒有騙你，但妳首先要聽我的說話。」

「好，我答應你，爸爸！」美美說完之後，那神奇的「彩虹」就不見了。

「彩虹」已沉進了海底！

× × ×

魏一禾望住我，我也望定了魏一禾。

洛雲和美美的敍述，在任何人聽來，都是匪夷所思，聞所未聞的。

幸好他們這一次講述的聽衆，是魏一禾，還有我。

我們都不是容易大驚小怪的人，而且近來也遭遇過不少怪事。

藍深的「失踪」，海底裏的「彩虹」，不明來歷的大足趾，還有「發現島」，更有「鉗子」杜斯的介入！

再想一想，易一妙瓷碗見鬼，也是一樁不知怪到甚麼程度的怪事！

奇人、怪事、異物、毒販、神秘現象等等，統統都有了！

魏一禾聽得出神，我却聽得頭昏腦脹，如墜五里霧中。

但我始終未曾認爲洛雲是在說謊。

只不過，想弄清楚整件事情的眞相，那就大大不容易了。

「于碧鳳呢？」魏一禾忽然問。

洛雲說：「她在藍敎授的住所裏，倘若明天正午還不見藍敎授回來的話，她就報警。」

「報警？」魏一禾冷冷一笑：「怎樣報法了？若是『據實以報』，你認爲警方會相信嗎？」

洛雲苦笑了一下，道：「最壞的可能，就是馬上把于小姐送到精神病院去。」

美美叫道：「但我們都曾親眼目擊事件的發生，我們可以一起作證。」

我道：「但就算警方相信你們的話，那又怎樣？」

美美道：「警方若相信了，就會展開大規模的搜索行動。」

我道：「搜索甚麼？是不是叫警方人員去搜索海底的『彩虹』？」

美美呆住，洛雲却在苦笑。

事情實在太怪異了，怪異得就算警方肯相信，要追查起來還是不知道應該從何着手！

魏一禾咬了咬嘴唇，道：「看情形，我們只有等到明天正午，才可以進行下一步的行動。」

「廢話！」洛雲冷冷道：「等待並不是好辦法，我主張爭取時間，馬上着手進行調查。」

魏一禾道：「你若眞的要爭取時間，爲甚麼跑到我這裏來？」

洛雲道：「是藍小姐的主意，她說很累，需要休息片刻，所以我就把她帶到這裏。」

魏一禾哼一聲，道：「現在連龍乘風也已來了，那又怎樣？」

我淡淡一笑：「一人計短，二人計長，何況還有老魏，我們一定可以弄個水落石出的。」

魏一禾道：「但在水落石出之前，肯定會弄得人人頭大如斗。」

我不再理睬他，只是瞧着洛雲，道：「你有甚麼好主意？」

洛雲眨了眨眼，道：「我想去看看杜斯的碗。」

我還沒有回答，魏一禾已跳了起來，怪聲道：「你可知道杜斯是一個怎樣的人嗎？」

洛雲哂然道：「略知一二。」

魏一禾道：「你若給他的手下抓住，很可能在一分鐘之內就屍骨無存。」

洛雲道：「過馬路和吃飯都是有危險的，路上有車子橫衝直撞固不必說，吃飯有時候也會噎死人。」

魏一禾笑了。

我奇怪地望住他：「又有甚麼値得好笑？」

魏一禾又笑了笑，才道：「洛會長的說話，正合我的心意，杜斯又不是三頭六臂的人物，況且易一妙也不是曾經順利得手了嗎？」

我道：「可是，他却不敢擁有這一隻碗。」

魏一禾嘿嘿一笑，道：「眞是精采百出，居然又弄出一隻鬼碗來！」

洛雲盯着他：「你認爲怎樣？」

魏一禾道：「多半是疑心生暗鬼。」

我却搖搖頭，道：「你這種想法，未免有點武斷。」

魏一禾一怔望住我道：「難道你也認爲，在一隻碗裏居然會有鬼魂存在嗎？」

我踱着步，默然半晌才說：「我知道，易一妙是個迷信的人，但他的神經還很正常。」

魏一禾道：「那又怎樣？」

我道：「神經正常與迷信是兩件事，一個人就算再迷信，只要他不是神經病患者，那人若說是看見了鬼，那就一定有某種古怪的事情或者是現象發生，才會令他有這種感覺。」

魏一禾「呵呵」一笑，道：「龍老弟，你越說越玄了，難道連你也認爲，那一隻大碗裏居然眞的有甚麼鬼魂存在嗎？」

我揚了揚眉，道：「不一定眞的有鬼魂，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這個可能性。」

魏一禾吃驚地瞪着我：「老天！你甚麼時候開始也迷信起來的？」

我道：「這不是迷信，而是因爲我也曾經見過一隻很古怪的青花大碗。」

洛雲一怔：「怎樣古怪法？」

我道：「古怪得令人難以置信。」

魏一禾已咆哮起來，揮動着拳頭大聲道：「你這句話說了等於沒說，做人最好爽爽快快，若是吞吞吐吐，婆婆媽媽，那又還算是甚麼男人？」

我給他劈頭的搶白了幾句，也不禁爲之氣往上冲。

本來，我已準備把花詠句那一隻青花大碗的怪事說出，但給魏一禾如此臭罵了一頓，登時心有不甘，便閉上嘴巴一言不發。

魏一禾見我不出聲，知道我已被他激怒了，於是也不再說甚麼，却伸手扭開了電視機。

但他才扭開電視機，另一隻手已「啪」的一聲將電視機關掉。

那是洛雲的手。

魏一禾臉色一變，瞪着洛雲：「你幹甚麼？」

洛雲道：「關掉電視機。」

魏一禾道：「這電視機是你的還是我的？」

洛雲道：「你的。」

魏一禾道：「既然是我的，你有甚麼權力把它關掉？」

洛雲道：「因爲耳朵是我的，我不想自己的耳朵聽見吵鬧的聲音。」

魏一禾楞住。

他楞了很久，才聳了聳肩，道：「好啊，這下子眞的是引狼入室了。」

洛雲道：「你若不歡迎，我可以馬上離開這裏。」

魏一禾怒道：「如此最好！」

我却瞪着眼，冷冷道：「你這句話是不是認眞的？」

魏一禾給我瞪了一眼，不知如何居然訕訕一笑，道：「他媽的，這種混帳的話，當然只是跟你們開開玩笑。」

洛雲也笑了，他在魏一禾的肚子揍了一拳，道：「你的臉孔像日本人，但脾氣却跟美國西部的牛仔一模一樣。」

藍美美忽然嘆了一聲，道：「你們眞是一羣快活兼混帳的傢伙。」

我們立刻笑了，而且每個人都笑得同樣爽朗、愉快……

× × ×

「鉗子」杜斯是個怎樣的人？

我曾經在一張報章上，見過他的照片，那已經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那時候，全世界的局勢都彷彿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但這位杜斯先生，却居然在一個和平運動大會的演講台上，大發議論。

他無疑是一個風度翩翩的中年男士，若不知道他的底蘊，一定會以爲他眞的愛

好和平，全心全意地爲人類謀求眞正的幸福。

老實說，世間上戴着假面具的人，眞是太多太多了，杜斯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洛雲已決定要潛入杜斯的遊艇，找尋那一隻「鬼碗」，於是，我們離開了魏一禾的住所，來到了一條冷清清的街道上。

雖然，我沒有見過那一隻「鬼碗」，但我相信，這一隻碗，極可能與花詠句的那一隻青花大碗，是有所關連的。

所以，我也想去看個究竟。

這件事，當然也少不了魏一禾的份兒了。

但到了後來，洛雲却又把他攆出去。

魏一禾初時很生氣，戟指罵道：「姓洛的，你這算是甚麼意思？」

洛雲盯着他：「是爲了大局着想。」

魏一禾道：「是不是你認爲，我跟着你們一塊兒前往杜斯的遊艇，會帶給你們很大的不便？」

洛雲道：「我知道，你的行動十分敏捷，打架更加絕不輸虧。」

魏一禾冷冷道：「你知道就好了。」

洛雲道：「可是，我們這一次潛進杜斯的遊艇，並沒有準備跟任何人打架！」

魏一禾一怔，隨即說道：「在杜斯的遊艇上，甚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洛雲淡淡一笑，道：「你說得不錯，所以，我們很可能會給一羣絕色美女包圍，齊齊陷入銷魂窩、美人陣之中。」

魏一禾「呸」一聲：「你還是少做白日夢吧。」

我向天指了一指，道：「現在是凌晨時份，天際一片漆黑，又何來白日夢？」

魏一禾道：「不管怎樣，你們要撇開我，那是萬萬不能的。」

洛雲道：「但你跟我們一起前往，美美又怎樣了？」

魏一禾道：「她又不是小孩子，總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洛雲搖搖頭，道：「不要說得太輕鬆，依我看，藍深敎授以至他的親人，都已惹上了很大的麻煩。」

這個時候，美美坐在洛雲的跑車上，由於距離頗遠，我們的談話，她是聽不見的。

魏一禾望着洛雲，然後又望定了我，道：「你們到底想怎樣？」

我聳了聳肩，淡淡道：「洛雲的意思，是要你做個護花使者。」

洛雲道：「這是個優差，若是別人，早已搶着去幹。」

魏一禾立刻用手指了指着自己的鼻子，哼一聲道：「但我不是別人，我是魏一禾！」

洛雲點點頭，道：「我又不是個白痴，怎會不知道魏一禾是個怎樣的人？話已說夠了，你最好快點決定，以免引起決鬥事件。」

「決鬥？你要跟我決鬥？」

「不錯，你敢不敢？」

「呸！怕你的就是灰孫子！」

看樣子，他們眞的好像要決鬥，最少也會大打出手，狠狠的比拚一場了。

但忽然間，兩人却又同時笑了，笑得就像兩個呆子。

× × ×

魏一禾看來很倔强，甚至是個老頑固的怪物。

但洛雲却只當他是一個核桃，只要把外面的硬殼敲碎，他就不再堅硬如鐵，頑固如驢了。

做護花使者，有時候的確是一件大大的優差，但有時候也許會遇上泥沼，甚至是一團火，一大桶炸藥。

但不管怎樣，魏一禾畢竟還是帶着美美走了，我和洛雲都相信，他會有辦法可以令美美安全，而他自己也同樣安全。

現在，困難降臨到我們身上來了。

我駕駛着車子，向郊區駛去。

三十分鐘後，我們來到了一個環境異常幽靜而美麗的海灣。

我們已可以看見，前面不遠，是一個豪華遊艇的俱樂部，在俱樂部外面，是一座佔地十分寬敞的停車場。

在停車場對開海面，最少有二三百艘遊艇停泊着。

我把車子繼續向前駛，洛雲却罵了一聲：「你是不是冲鋒營的部隊？」

我一怔，道：「當然不是。」

洛雲道：「我還以爲你要衝進海裏勇闖杜斯的遊艇！」

我勉强笑了一下，連忙把車子駛到一塊空地上。

等到車子停下來之後，洛雲立刻說：「把行李廂打開。」

我又是一楞：「你要找甚麼東西？」

洛雲道：「我的東西。」

我更加莫明其妙：「你的東西怎會在我的行李廂內？」

洛雲嘆了口氣，道：「幸好我只是把一個工具箱偷偷放進去，若是恐怖份子放一枚計時炸彈，這下子你我都得完蛋大吉了！」

我面上露出訝異的神情，道：「你甚麼時候把工具箱放進我的行李廂內？」

洛雲冷冷一笑：「你多久沒有檢查過自己的車子了？」

我道：「兩個月。」

洛雲冷哼一聲：「虧你還好意思說，倘若我在裏面放一隻母鷄和八隻鷄蛋，現在說不定已有九隻大肥鷄在行李廂內鑽來鑽去了。」

我只好一笑。

這一笑，肯定尷尬之極，誰叫我一直都懶得檢查自己的車子？

× × ×

工具箱並不大，但很重。

我挽着這箱子，連身軀也爲之側了起來。

洛雲向我笑了笑，道：「你要多做運動，尤其是掌上壓。」

我哼一聲，道：「爲甚麼不叫我去練舉重？」

洛雲道：「你的身材不行，太單薄，你若去練習舉重，很容易會受到可怕的傷害。」

我冷冷道：「現在討論這些事情，是不是太多餘一點？」

洛雲眨着眼，笑道：「這不是多餘，而是要令你輕鬆一點，作用是鎭定閣下的神經。」

我哈哈一笑，道：「要我鎭定，那很容易。」

洛雲道：「你有甚麼好辦法？」

我把工具箱遞給他，說：「首先，你挽着它。」

洛雲聳了聳肩，只好把工具箱接過。

我面上露出了一個滿意的微笑，然後又伸了一個懶腰。

洛雲一怔：「這算是甚麼辦法？」

我道：「減輕負担，可以令人精神爽俐，鎭定愉快。」

洛雲不禁爲之啞然失笑。

× × ×

杜斯的遊艇是怎樣的？

我不知道，洛雲本來也不知道。

但他的確很有點辦法。

他老早就搖了一個電話，找的人是朱老大。

朱老大其實並不姓朱，而是姓唐，叫唐九朱。

但道上的人，都不叫他唐老大，而是叫他朱老大。

所謂「道上」，是指黑道。

在十幾年前，朱老大最少擁有五間地下賭場，手下人數超過三百之衆。

但在八年前，朱老大差點變成了一個滿身是洞的「黃蜂巢」。

直到現在，許多人還是忘不了那場可怕的黑帮大火併。

朱老大的大兒子，給仇家用滅聲槍轟爆了腦袋，還有四個忠心耿耿的左右手，全都血淋淋地倒臥在血泊裏，以後永遠再也站不起來。

朱老大身陷重圍，本來也是難逃刦數的，但是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個蒙面人忽然從天而降，把他推上了一輛大卡車之上。

這人駕駛着大卡車，橫衝直撞地闖了出去，這才保住了朱老大的性命。

這人就是洛雲。

× × ×

那一次，洛雲救朱老大，是因爲朱老大爲人不太壞。

朱老大在賭場賺了不少錢，但自己却花得很少很少。

他並不是不懂得享受，而是不肯讓自己過着奢華的日子。

他常說：「唐某只求兩餐溫飽，於願足矣。」

他把賺回來的錢，帮助每一個需要他帮助的人。

所以，有人尊崇他，但也有人說他是個沽名釣譽的笨蛋。

不管怎樣，洛雲是他的救命恩人，但自從那一次之後，洛雲再也沒有找過朱老大。

而朱老大雖然找過洛雲一次，但兩人只是談了幾句說話就分開了。

洛雲無疑是個很洒脫的人，但最難得的，就是朱老大也同樣洒脫。

× × ×

當年火併朱老大的另一個黑帮帮主是中泰混血兒。

但眞正的幕後策劃者，却是「鉗子」杜斯。

杜斯在朱老大的地盤擴展勢力，但却遭遇到頑强的阻力，他一怒之下，就策劃了這次血腥的火併事件。

經此一役，朱老大潰不成軍，銳氣化爲垂頭喪氣。

但是仇恨的火燄，畢竟還是沒有熄滅的。

所以，洛雲一找到唐九朱，這位朱老大馬上就把洛雲想知道的資料詳細奉告。

朱老大沒有忘記那一次火併，也沒有忘記眞正的兇手是誰。

雖然，現在「鉗子」杜斯的勢力如日方中，但是朱老大仍然無時無刻不在暗中準備着。

朱老大等待着的，是最後一擊，而這一擊不是杜斯死，就是他自己再也活不下去！

只不過，朱老大和杜斯之間的恩怨，與本故事沒有太大的關係，所以就此表過便算。

× × ×

夜涼如水，海邊有飛蚊。

蚊是一種永遠令人討厭的昆蟲，牠吸吮人的血，而且上帝又給予牠飛行的能力，就像是一架又一架的小型轟炸機，眞是人見人憎，鬼見鬼愁。

但這時候，就算給蚊子咬腫鼻子和脖子，我們也是不會動手去拍死牠的。

因爲拍蚊會發生聲音。

唉，這就是身爲盜竊者的苦惱，若在平時，我不用如來神掌將之一一劈成肉醬才怪。

「今天天氣很好。」洛雲在我耳邊悄悄說。

「好個屁！」我給蚊子咬得心頭火起，忍不住罵道：「滿天烏雲，連月球也不見了。」

洛雲冷冷一笑：「要不要我點着火炬？或者是找一盞强力探射燈來？」

我吸了一口氣，這才明白洛雲的意思，只好訕訕一笑，道：「不錯，對於我們來說，這才是他媽的好天氣。」

洛雲向前面伸手一指：「看見那艘遊艇嗎？」

我向前望了一會，皺眉道：「前面最少有三百艘遊艇，你指的是那一艘？」

洛雲冷哼一聲，道：「當然是最大的那一艘。」

我又看了一會，終於點頭如搗蒜，迭聲道：「看見了，看見了。」

洛雲道：「它叫勇猛號，裏面有最先進的儀器裝置。」

我眉頭一皺，道：「你指的是不是防盜系統？」

洛雲搖搖頭，道：「若說到防盜系統，它只是第三流的。」

我鬆一口氣，道：「難怪易一妙如此容易得手，說來便來，說走便走。」

洛雲瞪了我一眼：「你能跟易一妙相比嗎？」

我道：「我當然不能，但這裏除了我外，還有你！」

洛雲道：「我不是萬能的。」

我道：「但我知道你一定有辦法。」

洛雲道：「我們現在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潛泳過去。」

「潛泳到勇猛號那邊？」

「不錯，只有這樣，才是最隱蔽的辦法。」

「你肯定勇猛號上有人嗎？」

「不一定有，但我們必須採用最安全的一種辦法。」

「但這工具箱很笨重，帶着它潛泳，似乎並不是容易的事。」

「少担心，我應付得來，而且，這工具箱是防水的，海水絕不會侵進箱內。」

我點點頭，道：「既然這樣，就照這麼辦！」

洛雲不等我說完，已悄悄地潛入黑漆的海水裏。

我嘆了口氣，喃喃道：「潛水最大的好處，就是蚊子咬不着。」

我正要跟着潛入水裏，忽然有人在我背後淡淡一笑，道：「吃不吃燒豬排？」

我陡地呆住。

這人的聲音很平靜，但在我耳朵中聽來，卻像是有十幾枚炸彈爆了起來。

刀子杜庭突然舉手投降

燒豬排很香，對一個飢餓的人來說，是絕大絕大的誘惑。

可是我不餓。

但站在我背後的幾個人，卻像是餓狼一般，目不轉睛地盯着我。

我彷彿已變成了一隻不知如何是好，甚至不知道應該躲到甚麼地方的野兔。

拿着一塊豬排的，是一個身形矮小的，鼻樑上架着太陽鏡的中年人。

他臉上有笑容，但笑得十分邪門，他若去演戲，肯定會是個出色的反派角色。

這人雖然矮小，但他背後卻有四個彪型大漢，其中兩個還握着手槍。

那身形矮小的中年人忽然又咭咭一笑：「龍先生，你是不是想轉一轉職業，做一個出色的盜寶專家？」

聽見這一句說話，我吃驚更甚。

我不認識這個人，但對方卻分明已知道我的來歷。

我只好訕訕一笑，道：「閣下一定有點誤會了。」

那人把燒豬排往半空一拋，這一拋之力居然大得出奇，燒豬排立刻飛到老遠去了。但燒豬排還沒有落下，一顆子彈巳從槍管裏射了出來。

它立刻又再飛得更遠，然後才「啪」聲跌在海水裏。

但在這黑夜裏，槍聲居然只是輕微得有如打開瓶塞一樣。

我只好勉强一笑，道：「好槍法，好精良的滅聲槍。」

但開槍的大漢還是面無表情，就像個完全置身事外的人。

這種人是很可怕的，對他來說，射擊一個人，跟射擊一塊豬排，似乎都沒有甚麼分別的事情。

我已完全處於劣勢。

蚊子好像忽然完全絕跡。

但到底是蚊子眞的全部飛走了？還是我連肌肉也痲木起來。

過不了多久，洛雲回來了。

他全身上下濕淋淋的，但面上的表情居然顯得很輕鬆。

也許只有像我那樣瞭解他的人，才看得出他這種「輕鬆」是裝出來的。

我冷哼一聲，忍不住問他道：「箱子呢？」

洛雲聳了聳肩，笑道：「給海龜啣走了。」

他背後立刻有人發出一聲怒喝，然後洛雲的屁股就給人重重踢了一下。

他背後也有人，三個人。

他們的手裏都有槍，魚槍。

那矮小的中年人忽然輕輕嘆息一聲，道：「你們要見杜先生，爲甚麼不用光明磊落的方法？」

洛雲雖然挨了一脚，但臉上還是掛着一副可惡的笑容。他「嗜嗜」一笑，道：「見一個絕不光明磊落的人，又何必要用光明磊落的方法？」

他這句話才說完，又有一條腿飛踢他的背脊。

但這一次，倒霉的並不是洛雲，而是這一條從後面飛踢過來的腿。

誰也想不到洛雲在這時候還敢反抗。

誰也想不到洛雲的反擊是那麼快速，那麼狠辣。

只見他急速轉身，左臂輕輕一托，就把後面踢過來的那條大腿托住。

這一托沒有半點殺傷力，但他的右拳卻絕不是開玩笑的。

只聽見一下清脆玲瓏的骨裂聲響，洛雲的拳頭已重重打在那人的膝蓋上。

世間上，絕對沒有任何人能用膝蓋撞贏洛雲的拳頭，就算是大象的膝蓋也是一樣。

剛才還踢了洛雲一下屁股的大漢，立刻慘呼一聲，身子扭曲成一團倒了下去。

「你找死！」另一個大漢怒喝。

喝聲未巳，洛雲的拳頭又巳繼續飛起，這大漢急忙閃躲開去。

我心中暗罵一聲：「這狂人，眞是不知死活！」

他若不動手，我自然也不會動手。

只有瞎子才會不知道目前的處境是多麼惡劣，多麼不利。

但洛雲卻似乎比瞎子還更不如，只要有人開槍，無論是滅聲槍還是魚槍，都可以把我們送上天堂參見上帝。

但就在我準備「捨命陪狂人」之際，洛雲卻突然高舉兩手，叫道：「不打了！我投降！」

那矮小的中年漢子爲之啼笑皆非，我也只好立刻縮手靜觀其變。

洛雲接着又好整以暇地一挺衣襟，然後向那矮小的中年人伸出了手，道：「在下洛雲，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那矮小的中年人沒有和他握手，但卻總算還是回答着說：「我叫刀子。」

「刀子？」

「不錯，鉗子就是我的哥哥。」

「那麼，你也姓杜了？」

「當然，我叫杜庭。」

「鉗子杜斯、刀子杜庭，你們不愧是一對厲害的兄弟搭檔。」

杜庭冷冷一笑：「洛會長，你太多管閒事了，這樣對你有甚麼好處？」

洛雲搖搖頭，道：「沒有好處，就像是吸食海洛英，除了只會上癮之外，簡直

半點好處也沒有。」

杜庭道：「不但沒有好處，而且禍害難以形容。」

洛雲乾笑道：「你這樣豈不是把你們所經營的販毒事業，說得有如魔鬼吸血一樣可怕嗎？」

杜庭冷冷道：「所以，聰明人販毒，而吸毒的都是蠢才。」

洛雲「噢」一聲，說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你這句話我會好好記住的。」

杜庭又冷笑一下，道：「不要拖延時間了，你們不是很想登上勇猛號嗎？」

洛雲淡淡道：「你會歡迎我們這兩個不速之客？」

杜庭道：「我不歡迎，但鉗子却很想見一見兩位。」

洛雲向我望了一眼，道：「你有沒有這個興趣？」

我嘆了一口氣，道：「有興趣！有興趣！而且是有興趣極了。」

現在，除了這樣說之外，我又還能說些甚麼？

× × ×

本來，我以爲當自己登上勇猛號的時候，一定已全身濕透，就像是一條剛從水裏撈上來的甲魚。

但到後來，我却是乾乾爽爽地，坐着一艘小型快艇登上勇猛號的。

洛雲就在我身邊，看見他濕淋淋的樣子，我覺得自己十分幸運。

當然，最值得慶幸的，還是我的屁股並沒給人踢了一脚。

海面很平靜，在勇猛號上，更是平穩得完全不像是置身於海面，倒像是進入了一座深沉的古堡。

這遊艇有一座很寬闊的廳子，我們剛踏進去，就巳嗅到了一陣濃烈的酒味。

除了酒味之外，廳子裏還有一種很古怪的聲音。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聲音，洛雲也一定沒有聽過。

× × ×

廳子裏，有一張木質結實，上面鋪着一塊大玻璃的圓桌。

圓桌旁邊，坐着了一個人。

這人的年紀，比杜庭略大一點，但却是個天生的衣架子。

他穿的是質料和剪裁功夫都堪稱一流的西裝，衣服固然好看，而這人更是風采不凡之極。

毫無疑問，這人就是鉗子杜斯。

在杜斯的面前，有一隻很大的碗子。

但我只是看了一眼，就知道這一隻碗，並不是花詠句給我看過的那一隻。

這一隻碗雖然也很大，但色澤却和花詠句那一隻青花大碗有所不同。

雖然如此，但我還是感覺得到，這兩隻大碗是同一類型的。

最少，這都是大碗，大得根本不應該是人類所擁有的。

但我也絕對未曾忘記花詠句的說話。

他曾說過：「這玩意是屬於某某嬰兒的。」

某某嬰兒！

是不是在碗裏放滿清水，讓嬰兒在碗裏學習游泳？

但是這種想法，當然是完全錯誤的，這是一隻怪異的碗，絕不是一件有趣的玩具！

這時候，在杜斯面前的大碗，並沒有放滿清水。

他在碗裏放滿的是酒，烈酒。

而那種怪異得令人感到可怕，甚至是有毛骨悚然感覺的聲音，也就是從這一個裝滿烈酒的大碗裏傳出來！

洛雲呆住了，他驚呆的程度一定比我更甚。

因爲我最少巳經看過這一類型的怪碗，而且是在紫外光之下仔細觀察的。

但這聲音，我還是第一次聽見。

杜斯雖然是個風采絕佳的中年男士，但這時候，他的神情也顯得十分深沉。

我又悄悄的看了杜庭一眼。

杜庭架着一副太陽眼鏡，我看不見他的眼神，但却看見他的額上正在淌汗。

一個叫「刀子」的人，居然也會流露出這樣的表情，可見事情實在是多麼的可怕。

但洛雲畢竟還是洛雲，他是狂人，甚至是狂人中的狂人。

他很快就巳從驚呆中清醒過來，他冷冷一笑，說道：「鉗子先生，這算是甚麼把戲？」

杜斯緩緩地吸一口氣，忽然道：「除了刀子，洛會長和龍先生之外，所有人都出去。」

他的說話就是命令。

事實上，進入這廳子裏的，本來就只有我們這三個人。

只不過杜斯發出了這一道命令之後，守在門外的人立刻離開得更遠了。

廳子裏立刻一片靜寂，但那大碗還是不時傳出了怪異的聲音。

杜斯忽然站了起來，目注着洛雲問道：「你是否一直認爲，朱老大的話是可靠的？」

洛雲的臉上立刻變得木無表情。

杜斯嘆了口氣，接道：「朱老大的話雖然可靠，但有一件東西，却是永遠都靠不住的。」

「電話？」洛雲眼色終於一變。

「不錯，」杜斯淡淡地說道：「朱老大的私人電話座裏，早就有了精密的竊聽器。」

洛雲吸一口氣，道：「很好！鉗子不愧是鉗子，永遠都拑制着敵人，連一分一秒一寸一尺也不肯放鬆。」

杜斯靜靜的站在那裏，咀角露出一絲冷酷的笑容：「放鬆一秒，很可能就會早死幾十年，放鬆寸土，說不定就會導致江山完全崩塌！」

洛雲道：「絕不放鬆敵人，就是你的原則？」

杜斯道：「不錯。」

洛雲苦笑了一下，道：「我承認，這次是杜先生棋高一着，但龍先生是局外人，你切不可把他也牽涉在內。」

「甚麼局外人的？」我怒聲道：「要闖禍，一起闖，要揹黑鍋，也得一起揹到底！」

洛雲盯了我一眼，道：「你這算是英

雄本色嗎？」

我道：「我不知道甚麼英雄狗熊，反正我們是一起來的。」

杜斯揮了揮手，道：「兩位不必爭論了，我們何不談談這一隻碗？」

我立時點點頭，道：「不錯，旣來之則安之，杜先生有甚麼建議？」

杜斯向大碗一指，道：「你們是否認爲，這碗子能夠發出聲音，是一種掩眼法？又抑或是一種有趣的魔術？」

洛雲冷冷道：「你不是想對我們說，這一隻碗是有生命的罷？」

杜斯瞳孔收縮，過了很久，才一個字一個字的說：「正是這樣。」

洛雲陡地一呆。

但接着，他大笑，笑得連眼淚也迸了出來。

而我却一言不發，也沒有跟着他發笑，只是靜靜的看着他。

洛雲笑了好一會，笑聲才戛然而止，然後望着我說道：「你相信會有這種事情嗎？」

我嘆了一聲，道：「我相信，完全相信。」

洛雲瞪着眼，怔呆地說道：「甚麼？你說甚麼？」

我道：「杜斯先生的說話，我是完全相信的。」

洛雲驚疑更甚：「你相信這一隻碗，居然是具有生命的？」

我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不錯。」

洛雲道：「就憑杜斯這片面之辭？」

我搖了搖頭，道：「不，絕不是這樣。」

洛雲道：「不是這樣，又是怎樣？」

我緩緩地吸了口氣，考慮了一會，才道：「我曾經見過這一種碗。」

「這一種碗？」洛雲一呆，道：「這是一種怎樣的碗？」

「這種碗，裏面是藏有生命的。」我用很認眞的語氣說。

洛雲呆住，呆得就像個呆呆的呆子。

我續道：「在紫外光下，可以看見碗裏有一張臉，這像臉有點像人，有點像猩猩，也有點像是一條魚。」

洛雲怔怔地望着我，過了片刻才道：「你在甚麼地方見過這種碗？」

我嘆了一聲，說道：「是在小花的家裏。」

洛雲掩着額，怪聲道：「荒謬！荒天下之大謬！世間上怎會有這種事情？」

「洛會長，」杜斯慢慢的說：「世界之大，無奇不有，生命存在的形式，也是各有異妙，你若單憑傳說概念，就以爲甚麼都知道，那未免是大錯特錯。」

洛雲揉了揉眼，雙目中不禁出現一股茫然之色：「我知道，自己是孤陋寡聞的，但碗就是碗，又怎麼能會和生命有所連繫？」

杜斯說道：「也難怪你這樣想，但事實上，在宇宙之中，生命的形色是有很多種的，而人類所知道的，却還是相當的有限。」

洛雲道：「但生命就是生命，若是沒有生命的東西，那就是非生命體。」

他揮動着手臂，道：「非生命體當然可以把有生命體包藏起來，就像是我們如今已在這艘遊艇上一樣，可是，在我們這些有生命體與非生命體之間，還是存着一定程度空隙的，世間上絕對沒有人可以把生命活在鋼鐵或者是陶瓷的物質裏。」

杜斯點點頭，說道：「你說得很合情理。」

洛雲道：「這不是情理，而是大自然界裏最簡單的鐵律！」

杜斯嘆了口氣，道：「但你所認爲一定錯不了的鐵律，畢竟還是由人類體驗出來的。」

洛雲道：「當然是人類，那又有甚麼不對？」

杜斯道：「人類錯得最厲害的一點，往往就是認爲人類的寶貴經驗和科學上的實驗，都是最正確的。就像在古時，許多人都相信地球是四方的。」

洛雲道：「人類固然有無數愚昧的想法和行徑，但却也不能以偏概全，把一切理論加以否決。」

杜斯道：「我從來沒有這個意思，但有生命的碗，却眞的在地球上出現了。」

洛雲的喉嚨有點乾澀，他指着桌上裝滿烈酒的大碗：「就是這一隻？」

杜斯緩緩地點點頭：「不錯，就是它。」說着，把大碗小心翼翼地擧起，交到洛雲的手上。

洛雲神色沉重，用一雙極穩定的手把大碗接住。

碗就是碗，其間沒有「暗格」，也沒有任何特殊的裝置。

碗裏只有酒，而且酒液晶瑩剔透，一眼就可以看見碗底。

但這一隻看來平平無奇的大碗，又再發生了可怕的聲音。

洛雲儍住了。

因爲這一次他聽得很清楚，這聲音的確是從碗裏發出來的。

這時候，我和洛雲最少都已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易一妙爲甚麼會把這大碗當作是「鬼碗」！

× × ×

不可思議的怪事，不可思議的聲音。

我忍不住問杜斯：「你是從甚麼地方得到它的？」

杜斯說道：「你知道藍高博士這個人嗎？」

我點點頭，道：「知道，他曾經患過神經病。」

杜斯冷冷道：「甚麼神經病！他比你和我都更正常，兩年前人們以爲他瘋了，其實他沒事，只不過情緒很激動，精神恍惚，終日不知做些甚麼事情才對而已。」

我道：「一個人旣精神恍惚，又連自己應該做甚麼事情都不知道，已經大有問題。」

杜斯道：「他不是神經出了問題，而是腦筋太亂，所以才偶然發生語無倫次的現象。」

我心裏又好氣又好笑，但不知怎樣，却沒法子眞的笑了出來。

一個人連語無倫次的現象都出現了，就算不是神經病，也絕不會是個百分之一百正常的人物。

但忽然間，我發現自己太愚昧了。

因爲我忽然又感覺到，藍高博士縱然有點「失常」，也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

就像是我，當自己看過那青花大碗之後，還不是驚呆了很久很久嗎？

藍高博士這人一定有着匪夷所思的遭遇。

除了他之外，還有藍深！

藍深也曾經在發現島附近，找到了一隻「很大很大的瓷碗」。

他在發現島還發現了些甚麼？

這時候，杜斯又繼續緩緩地說：「是藍高博士首先發現了這一種碗的！」

「這一種碗？」洛雲目光一閃，道：「這種碗有多少？」

杜斯搖搖頭：「我不知道，但你們也應該知道，這一種碗最少超過兩隻以上，甚至更多更多。」

洛雲道：「是在甚麼地方找到的？」

杜斯道：「是在海底裏。」

洛雲吸了一口氣，問道：「那一個海域？」

杜斯又搖搖頭：「不知道。」

洛雲呆住，就在這時，我忽然沉聲道：「杜先生，花詠句在那裏？」

洛雲目光閃動，立刻緊盯着杜斯：「是你擄走了小花？」

杜斯望住我，淡然一笑。

他沉默了很久，才道：「你憑那一點，認爲花詠句的失踪，與在下有關？」

我冷冷地說道：「因爲我知道，小花到東非的眞正目的，就是要去找尋藍高博士。」

杜斯道：「就憑這一點，你就聯想到是我下手擄走了花詠句？」

我道：「還有一卷錄影帶！」

「錄影帶？」杜斯的臉色陡地一變，但是瞬即又已回復了平靜，「你們都看過了？」

我道：「都看過了。」

杜斯目光收縮，冷冷笑道：「你們已到過這裏來？」

我也冷冷一笑，道：「這一點，請恕無可奉告！總之，那錄影帶我們是曾經看過的，而且還看得十分仔細。」

「很好，你們的胆色很好，」杜斯用嘲諷的語氣說道：「但我也可以肯定的說，憑着兩位的本領，還不配在勇猛號上偷竊。」

我心中一凜，暗道：「果然是個厲害的老狐狸。」

只聽見杜斯又緩緩地接着說：「那一卷錄影帶，對我來說是沒有甚麼用處的，但我可以向你們說句老實說：殺巴爾貝的兇手，絕不是我的手下。」

我冷笑一聲，道：「無論在亞洲或者是非洲，只要付得起代價，何愁找不着出色的飛刀殺手？」

杜斯淡然道：「你喜歡怎樣說，那是閣下的自由。」

我道：「但花詠句呢？」

杜斯道：「你眞的很想見他？」

我道：「想。」

杜斯沉吟半晌，道：「他在紐約。」

「紐約？」我和洛雲都大感意外。

「他到紐約幹嗎？」洛雲問。

「尋人。」

「尋找誰？」

「還是那個藍高博士。」

× × ×

事情漸漸露出一點點端倪了，但也只不過是一點點而已。

「花詠句到東非，是爲了要找藍高博士，」我作出了分析，「他後來轉飛紐約，也是爲了要找藍高博士，所不同者，就是到東非是自願的，但其後趕到紐約，却是受人所逼脅。」

杜斯讚了我一句：「聰明。」

我冷哼道：「但花詠句却是個笨蛋，他以爲自己是占士邦還是獨行俠？爲甚麼事前完全不找我們這些老朋友談一談？」

杜斯道：「這是他的自由。」

洛雲惱怒地說：「但你却把他的自由剝奪，這是完全違反人權的野蠻行徑。」

杜斯面不改容，淡淡道：「隨便你怎樣說都可以，我絕不介意。」

洛雲冷冷道：「我們已成爲你的階下囚，爲甚麼還對我們這樣客氣？」

杜斯「噢」了一聲，道：「你錯了，我本來就是一個文明社會裏的斯文人。」

洛雲冷笑着：「不必要花樣了，你們有甚麼目的，快說！」

杜斯陡地哈哈一笑，道：「好，我也是喜歡做事爽爽快快的，實不相瞞，花詠句已從紐約回來了。」

洛雲咬着嘴唇：「人呢？」

杜斯道：「健康良好，一切正常。」

洛雲道：「精神方面又怎樣？」

杜斯道：「我們絕對未曾把他逼瘋，因爲一直以來，他都是採取了很合作的態度。」

洛雲悶哼一聲，「你用甚麼手段來威逼花詠句？」

杜斯道：「自然是以性命相逼。」

我立時用力搖頭：「小花絕不是個容易向暴力甚至是向死神屈服的人。」

杜斯悠然道：「他也許眞的不怕死，所以我們也不是威脅着他的性命。」

洛雲一怔，我却已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卑鄙！你竟用他父母的性命來作爲勒索本錢！」我憤怒地咆哮。

杜斯道：「我們只是唬嚇他，當然，我們若眞的要毀掉他的父母，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洛雲冷冷地道：「過去的一切，我們也不想跟你爭討了，我們只想知道眼前的事。」

杜斯道：「你們現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勸服花詠句，叫他把藍高博士的下落說出來。」

洛雲道：「他已經知道藍高博士的下落嗎？」

杜斯道：「我們相信的確如此，但他不肯說。」

洛雲冷冷笑道：「憑你的手段也找不出答案？」

杜斯道：「不錯。」

洛雲道：「你們不是曾經用花詠句的父母來作爲要脅嗎？」

杜斯道：「但是這個辦法現在不中用了。」

洛雲一凜，道：「為甚麼不中用？」

杜斯嘆了口氣，道：「因為他從紐約回來之後，忽然神智大大失常，對任何事情都再漠不關心。」

我聽到這裏，陡地整個人跳了起來，怒喝道：「但你剛才還說絕對未曾把他逼瘋！」

杜斯乾咳一聲，道：「我沒有說錯，事實上，他現在還不能算是一個瘋子，只是——」

「只是你娘親的灰孫子王八蛋在放狗屁！」洛雲也是怒不可遏。

杜斯的臉色終於刷的變了：「姓洛的，你不能太放肆，我們的人隨時可以把花詠句碎屍萬段！」

「殺呀，殺呀，為甚麼還不叫你的狗爪子動手？」洛雲冷冷一笑，「小花若沒有利用價值，你早就把他殺了，何必等到這個時候？」

杜斯面上露出了殘酷的笑容：「你很精明，但卻未免太容易衝動。」

我心裏卻不同意這種說法。

洛雲看來很容易衝動，但實際上並不如此。

每當需要忍耐，或者是應該忍耐的時候，他就會很沉得住氣，等待最有利的時機才動手。

杜斯接着又說：「你們可以馬上就看見他，但請記着，一定要花詠句說出藍高博士的下落。」

我冷笑一下，道：「我們若不依照閣下的指示，那又怎樣？」

杜斯皺着眉，道：「那是自尋死路，與人無尤。」

洛雲雙眉軒動，道：「你為甚麼非要找到藍高博士不可？」

杜斯冷冷道：「現在你要關心的並不是我，而是花詠句和你們兩人的性命。」

洛雲不再說話，只是瞧着那一隻裝滿了烈酒，不時還發生可怕聲音的大碗。

× × ×

勇猛號忽然開動了，它悄悄地駛出海灣，然後向另外一個海灣直駛過去。

我們不知道勇猛號上還有多少人。

但我們都知道，要衝出杜斯兄弟的掌握，並不是容易的事。

若以機會率來說，我們可以成功逃出去的機會，也許還不到百分之一。

但即使我們現在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機會可以逃脫，我們也不會逃。

因為我們也很想見一見花詠句。

能否把花詠句救出來，那已是後來的事情了！但最低限度，我們必需見一見這個老朋友。

約莫二十分鐘後，勇猛號航行的速度已緩慢下來。

不久，我和洛雲被押送到一艘快艇上，杜斯則仍然站在勇猛號上。

他向我們揮手，道：「兩位要努力一點，不要辜負了大家的期望。」

我暗罵了一聲：「死魔鬼，這算是甚麼？是老師對學生的勉勵，還是老太爺叫兒子們努力生產，多添幾名孫兒？」

洛雲卻反而在這時候表現得很有風度，他微微一笑，也向杜斯揮手，「我們一定會努力！努力！」

努力甚麼？

是不是努力想詭計脫離險境，還是努力指手划脚，胡說八道？

快艇立刻開走了，艇上除了我和洛雲之外，還有杜庭，以及四個手持武器的壯漢。

撇開武器不談，現時我們所處的形勢，足以二對五，雖然還是居於劣勢，但也不是衆寡懸殊得太厲害。

但我們根本就不想逃。

就算要逃，也必然是在找到花詠句之後的事情。

快艇的速度很快，它快得使空氣變成一堵不斷向自己壓過來的牆，這堵牆雖然是無形的，但卻可以使人呼吸為之窒息。

但這種窒息，無疑也是一種刺激。

只不適在這時候，任何的刺激都不能算是樂趣，我們要担心的事情實在太多。

天色很黑！快艇又駛得這麼快，倘若海裏有礁石的話，那是極其危險的。

幸好我們沒有碰到甚麼礁石，快艇終於靠近了一個很細小的碼頭。

雖然是在黑夜裏，但我隱約察覺得出，這裏是個很荒僻的小漁村。

但最令我感到奇怪的，就是碼頭旁邊居然還有兩艘快艇。

這兩艘快艇都有人，而且都是手持武器的彪型大漢。

洛雲冷冷一笑，道：「想不到這裏居然如此大仗大陣，難道還怕花詠句可以飛得上月球去嗎？」

他這句話當然是說給杜庭聽的。

但杜庭沒有反應，只是忽然舉高了雙手，好像是說：「投降！我投降！」

我忽然發覺到形勢不同了。

杜庭眞的是在投降！

那兩艘快艇上的人，並不是杜氏兄弟的手下！

× × ×

連杜庭也已投降，其餘四名手下自然不敢有甚麼反抗的行動。

在黑夜裏，我看見另外兩艘快艇，最少有十幾名槍手！

「唐九朱，」洛雲忽然叫道：「是你，是你！」

「洛會長，不是我還會是誰？」一個身形肥胖的漢子格格一笑，「杜斯這個惡魔，今天老子就要他嚐試失敗與死亡的滋味。」

植物飛人

在接下來的十分鐘，海面之上演出了一幕駭人聽聞的大火併。

朱老大處心積慮的復仇計劃，居然就在這個令人想像不到的時刻裏展開行動。

這一着，連洛雲也為之大感意外。

因為在不久之前，他還跟朱老大通過電話。

洛雲又怎想得到，朱老大一放下電話聽筒，馬上就採取了一連串「軍事化」的復仇行動？

洛雲想不到，杜斯和杜庭也一定想不到。

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這正是兵法上的最佳要訣。

朱老大本來就是個老江湖，尤其是經過那次悲慘的挫敗後，他變得更沉着，也更狠辣了。

黑帮火併，那是司空慣見之事，但規模的大小，却次次有所不同。

這一次海上大火併，戰況自然是激烈極了。

但我最担心的人，却還是我們的老朋友花詠句。

花詠句一定就在這個小小的漁村裏，他被困的所在，也必定是杜斯的其中一個巢穴。

這巢穴，顯然已給朱老大查出了，而且當他和洛雲談了那個電話之後，就肯定知道這裏將會有事故發生。

我忽然恍然大悟：「對了，朱老大其實早就知道電話已被人裝上竊聽器！」

想到這裏，不禁為之一陣心寒。

——朱老大顯然是將計就計，利用洛雲來引出杜氏兄弟！

——朱老大如此老謀深算，他對花詠句，怪碗和藍高博士的事，又知道了多少呢？

當我想到這裏的時候，恨不得馬上在唐九朱的臉上重重揍三百拳。

洛雲是救過他的，但他竟然不動聲色，在這緊張關頭來利用我們。

這不是恩將仇報，又是甚麼？

但我再想一想，又覺得不應該太痛恨朱老大這個老狐狸。

最少，他並不是存心要白白送我們去死！

最少，他已親自率領手下前來接應！

我越想越亂，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自己應該憎恨朱老大，還是應該向他說一聲「多謝」。

就在這時，洛雲忽然大叫：「小花，我們在這裏！」

× × ×

花詠句終於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了。

在黑夜裏，我們看見有兩個高瘦的漢子，在花詠句的身邊。

洛雲首先衝上去，兩手緊握着花詠句的重膊：「你怎麼啦？」

花詠句望了洛雲一眼，面上似乎露出了一股極度惘然的神情。

在他身邊的一個高瘦漢子也望住洛雲，忽然說道：「你就是鼎鼎大名的洛會長嗎？」

洛雲道：「我是洛雲。」

那漢子道：「是朱老大命令我們，把花先生從石巢裏救出來的。」

那「石巢」就是杜斯用來囚禁花詠句的地方。

洛雲吐出一口氣，道：「謝謝你們帮忙。」

那漢子又道：「這裏形勢很危險，而且也是個是非和血腥之地，你們不宜在此久留。」

洛雲道：「我也不想再在這裏虛耗時間，我們還有很多重要事情等着去辦。」

那漢子說道：「我可以送你們回市區去。」

洛雲道：「但這附近好像沒有船艇了，除非是村民的漁船。」

那漢子道：「不，我們可以從陸路走的。」

洛雲目光一閃：「你們有車子嗎？」

那漢子笑了笑：「朱老大早已準備好了。」

洛雲望了我一眼，想聽聽我的意見。

我立刻點頭，說道：「好極！」

× × ×

能夠帶着花詠句回市區去，當然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

那漢子駕駛汽車的技術很不錯，但却肯定違反了交通法例。

他開車子的速度，簡直可以去參加格蘭披治大賽。

但我也沒有叫洛雲去代替那漢子開車，因為這樣只會產生另一個必然的後果——那就是車速更快。

在車廂裏，花詠句還是一聲不出，我坐在他身邊不斷的望住他，但他却閉着眼睛，似乎完全沒有興趣跟任何人談話。

他沉默，但洛雲並不如此。

洛雲並不是那種鬱鬱寡歡，沉默是金的人。

他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對那漢子說：「你叫甚麼名字？」

「何前。」

「前方的前？」

「對了。」

「但我們現在却並非勇往直前，而是急速退後。」

何前一怔：「你認為這樣不對？」

洛雲又嘆了口氣，緩緩道：「你沒有不對，我們也沒有不對，但在勇猛號上，却不知有多少人正在流血，甚至付出生命作為參與這一戰的代價。」

何前不敢答腔了，但是車速却更快起來。

不久，我們終於回到了市區。

我們在一條不算太偏僻的街道下車，何前也沒有再加以理會，開着車子像是一陣旋風般跑掉了。

洛雲帶着我和花詠句，來到了一間兩層式小洋房的上層。

他有鑰匙，裏面全是中國式的古典修飾設計。

我忍不住問：「這是誰的房子？」

洛雲淡淡一笑，道：「不是我的。」

我眉頭一皺，道：「既不是你的，怎會有鑰匙？」

洛雲道：「鑰匙是偷的。」

我道：「鑰匙可以偷，但房子呢？這房子為甚麼沒有人居住？」

洛雲道：「因為這房子的主人經常都不在這裏。」

我道：「這倒妙也。」

洛雲道：「如何妙法？」

我說道：「大可以妙到給人抓去坐牢了。」

洛雲「嘖嘖」道：「這却是杞人憂天，因為我知道，這房子的主人絕不會這樣無情。」

我冷冷一笑，說道：「你把本市的業主看得太仁慈了，除非這一個業主是花詠句。」

洛雲哈哈一笑，道：「好傢伙，居然給你一猜就猜中了？」我不禁楞住，怔怔地瞧

着花詠句，口中吶吶道：「這……這房子是你的？」

花詠句好像一直都很疲倦，我甚至有點懷疑，他眞的害了神經病。

直到這時候，他才總算開口，道：「這房子是我們的，本來是我們的……」

「我們？甚麼我們？」

「我們，就是指我和依莉。」

「依莉？」我心中陡地一亮，「是不是那個老是梳着一條大辮子，架眼鏡臉龐長得很秀氣的方小姐？」

花詠句點點頭：「你的記性不錯，我說的依莉就是她。」

我問：「她現在似乎很少和你在一塊兒，是不是你們之間出了岔子？」

花詠句懶洋洋地說：「你這一問，眞是太多餘了。」

我向四周環視了一眼，道：「你買下這幢房子，是準備和她一起生活的？」

花詠句道：「不錯，但現在一切都已成爲過去，還是不要再提了。」

我看見他這副樣子，心中忽然有着慶幸的感覺。

我之所以感到慶幸，並不是幸災樂禍，而是總算證明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小花的神經絕無問題。

但他陷入極度疲倦之中，却是顯而易見的。

洛雲早已老實不客氣，跑到浴室裏淋了一個冷水浴。

他的衣服早已濕透，但來到了這裏，可不愁沒有衣服更換。

淋了一個冷水浴之後，洛雲又再容光煥發，神氣活現起來。

「眞舒暢，由這一個實驗可以證明，淡水比鹹水更爲人類所樂於接受。」

我悶哼一聲，冷冷道：「看你這副樣子，似乎正在這裏渡假。」

「這裏環境幽雅，就算眞的在這裏渡假，也是蠻不錯的。」洛雲還是輕鬆自若，一點也不緊張。

這無疑也是一種獨特的學問。

他喜歡在緊張的時候，儘量鬆弛自己的神經細胞。

他不但鬆弛自己，也同樣在鬆弛別人的緊張情緒。

但我也知道，他這樣做並不是爲了我，而是爲了花詠句。

花詠句躺在一張又硬又冷的大理石長椅上，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道：「龍乘風，你還記得那一隻青花大碗嗎？」

我深深地抽了一口涼氣，道：「記得，怎會不記得？。」

花詠句道：「我還說過那是屬於某某嬰兒的。」

我乾笑一聲，道：「但這句話是甚麼意思，我直到現在還不怎麼明白。」

花詠句道：「何不用你的腦？」

我苦笑着，道：「我其實是個很笨的人。」

花詠句搖搖頭，道：「不，你的腦袋，比我和洛雲都更聰明，只不過就是懶惰一些。」

我道：「這是我的缺點。」

洛雲插嘴道：「但這也是你的福氣，天下間有許多人，就算家財億萬，富可敵國，他們還是不能偷懶的。」

我完全同意他的見解：「不錯，因爲這些人天生就是勤力工作者，對他們來說，懶惰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行爲。」

花詠句道：「但你現在不要懶，請你用用腦筋，仔細想一想那個青花大碗的問題。」

我不由苦笑，道：「若想不出，豈不是慚愧死了？」

花詠句道：「別人想不出，可以原諒，但若連你也想不出，那就萬萬不可以原諒。」

「這是甚麼道理？」

「很是簡單，因爲你是個寫小說的作者，而且寫的是偵探、科幻、武俠等等小說。」

我嘆了一聲，只好閉上眼睛思索這個古怪的問題。

「青花大碗的屬於某某嬰兒的」！

從正常的情況想像，凡是嬰兒有關連的東西，都應該特別細小才對，例如小小的衣服、小小的枕頭、小小的鞋子、小小的奶嘴等等。

但這個青花大碗，却是大得絕不正常的，不要說是嬰兒，就算是和一個五百磅重的大漢相襯，也是顯得碗太大，人太細小。

我這樣想，自然全是本着正常的情形來加以推斷。

倘若如此推想，只怕一輩子也無法找到眞正的答案了。

本來，我早已不想在這句話上多動腦筋，但這時候給小花逼了過來，却又不能不想。

忽然間，我的眼睛亮了。

因爲我曾經聽過一句至理名言：「若兜圈抹角追尋，而沒有結果，不妨從最簡單最直接的途徑着手！」

當我想起這句至理名言之後，忽然就產生了一個奇妙的想法。

我甚至來不及慢慢加以消化，就衝口而出，叫道：「對了！這大碗本來就是嬰兒才適合使用的！」

洛生陡地呆住。

「龍兒，這算是甚麼答案？」

我回答道：「我也不知道，這究竟算不算是一個答案，但是假如世間上有一個嬰兒，他的體重有一千磅，那麼這個青花大碗對他來說，其實就只能算是一個嬰兒的碗！」

洛雲更加爲之目瞪口呆。

他忽然笑了，笑得彎下了腰，好像給一個武林高手點中了「笑腰穴」。

但花詠句沒有笑。

他只是很奇怪地望着洛雲，道：「有甚麼值得這樣好笑？」

洛雲還是笑得無法挺直身子。

「一千磅的嬰兒！豈不是連大象也比不上了？」

花詠句終於笑了一聲，但接着那一拳打在洛雲的肚子上。

洛雲笑聲倏止，也許花詠句這一拳實在打得不輕，以致他幾乎整個人要直跳起來。

「你爲甚麼打人？」洛雲怪叫着說。

花詠句沉着臉，冷然道：「我打你，

是要你別再笑下去！」

洛雲咳嗽一聲，苦着臉道：「我笑我的，爲甚麼不讓我繼續笑下去？」

花詠句緊握着拳頭，說道：「因爲這件事情根本就不值得發笑。」他的神情漸漸變得很認眞，甚至是很嚴肅，「在你的想像裏，嬰兒最多只有十磅重，但你又可知道，在這個宇宙裏，有些嬰兒剛從誕生下來，就已比一條粗壯的非洲野牛還更巨大？」

洛雲呆住了，而我的思緒也是混亂之極。

我們都已看見，花詠句的額角上青筋怒凸，聲音更是激動無比，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實在絕不可能認爲他是在說笑。

其實，剛才我那一番說話，只不過是姑且拉扯出來的。

所以，我只能說：「假如世間上有一個嬰兒……」

我說的只是「假如」，而不是眞實的情況。

所以，縱使洛雲笑得站不直身子，也是不足爲怪的，即使是我，在說完那一番話之後，也認爲這眞是一個無稽頂透的神話。

天地良心，那些話我的確是衝口而出的。

誰也想不到，這幾句話竟然會引起花詠句那樣激烈的反應。

在這一刻間，我們三人都沉默着。

也不知過了多久，洛雲忽然乾咳了兩下，凝視着花詠句說道：「你是說這個宇宙？」

「當然是這個宇宙！」

「從宇宙而來的嬰兒？」

「你這樣說便大有語病，」花詠句道：「宇宙是廣闊無垠的，任何物質任何生命以至任何星球、星系，都是在宇宙範圍之內，既然彼此都在宇宙之中，那麼『從宇宙而來』這句話就大大的不對了。」

洛雲給他「將了一軍」，只好苦笑着道：「是我說錯了，應該說是從外太空而來的嬰兒，對不？」

花詠句這才雙眉略揚，道：「不錯，這種嬰兒，在地球人的眼中看來，已可算是驚人的龐然巨物，但在嬰兒的父母看來，却是那麼小巧、活潑有趣。」

洛雲駭然道：「嬰兒已是這樣的龐然巨物，他的父母豈不是有整座喜馬拉雅山那麼高大了？」

花詠句冷冷一笑，道：「這又有甚麼出奇了？」

但他想了一想，又道：「若眞的跟喜馬拉雅山相比，自然還是喜馬拉雅山高大得多的，人畢竟是人，而不是山。」

洛雲立刻抓住這一點，道：「你懂得這樣說就好了，若眞的有那樣高大的人，他們還可以稱之爲人類嗎？」

花詠句道：「只要是人，無論他們有多高大，或者是多麼矮小，他們仍然是人，難道世間上所有的侏儒，由於他們長得特別矮小，所以就不能算是人類了？」

洛雲道：「你這樣說，未免是有點强詞奪理！」

我喝了一聲，阻止他們爭論下去：「你們怎麼了？老是往不重要的問題鑽來鑽去！」

花詠句本來還是不服氣的，但看見我一臉惡狠狠的樣子，也就沒有再跟洛雲爭執。

我却緊盯着他，道：「你是從甚麼地方找到這種碗的？」

花詠句沉默了一會，道：「在藍高博士的房子裏。」

我心中陡地一動：「這樣說來，首先發現大碗的，還是藍高博士了？」

花詠句道：「不錯。」

我又問道：「他又是從那兒找到大碗的？」

花詠句道：「在摩鹿加羣島以西的深海海底裏。」

我吁了一口氣，道：「海底，果然又是在海底裏！」

洛雲道：「海洋本來就是地球上最多寶藏，也最多神秘事件的地方。」

花詠句道：「我對海洋有極濃厚的興趣，甚至可以說是有着極濃的感情，倘若可以的話，我寧願居住在海底裏。」

我眉頭一皺，道：「藍高博士是怎樣得到這一隻大碗的？」

花詠句道：「他有一位朋友尼柏特，是德國的大企業家，在兩年前，他們坐着一艘西班牙式的古代戰艦，要環繞地球一周。」

我不禁大是奇怪，道：「一艘西班牙式的古代戰艦？」

「那是仿古製造出來的，」花詠句立刻解釋，「其實這艘戰艦，除了外型古舊之外，一切設備都十分先進•」

洛雲有點莫名其妙：「爲甚麼要造一艘這樣的戰艦？」

花詠句道：「那是因爲尼柏特喜歡如此，人若有錢，無論他喜歡做甚麼事情，都是用不着向旁人解釋的。」

他這句話自然十分不通，不通之又不通，但我也不去理會，因爲我想瞭解的並不是戰艦，而是那一隻屬於「某某嬰兒的大碗」。

花詠句盯了我一眼，顯然已看出了我的心意，便接着說道：「當那一艘仿古製造的西班牙戰艦來到了摩鹿加羣島以西之際，海上忽然刮起了狂風。」

「是颱風？」我問。

「不是颱風，是一陣突如其來的東北勁風。」

「戰艦是外貌古舊，但却設計先進的，它應該可以抵擋得住罷？」

「戰艦沒有問題，他們只是減低了航行的速度。」花詠句說：「但就在風浪最急勁的時候，海面之上忽然出現了一道奇景。」

「甚麼奇景？」洛雲問。

花詠句說道：「那是一道七色光芒，它從海底冒出水面，就像是一道美麗的彩虹。」

洛雲深深的吸了口氣，然後才怔怔地望着我說：「又是那道彩虹！」

花詠句現出了訝異的神情，道：「你也見過那道彩虹了？」

洛雲點了點頭，道：「見過了，而且就在不久之前。」

花詠句道：「在甚麼地方？」

洛雲道：「在本市以東的一個小島附近。」

我道：「洛雲的遭遇，可以押後一點再談。」

花詠句望了我片刻，好像有點不滿的樣子，但他接着又揚了揚眉，接着說：「那一道七色光芒，是在西班牙戰艦後面升上來的，當時戰艦後面，就只有尼柏特和藍高博士兩人。」

洛雲忙道：「那道彩虹是不是十分刺目的？」

花詠句道：「根據藍高博士描述，那彩虹使人不能逼視。」

洛雲道：「後來又怎樣了？」

花詠句道：「那道奇異的彩虹來得快，消失得也快，他們已來不及告訴艦上其他人知道，彩虹已消失了。」

洛雲皺着眉，道：「這彩虹是甚麼東西？」

花詠句道：「初時他們都不知道。」

洛雲目光閃動：「但後來呢？」

花詠句道：「後來他們甚麼也沒有再發現，繼續他們的航行旅程，但到了第二天，藍高博士忽然要求登岸。」

洛雲道：「他爲甚麼要登岸？」

花詠句道：「他沒有向尼柏特解釋，他的性格就是這樣，從來都不喜歡說任何多餘的說話。」

我沉吟半晌，道：「尼柏特既是他的老朋友，當然會很瞭解他的性格。」

花詠句點了點頭，道：「不錯，所以尼柏特也沒有問他爲甚麼，立刻就讓他走了。」

洛雲嘆了一口氣，道：「藍氏兄弟都是這樣的人，當他們決定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就算是核彈爆發也阻擋不住。」

花詠句說道：「兩天之後，藍高博士已駕駛着一艘遊艇，來到了發現彩虹的海域，他親自潛入深海裏，又用小型潛艇搜索。」

洛雲道：「有發現嗎？」

花詠句道：「最初六天沒有。」

「六天？」洛雲輕吁一口氣，「他的耐性倒不錯。」

花詠句道：「但他在出發之前，早已作出決定，就是要連續整個星期不斷進行搜索。」

洛雲道：「上帝到了第七日，也是要休息的。」

花詠句道：「藍高博士不是上帝，他比上帝還更勤力。」

洛雲道：「到了第七日又怎樣了？」

花詠句道：「到了第七日黃昏，海面平靜如鏡，他還是甚麼發現也沒有。」

他略停了一停，接着又道：「但就在他完全失望的時候，他忽然發現遊艇已經離開了海面，而且最少離開了最少二十公尺！」

洛雲怔住。

我聽到這裏，也不禁爲之一陣駭然：「是甚麼力量，可以使一艘遊艇往海面升高二十公尺？」

花詠句道：「就是那道彩虹！」

我深深吸一口氣，道：「彩虹！」一道彩虹怎會有那樣巨大的力量？」

花詠句道：「彩虹的本身，自然是沒有任何力量可言的，但在那道彩虹之中，卻有一個神秘物體！」

我呆了一呆，洛雲已不住的點頭，道：「不錯，我也曾經這麼想，只是我看見的那道彩虹，它發出的光芒十分强烈，所以才無法看得清楚而已。」

花詠句道：「你的遭遇，也許和藍高博士的遭遇有點相同。」

有點相同的另一個意思，就是還有很多不相同之處。

花詠句續道：「藍高博士當時的感覺，是驚喜交集，他在甲板上大聲叫喚：『你們來了！你們終於來了！』」

洛雲翻了翻眼睛，道：「他看見了甚麼人？」

花詠句道：「他甚麼人也沒有看見，但他却知道，能夠擁有這種奇異力量的，絕不會是地球上的人類！」

我眉頭一皺，道：「你又何以如此肯定？」

花詠句道：「因爲他本身是一個科學家，對於人類現階段的科技技能，有着極深切的瞭解，他知道，這道從海底冒出來的奇異彩虹，一定是外星球高級生物的傑作。」

我道：「這種想法，是不是判斷太早了？」

花詠句說道：「藍高博士這種想法是不是過於武斷，姑且不論，但即使在未經證實之前，他的想法也不能說是完全荒謬的。」

我道：「在地球以外有高級生物的存在，這一點我倒是從來也沒有懷疑過。」

花詠句道：「不但有，而且數量和種類之多，簡直遠遠超乎人類可能想像範圍之外。」

洛雲皺眉道：「你這種想法又是從何而來的？」

花詠句道：「一半理智推倒，另一半是憑空幻想。」

洛雲道：「這都靠不住。」

花詠句道：「世間上唯一最靠得住的，是事實。」

洛雲皺眉道：「你越說越玄，令人有似是而非之感。」

花詠句道：「似是而非也好，似非而是也好，總之，他們送給藍高博士的碗，絕不是地球人類所能想像得到的。」

這一點，我倒是無法不承認：「碗裏有生命，那的確是駭人聽聞的事情。」

洛雲忽然瞪着我，道：「你既然早已看過那隻大碗，爲甚麼不把這件古怪的事情向我說？」

「向你說？」我冷冷一笑，道：「我親愛的洛會長兼死黨，這幾個月以來，你跑到甚麼地方去了？我有機會可以和你聚在一起嗎？」

洛雲乾咳一聲，道：「雖然我近來是忙碌了一些，但憑你的本領，若眞的要找我，相信絕不會是一件如何困難的事。」

我哼一聲，道：「你把我估計得太高明了，但就算我有機會看見你，也不會貿貿然對你說出這件事。」

洛雲一怔：「爲甚麼？是不是你認爲我還不能算是你的死黨？」

我搖搖頭，道：「大家是死黨，那是另一回事，但小花的秘密，我還是不能隨便向任何人透露的，就算是最死黨的死黨，也不例外。」

洛雲不由嘆了口氣，但接着却又點頭不迭，道：「你說得對，若換上了我，我也一定這樣做。」

花詠句臉色倏地一沉，冷冷道：「你們談夠原則問題了沒有？」

我笑了笑，道：「我們有時候做事極守原則，但有時候却千變萬化，連變到怎樣的程度，自己也不知道。」

洛雲立刻緊接着說：「還是先聽小花的故事要緊。」

「這不是故事，而是千眞萬確的事實，」花詠句大聲更正：「你們若對我的說話有所懷疑，我可要蒙頭大睡去也！」

洛雲忙道：「我們絕對沒有懷疑你的說話，因爲我也見過那海底彩虹。」

我緩慢地接道：「我只想知道，那彩虹裏的神秘體是怎樣的，還有，在那神秘物體之內，又有着些怎樣的生物。」

洛雲望着花詠句：「他們到底是怎樣的？」

花詠句道：「他們是另一種形態的高級生物。」

「另一種形態？」我倒抽了一口涼氣，道：「莫非碗裏的生命，就是他們？或者是他們的同類？」

花詠句道：「不，在碗裏有生命的物體，又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生命。」

我的思緒有點混亂，但對這件事情的興趣却是越來越濃厚：「碗裏的生命，我們暫且撇開不提，在彩虹裏的高級生物，實在是怎樣的？」

花詠句道：「他們的形態，就像是一種可以飛翔的植物。」

「飛翔的植物！」洛雲怪聲叫了起來：「植物也可以飛翔嗎？」

花詠句道：「在地球上的植物當然不能，但在別的星球上，却是甚麼可能性都會存在的。」

洛雲道：「你見過他們了？」

花詠句道：「見過。」

洛雲道：「在甚麼地方？」

花詠句道：「在好望角西南約五十浬的海域附近。」

我聽得屏住了氣息，道：「就在你這次前往非洲的時候？」

花詠句點點頭，道：「不錯。」

我道：「你早已找到藍高博士了？」

花詠句說道：「不是我要去找藍高博士，而是他打長途電話叫我馬上趕到南非的。」

我怔了一怔，道：「你不是去了東非嗎？」

花詠句道：「我的確是先往東非，在見到藍高博士之後，才跟他一起前往南非的。」

我皺着眉，對於花詠句在非洲的行踪感到十分凌亂，但却又隱約可以想出一點眉目來了。

我沉吟片刻，道：「聽說藍高博士對你的印象奇劣，是不是有這回事。」

花詠句臉上的神情立刻顯得有點訝異，但接着還是無法不點點頭，道：「好像是的。」

我道：「那是爲了甚麼事？」

花詠句道：「在五年前的一個秋天，我們曾經在一個高尚的宴會場合裏碰頭，在宴會完畢後，我們大概都有點酒意，後來不知如何，我們爲了一種低等海洋生物進化程序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辯，在那時候，我們都各持己見，認爲自己的觀點和理論才最正確。」

我道：「就是爲了這件事，他對你的印象極之不佳？」

花詠句搖搖頭，道：「不，那只是旁人的觀感而已，事實上，他們一點也不瞭解藍高博士的性格。」

洛雲說道：「但我却最少知道其中一點。」

我望住他，道：「是那一點？」

洛雲道：「他就像個律師，無論在法庭上跟對方爭辯得怎樣厲害，只要一離開法庭，他就會變成了另一個人。」

「說得好！」花詠句道：「他的確是個這樣的人。」

我道：「所以，那一次你和他展開激辯，他絕不會因此而憎厭你這個人。」

「這個當然了。」花詠句說道：「他若眞的那樣小器，也絕不會和我交上了朋友。」

洛雲眉頭一皺，笑道：「他是我的前輩，你却是他的朋友，那麼我豈不是也要叫你一聲前輩了？」

花詠句眨了眨眼，道：「隨便你怎樣說都無所謂，但請你以後再也不要悄悄偷掉我身上的鑰匙。」

洛雲道：「今天是特殊情況，下不爲例。」

我盯着花詠句，道：「你也見過彩虹的植物飛人？」

「植物飛人！」花詠句想了想，忽然莞爾一笑：「你這種稱呼很恰當，怎麼我以前總是想不到？」

洛雲道：「這道理很簡單，龍乘風是作家，你却不是。」

我嘆了一口氣，道：「我承認自己是有點幻想能力的，但一種會飛翔的植物，而且又是眞有高度智慧的『植物人類』，嘿嘿，縱然你已說出了口，但實在還是無法確切地想像得到，那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生命形態？」

花詠句說道：「你已經想像得很貼切了。」

我道：「但再貼切的想像，還是及不上親眼目睹那樣逼眞的。」

花詠句道：「你眞的很想見一見他們嗎？」

我立刻點頭，道：「當然很想，你有辦法嗎？」

花詠句道：「我沒有辦法。」

我道：「但你是曾經和這些植物飛人接觸過的，難道不可以再來一次嗎？」

花詠句搖搖頭，道：「我不行。」

我道：「爲甚麼不行？」

花詠句道：「我跟他們的交情還不深厚。」

我一楞，道：「藍高博士呢？」

花詠句道：「他簡直已成爲他們最忠實的朋友，我能夠進入彩虹內的神秘物體會見植物飛人，也是全憑藍高博士所引見

的。」

我道：「鉗子杜斯爲甚麼一定要找尋藍高博士？」

花詠句道：「因爲藍高博士和海底彩虹中人有所往來的事情，給杜斯兄弟知道了。」

我道：「那又怎樣？」

花詠句道：「有人傳出了一個消息，說在海底彩虹之中，有着一個價值連城的寶藏。」

我大感奇怪：「這消息是從那裏散播出來的？」

花詠句回答道：「是藍高博士自己說的。」

我陡地一呆，道：「在彩虹內的神秘物體，眞的有甚麼寶藏嗎？」

花詠句道：「對藍高博士那樣的科學家來說，神秘物體裏的確有無數價值連城的寶物。」

洛雲道：「這又是甚麼意思？」

花詠句道：「因爲在那神秘物體裏，有着無數超時代的科技產品，其中包括海水空間分隔器、魚類急養槽、隱蔽儀及大力推送機等等。」

我和洛雲都是聽得爲之愕然，我忍不住首先問：「甚麼叫海水空間分隔器？」

花詠句道：「那是令人難以想像的高級科技產品，擧個例來說，當海底彩虹神秘物體潛入海底之後，只要使用這副機器，在不到一分鐘時間之內，它附近的海水，就會給一股氣流完全逼開，成爲海底裏的空間。」

我聽得爲之呆住了，但總算還能勉强明白其中的意思。

但洛雲却已叫了起來，道：「那可能嗎？尤其是在深海裏，海水的壓力簡直是無可比擬的，從神秘物體裏發出的氣流就算再强烈，也絕對無法把海水逼開，使海底出現一個空間來。」

花詠句道：「我知道，在我們人類現階段的科技來說，這種技術簡直是無法可以實現，甚至連想也很難想像出來的，可是，他們却眞的做到了。」

我和洛雲互望着，兩人的神情都是驚呆到了極點。

良久，我才接着問：「魚類急養槽又是甚麼東西？」

花詠句忽然發出了一下讚嘆的聲音，道：「這種科技，更是令人嘆爲觀止，無法可以想像！」

洛雲道：「可以說得詳細點嗎？」

花詠句問道：「你知道甚麼叫打針鷄嗎？」

洛雲道：「知道，那是一種使鷄隻加速發育的方法，但這種鷄隻對人類的身體有害。」

花詠句道：「有害無害，那是另一回事，但這種方法雖然可以使鷄隻快高長大，畢竟還是並不怎麼顯著。」

洛雲一楞，道：「要怎樣才能算是顯著？」

花詠句道：「最少，憑肉眼是無法看得見鷄隻怎樣長大的。」

洛雲皺着眉，道：「我還是不懂。」

花詠句道：「你若見識過他們的魚類急養槽，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洛雲道：「這個甚麼急養槽到底是怎樣的？」

花詠句道：「植物飛人是一種介乎植物與動物之間的生物，他們一方面需要吸收陽光來進行光合作用，而另一方面，他們也是吃肉的，尤其是喜歡吃魚。」

我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道：「難怪他們經常在海底出沒了。」

花詠句道：「他們的首領，有個很別緻的綽號，叫『骨也吃』，意思就是說他吃魚的時候，連魚骨也一併吃掉，統統都可以消化。」

我道：「其他植物飛人又怎樣？」

花詠句道：「有些完全不吃魚骨，有些只能吞掉比較細小的魚骨，但甚麼魚骨都照吞不虞的，就只有『骨也吃』這位首領而已。」

洛雲淡淡一笑，道：「首領不愧是首領，連吃魚的本領也比別人優勝。」

花詠句道：「這些植物飛人表示，地球雖然並不是一個很大的星球，但海洋面積却佔了一大半，而且盛產魚類，對他們來說，是十分適合不過的。」

洛雲道：「所以他們就在地球上逗留下來了？」

花詠句道：「這一點，我沒有問，他們也沒有特別提及。」

我道：「那個魚類急養槽，是不是可以把魚兒的生長過程加速？」

花詠句道：「對了，正是這樣。」

洛雲說道：「那算得上甚麼，在人工飼養的魚池裏，魚兒也同樣可以快速生長的。」

花詠句道：「問題是有多快。」

洛雲道：「他們養魚長大的速度又怎樣？」

花詠句問道：「一條半斤重的石斑，若要養到兩斤重，一般來說，大概需要多久？」

洛雲道：「大概一年左右罷。」

花詠句道：「但在魚類急養槽裏，只要一分鐘左右就夠了。」

「一分鐘？」洛雲驚呆的樣子簡直跡近乎滑稽，他望了望我，兩手一攤，「你聽見了沒有？」

我聳了聳肩，道：「當然聽見了，在這樣的速度下成長，那條石斑不啻就像是汽球，我們大概可以看見牠的身體不斷地在膨脹。」

花詠句不住點頭，道：「你這個比喻適當極了，那情況的確就是如此。」

洛雲挑了挑眉毛，睜大眼睛道：「這已不是甚麼科技，而是妖術。」

「不是妖術，是他們的智慧比我們地球人更高！」花詠句嚴肅地說。

洛雲還想說些甚麼，但我却阻止了他：「這一點也不必爭論了，若要研究，不妨等待到日後再說。」

洛雲蹙起了眉，半晌才道：「那隱蔽儀和大力推送機又是怎樣的？」

他接着又再問了一句：「隱蔽儀是不是可以使他們都變成隱形人？」

花詠句搖搖頭，道：「隱蔽儀不能使任何物體隱形，但却可以使任何探測儀器，包括最靈敏的雷達，也無法查察得到神秘物體的存在。」

洛雲「唔」了一聲，道：「大力推送機呢？」

花詠句道：「大力推送機，是運用一種無形無影的能量，可以把數萬噸的物體輕擧起，或者是推送到很遙遠的地方。」

我乾咳一聲，道：「藍高博士的遊艇，就是給大力推送機推離海面之上的？」

花詠句道：「不錯。」

洛雲搔着頭，花詠句所說的一切，全是不可思議之極的事，而這些事，每一件都能大大引起了他的好奇心。

我在沉思着，好一會，才對花詠句道：「藍高博士的話不錯，在那神秘物體之中，的確有很多無價之寶。」

花詠句道：「藍高博士是在酒後對人說，他發現了一個寶藏的。」

我道：「結果杜斯知道了，所以非要找尋他不可？」

花詠句道：「不錯，正是這樣。」

我却感到有點奇怪：「但縱使杜斯知道了，也不一定會相信的。」

花詠句道：「壞就壞在植物飛人曾經送了一顆鑽石給藍高博士！」

我一怔，道：「一顆怎樣的鑽石？」

洛雲道：「是不是從外太空運到地球的鑽石？」

花詠句搖搖頭，道：「不，這顆鑽石，本來就是地球上的產物，那些植物飛人也是在一個極偶然的機會下得到的。」

洛雲道：「原來是借花敬佛。」

花詠句道：「但藍高博士得到那顆鑽石，並不滿足。」

洛雲道：「是不是嫌那顆鑽石太細小了？」

花詠句搖頭不迭，道：「那鑽石最少有二十克拉，而且是全無半點瑕疵的。」

二十克拉全無半點瑕疵的鑽石！

我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

這時候，花詠句的神情好像忽然興奮起來，他眼睛射出光采，甚至連雙頰也有點發紅。

他接着說：「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鑽石的誘惑力，當然是十分巨大的，但藍高博士却是個科學家，一個眞眞正正爲了科學而生存在世的科學家。」

我明白他的意思，便道：「不錯，對於藍高博士來說，世間上最重要的並不是金錢，而是科學！」

花詠句道：「植物飛人的尖端科技，使他大開眼界，甚至使他陷入了瘋狂的境界。」

我道：「所以，他曾經被人認爲是個神經病患者。」

花詠句道：「別人根本就不瞭解他！更不瞭解海底彩虹裏的植物飛人。」

我揚了揚眉，立時道：「不但不瞭解，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存在。」

花詠句道：「世間上最瞭解藍高博士的人，只有一個。」

洛雲道：「這個人就是你？」

「不是我，我還差得太遠了。」花詠句嘆着氣，道：「最瞭解藍高博士的人，是藍深教授。」

我點點頭，道：「不錯，他們是好兄弟，感情之深厚，互相瞭解之深切，絕非旁人所能冀及。」

花詠句道：「所以，藍深教授後來也和植物飛人有所接觸了。」

洛雲說道：「我也很渴望能夠接觸植物飛人，若是能跟他們交個朋友，更是妙事。」

花詠句道：「這並不容易。」

我道：「但却也不是全然沒有機會的，我們可以到一個地方去碰碰運氣。」

洛雲的目光倏地大亮：「你是說發現島？」

我點了點頭，道：「不錯，那是藍深教授約見植物飛人的地方。」

洛雲面上立刻露出了眉飛色舞的神情，道：「對了，我們現在馬上就去！」

我凝視着他，道：「你敢肯定，一定可以找到發現島？」

洛雲道：「從海港向正東出發，包管不會錯。」

我道：「若錯了呢？」

洛雲聳肩一笑，說道：「若眞的錯了，必然是錯在運氣欠佳，例如忽然在海上遇見了一頭恐龍，或者剛好發生大海嘯等等。」

花詠句哼一聲：「說夠了沒有？」

洛雲道：「說夠了又怎樣？」

花詠句道：「若說夠了，就請馬上起程，以免躭擱寶貴的時間！」

洛雲道：「但在起程之前，你必須先打一個電話。」

花詠句一怔：「打電話給誰？」

洛雲還沒有回答，我已緊接着說：「當然是打給你的父母。」

花詠句這才一拍額角，道：「對！他們一定担心極了！」

×　×　×

黎明的大海柔和得就像是緞子。

我們在「驚奇一號」這艘遊艇上，每個人的心情都顯得旣緊張，又興奮。

我們向着東方出發，目的地就是發現島，但事實上，這個所謂發現島，本來就是一個從來都沒有人會加以特別留意的小荒島。

他們甚至沒有把握可以找得到它。

但縱然如此，我們還是毫不遲疑地出發了。

洛雲駕駛着遊艇，很沉默。

他沉默，我和花詠句更是完全默不作聲。

最想看見那道海底彩虹的人，應該是我，因爲我沒有見過。

遊艇以全速向東方駛去，這段航程雖然不遠，但我却有「耗時冗長」的感覺。

陽光閃耀，忽然刺入我的眼簾。

天氣很好，我忽然看見了一隻碟子，從海底射出，然後又再跌回海水裏。

我立刻大叫道：「洛雲！有怪事出現了！」

洛雲也在大聲叫喊：「我看見了，那是一隻很大很大的碟子！」

花詠句問道：「甚麼碟子？是不是飛碟？」

我搖搖頭，道：「雖然它是從海底飛上來的，但却不是甚麼飛碟。」

這時候，洛雲已把遊艇停下，兩眼直視着海面。

我望着他道：「到了發現島沒有？」

洛雲道：「還沒有找到，但也許他們反而已經找到我們。」

我呆了一呆，道：「你是說那些植物飛人？」

話猶未了，我忽然感到一陣輕微的搖晃，花詠句同時失聲叫道：「遊艇已離開了海面，而且還繼續徐徐向上升高！」

洛雲「啊」地一聲：「這眞是奇蹟！不可思議的奇蹟！」

花詠句道：「這是大力推送機！」

我倒抽了一口冷氣，道：「他們已在我們這艘遊艇之下！」

花詠句點頭，道：「不錯！」

我感到很興奮，但在興奮之中，却又有點莫名其妙的害怕。這種害怕的感覺，是十分奇特的，就像個第一次站到演講台上，面對着一大羣陌生的聽衆。

洛雲雖然是「狂人」，但這時候却也很沉靜，當遊艇向上升高大約十五公尺左右，他對我說：「海底彩虹就在下面！」

「下面」的意思，就是在遊艇之下。

我給他這句話提醒了，立刻走到船舷旁邊，俯首向遊艇之下望去。

這一瞬間，我面上的神情一定是相當驚訝，因爲我眞的看見了神秘的海底彩虹。雖然，我已聽過洛雲和花詠句的描述。

但我只是看了一眼，就無法再繼續逼視下去。

遊艇終於不再升高了，花詠句瞧着我，道：「你現在應該知道，我並不是在虛構故事了罷？」

我略爲定了定神，才道：「對於你的話，我是從來也沒有懷疑過的。」

洛雲道：「但我們現在應該怎樣？」

我道：「藍深教授跳下海的時候，好像是衣冠楚楚的，對不？」

洛雲道：「美美的確那樣說。」

我道：「美美會不會說謊？」

洛雲道：「她就算不老實，也沒有說這個謊的必要。」

「我唔」了一聲，道：「不錯，所以我們也不妨依樣葫蘆，就此往大海裏直跳可也。」

洛雲眉頭一皺：「這是笨法子。」

我笑道：「你有聰明的法子嗎？」

洛雲一楞，接着却只能苦笑一下，搖頭道：「沒有。」

我一挺衣襟，把身子站得筆直：「旣然這樣，還等甚麼？」

花詠句忽然揚了一下手，道：「你們甚麼法子都不必用，升降機來了。」

「升降機？」洛雲一怔，「怎樣的升降機？」

這時候，我已看見了一架式樣很別緻，製造材料更別緻的升降機。

那是玻璃一般的升降機。

星際裏的奇遇

玻璃一般的升降機看來很像玻璃，但却不是用玻璃造成的。

有些玻璃很堅硬，就連子彈也射不進去。

有些玻璃很脆弱，只要受到輕微震蕩，就會片片碎裂。有些玻璃不耐高溫，有些玻璃表面粗糙有如砂石。

但這升降機一踩進去，脚底下就只有一種軟綿綿的感覺。它彷彿是一張床，一張舒適柔軟的彈簧床。

我和洛雲索性坐在這架古怪的升降機裏。花詠句却很固執，雖然身子左搖右擺，但却還是儘量站立着。

我忍不住問了一聲：「這是甚麼材料造的？」

花詠句翻了翻眼，道：「誰知道？」

我聳了聳肩，道：「也許根本不是地球上的材料。」

洛雲道：「它最大的缺點，就是速度太慢。」

不到一會，這透明的升降機已潛入海水裏。

× × ×

說來慚愧，當我進入那座卄降機之際，居然沒有留意到機門是怎樣關上的。

直至它載着我們潛入海裏的時候，我又看見了那道海底彩虹。

但它的光芒，似乎已在迅速地減弱。

等到它不再刺眼之際，我們終於可以看見，在彩虹背後的是甚麼東西了。

那是一艘潛艇不像潛艇，飛船不像飛船的古怪物體。它的體積，大概等於一條巨大藍鯨的三倍左右。

「這就是植物飛人的海底航行工具！」花詠句忽然興奮地說。

洛雲却問：「這架升降機好像完全沒有吊纜，它是怎樣操作運行的？」

花詠句道：「它有吊纜，但却是隱形的。」

「隱形的吊纜？」我也不禁爲之呆了一呆。

花詠句緩緩地點了點頭，道：「它就像是電波，憑肉眼是看不見的。」

我不敢再問下去，因爲連肉眼都看不見的東西，也許就只有專家才配去進一步研究。

那神秘物體不但能發出海底彩虹，不但可以發出無窮無盡的巨大力量，而且還有無數神秘啞謎依附在它的身上。

神秘物體有一個洞，可以讓這透明的升降機一直沉下去。洞內很黑暗，所以我又沒看見升降機門是怎樣打開的。

這個洞是在水裏的，升降機門一旦打開，應該一定會湧入大量的海水。

可是，升降機門打開之後，却連半點海水也沒有湧進來。

忽然間，我發覺附近的環境變了。

「海裏空間！」花詠句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目注着我和洛雲，道：「你們現在相信沒有？這就是他們用海水空間分隔器所製造出來的效果！」

花詠句沒有說謊。

我和洛雲仰首望去，可以看見在頭頂之上，全是海水，但距離我們却最少有三十公尺。應該有海水的地方，忽然間變得通通爽爽，就像是一下子給水泵抽走了。

但這裏本來就是海！

在汪洋大海裏，居然可以「騰出一個空間來」，而且還好像只是用很簡單的方法，就做到了。

幸好我沒有神經衰弱，否則可能會給這種怪異的情況嚇得昏倒過去。

我和洛雲都不是智識貧乏得可憐的人

，但在這時候，我們臉上的神情，就像是原始人跑進了美國太空總署的基地。

就在我們爲之目瞪口呆的時候，一個熟悉的聲音在我們的耳邊响起。

「你們總算來得及時，也幸虧我發現了驚奇一號這一花生殼。」

這是藍深教授的聲音，而在他的口裏，設備先進齊全的驚奇一號，已變成了一隻微不足道的「花生殼」。

洛雲沒有生氣，他還自嘲地說：「若跟這東西相比，驚奇一號簡直連花生殼也不如。」

在他說話的時候，四周的光綫漸漸明亮，明亮而且柔和。

「我們這東西叫『地球一號』。」就在這時候，有人用字正腔圓的京片子插嘴回答。

我和洛雲都驚異極了，這是不是「植物飛人」的聲音？

接着我們看見，在藍深教授的背後，出現了一個怪物。這怪物有點像一棵樹，但背上却長着一對透明如蟬翼般的翅膀。

這怪物是有兩隻手的，但顏色青青綠綠，手指看來更是嫩滑得有如剝了殼的蝦肉一般。

只不過蝦肉是白色或者是米黃色的，而這一對手，却是青翠有如植物的嫩芽。

花詠句忽然立正，做了一個軍人敬禮的姿勢：「骨先生，您好！」

「骨先生？」洛雲一楞，「這位就是骨也吃先生？」

那怪物似乎已在向我微笑。

他是有臉孔的，但眼耳口鼻都擠在很接近的地方，看來不怎麼像地球人，但他能夠發出微笑，這種表情却又是人類的「專利權」。

在地球上，除了猩猩似乎懂得了一笑之外，其他所有動物是不會笑的。

我望着那怪物，接着自我介紹：「在下龍乘風，是花先生的好朋友。」

那怪物哈哈一笑：「原來是星際作者，久仰！久仰！我本來的名字是戴斯亮華特，但叫骨也吃也無不可，而且還很貼切，很動聽。」

我陡地一呆：「骨先生，我只是個小小的稿匠，怎會變成甚麼星際作者了？」

骨也吃又是呵呵一笑，道：「難道你已忘記了葉能？忘記了豉油和濕濕嗎？」

我一聽得骨也吃這樣講，心中陡地爲之震動不已：「你怎會知道那件事？」

骨也吃笑道：「地球固然細小，其他星球與星球之間的距離，也不一定是極其遙遠的，就以我們的祖家來說，我們的星球和豉油的星球，兩者相距只有三十九萬公里，若以我們的計算方法，那只不過是零點五九八但之而已。」

我「哦」一聲，雖然對「但之」這兩個字完全陌生，但總算還可以明白，那是他們星球上用來計算遠近的度量衡名辭。

骨也吃又說：「豉油的星球很不錯，他們的科技也很發達，但若和我們的綠色星球相比，却最少落後了五百年以上。」

我乾咳一聲，忽然有點尷尬的感覺：「若拿地球的科技跟你們相比，豈不是相差得更遠了？」

骨也吃道：「不錯。」

我道：「你們若要佔領地球，是不是易如反掌的事？」

骨也吃道：「我們不侵略，就算要侵略，也不會稀罕地球。」

我道：「地球是很美麗的，而且有大量的魚類。」

骨也吃道：「我們的星球更美麗，唯一較少的，就是魚。」

我道：「這不是很遺憾嗎？」

骨也吃道：「我們感到最遺憾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仍然無法戰勝時間。」

「時間？」我深深地吸了口氣。

「不錯，天下間最難戰勝，也許根本無法可以戰勝，也無人可以戰勝的，就是時間。」骨也吃道：「時間永遠存在，但却永遠不可能停留一分一秒，它比宇宙間最無情的人還更無情。」

我嘆了口氣，道：「所以，自亙古以來，人都夢想得到的長生不老藥，直到現在還是沒有面世。」

骨也吃道：「能使衰老過程放緩，那已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洛雲目光一閃，道：「你們已在這方面研究成功了？」

骨也吃道：「不算成功，但也不算失敗。」

洛雲道：「爲甚麼？」

骨也吃道：「我們的科學家可以使我們的壽命增加一倍，而且活得比從前健康，更富生命活力，但我們還是無法突破時間的枷鎖，也無法用任何形式的枷鎖來鎖住時間。」

我們聽到這裏，都沉默下來。

藍深教授忽然問花詠句：「你不是去了非洲嗎？」

花詠句道：「在地球人來說，從這裏去一趟非洲，似乎是很遙遠的途程。」

骨也吃笑道：「但若使用我們的交通工具，前往非洲只不過是幾分鐘之內的事情。」

「幾分鐘就可以了？」洛雲吃一驚。

骨也吃淡淡一笑，道：「你們地球人的交通工具，最快的是不是火箭？」

洛雲怔了一怔，道：「好像是的，但我們暫時還沒有把它當作是交通工具。」

骨也吃道：「把火箭當作公共汽車使用，這是遲早間的事情，但無論怎樣，你們現階段的火箭，簡直慢得就像是在泥土上爬行着的蝸牛。」

洛雲瞪目結舌，作聲不得。

藍深教授望着我們，道：「你們來得很及時，骨也吃很快就要走了。」

「回到他們的綠色星球去？」花詠句問。

藍深教授點點頭，道：「不錯，這裏並不是他們的家，他們來到地球，只是要找尋一件失物。」

我心中一凜，盯着骨也吃道：「你們以前曾經到過地球？」

骨也吃道：「不錯，那時候你們的曾祖父還沒有出世。」

我陡地一呆：「這麼久了？」

骨也吃道：「對你們地球人來說，應該是在三百五十年前，那時候，我們曾經有一艘飛行船在東非降落。」

我道：「爲甚麼揀那地方降落？」

骨也吃道：「我們降落在那裏，因爲那裏有一座很美麗的湖，湖裏又有很多大魚。」

我道：「你們來地球旅行？」

骨也吃道：「我們的目的地，並不是地球，甚至連中途站也不是。」

我道：「既然這樣，爲何又來了？」

骨也吃道：「因爲我父親一時興起，所以就來了。」

洛雲一怔：「這也算是駕臨地球的理由嗎？」

骨也吃道：「星際旅程，往往是毫無理由的，我們有一艘飛行船，甚至一直向你們最接近的太陽飛去。」

洛雲道：「飛向太陽？」

骨也吃道：「那又有甚麼稀奇了，你們地球人也不是經常爲了一點點事情，就從幾百尺高空往下直跳嗎？」

洛雲凜然道：「那可是愚昧的自殺行爲。」

骨也吃道：「你們的人類懂得自殺，我們的人類也同樣會這樣做。」

我嘆道：「這是可怕的悲劇。」

骨也吃道：「但我父親來到這個地球，却是一齣喜劇，最少，他玩得很高興，所以居然連冰碗遺掉了都不知道。」

「冰碗？是不是屬於嬰兒的那個大碗？」我乾嚥了一口口水。

骨也吃道：「不是那一種。」

花詠句望着我道：「嬰兒的大碗，是屬於另外一個星球的產物，在那星球上的人類，就像是神話裏的大人國，他們的眼睛，差不多就有我們的頭顱那麼巨大。」

我皺着眉，對洛雲說：「美美看見的大足趾，莫不是真的？」

洛雲聳肩一笑，望住藍深教授。

藍深教授「唔」一聲，道：「大足趾是眞的，那是骨也吃先生所擁有的標本，他本來把這大足趾送了給我，但我後來考慮清楚，還是沒有接受下來。」

洛雲道：「爲甚麼？」

藍深教授道：「這種巨大的足趾，會爲我帶來很大的煩惱，甚至會引起地球人類的震驚。」

洛雲道：「但事實的確有這種巨大的異星人，我們爲甚麼要埋首沙堆，把自己當作是駝鳥？」

藍深教授道：「你的指責也許很對，但我已把足趾交還給骨先生了。」

洛雲道：「能不能再討回來？」

藍深教授搖搖頭，道：「我不會這樣做，我從來都不是個反反覆覆的人。」

洛雲道：「若我想討取一隻這樣的大足趾，可以嗎？」

骨也吃立刻說：「不可以。」

洛雲道：「是不是認爲我沒有資格向你們討取紀念品？」

骨也吃道：「你要紀念品，那是沒有問題的，但那種巨大的足趾，我已決定不讓它留在地球上。」

洛雲道：「但那些具有生命的碗又怎樣？」

骨也吃道：「你的話有點混淆了，碗就是碗，它本身並沒有生命，只不過有另一種形態的生命體，混溶在碗內而已。」

洛雲聽得爲之發楞，半晌才道：「這又是怎樣的生物？」

骨也吃道：「這種生物，原本也是人類的一份子。」

洛雲目光閃動道：「那一種人類？」

骨也吃道：「不是地球上的人類。」

洛雲又是一呆，繼而嘆道：「想不到人類也有這許多種。」

骨也吃道：「我們也是人類的一種，只不過我們有一半是屬於植物和昆蟲的混合品。」

洛雲嘆了口氣，道：「既是人，又是植物和昆蟲，這種超級生命的形態，也可算是複雜得很。」

骨也吃也彷彿嘆了口氣，道：「但在宇宙某些更超級的生物眼中，我們只不過是很單簡的生物，就像是你們眼裏的變形蟲，變來變去也不外乎是那副樣子。」

我不禁慨嘆一聲：「人的生命，本來就是這樣有趣，也是這樣渺小和可憐。」

骨也吃又道：「我們這一次來到地球，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找回我父親當年遺留在地球的冰碗。」

我心中陡地一動：「那冰碗是不是會發出金色光芒的？」

骨也吃道：「不錯。」

我倏地目光一轉，盯着花詠句：「你在東非那座乾涸的湖底，不是找到了一塊會發光的泥團嗎？」

花詠句點點頭，道：「不錯。」

我道：「那泥團裏的是甚麼東西？」

花詠句苦笑道：「我怎知道？」

我心中陡地一動：「是杜斯的手下搶走了？」

花詠句苦澀地一笑，道：「不錯，他們還殺了巴爾貝。」

骨也吃道：「你們地球人太貪婪了，爲了要得到一個根本不知裏面有甚麼寶物的『寶藏』，就不擇手段去偷、搶，甚至是殺人。」

洛雲道：「但也不是每個地球人都這樣貪婪的。」

骨也吃道：「我知道，有些地球人十分偉大，他們不但不貪婪，而且還具有捨己救人的精神，但這種人却太少了，在比例上實在少得太可憐。」

洛雲道：「杜斯眞的得到了冰碗？」

骨也吃道：「是的。」

洛雲道：「那冰碗對你來說，眞的那麼重要嗎？」

骨也吃道：「那冰碗是我母親送給父親的禮物，而且也是一件很罕有的寶貝，它本身可以發光，更代表着我母親整個家族的最高權力。」

洛雲道：「那冰碗是用甚麼質料造成的？」

骨也吃道：「金中有冰，冰中有强烈的發光體。」

「强烈發光體？」我不禁爲之怔住，「那到底是甚麼東西？」

骨也吃道：「這種發光體，是我們星球上一位科學家精心研製而成的，它除了可以發光之外，還具有二百多種特殊的功能，即使是我們的星球上，也可算是十分超卓的科技產品。」

我道：「既然是這樣重要而又先進的產品，爲甚麼要用冰和金將之封住？」

骨也吃道：「正因爲它的設計太先進了，所以它本身已變成了一種極度危險的物品。」

我道：「危險在甚麼地方？」

骨也吃道：「在這個發光體裏，藏有着一副極小型的東西，它有點像你們現在才大力發展的電腦，但却比你們的電腦先進得多，我們稱之爲『星滅』。」

我道：「何以叫它做星滅？」

骨也吃道：「在這個小東西裏所儲藏的武器方程式，倘若由我們的科技和人力物力全力推展，一旦到了可以全部實現的時候，這些武器可以在極短暫的時間內，使一個比冥王星還大一千倍的星球，完全化爲灰燼。」

洛雲聽得爲之咋舌：「這麼厲害？」

骨也吃道：「在你們地球科學家的眼中，銀河系的範圍是極其遼闊的，但這武器若發揮了全部的威力，極可能會使整個銀河系變成一個太空黑洞，連一顆隕石也不再存在！」

花詠句也不禁聽得面如土色，顫聲道：「那冰碗眞的那麼可怕？」

骨也吃道：「所以，我們已決定要毀了它，使它永遠不再存在。」

我大力點頭，道：「這決定很好，我絕對贊成。」

花詠句苦着臉，道：「難怪藍高博士要我到比斑特湖找尋肺魚和一件不知名的寶物了，可是，這冰碗却又給杜斯的人搶走，眞是倒霉！」

骨也吃道：「但現在，倒霉的人却是杜斯兄弟。」

我一怔：「爲甚麼？」

骨也吃道：「首先，你們必須明白我們是神通廣大的高級生物，最少比你們地球人高級得多，請不要認爲我正在大放厥詞，我是用極客觀的眼光來這樣說的。」

洛雲嘆了口氣，道：「這一點，我們無法否認。」

骨也吃道：「所以，我們若要對付你們地球上任何一個人，以至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易如反掌的事。」

我們這幾個「地球人」互望了一眼，臉色都是有點不自然。

骨也吃接着道：「像杜斯那樣的歹徒，在地球上也許可以呼風喚雨，瞞天過海，但在我們的眼中，他的犯罪手法，簡直是幼稚得可笑。」我吸了口氣，道：「你是說，你們已把冰碗取回來了？」

骨也吃道：「冰碗固然是取回來了，杜斯也已成爲我們的俘虜。」

洛雲道：「你把杜斯擄走，又有何用呢？」

骨也吃道：「帶回到我們的綠色星球去，作爲研究之用。」

洛雲一怔：「研究甚麼？」

骨也吃道：「看看人類的智慧，爲甚麼會這樣差勁。」

洛雲苦笑了一下，忽然道：「你怎會懂得我們人類的語言？」

骨也吃道：「我父親以前到過地球，他來的時候連一句地球人的說話也不懂，但走的時候已精通十數種語言。」

洛雲又問道：「你認爲人類的語言怎樣？」

骨也吃道：「糟不堪言。」

洛雲一呆，道：「何以這樣糟？」

骨也吃道：「像你們這麼一點兒大小的星球，就算有兩種語言，也嫌太多了，可是，你們的語言，却有千千百百種，既複雜又多餘，甚至有些只有幾百人的部族，也擁有獨一無二的一套方言，嘿嘿，眞是多餘之極。」

我嘆了一聲，道：「所以地球人類就像是數百種不同類型的螞蟻擠在一角，總是你咬我我咬你，大家拚個你死我活。」

骨也吃道：「今天我很高興能認識你們幾位，但我們很快就要離開地球了。」

我道：「但以你們的科技，是隨時隨地都可以再回來的。」

骨也吃道：「也許是的，我希望在一百年之內，有機會再來一次。」

洛雲道：「但一百年之後，我已很老很老了。」

藍深教授道：「老不成問題，最重要的，是你是否仍然能夠活着？」

洛雲笑道：「只要不死，我可以活到一百八十歲。」

骨也吃道：「這些事，一百年後再說吧，現在請進來參觀好了。」

× × ×

「植物飛人」到底是怎樣的一種人？直到我們離開那種神秘物體之後，我們所知道的還是很少很少。

人類所認識的一切，實在是太貧乏了，我們無論對過去，現在以至將來的事情，都無法完全瞭解。

在遠古時代，地球上所發生的事情，我們只能憑着若干蛛絲馬跡來加以推斷。

到了現在，人類連海洋最深處的眞正面貌，也無法查探得清清楚楚，更遑論地心與高不可攀的外太空世界了。

說到將來，人類甚至無法預知明天的事！但我們却自稱爲「萬物之靈」！

到了中午時份，我們又置身在「驚奇一號」之上。

花詠句忽然對我說：「你想不想去他們的綠色星球？」

我望住他，反問一句：「你呢？」

花詠句搖搖頭，道：「不想。」

我有點詫異，因爲他是個比洛雲還更好奇的人。

他乾笑一聲，接道：「在星際世界裏，我只能算是一個幼稚園學生，倘若跑到人家的大學府去，又怎吃得消？」

我道：「你似乎不像這樣自卑的。」

洛雲忽然插口問：「那些碗裏的生命又怎樣了？」

花詠句道：「骨也吃曾經對我這樣說：『碗裏的生命，將會跟隨着我們返回綠色星球。』」

洛雲一楞：「可以嗎？」

花詠句道：「他們自有聯繫的辦法，也自有離開大碗的能力。」

洛雲道：「但這些溶合在碗裏的生命，似乎不懂喝酒。」

花詠句道：「所以，把酒斟在碗裏，是一種殘忍的行爲。」

我淡淡一笑，悠閒地坐在一張安樂椅上，爲自己斟滿了一杯白蘭地。

請注意：是一杯，不是一碗。（完）

間諜毀滅爭霸戰

羅唐納・文

血洗寶石樓

李巴蒙被汽車撞倒昏迷，覺醒之後，跌進粉紅色的迷陣，跟以色列美人發生狂戀，但他很清醒，知道只要他沒有利用價值，他就死在石榴裙下。

以色列最豪華的一座大厦，叫做寶石樓，「聖戰組織」揚言要破壞它，「鬼兵」從天而降，美國特務迎戰，始終無法避免血洗寶石樓的災禍，兩帮特務頭子決鬥，各出奇謀，眞是驚心動魄！

艷光四射的嘉芙蓮

這一宗奇案發生在耶路撒冷。

它是以色列的首都，兩年來，這裏一直都是充滿了陰謀詭計的地方，每一條街都染上了血。

靠近深夜，大街小巷，好像睡熟似的，非常幽靜，偶然有一兩個人從酒吧走出來，穿過橫街，走到大路那邊，這種人如果不是醉酒，就是忘記了自己的傢伙。

李巴蒙就是這種人，他覺得有點醉，其實已是酩酊大醉了，他沿着馬路的一邊走，但却沒有走上行人路。

突然，他看見一陣强光在眼前閃動，一個黑影凌空而下，就像是惡魔。

他被一輛深藍色的汽車撞倒，失去了知覺。

如果他沒有覺醒，那就是離開塵世了，但他竟然覺醒過來，那是甚麼地方呢？他睜開眼睛的第一眼，就覺得困惑。

他似乎躺在一個棋盤上面，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世界上有那麼大的棋盤，因此，他以爲自己仍在夢中。

頭很痛，那種痛楚使他覺得不像是做夢。

他忍着痛楚站起來。



左邊的小門忽然打開，有一個美得像天仙似的女人走出來，臉露笑容，說：「艾加，我以爲你死了，你沒有死，眞是奇蹟！」

「我似乎給汽車撞倒，頭顱裂開，怎料我仍然活着，這確是一件奇事，不過，我必須糾正，我並非艾加。」

她有點緊張，說：「那麼，你到底是誰呢？」

「我叫做李巴蒙，是美國的遊客。」

她說：「眞是奇怪了，你的樣子跟艾加完全相同。」

他想了想，說：「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兩個臉孔完全相同的。」

「就算你是李巴蒙吧！請你等一等，我把一張照片送給你看。」

說完這一句，她轉身走開。

過了一會，她再回來，扭亮了菊花燈，整個客廳吐亮，他然後知道他以爲是棋盤的東西，就是地上瓷磚的圖案。

他接過她送過來的一張照片，只是看了一眼，失聲喊道：「這是不可能的，他跟我眞的完全相同。」

她湊前一點，說：「李巴蒙，你以爲他是誰呢？」

「他是你們準備撞死的人！」李巴蒙冷靜的說。

她甜甜一笑，說：「你很聰明！」

「過獎了。」

「你還沒有問我的姓名呢！」

李巴蒙說：「現在問你仍未爲遲。」

她有點興奮，說：「我很高興認識你，我喚做嘉芙蓮，如果你逐漸復元，我想請你喝酒。」

她笑得更甜了，簡直是蓄意誘惑。

李巴蒙伸手摸摸自己的頭，說：「我的頭逐漸減少痛楚了，我相信喝了一杯酒之後，它就不再痛，不過，我隱約的覺得，這個地方危機四伏，希望你對我講句眞心話，爲甚麼你們要殺艾加呢？」

「這件事情跟你完全無關，你不必追究。」

「不，艾加跟我雖然沒有半點關係，因爲我很像他，如果你們明白眞相，放過了我，另外一帮人想殺艾加，我豈不是始終要死？」

嘉芙蓮嫣然一笑，說：「我們到餐廳喝酒再談吧！」

李巴蒙任由她擺佈，喝酒吃餐，若無其事。

她忽然說：「李巴蒙，難道現時你一點也不担心嗎？」

「我遲早必死，故此不再担心。」

「李巴蒙，我有一個很好的主意，希望你接納，最好你留在這個地方，讓艾加死了，你然後走到機場搭飛機回到美國去。你的意思怎樣呢？」

「我有更好的主意，如果你相信我效忠於你，殺了艾加之後，不妨讓我做另外一個艾加，對你一定有很大帮助，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呢？」她急於追問。

「嘉芙蓮，你的嬌軀無處不美，我甚麼也不想，只是想獲得你。」

「好的，那麼我們正式交換條件好了，我把你鎖禁在一個非常豪華的房間裏，晚晚伴着你睡覺，你要担任艾加這個角色，不必看見他死了然後出動，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當然明白，你似乎想利用我到處闖禍，增加姓艾的麻煩，誘他找我算賬，到時你們就把他殺掉。」

「李巴蒙，你越來越聰明了，我懷疑你受過特務的訓練。」

「我沒有做過特務，想也沒有想過，不過，我喜歡看特務影片，欣賞占士邦，而且是個作家，必要時我可以跟特務周旋的。」

她忽然縱聲大笑，從他的眼睛看來，她無處不美，她的笑聲就像是音樂。

她沒有欺騙他，眞的給他住在豪華的房間裏，睡在她的身邊。

× × ×

從那天開始，李巴蒙就以貴賓的姿態出現，住在「嘉賓酒店」的最高級房間，享受一流，晚晚都是渡蜜月。

又是一晚，兩人在房間裏面纏綿了一會，嘉芙蓮緩緩的說：「李巴蒙，明天你要出動了，先讓我問你一句，萬一你喪命，我們會給你十萬美元的撫恤金，那些錢寄到甚麼地方呢？寄給誰呢？」

「我沒有太太，也沒有子女，甚至沒有親人，來到耶路撒冷，只是想發掘寫作的題材，死了算數，如果有撫恤金，全部送給你。」

「李巴蒙，我不過跟你說笑吧了，我怎樣捨得你送死呢？」

「嘉芙蓮，不要說得那麼甜蜜了，一個高級的特務，心上沒有愛情。」

「你誤會了，我不捨得你送命，並非愛你如狂，跟你一模一樣的人，他是美國派出來的特務頭子，控制十個美女，全是冷面殺手，我想你替我把她們逐個抓出來，故此，決不會讓你送死。」

李巴蒙笑了笑，說：「我非常樂意負担這個任務。」

嘉芙蓮嘆息了一聲，說：「眞是可惜，我們永遠找不到一個同志追得上艾加，就算是你，他們也永遠追不上。」

李巴蒙有點驚奇，說：「我有甚麼特色呢？」

嘉芙蓮說：「胆大心細和機警的性格，作爲一個特務，那是必須具備的條件，談不到甚麼特色，你最大的特色就是在生死邊緣，不必靠腦袋思索，仍然可以死裏逃生，前幾天用汽車撞擊，任何人都是難逃一死，不死也受重傷，你居然可以凌空飛躍，然後跌下來，照我看，當時你已經喝醉，你能夠及時閃避，純然是平時苦練各種健身運動得到的效果，能夠具有這樣快速的反射動作，沒有甚麼人做得到，就算是艾加，也不過如此。」

「嘉芙蓮，你多次提及美國的特務頭子艾加，認爲他比我强，我很不服氣，眞想見見他，你能否安排一個特殊的場合讓我跟他碰碰頭呢？」

嘉芙蓮說：「明天你就有機會看見他了。」

跟着她補充一句：「照我們估計，你置身在華都酒店的餐廳裏面，利用刀叉擺放的形狀，表示你的身份，想跟自己人接觸，我們突然衝入餐廳，施放烟霧彈，相信屆時一定有人救你，那些人就是美國特務，他們把你帶到總部去，你就會跟艾加見面。」

「你們是否想把我看做香餌，吸引大魚上釣呢？」

「艾加不是蠢人，他發覺你的相貌跟他逼肖，一定不會加害，反而好好的優待你，以後碰到危險的場合，他就派你做他的替死鬼，你是很安全的，我順便對你說，我們只是利用你偵查對方的總部究竟在甚麼地方，你失踪了二十四小時之後，自然有人把你救出來，這一場遊戲雖然驚心動魄，其實是很好玩的，李巴蒙，你一向喜歡找刺激，恐怕你不會介意吧？」

「我很喜歡做這種遊戲，相信你向我提出警告的，請你說出來。」

嘉芙蓮笑了笑，說：「對你這種人，只有一個警告，一個美女纏住你上床睡覺的時候，如果你答應就會死在床上，受過特務訓練的女人，都懂得這一招，上了床，伏在你的身上，非常熱情吻你的唇，吻你的臉，然後吻你的頸，一口咬在氣管上面，你就完了，那時你們兩人的衣服還沒有解下來。」

李巴蒙說：「這句話是很有用的，我必然緊記在心。」

潛入邪教的鬼穴

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以前只是第二流的都市，現時大不相同，黎巴嫩的首都貝魯特，有小巴黎之稱，那邊的酒店非常豪華，一場大戰，把它打殘了，到中東逛逛的遊客，全部集中在兩個地方，倘不是「開羅」，就是「耶路撒冷」。遊客多了，賺錢的機會也多，自然有人投資，因此它逐漸發展爲第一流的大都市，嘉賓酒店還比不上華都酒店那麼富麗，單是大餐廳已經有一百八十張枱，遊客雲集，這種地方，當然是特務跟自己人接觸最理想的場合，那時是正午，遊客更多，餐廳裏座無虛席，李巴蒙的座位靠近後門，預先有人霸佔，看見他走近，然後付賬離座，他的一切動作，完全依照嘉芙蓮的吩咐去做，剛剛落座，要了一份大餐，就把侍役送上來的刀叉和湯匙擺放成井形，此外，還在烟灰碟擺放兩支正在抽吸的香烟，輪流吸食，從來沒有一個人同時分別抽兩支香烟的，就算偶然有人這樣做，他也不會把刀叉橫放直放，看來有如一個井字，這種方式叫做「投石問路」，並非跟指定的人接觸，如果有人走近，不由分說，把兩支香烟同時弄熄，再把刀叉的井形陣勢弄破，隨便放置，此人就是自己人，甚麼話都可以說。

他隨意進食，跟普通的顧客一樣，他吃得津津有味，始終沒有人跟他接觸，他仍是很有耐性的等候。

半個鐘頭過後，忽然有六七個人衝入餐廳的大堂，大聲叫喊：「我們是游擊隊，只是想找我們想找的人，把他帶走，決不會傷害任何人，各位請照原來的座位坐下，切勿輕舉妄動。」

那些人穿了很普通的衣裳，不過手上有槍，在座的人不敢抗命，突然有一個人發射烟霧彈，在大堂裏面升起一層白霧，原因是軍警聞訊衝進來。

霎時間，烟霧迷漫，軍警和游擊隊都不敢開槍，顧客當中有些人拔脚飛奔，秩序大亂。忽然有人走近李巴蒙的餐枱，說：「艾加，我是蕾夢娜，快點跟我走！」

有一隻玉手搭在他的左臂上面，扯了一把，李巴蒙會意，心上一喜，趕快離座，讓她帶走。

走到戶外，他才看得出那個女人嬌小玲瓏，眼大嘴細，有點明星腔。

她的汽車就停放在餐廳附近，兩人飛奔到停車的地點，走進車廂，立刻開駛。

她對附近的街巷十分熟識，橫衝直撞，街上的人紛紛閃避，所走的路越來越窄，僅容一輛汽車駛過，最後，它停放在一間貨倉的後門，利用車上的喇叭聲，一長三短，做出應做的音响訊號，工廠的後門自動打開，汽車駛進去後，那一扇鋼門自動關閉，汽車停放在指定的地點，那是一塊鋼板，她再做一長三短的音响訊號，鋼板自動降落，迅速的把汽車駛開，鋼板升高，恢復原狀。

那地方到處黑沉沉，蕾夢娜在柔聲說：「艾加，記得這地方嗎？我和你來過三次，今天是第四次了，你有甚麼感覺？」

李巴蒙說：「這個地方使白天變成黑夜，再好也沒有了，可惜我失去了所有的記憶，令我覺得十分痛苦。」

「艾加，只要你是從前的艾加，失去了記憶也不要緊，你必然喜歡我的，因爲你說過，我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動物，亮了燈再談吧！」

黑暗中聽到她在另外一邊打開車門的微聲，跟着聽到脚步聲，他覺得她離開了那個地方。

稍停，忽然燈光吐亮，他定神一望，才發覺那輛汽車停在一個非常空洞的大堂，燈光從房間裏面透出來，使他看見她站在門口擺出模特兒的姿勢，等候他駕臨。

李巴蒙走出車廂，緩步走過去，不由分說的跟她擁吻。

蕾夢娜擺脫了他，說：「你似乎不是以前的艾加，吻的姿勢也不相同。」

李巴蒙苦笑一下，說：「我也覺得自己不是艾加，是另外一個人，我似乎患了失憶症，大概是最後那一場槍戰使我失憶，蕾夢娜，我求求你，請你帮忙我恢復記憶，做得到嗎？」

蕾夢娜嬌笑一聲，說：「你是我們的波士，你的說話就是命令，我怎會拒絕呢？喝杯酒，慢慢的談吧！只要你記得起我，我就有辦法使你恢復全部記憶。」

李巴蒙非常興奮，說：「蕾夢娜，如果我能夠做得到，永遠留在你的身邊。」

× × ×

喝了一點酒，蕾夢娜很鄭重的說：「艾加，你的目光游移不定，分分鐘都在思索，太過辛苦了，讓我帮忙你恢復記憶吧，你說過，最後的一場槍戰，使你喪失記憶，並非事實，那天進攻游擊隊的基地，有人踏中了地雷，一聲爆炸，他就血肉模糊，你被爆炸聲震撼腦袋，故此暫時失去記憶，照情形看，你並非糊言亂語，只是失憶而已，休息一兩個月，一定復元，不必担心。」

「你怎會懂得這樣清楚呢？」

「艾加，你忘記了，我沒有變成特務之前，是一個女醫生，而且做過三年的護士。」

李巴蒙笑了笑，說：「你似乎是女醫生，這些事情似乎無法使我恢復記憶，還是從頭說起吧，你是一個精明能幹的特務，艷麗如花，叫我做波士，使我受寵若驚，我是否是眞的特務頭子呢？」

「你是美國派到以色列的，並非整個地區的特務頭子，只是執行雷神任務的首腦，一共有十個美女給你差遣，我是其中之一。」

李巴蒙越來越高興，喝了一口酒，說：「雷神任務是甚麼呢？」

「近年在中東幾個地區發生暴亂，有人把炸彈放在汽車裏面，炸死幾十人，奇怪的是這一點，這種事情分別在兩個對立的國家同時發現，伊朗或伊拉克都有這種慘劇發生，受害最大的是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打到殘，放炸彈的人自稱聖戰組織，始終無法查明眞相，雷神任務就是把這個企圖破壞和平的組織徹底消滅。」

「你剛才說，我們進攻游擊隊的基地，是否聖戰組織係游擊隊的戰士呢？」

「不，凡是破壞當地治安的人，都稱做游擊隊，中東七個國家都有游擊隊，他們互相仇視，決非聖戰組織，我們進攻游擊隊，純然是因爲以色列軍火庫爆炸，死傷二百多人，你接獲密令，加入美國的中東保密局聯合作戰，跟雷神任務無關。」

「那麼，蕾夢娜，你大概沒有參加過這一項戰役，我險些炸死，你怎會知情的呢？」

「這是保密局的雷斯中校告訴我的，他跟你聯手出擊，距離你被炸的地方只有十碼，他看見你歪歪斜斜的走，不知道你走到甚麼地方。」

李巴蒙突然緊張起來，伸手抓住自己的頭髮，作沉思狀，稍停，嘆息一聲說：「我的腦筋太鈍了，苦苦的思索，始終無法想得起雷斯中校的臉孔，大概當時我的腦袋受到劇烈的震動，只是失憶，沒有受傷，我到過甚麼地方呢？還有一點，我的袋裏怎會有鈔票呢？如果沒有鈔票，我決不會走到華都大酒店的大餐廳吃餐，使我更加驚奇的是這一點，我雖然失去記憶，卻懂得利用刀叉和香烟做出秘密訊號，希望跟自己人接觸，這一連串的疑問。怎樣解釋呢？」

蕾夢娜很冷靜的說：「艾加，不要太過激動，我站在醫生的立場，給你一個滿意的解釋，你只是局部失憶，並非失去全部的記憶！」

× × ×

孤男寡女，留在一個房間裏面，很快就會變成霧水鴛鴦，當時李巴蒙的處境就是如此，蕾夢娜並非像嘉芙蓮所描寫的女人那麼殘酷，動不動就張口咬人，兩人在中午進入密室，纏到深夜，他忽然說：「這個地方眞好，除了酒，還有食物，如果我不走出去，相信留在這裏一個月也不會被人發覺，如此安排，眞是不錯，使我覺得困惑的是它太過清靜，除了你，沒有別的人，爲甚麼它這樣冷清清呢？」

「這個地方本來是準備給一些被當地政府通緝的人躲藏的，當然十分清靜，內外兩重門戶俱是自動開關的，沒有人看守，只是憑着音响可以打開，或者關閉，你已經到過幾次，還向我問長問短，我眞是不安於心，你是否需要留在這裏休養呢？抑或你想我替你報告華盛頓聯邦統計調査局，派人到這裏接你返國醫治呢？」

「不，這兩個辦法都是不妙的，我充滿了鬥志，怎能夠突然變成懦夫呢？還是依照原定計劃進行吧。」

「依照甚麼計劃？」蕾夢娜反問了一句。

「你不是告訴我，此行純粹是執行任務才派到耶路撒冷來的嗎？你還說這個任務叫做雷神，相信你懂得它是甚麼，我雖然失憶，你沒有失憶，由你代替我的位置好了，換句話說，你指揮各人按照原定的計劃去做，我變成你的助手，接受你的命令，你肯不肯這樣做呢？」

「我當然是無條件答應合作的，問題是，你沒有失去一部份記憶之前，沒有把整套計劃說出來，雖然有十個女特務經由你支配，你只是給她們一些指示，仍然沒有把整套計劃說出來，這叫我怎樣代替你執行任務呢？」

李巴蒙想了想，說：「眞是可惜，澈底消滅聖戰組織的計劃只是我一個人知道，偏就那麼古怪，我竟然失落了一部份記憶，那個計劃正是我失落記憶的一部份！這樣吧，我姑且提出一些零零碎碎的問題，希望你逐點回答，我聽了，可能得到一些靈感，憑着它打開了記憶之門。」

「好的，艾加，那你說吧，我盡力而爲。」

蕾夢娜毫不考慮的說。

「那麼，我開始提出一些問題請你解答了，我們抵達耶路撒冷多久呢？」

「大概一年多些。」

「我是否逐個分配你們的工作，從來沒有向你們講述那些工作如何拼合呢？」

「是的，所有特務頭子俱是如此，這樣做預防一個人被捕洩秘，影响大局，你也不會例外。」她很快回答。

「那麼，我派遣你幹那一種工作，大概你不會忘記吧？你可否轉告？」

「當然可以！艾加，你派我深入調査關於耶路撒冷的活動，是因爲你認爲以色列古代所遺留下來的猶太敎，已經魔氣十足，猶太敎之內還有另外一些比較神秘的邪敎，潛伏很久，你懷疑，若干含有宗敎色彩的邪敎，被人利用，參加破壞的勾當，派我調査，你之所以這樣想，可能是因爲伊朗的强人高米尼，本身就是回敎中的邪敎。」

「蕾夢娜，你的話很清楚，我的確是派你到外邊活動，似乎你還向我報告過關於邪敎活動的情形，可是，你始終無法確定你所獲悉的邪敎是否跟政治方面的活動聯結成一個整體。似乎你對我說過一個神秘的地方，它是甚麼？」

「本地人士把它稱做鬼穴。」

「你有沒有走過進去？」

「我很想單獨闖進去，你阻止我，你還說我對於應付鬼的經驗太過淺薄，如果那個地方有特殊的價值，我很想走進去，最好你跟我一起走。」

「我眞的說過這句話嗎？」



「是的，你眞的說過。」

「既然我這樣說，可能我從另一方面獲悉關於鬼穴的傳說，才想入內走走，你可否帶我到那邊看看呢？」

蕾夢娜說：「我很樂意帶你到鬼穴走走，不過，那些地方的確有些危險。」

李巴蒙說：「危險與否，不必由你決定，由我決定，我雖然失去了人事方面的記憶，搏鬥的本領，絲毫不會減弱，你放心好了，最好今晚就動身到鬼穴去，起碼要準備兩柄手槍，辦得到嗎？」

蕾夢娜說：「這個密室不單是收藏不能見光的人，還收藏手槍，起碼有十柄手槍之多，你自己揀好了。」

她打開牆上的暗格，本來是一幅畫，往左邊移動，立刻看見一排槍械，大槍細槍，式式俱備，還有子彈。

她讓他看到那些軍火，顯然是極端信任他了，他很是高興，揀了兩柄手槍，一排子彈，說：「蕾夢娜，你有沒有用慣的一柄手槍呢？」

「有的，它不在這個地方。」

她接着又再說一句：「鬼穴很暗，必須帶强光電筒。」

兩人準備一切，當晚出動，離開秘窟的時候，距離午夜還有一綫。

走進了車廂，由她駕駛。

她很熟識郊外的形勢，那晚沒有戒嚴，沒有人檢查，很容易通過公路上面本來有關卡的地方，行駛了兩個鐘頭過外，離開大路，從小路走，進入蛇形的山路，兩邊的峭壁越來越高。

過了一會，汽車停下來，蕾夢娜向他望了一眼，說：「右邊有一個山洞，似乎平平無奇，任何人走進去都看見鬼，故此稱做鬼穴，我們想去的地方就是這裏。」

「蕾夢娜，你有沒有走過進去呢？」

她說：「我們三個人一起走進去，只是我一個人活着走出來，大概他們給惡鬼吃了。」

「你也相信鬼吃人的傳說嗎？」

「並非傳說，眞有其事，照我看，今晚我們走進去，也會碰着惡鬼。」

「當時你的兩個朋友有沒有槍呢？」

「他們都有手槍，而且放了幾槍。」

「槍聲响了之後，有沒有兩隻鬼倒下來呢？」

「鬼是打不死的，怎會倒下？」

「我懷疑石洞裏面的鬼穿了避彈衣，如果我碰着它，我不會開槍。」

「沒有失憶之前，艾加是摔角的高手，如果那些惡鬼是人，存心靠嚇，他們鬥不過你。」

李巴蒙說：「我們就快走入洞穴了，讓我先走一步，最好你走在我的背後，距離十多尺，用電筒照射。」

蕾夢娜點了點頭。

汽車停在洞口附近，兩人入洞，最初的一段路，蕾夢娜走在前面，因爲他不識路，到了上次她見鬼的地方，她就退後，讓他在前面走。

看來風平浪靜。

兩人依照原定計劃走動，闖入洞中最深邃的一處，改由他在前面走，只是走了十多步，一陣鬼哭之聲，忽遠忽近，同時看見洞裏出現微光，前面鬼影幢幢。

蕾夢娜雖然是很出色的特務，看見鬼就脚軟，李巴蒙從她手中接過一柄强光電筒，另外一隻手握着手槍，向前行走，很快就把她拋在背後。

他有一個預感，覺得那個地方隨時有些似人又似鬼的傢伙一躍而起，向他偷襲，故此他早有防備，步步爲營。

果然不出所料，他只是走了十多步，忽然有一個黑影飛躍出來，向他襲擊，伸出一雙鐵臂，好像想抓他一把。

他閃在一邊，扭着强光電筒照射，才發覺到那個黑影是一個又高又瘦的人，十隻手指變成鋼爪，假如他被鋼爪抓了一把，不單是皮破血流那麼簡單，可能會因此喪命。

他認爲洞穴之內有這種可怖的動物，一定不止一個，基於自衞的本能，他扳動槍機。

那種手槍的槍管比較短，裝上了滅聲器，它的長度增加了許多，看來就跟普通手槍的長度相同，由於它有滅聲器裝置，不會發生太大的聲浪，因此之故，他放心用它出擊。

反過來說，假如發射子彈的聲浪太响，就有可能驚動洞穴之內其他敵人，聯手向他作戰。

他的估計相當準確，槍聲連續作響了三次，企圖襲擊他的傢伙倒下來，可是，另有幾個黑影分別包圍他，即使他有一柄手槍也沒法應付前後左右的敵人，幸而他的腰間另有一柄手槍，用它發射，另一方面，尾隨着他走動的蕾夢娜也拔槍射擊，五個敵人先後倒下來，然後才解决他的災難。

就在這時，他發覺有一個人伏在地上爬行，爬行的方向並非對着他走動，而是背着他走，顯然不是想襲擊他了，他以爲這傢伙必然是受了傷，盡快走回自己的巢穴。

那時蕾夢娜已經走到李巴蒙的身邊，他沉住氣說：「妳看見的，襲擊我的傢伙只是鬼鬼祟祟，他們是人，跟我和你的型格相似，决不是鬼，其中有一個人受了傷，打算爬到巢穴，召喚救兵，我們必須立刻作出决定，究竟追入他的巢穴好呢？抑或趕快轉身走出洞外呢？我實在拿不定主意，希望妳决定怎樣做，因爲我已經退位，把你當做波士。」

蕾夢娜聽了這一句，毫不考慮的說：「難得發現一條綫索，還是追踪搜索他們的巢穴好些。」

「好！」他很愉快的說。

有了他的鼓勵，蕾夢娜興奮了許多，她的自信心也恢復過來。

兩個人緊隨在後面受傷的人，看見他走近洞內石壁的旁邊。

那一柄强光電筒是特製的，尾後裝上了一塊鉛，必要時可以作爲武器，電筒的前面吐出光亮之處，又可以調節光的明亮，如果它的光綫收細，只是照射前面三呎之遙，憑着這種有利條件，受傷的人只知向前爬行，沒有覺察背後有人跟踪。

其實那柄電筒還有另外一種用途的，她沒有說出來。

受傷的人可能是身受重傷了，這種人不怕死，他忍受劇痛逐步接近秘窟的入口，無非想把敵人攻入鬼穴的消息通知同族的戰士，要是他能夠達到目的，必有一番劇戰，這一層道理十分顯淺，李巴蒙當然看得出來。

他提高警惕，緊隨在後，只見受傷的戰士爬到洞壁的某一處，伸手摸摸它，地面忽然有一塊方形的大石，自動移開，露出幾級石級。

這傢伙只有力量爬下第一級石級就滾下去，李巴蒙担心那塊石自動關閉，趕快抓了她一把，先後走下石級。

出乎意外的在秘窟之內透着綠色的光，雖然光綫不夠明亮，仍然可以看見許多副銅棺，很有次序的排列在大堂之內，反而滾下去的人，踪影全無。

他倆只是走完了二十級石階，頂上的石門已經自動關閉。

那塊石門起碼有三千磅重，兩三個彪形大漢也沒法移動它，顯然是現代化的機關裝置了，叫做鬼穴，却又有機關裝置，那個地方是不尋常的，李巴蒙沒有甚麼反應，蕾夢娜却是手心裏面揑一把汗。

他非常勇敢，沒有注意到石門關閉之後的形勢對他們極端不利，只是往前走，他急於看看銅棺裏面有些甚麼。

他走近了些，便即發覺所有銅棺都是沒有棺蓋的，似乎棺內有些東西移動。

能夠躺在棺內的東西，首先他想起的就是殭屍，其次，他想到了傳說中的鬼。

雖然活人也可以躺在棺內，把它看做一張床，那天他們兩人只是偶然闖進來，並非蓄意挑戰，即使有戰士，那些人也不必整天躺在棺裏，因此李巴蒙認爲棺裏能夠移動的東西並非有血有肉的人。

如果那些東西是殭屍，那就更加可怖了！

儘管他的腦海中思潮起伏，他的脚步仍是緩緩的移動，走近銅棺。

她已經忍受不住如潮的恐怖鏡頭，此起彼伏，逐漸失去了控制力，緊緊的靠近他，還有輕微的喘息。

她突然驚呼了一聲。

李巴蒙定神一望，在她左邊的一副銅棺有一個人坐起來，渾身灰黑色，那張臉孔完全沒有血色，就像是泥土的顏色，一眼望去，直覺到它是殭屍。

在她右邊的銅棺也有一個人形的怪物坐起來，一看再看，較遠之處所有銅棺都有怪物坐起來，而且很快它就變成站立的姿勢。

照情形看，它能夠站起來，必然可以跳出銅棺之外。

他想看得更清楚些，索性把强光電筒的光亮程度弄得更强，對準最爲接近蕾夢娜的一個怪物照射。

在强光照映之下，這傢伙毫無反應，睜大一雙眼。

任何人的眼睛如果被那强烈的光綫投射，頻頻霎動，沒法睜開，此外，那個怪物的臉孔又瘦又硬，肌肉變乾，呈現泥黃色，這種形象也是一般活人不會出現的，假如被它抓住，很難擺脫。

不管他怎樣想，他拔槍射擊之後，情况更糟，看來好像人的怪物，由棺中一躍而出，向他們兩個伸手攫奪，幸而他眼明手快，一掌推開蕾夢娜，自己也閃在一邊，才避得過對方的偷襲。

那個怪物顯然中了槍，身上流血，居然有本領出擊，煞是可怖。

爲了勇救佳人，他不顧一切的衝過去，凌空飛躍，雙脚齊出，向這傢伙兜心撞擊，踢出一個較剪形的穿心腿來。

這種攻勢異常猛烈，怪物給他踢中，倒在地上，他乘機衝前兩步，抓住蕾夢娜的右臂向銅棺以外的地方走避。

他百忙中想出一句話去安慰她，說：「蕾夢娜，不必驚慌，你看見的，我飛脚踢倒一個怪物，把你救出來，如果他們不怕手槍，怕的是拳打脚踢，我仍然有把握擊倒他。」

她怯怯的說：「單是這個大堂，起碼一百具銅棺，每一個銅棺都有一個怪物躺着，他們全部站起來，遲早向我們展開大包圍，你怎能把他們逐個殺退呢？」

李巴蒙說：「我不必把他們逐個殺退，沿着石梯走到高處，托起石門，就可以逃出秘窟之外。」

園林別墅變成了戰場

既然兩人因爲追踪受傷的人，從秘窟的入口走下石級，才發生惡鬥，如果他們能夠走上石級，托起石門，就會安然離去，問題在這裏，那一塊石門重千磅過外，僅憑一雙手，怎能把他托起來呢？李巴蒙自己也懂得自己無法辦得到，隨口說，只是想安慰她，相當奇怪，蕾蒙娜聽了，忽然縱聲大笑，很興奮的說：「我太蠢了，竟然想不起怎樣逃生！」

兩人只有機會談了幾句，怪物已經紛紛從銅棺爬出來，逐步推進，伸出一雙手，有如傳說中的殭屍。

蕾夢娜不服氣，閃電般拔槍射擊，子彈射光了，起碼有四個怪物中槍，他們只是晃了一晃，繼續前進。

她吃驚地說：「他們有血流出來，那些血還是紅色的！」

眼見怪物逐步走近，李巴蒙叫她把電筒的光亮向他們照射，使他不會失去攻擊的目標，她依照他的吩咐去做，强光所到之處，就看見李巴蒙的一雙脚連環出擊，走在前面的幾個怪物應聲倒下來，稍爲掙扎，便即站起來，似乎沒有因此受傷，此外，更多的怪物從後面走到前面來，二三十頭怪物展開大包圍，李巴蒙也感到無法應付，向她望了一眼，很痛苦的說：「蕾夢娜，我們完了！」

蕾夢娜很冷靜的說：「不，我們仍有機會死裏逃生。」

李巴蒙有點詫異，說道：「怎樣逃生呢？」

「艾加，你忘記了，就憑着這一柄强光電筒已經可以逃生。」

她把强光電筒送過來，他順手接住，實在不知道怎樣利用它逃生，說：「蕾夢娜，你沒有失去記憶，快些利用這支電筒逃生吧！」

李巴蒙把電筒交回她，忽然有一個黑影迎臉撲來，他把自己的身體向地面倒下，同時飛出右脚來，這一脚剛剛把一個怪物踢得凌空飛起，他剛剛站起來，順勢踢出左脚，這個掃腰腿又把另外一頭怪物殺退。

那時蕾蒙娜已經接過電筒，沿着石級向上連走幾步，把電筒裏面的暗掣按動，它立刻變成秘密武器，不再發射普通的光亮，所發射的是激光。

耀眼的白色激光，有如閃電，就像是用餐刀切開蛋糕一樣，在石門上面割出一塊石，有如井口那麼大小。

她大聲叫喊：「艾加，趕快滾開！」

他剛剛滾開，被割裂的石頭從石級高處滾下來，撞倒了十多個怪物，李巴蒙看在眼裏，喜出望外，趕快衝上去。

那一支電筒僅有的力量化爲激光，不能夠持久，很快就沒有激光射出來，也沒有任何一種光亮發射，不過，找到了秘密的出口，就算在黑暗中摸索，兩人仍可逃出生天。

鬼穴分上下兩層，在秘窟裏面雖然有許多怪物，隨時出擊，地面的一層只有幾個守[illegible]們早已被李巴蒙槍殺，因此兩人走上地面，[illegible]可以從石洞很順利的逃走，置身於鬼穴之外。

兩人尋回了汽車，由她駕駛，進入市區，回到貨倉，進入香巢，兩人然後鬆一口氣。

李巴蒙有點激動，說：「蕾夢娜，雖然我們死裏逃生，值得慶幸，可是，到了生死關頭，我仍然沒法恢復記憶，忘記了那柄電筒能夠發射激光，這使我十分痛苦，請你細心看看，我究竟是否你說的艾加呢？」

蕾夢娜說：「艾加，你眞是傻得厲害，世界上怎會有兩個臉孔完全相同的人？只是這一點，已經使我相信你是我心愛的艾加，還有一點，普通的殺手，只是懂得凌空飛躍，踢出一條腿來，只有艾加能夠在空中放橫了身子，兩條腿同時撐出去，不必多疑，你百份之百是艾加。」

她的解釋十分正確，論理他應該深信不疑，可是，另外一個女人的艷影，忽然在腦海飄過，想起了嘉芙蓮，他就覺得自己並非艾加，是另外一個人，這個人叫做李巴蒙。

忽然有一個主意在他的腦中浮起來，他想回到嘉賓酒店，看看嘉芙蓮，那時他也很疲倦，一切留待明天再行定奪，因此他沒有再說甚麼，喝了點酒，立刻上床睡覺。

覺醒之後，天色已經放亮，他想出一個很好的藉口，對她說：「關於鬼穴方面的事情，還要展開更深入的調查，我記得起怎樣討取經費，打算給你一萬美元，橫豎我們要吃早餐，你駕車把我送到嘉賓酒店，在餐廳裏面等候的，先行吃餐好了，我很快就會拿一張支票回來，交到你的手上。」

他很鄭重的說，好像眞有其事，幹特務這一行的人都知道，一手交一手，別人的秘密不必查問，故此，蕾夢娜欣然點頭，沒有問長問短。

兩人很快就離開那個巢穴，同到嘉賓酒店餐廳，到時李巴蒙看清楚她坐在那張枱子，便即離去。

他只是被汽車撞擊之前的夢痕十分模糊，至於撞擊之後所發生的遭遇則記得清清楚楚，他毫不費力就走上六樓，站在第三號的嘉賓房門外，按動門鈴。

門裏飛出一個很甜的語聲，問他是誰，他說是：「艾加！」

門開了，點頭微笑的一個美女正是嘉芙蓮，她嫣然一笑，說：「你究竟是艾加抑或是李巴蒙呢？」

「兩個人都是我！」他隨口說着，順脚走進房間裏，隨手關門。

「只有假的艾加才知道李巴蒙是誰，照這樣看，你並非眞是艾加，請告訴我，你有沒有碰見過艾加呢？」

李巴蒙搖了搖頭，說：「我沒有機會看他，但却結識了他的情婦蕾夢娜，發生了一宗驚心動魄的遭遇，險些死在鬼穴裏面。」

「李巴蒙，相信那種遭遇一定很夠刺激的，你可以很詳細的告訴我嗎？」

「我必須爭取時間，只能夠很簡單的告訴你。」

李巴蒙盡量縮短他想說的話，替鬼穴寫了一個輪廓，突然把話題落在蕾夢娜的身上，說：「今早我騙她駕車把我送到這個地方來，詐稱這裏有人負責經費，我打算給她一萬美元，調查鬼穴的魔頭，如果你認爲她有利用的價值，就把萬元現鈔或支票由我交給她，反之，你認爲她不足重

視，不肯付錢，我就不去見她了，當作這件事情沒有發生過。」

嘉芙蓮說：「李巴蒙，你以爲我會吝嗇一萬元嗎？我立刻給你一張支票，不過，你必須依照我的話去做，你只是伴着她到銀行提欵，她伸手去拿鈔票的時候，你立刻走開，門外有汽車接應，我就坐在車廂之內，看來你好像被人刦走，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當然明白，駕駛汽車的另有其人，汽車停在銀行的門口，你看見她從銀行走出來，然後開車，目的讓她看清楚車牌的號碼，那一輛汽車正是開支票給她的富翁擁有，她是特務，當然會查出這個人是誰，住在甚麼地方，報告上峯，設法潛到那一座郊區別墅，把他認爲是眞的艾加救出來，如果她早知道我是假的艾加，她失去了我，一定向眞的艾加報告，艾加這個人十分自負，仍然會想辦法攻入那個富翁的別墅，把我救出來，到時你就可以更進一步的知道關於艾加的秘密，甚至有機會跟艾加碰頭，你不是企圖用汽車把艾加撞死嗎？可能這一次使你如願以償。」

嘉芙蓮有點驚奇，說：「李巴蒙，想不到你這樣出色，你一點也不像是患了失憶症。」

李巴蒙說：「初時我知道自己一定不是艾加，現時我捲入漩渦，反而弄糊塗了，或者我眞是艾加，亦未可料，讓我求求你，設法把這個謎底找出來，我深信這一點，就算你知道我是眞的艾加，決不會殺我，因爲你喜歡我！」

嘉芙蓮說：「閒話休提，我還是寫支票給你吧，你已經演過一場戲，希望第二場戲你演得更加精彩！」

× × ×

這一場果然依照原定計劃演出，李巴蒙坐在車廂裏面，嘉芙蓮就在身邊，還有司機開車，他絕不注意到汽車所走的路綫，閉上了眼睛休息，故意擺出這種輕鬆的姿態，表示他絕對信任嘉芙蓮。

似睡非睡之際，他覺得汽車的速度放慢，跟着便停下來，嘉芙蓮說道：「我們到了。」

那一輛汽車停在一個豪華的車房裏面，兩人走出車廂，穿過側門，走入通道，順着脚步走，便是一個十分豪華的客廳，落坐後，有一個胖子走出來跟他打招呼，嘉芙蓮替他們兩人介紹，把他稱做：「金先生。」

李巴蒙的腦海立刻閃過一連串的鏡頭，支票是她寫的，誘惑蕾夢娜潛入的一座園林別墅是金先生的，顯然她跟那個胖子有很深的交情了，說不定胖子就是她的頂頭上司，他扮演艾加這個角色，相當危險，却又毫無所獲，實在不值得，這一場戲演到甚麼時候才演完呢？這樣一想，他就有點沉悶。

大胖子「金利沙」很是風趣，且又熱誠欵待嘉賓，李巴蒙心上的愁思逐漸消失了，他索性把一切的事拋開，開懷痛飲。

照他們的估計，不管蕾夢娜那邊的人做事怎樣敏捷，一來她要調查車牌的車主是誰？住在甚麼地方，須費相當長的時間，二來她報告上峯，未必即日批准，在這種情況之下，決不會當晚進攻，故此他那晚睡得舒舒服服。

爲了避免大胖子金利沙呷醋，他沒有跟她睡在一起，唯其如此，他睡得更甜。

經過整晚酣睡之後，他的精神完全恢復，起床就到那座園林別墅到處逛逛，做些健身運動，吸入新鮮空氣，他覺得氣力充沛，很想走出戶外散步，不過，前門後門以及側門都已經加鎖，他不會扳登圍牆走出去的，只好回到原處，後來，他覺得無聊，走到二樓的書房坐着閱讀。

稍停，他聽到脚步聲響，以爲就快走進來的人是嘉芙蓮，殊不料此人竟然是大胖子「金利沙」，有點失望。

金利沙反而很高興單獨跟他交談，坐下就說：「李巴蒙先生，關於你的事情，嘉芙蓮已經告訴我，雖然我沒有親眼看過美國派到以色列活動的特務頭子艾加，但却看見過他的照片，你跟他眞的十分逼肖，相當奇怪，你並非特務份子，只是一個作家。聽說你患了輕微的失憶症，如果你肯留在舍下，休養一個時期，一定可以復元，你是否願意做我的嘉賓呢？」

李巴蒙笑了笑，說：「金先生，不要跟我開玩笑了，我之所以變成你的嘉賓，並非爲了休養，只是想佈局誘擒眞的艾加，我們還是談談這件事吧，嘉芙蓮認爲艾加不論遲早一定會攻進來，企圖把我帶走，剛才我覺醒得太過早，在園裏隨意逛逛，我覺得這一座園林別墅跟別的同類別墅沒有甚麼分別，恕我坦白點說，假如有大隊人馬攻進來，你們沒法抵擋，爲甚麼嘉芙蓮對於誘擒那個美國特務頭子如此信心十足呢？」

金利沙笑嘻嘻的說：「作家跟特務份子的確是有些分別的，如果你是圈子裏面的人，你決不會這樣說。你懂得嗎？打算佈局誘捕一個强敵，先要擺出十分鬆懈，外邊看來越是沒有危險的地方，其實是危機四伏的，在我們的想像中，艾加那些人如果有胆向一座別墅出擊，明知它是對方的巢穴，一定不會白天進攻，大概是選擇在殘夜將盡的一段時間進犯，到時他們一定會碰到許多新奇的秘密武器，只要走近這座別墅戶外十碼，就會莫名其妙的倒下來了。」

李巴蒙雖然對大胖子不感興趣，可是，大胖子所說的話，却使他發生興趣，說：「剛才我沒有越過圍牆走出去，仍然可以看見戶外的花草樹木，它不像是槍陣地，難道地上佈下許多個地雷嗎？」

金利沙哈哈大笑，說：「怎會使用地雷陣這一招呢？你大概忘記了，這個地方是以色列首都的郊區，兼且是豪華住宅區，不是戰場，無論如何，不能夠太過放肆，地雷是絕對不能夠採用的，此外，還因我的交際圈相當闊大，如果門外裝置了地雷，朋友到訪，沒有機會走近門前按動電鈴就炸死了，成何體統呢？只要發生過一次慘劇，消息傳出，我就站不穩，何言這樣做呢？你是自己人，不妨把保護我們的秘密武器對你說知，它叫做激光狗。」

「眞是有趣！狗是活的，居然能夠發射激光，實在不可思議。」

「不，李巴蒙，有血有肉的狗，不能夠使牠發射激光，只是沒有血和肉的狗才可以執行這個任務。」

李巴蒙聽了，衝口而出的說：「我明白了，你說的是機械狗！」

「對，李巴蒙，你眞是聰明！」

「萬一敵人有巧妙的方法抵禦激光，或者他們有辦法控制你的機械狗，使牠失去了原來的反應，變成玩具，幾十個人長驅直進，不必通報，已經闖入別墅之內，那些人能夠走進屋裏嗎？」

「儘管他們有本領制服機械狗，仍然沒法制服機械人。」

李巴蒙說：「原來這座園林別墅有這樣多的機械人和狗保護自己，眞難得，爲甚麼現時我完全看不見它們的踪跡呢？」

「沒有法師命令，叫它展開攻勢，它就不會出擊。」

「金先生，你懂得這樣多，大概那些東西是由你製造出來的，是也不是呢？」

「我怎會製造機械的產物，只是坐享其成吧了！」金利沙隨意回答。

聽了這番話，李巴蒙更加放心，另一方面，他却又感覺到就快有一場大戰爆發，戰場就是那座園林別墅。

綽號「金魚眼」的魔頭，突然在眼前出現
看見他，李巴蒙心上一震，彷彿看見鬼怪現形。

第四天的深夜，他的預感果然變成事實，靠近凌晨一時，突然聽到隆隆的車聲，自遠而近，大胖子金利沙目光炯炯，召集屋裏各人同到客廳，擺出戰鬥姿勢，嘉芙蓮也列席。

整個別墅所有工作單位的人，包括厨師、女傭和侍役，全部都是戰士，各人奉命緊守指定的崗位，携帶手提機槍，有兩個人腰間還有手榴彈。

迎戰的重點當然是機械人和狗，除非敵人攻破了兩重防綫，闖進門來，然後出動機槍掃射，照道理說，就算槍法極準的人，也鬥不過機械狗，因爲它張開了口，能夠噴出激光，鋼鐵也燒熔，至於機械人，更加厲害，它的一雙手可以發出雷電。

儘管他們的陣勢那麼强，隆隆的車聲却沒有停止，越來越近，突然聽到一陣狗吠聲，金利沙臉色一變，說：「我的狗戰死了，他們有甚麼辦法戰勝激光呢？」

嘉芙蓮很冷靜的說：「我早已說過，任何一架車，裝置了噴霧器，就可以把激光溶解，化爲烏有。」

金利沙有點焦躁，在客廳裏面走來走去，忽又停步，說：「機械狗被人消滅之前，就像是普通的狗，死前的哀鳴，現時忽然沉寂下來，恐怕機械狗死光了，我眞是担心機械人的命運跟狗一樣。」

就在這時，聽到一連串的慘叫，就像戰士死在沙場一樣。

金利沙咬牙切齒的說：「各人準備槍戰！」

當時他猜不透何以雙手能夠放射雷電的機械人也鬥不過敵人，很快他就恍然大悟，說時遲，那時快，突然聽到震耳欲聾的聲響，那座別墅的正門被人撞破，牆壁也倒坍，衝進來的竟是一架坦克。不消說，它早就準備噴霧器對付激光，而且在車頂裝置避雷針，從車尾透出來，機械人沒有頭腦，只是懂得放射雷電，白費氣力，給巨型的坦克撞倒，登時慘叫身亡。

金利沙看見大勢已去，伸手向嘉芙蓮打個手勢，喊了一句：「快些走！」

他首先轉入大客廳的壁爐，嘉芙蓮是否跟隨他走呢？李巴蒙看不清楚，因爲那一架坦克噴出毒氣，他只是吸了一口，便即倒下來。那種毒氣並非在戰場上用的同類毒氣那濃厚，吸入了它，只是昏迷不醒，體魄强壯的人並無大碍，用氧氣筒急救即可復元，儘管如此，他也暫時有些迷惘，失去戰鬥力，李巴蒙的處境就是如此，那晚他被人生擒，別的人生死存亡，他茫無所知，到了他覺醒，已躺在白屋之內。

那座房屋一切像冰雪那麼白，牆壁和天花板全是白色，床也是白色，他穿的衣裳早已換過，亦係白色，看在眼裏，他覺得腦袋裏面一片空白。

竭力找尋失去的自己

李巴蒙想試一試自己能否隨意活動，先行坐起來，跟着跳在地上，只是輕微的活動，已經有人知情，房門打開了，一個穿白色衣裳的看護小姐走進來，跟他打招呼。他驚喜交集，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蕾夢娜！」

她也喜形於色，嫣然一笑，說：「我

眞是高興，你仍然認得出我！」

李巴蒙說：「我有一個預感，知道你一定把我從虎口救出來，現時我總算安全了，是也不是呢？」

蕾夢娜說：「是的，這裏是以色列美軍特務大本營，叫做白屋，你是我們的人，當然十分安全，你曾經懷疑自己並非艾加，現時有一個人想跟你談談，所有人當中，他懂得你比別人懂得更加清楚，希望你見見他。」

「他在那裏？」

「他是羅德博士，就在外邊的小客廳恭候。」

她很快回答，李巴蒙聽了，趕快移動腳步，跟隨她離開那個房間。

小客廳有一個中年人在座，看見他走近，站了起來跟他握手，說：「艾加先生，希望你記得起我。」

李巴蒙道說：「羅德博士，雖然我記不起你是誰，可是，我覺得你對我毫無惡意。」

羅德博士想了想，說：「艾加先生，聽說你曾經被汽車撞倒，昏迷不醒，後來你覺醒了，對於往事感到十分模糊，以爲自己患了失憶症，我不妨對你說知，你走進那間酒吧喝酒的時候，巳經失去記憶，並非被汽車撞擊而至失憶。」

李巴蒙說：「我聽到這一句，十分高興，我的腦袋，沒有破壞，只是失去記憶而已，眞是奇怪，你爲甚麼懂得這樣清楚呢？」

「我當然十分清楚，設法使你失去記憶的人就是我。」

李巴蒙一躍而起，左手抓住他的衣裳，緊握右拳，隨時一拳把他打翻，未有出擊，怒沖沖的說道：「爲甚麼你要來害我呢？」

「我並非蓄意害你的，我只是奉命而行。」

「奉誰的命令呢？」

「我和你都是美國保密局的人，所謂奉命，就是依照上峯的吩咐去做，關於這一點，你不必理會，還是集中精神聽聽我的解釋吧，近年中東有幾個地方烽烟四起，胡裏胡塗的打起來，戰火蔓延，無法收拾，伊朗跟伊拉克打了兩年仗，誰也無法獲勝，因爲他們的邊境有八百哩長，任何一處都是戰場，只能攻，不能守，命運註定他們要打下去，另一方面，以色列大軍跟敍利亞在黎巴嫩境內苦戰，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打殘了，仍是不分勝負，照我們調查所得，並非蘇聯挑撥他們打，因爲戰爭拖長了，蘇聯也會受害，所有特務都無法深入調查，爲了澈底懂得挑撥中東各國火併的人是誰，還想知道他爲甚麼要埋沒良心去幹這種勾當，保密局的高層人士集體研究之後，决心派一個戰鬥力極强的人，在以色列的街上走動，他遲早會被當地的叛變份子吸收，因爲他的臉孔跟美國特務頭子艾加相似，你就是這個人。」

羅德博士稍爲停頓，李巴蒙哼了一聲，說：「博士，你所講的話十分矛盾，既然說我是艾加，又說我是另外一個人，很像艾加，關於這點，你如何解釋呢？」

「我當然有話解釋，你的生命可以分做前半部和後半部，沒有做過洗腦的手術之前，你是艾加，經過洗腦之後，你就是作家李巴蒙，跟艾加無關。」

李巴蒙恍然大悟，咬牙切齒的說：「原來如此，你今天可否把我恢復做原來的艾加呢？」

「恕我辦不到，任何一個醫生都辦不到，一個人一經洗腦之後，以前所有夢痕完全消失，其實你不必理會自己是誰，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好了，就算你是李巴蒙也不錯呀，你不必研究過去的生命是誰，怎樣過活。」

李巴蒙想了想，說：「我的處境糟透了，美國特務把我看做老友，以爲我是艾加，敵對份子也把我看做朋友，以爲我是冒牌的艾加，我怎能夠永遠在隙縫裏面過活呢？」

「現時我該把正經的事情說出來，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單獨向一座巨型的錄音機講話，把你從被汽車撞倒之後所發生的遭遇，不厭其詳的說出來，交給專家分析，然後指示你以後該怎樣做。」

李巴蒙花了兩個鐘頭的時間，把他在撞車之後發生的各種遭遇說出來，覺得很疲倦，希望倒在床上休息。

蕾夢娜想盡辦法安慰他，說：「艾加，不管你覺得自己是誰，我仍是很愛你的，你沒有失去記憶之前，我是你的戀人，你失去記憶之後，我也是你的戀人，多麼有趣呢？雷神任務結束之後，我倆有一個長長的假期，任由你喜歡到甚麼地方去，天涯海角，我一定相隨，現時你最好把一切心事拋開，順其自然的過活，錄音帶巳經送交羅德博士了，他有甚麼吩咐，自然會透過錄音帶，由我轉交給你。」

李巴蒙果然依她，一連五日，他都是置身於休息狀態。

第六天，蕾夢娜把一卷錄音帶交到他的手上，當面啓播。

那些語聲是羅德博士的，他告訴李巴蒙幾個要點：

第一點，他必須把過去的一個艾加忘記，鼓足勇氣，把自己變成新的艾加，跟以前的艾加同樣出色。

第二點，你所碰見過的邪敎中人，在荒山裏面埋伏的「鬼兵」，跟海地的活屍極端相似，它可能聖戰組織利用，你再到耶路撒冷，務須注意這件事情。

第三點，你在鬼穴之內毀了幾個人，槍傷了一個人，這傢伙忍痛打開了秘窟的門，讓你走進去，隨後你沒有再看見他了，大概當時他是有意讓你走入秘窟的，他以爲你一定死於鬼兵的鋼爪之下，這個人沒有死，他一定是鬼穴裏面的負責人，你應該從記憶中搜索，務求記得起他的形貌，在耶路撒冷碰頭之際，立刻抓他。

此外，羅德博士還有另外一些要點告訴他，又向他警告，切勿再找嘉芙蓮。

何時動身呢？由羅德博士決定。

這番話是從錄音帶透出來的，李巴蒙聽了稍爲放心，從那些話的口風推測，嘉芙蓮似乎沒有死。

蕾夢娜就站在他的身邊，她極端愛他，他只是把她看做一個値得留意的女人，並非一心一意的迷戀她，反而嘉芙蓮使他念念不忘，爲甚麼他這樣喜歡她呢？他自己也沒法解釋。

他的內心隱約知道，就快有一場毀滅戰在耶路撒冷發生，嘉芙蓮可能喪命，他要救活她。

不管他是否爲愛情，總之，他必須把她救出來。

這是事實，她只是游擊隊的成員，怎能夠跟美國特務以及以色列的警方聯合出擊的大隊人馬較量呢？眞的發生一場决鬥，她死定了！」一個人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死裏逃生，故此他要救她。

另外的一天，羅德博士忽然召見他，跟他詳細的討論一個問題，說：「蕾夢娜告訴我，那些鬼兵非常古怪，你拔槍射擊，打中了他，有血流出來，但却不會倒下，反而你飛脚踢他，他就倒地打滾，是否有這件事情發生呢？」

「是的，當時我整個飛躍，兩條腿併在一起，放橫了身子然後把脚撐出去，那種脚法係最凌厲的，拳師也難以抵擋。」

羅德博士說：「我正是想跟你研究這個問題，旣然鬼兵不怕手槍，不能夠再用手槍或尖刀對付他，索性訓練一些强壯的人用中國功夫跟他們决鬥，如果你認爲這個主意不錯，就請你再到耶路撒冷之後，開一間健身院，吸收當地的青年人，使他們跟鬼兵一决雌雄，這樣做還有一個目的，你的名氣漸响，而且你敎授的鐵鏟脚，純然針對鬼兵而設，不論遲早，鬼兵的首領一定上門找你算賬，到時你就有機會看清楚當日給你打傷的人是否蓄意找你晦氣，我另有一批能征慣戰的特務，留在你的身邊，只要他露臉，便即把他生擒，一句話說，你再到聖城耶路撒冷，本身就是吸引魚兒上釣的香餌。」

李巴蒙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有一句話我想問問你，到了聖城，我用甚麼名字開健身院呢？你認爲我應該用艾加的名字呢？抑或用李巴蒙的名字呢？不然的話，用一個新的名字也可以。」

羅德博士說：「嘉芙蓮可能仍然活着，還是採用李巴蒙的名字好些。」

這件事情就此决定了，李巴蒙翌日便即啓程。

鬼兵血洗寶石樓

稱做「聖城」的耶路撒冷，靠近秋冬兩季，遊客激增，同時城內的生意也旺盛了些，李巴蒙在這個季節攬一間巨型的健身院，收費特別低廉，敎授的是中國功夫脚法另加西洋拳的拳術，相當新穎，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快就有二百多個門徒，他只是健身院的院長，還有四個助手，俱是自己人，等閒之輩，當然不敢踢盤。

李巴蒙只是偶然在健身院裏指導比較高級的人如何練習，初入門的人，另交別人敎授拳脚，他並非很忙，有空的時候，到處走動，想盡辦法擺脫蕾夢娜。

雖然他此行的目標想徹底消滅聖戰組織，至於他自己的內心，却是想找尋嘉芙蓮的，他多次走到嘉賓酒店查探，總是芳踪杳然，覺得有些沉悶。

有一個上午，他走到耶路撒冷舊城的遺址，站在「福牆」的前面，摹仿當地宗敎信徒的祈禱姿勢，站直了身子，雙手壓在牆上，不斷的把頭顱忽上忽落的移動，嘴上却喃喃自語。

「福牆」是耶路撒冷古城的一座殘舊石牆，從來沒有人在那個地方行兇，最奇的是這一點，任何一種宗敎的敎徒都可以在那個地方向他自己的神禱告，但都必須採取傳統性方式去做，那是李巴蒙所做的一種，由於雙手在牆，頭部忽起忽落，在禱告當中，那個人不能夠鬆開一雙手去拔武器，同時因爲他的頭上下移動，視綫也弄得模糊了，他就算是個殺手也沒法看清楚目標，故此李巴蒙很樂意去做。

他當然不是打算祈禱世界和平，只是想找尋寶貴的綫索而巳，他知道走向福牆找尋綫索是很有效的，只要他有機會跟黑帮的綫人接觸，就有機會如願以償，故此他單獨行動。

那天他在早上十一點鐘，走到「福牆」外邊，做出禱告姿態，不過，他的口中喃喃自語，並非說些禱告的話，而是低聲說：「我想找尋關於聖戰組織的綫索，代價是兩百美元。」

他三次變換站立的位置，希望找到綫索，到了第四次，他才有機會跟一個濃鬍子的大漢接觸，這傢伙獲悉他的意念，說：「我知道一個消息，鈔票拿來。」

這傢伙把左手低垂下來，李巴蒙的右手早巳揑緊兩張百元面額的美鈔，送到對方的手上，濃鬍子低聲說：「我也是些聖戰組織的一份子，明天的深夜，集體屠殺寶石大廈的高貴遊客。」

李巴蒙發覺他說完就想走開，忙問道：「這次的行動是否派鬼兵參加呢？」

「有大批鬼兵參加，我不會參加。」說完就轉身走開，很快就消失在人叢中。

花掉二百美元換來那麼短的消息，未必可靠，換過別人，不一定相信，可是，李巴蒙却深信不疑。

那時他巳經使「雷電健身院」站穩了脚，只是三個月，他巳經把「雷電穿心腿」的招式敎授助敎，再由助敎把它敎授門徒，百多位門徒當中，有些人苦練各種脚法，而且有特別優良的成績，他挑選了三十人準備出擊，到時在寶石大廈迎戰鬼兵，這些事仍是交給四個得力助敎辦理。

他以爲可以安安定定的渡過那一晚，養足精神，翌日的晚上出動，怎料他跟濃鬍子接觸過的那一晚，忽然有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只是入黑了不久，有一個高大而又結實的阿拉伯人，送上名片，求見雷電健身院武功最高的人，擺明是踢盤的樣子，李巴蒙不能不接見。

這傢伙的名片寫着：「以色列摔角冠軍勃羅斯」，還有一個頭銜是：「勃羅斯健身院院長兼敎練」。

只是看了名片，李巴蒙即時明白，說：「勃羅斯先生，你今天駕臨，是否想邀我比武呢？」

「是的，李巴蒙先生，你眞聰明！」

「我明天有些要緊的事情，必須親自處理，可否約定一個日期，在明天之後，到時我們當衆一决雌雄。」

「不，我要求你馬上跟我交手，如果你不肯接受這個要求，請你立刻拆下招牌，熄燈關門。」

李巴蒙忍無可忍，說：「好的，請你到演武廳來。」

兩個人在演武廳交手，分東西兩個位置站定，五六十個門徒在旁欣賞這一場龍虎鬥，四個助教都以一種含有驚訝的目光去看他。

李巴蒙沉住氣，說道：「勃羅斯先生，這個地方我是主，你是客，請你先行發招！」

勃羅斯很有禮貌地說：「李院長，你很敬重客人，恕我發招了。」

他的話雖然很是客氣，出招却很毒辣，飛撲過去，第一招就採用鎖臂拗頸的絕招，對方剛剛閃開，立刻飛脚攔腰掃過去，打到貼身，突然一招二龍爭珠，向對方的臉孔搶攻，每一招攻勢都是又快又毒的，直到那時，李巴蒙才知道他簡直是笑裏藏刀，不單是踢盤，還想攞命，不敢怠慢，把他懂得的中國功夫搬演出來，化解對方的凌厲攻勢，看準了機會，然後貼身施展膝撞這一招，打擊對方胸部劍突穴的軟骨。

那一個穴道十分重要，根本上掩護胃囊的軟骨是永遠不會堅硬如鐵的，一經撞擊，它向後壓逼胃囊，登時發生劇痛，不能不倒下來。

李巴蒙担心他詐敗發招，不敢走過去扶他，叫助教把他扶起來，他蹣跚而行，臨走的時候說：「李院長名不虛傳，佩服！佩服！」

跟着他還斷斷續續的說了一句：「後會有期！」

× × ×

李巴蒙沒有受傷，甚至沒有覺得疲倦，自己也覺得高興。

一宿無話，翌日剛剛入黑，李巴蒙就把四個助教以及三十個得力的門徒，分別守在寶石大厦外邊，而他自己坐在大客廳之內。

此外，百忙中他還打電話向總部報告，還叫總部跟耶路撒冷的警方聯絡，盡可能保護貴賓。

照李巴蒙的想法，鬼兵只是活屍，跳躍而來，很容易分辨，只要守住大厦出入口，他們就無所施其技，不過，天台以及最高的一層，仍然派人看守。

那座大厦只有十八層高，由於它設備豪華，貴賓多數在該處下榻，假如它被聖戰組織襲擊，死傷幾十人，對以色列當局確有嚴重的打擊，因此李巴蒙對福牆得來的綫索，相信它不是賭說一頓。

備戰的功夫他已經做到足了，怎料鬼兵不是從大厦走進來，而是凌空而降。

靠近午夜，負責在天台以及頂樓守衛的警探，聽到機聲軋軋，抬頭一望，發覺有一兩架直升機在空中出現，他們發生錯覺，以爲直升機是警方派來的生力軍，直到它在天台降落，走出幾個身穿黑衣跳躍而行的人，才知道直升機是聖戰組織的飛機，猛吃一驚，趕快拔槍射擊。

所有鬼兵都是不怕子彈的，中槍之後，若無其事，仍是伸出一雙手，一步一跳，警探在他們走到貼近的距離，拔刀衝刺，刀子插入對方的身體，還沒有拔出來，頸上已經被鋼爪插中，流血身亡。

刀槍沒法加害的鬼兵，源源不絕的從直升機走出來，一共有四架直升機，運送了五十多個鬼兵，從高處沿着梯級殺下來，碰着他們的住客就要遭殃，後來，他們破門而入，殺了許多人，可以說是血洗寶石樓，李巴蒙等人獲悉這一宗意外事件，趕快乘搭電梯到上邊，爲時已晚，鬼兵雖然紛紛倒下，貴賓都死傷纍纍。

在第十六樓的客廳之內，李巴蒙碰見了一個高大的漢子，此人正是昨晚跟他惡鬥的摔角冠軍「勃羅斯」，立即明白，這傢伙也是聖戰組織的一份子，趕快迎戰。

兩人各出絕招，殺得難分難解，由於李巴蒙擅長的飛躍脚法不適宜在狹窄的地方施展，屈居下風，突然他被對方採用鎖臂術被鎖住了右臂，跟着頸子受制於人，隨時拗斷，他大吃一驚，却又無法解圍。

突然，有一個細碎而又可怖的聲音發出，勃羅斯吃了一粒子彈，自動鬆手倒下來打滾，發槍的人仍然站在他的身邊，握着手槍，附有滅聲器。

勃羅斯很痛苦的向他望了一眼，說：「卡廸，你在摔角台上面，鬥不過我，屈居亞軍，心懷不軌，暗箭傷人，不算是英雄好漢。」

李巴蒙定眼看時，救星竟然是在福牆向他告密的濃鬍子，驚喜交集。

濃鬍子說：「有一個人想見你，跟我走！」

李巴蒙尾隨着他離開「寶石樓」，走了一程，抵達拱門下面，濃鬍子說：「上面的一層有人恭候，你自己走上去吧。」

既然濃鬍子救了他，當然他介紹的朋友沒有惡意，李巴蒙放心走到上面的一層，他一眼就看得出來，跟這個人緊緊的擁抱。

緊握着來福槍站在拱門那邀指揮手下作戰的首領，並非別人，正是他渴望一見的美女嘉芙蓮。

嘉芙蓮跟他擁吻一番之後，接着說道：「今晚雖然血洗寶石樓，警方已經全面控制，沒有你的事了，我眞的有些話跟你談談，你是否同到另外一個地方跟我談談呢？」

李巴蒙一口答應。

她駕駛汽車把他送到一座郊區別墅，入內坐定，兩人忽又很熱情的擁抱起來。

吻了個飽，她鬆開了手，緩緩的說：「李巴蒙，我知道你到處找我，叫摔角亞軍濃鬍子卡廸向你告密，你果然相信他，不過，聖戰組織突然改變主意，派出直升機把鬼兵從空中降落，這一招委實出乎意外，我也被他們瞞過，不論如何，我們再度能夠在一起，總是值得慶幸。」

李巴蒙先行向她道謝，然後發問：「嘉芙蓮，你率領大隊人馬準備跟甚麼人交手呢？」

「當然是要跟自稱聖戰組織的人交手了。」

「你還是說清楚一點吧，聖戰組織究竟是一些甚麼人呢？爲甚麼你這樣仇視他們呢？」

「那些人本來是我們一部份，我們是阿拉伯同盟當中的一派，豈料他們變志，投靠伊朗的高米尼，自立門戶，採取更加毒辣的手法出擊，甚至利用海地的毒藥痲痹一些人的大腦，變成鬼兵，故此我們跟他們勢不兩立，儘管我們跟以色列警方或者跟美國特務是敵人，消滅聖戰組織這個

原則，都是雙方一致的，故此我們自動參加這一場戰役。」

李巴蒙嘆息了一聲，說：「我險些死在摔角冠軍勃羅斯的手上，眞是可悲，照情形看，鬼兵的首領雖然漏網，鬼兵大部份倒下來了，總算是值得慶幸，不過，他們揚言血洗寶石樓，居然成功，我仍覺得不安於心。」

「你的勁敵還沒有露面呢！好戲還在後頭。」

「勁敵是誰？」

「他就是聖戰組織的首領！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只知道他綽號金魚眼，一雙眼睛睜大的時候，非常之圓，長臉孔，配上了圓圓的眼睛，那是比較罕見的，如果你見過他，一定過目不忘。」

李巴蒙衝口而出的說：「不錯的，我看見過他。」

「你在甚麼地方看見過他呢？」

「我在鬼穴跟幾個人槍戰，受傷而沒有死的人就是他！」

「這傢伙十分陰險，不容輕視，你還是暫時躲開的好，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到健身院去！」

「我可以不到健身院，但却不會躲開，相反的我要到處找他，你能夠給我一些寶貴的提示嗎？」

「他最喜歡欣賞水族箱的熱帶魚，水族館是他常到之處。」

「我一定天天到那個地方去！」李巴蒙傲然說。

分手之前，嘉芙蓮給了他一個電話號碼。

李巴蒙能說能行，他眞的天天到「水族館」，看看熱帶魚，同時要找尋「金魚眼」。

他的運氣不錯，第三天的上午，他發覺一個水族箱對面有一個臉孔出現，正是金魚眼。

他大着胆子走過去。

他知道水族箱的密探很多，這傢伙不敢動手，果然不出所料，此時，「金魚眼」走過來，跟他打個招呼，說道：「李巴蒙先生，我認識你，你到處找我，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現時就站在你的前面。」

「李先生，閒話不要多說，我單獨一個人在鬼穴等候你，希望你明天中午入內，也是一個人去，做得到嗎？」

「我答應你，只是一個人去！」

「好極了！我們兩人之間的糾紛，最好由兩人自行解決。」

金魚眼說完，飄然而去。

李巴蒙當晚打了一個電話給嘉芙蓮，但因爲她已外出，只好留字相告。

他本人在深夜打另外一個電話跟總部接觸，凡是重要的決定，他必須在事前通知以色列的美國「海外保密局」。

負責人「盧克」，一向只是聽了他的話立刻允許，那天却不同，很堅決的叫他必須立刻到總部見面。

盧克講出了一個很曲折的計劃，李巴蒙不高興照做，盧克板起臉孔，說：「我們絕對不能夠失去你，這是命令，必須執行。」

李巴蒙只好依他。

到了翌日中午，李巴蒙跟蕾夢娜留在另一山坳，用望遠鏡眺望，只見一個經過整容術的人單獨走入鬼穴，跟他的臉孔相同。

很快，就聽到鬼穴之內發生一連串的槍聲，接着看見一人走出來。走出來的人竟是「金魚眼」。

他知道冒牌貨是完結了，忽然槍聲連珠般地作响，另外一個跟他相似的人走了出來。

那是第二個冒牌貨，他殺死了「金魚眼」。

突然看見一個女人走近，她竟然是嘉芙蓮。

她跟冒牌貨擁吻，石後有人用毒彈發射，一槍就結果了冒充他的人。

在望遠鏡中，李巴蒙看得清清楚楚，那個伏兵竟然是曾經救過他的摔角亞軍「卡廸」。

「卡廸」殺了冒牌貨，跟她擁吻，很久仍是不忍釋手。

李巴蒙冷笑一聲，對蕾夢娜說：「我們走，立刻回到美國去。」

「以後怎樣？」

「我永遠脚離特務的圈子，這些人太過卑鄙了。」

「總部容許你嗎？」

「哼！我不是艾加，我是另外一個人，根本上不是圈子裏面的人，要走就走，有何不可。」

李巴蒙說完，揚長而去，把蕾夢娜也抛在腦後。

（全文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位英國籍的大學生彼得，在英國學的是東方文化，來中國準備寫畢業論文，住在上海一座天主教堂內，神父是他的父親好友，便叫他担任司琴的職位，有一次他彈鋼琴伴奏聖詩，却不由自主的彈出另一種音符，神父以爲他神經錯亂，送去精神病院治療，經過醫生檢查無事，彼得覺得奇怪，晚上出院，僱車到郊外龍華寺遊玩，無意中發現一個瞎子乞丐拉胡琴，調子和自己在教堂彈的一樣，據說是魔曲，會令人心臟衰弱而死，經瞎丐介紹到相士通天曉處問吉凶，又發現同樣一個叫陰來福的人也患上魔曲的困擾，心裏釋然，大概找到一點竅門……

考古家尋寶　商議盜古墳

魔曲

現代奇幻歷險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可是陰來福却有意不答。「鍾老，其他的事，咱們慢慢再談，你看我這個厄運避得過嗎？」

鍾楚雄道：「事在人爲，也許可以，我的話只能到此爲止！」

「那麼我心中那個『魔』，你可以替我驅掉嗎？」陰來福道：「須知我對音律一竅不通，而且向來不感興趣！平時我連民歌也不懂得哼幾句，怎會突然懂得那闋艱辛的樂曲，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鍾楚雄道：「我也不知道，你們兩個可以表演一下嗎？」

彼得立即取出小提琴，將它挾在肩上，陰來福首先用口哨吹奏，他吹了六七句，彼得才跟下去。鍾楚雄聚精會神地聽，又叫他們奏第二遍。

奏畢，彼得與陰來福都望着他，等他發表意見。鍾楚雄道：「這曲子前面悲壯激烈，但後來那兩句又婉約動人，你們知道它描述的是什麼嗎？我對音樂沒啥研究，只隱隱覺得這像是咱們中國樂曲的風格，但又不盡相像！」

「前面那一段我是懂的！」陰來福道：「後來那些是這位先生剛才拉奏後，我聽了兩遍便記得了！」

彼得道：「實際上中間那一段是那位瞎子乞丐教我的，不過我懂的，其中有兩句，他也懂得。而陰來福懂得的後面那幾句，瞎子乞丐也懂得，證明這是同一首樂曲，我對音樂十分感興趣，從各方面來看，也可以證明我這觀點，只是這首樂曲，肯定尚未完畢，而它到底是要表達什麼我也不知道，也許是它太過神秘了，令我無從理解！」

陰來福忽然喃喃地說道：「前面激烈，那是不是憤怒？」他抬起頭來，望着彼得。

彼得見他雙眼神光有異，有點吃驚，想了一下，道：「好像有一點！」

陰來福身子忽然震抖起來，快步走到神龕前面，跪在地上，咚咚咚地叩起響頭來。

鍾楚雄用十分冷靜的目光望着他，既沒有阻止的意思，也沒有鼓勵。

彼得吃驚地問：「陰先生，你在幹什麼？」

陰來福神經質似地走到鍾楚雄面前，問道：「鍾老，你有什麼辦法？」

「讓我想一想，你兩天後再來，不過，就是怕你等不了，你可能明天就會回去你來的地方！陰先生，祝你平安，一路順風！」

他這樣說便有了送客的意思，陰先生呆了一下，走到椅前，俯身提起放在椅下的一隻皮箱，鍾楚雄替他開門。陰來福神態十分不安，輕輕地道：「鍾老，咱們後會有期！」

鍾楚雄嘴角肌肉扯動了一下，道：「後會有期！」他關上門，道：「彼得先生，咱們聊聊天嗎？」他抬頭望一望牆上的掛鐘，叫道：「原來巳經十二點鐘了，你該休息了吧？」

彼得道：「我可以徹夜不眠！」

「我更加可以！」鍾楚雄摸出一包烟來，叨上一根，劃火柴點上。「你來華的目的是……」

「來研究中國的一切，尤其是神秘事物！」

鍾楚雄噴出一口烟，含笑道：「如今你自己便是最好的研究對象！」

彼得苦笑一下，道：「鍾先生，你眞是位奇人，我很想多點了解你！」

「我跟你一樣，都是個普通人！」

「不，剛才你對陰先生說的話，啊，對啦，你們中國人叫做相學……」

「相學是由印度傳來中國的，這是一門很艱深的學問，不容易學，更難精，往往差之毫厘，便謬之千里！」

話音剛落，大門又「砰砰」地响了起來，鍾楚雄輕聲地問道：「你猜是誰來的嗎？」

「陰先生？」

鍾楚雄搖搖頭。「不，陰先生不會來了！我猜來的是梁隊長，可能還有殷局長！」他長身開門。

外面立即傳來一個聽來令人極不舒服的聲音：「鍾老，您好呀！」

鍾楚雄道：「殷局長，您大駕光臨，有何指教？」

彼得心頭一跳，更覺鍾楚雄不愧「通天曉」之稱號，也覺得他更加神秘了，只聽那個聲音乾笑一聲，道：「鍾老，無論如何，我們是客人吧？您不請我進去喝杯茶？」

鍾楚雄讓外面的人進來，第一位，身體微胖，頭髮半禿，一對眼睛長而扁，像一條細縫，眼光透出幾分狡猾機詐的神光，咀角掛着的笑意，令人覺得這人慣于皮笑肉不笑：第二個，正是剛才來過的梁隊長。

梁隊長見到彼得，微覺意外。「哈囉！米斯特彼得，你還沒回去？」

彼得淡淡地點點頭，殷局長問道：「先生在那裏工作？」

「我一面替教會做點事，一面又來華作研究。」

「研究什麼？」

「有關貴國的一切，尤其是神秘的物事。」

「什麼神秘物事。」

彼得不悅地道：「先生，我是大英帝國的優秀子民，就算我犯了貴國的法律，你也得先通知領事館。」

殷局長忙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因爲我跟鍾先生有事商量。」

彼得仍然坐着，道：「我跟鍾先生的話還未說完！」

鍾楚雄問道：「殷局長，到底有什麼指教？」

殷局長堆下笑臉，道：「鍾老，您言重了，指教不敢當，是有一件事要請您帮忙！」

「鍾某有什麼力量，可以帮忙政府和有關當局，殷局長太看得起我了。」

「只要鍾老肯點一下頭，一定可以解決。」

鍾楚雄拿出烟來，殷局長見他抽的是土烟，連忙拿出一包美國烟來，却被鍾楚雄拒絕了。「殷局長，你別忙着給高帽我戴，還是先把事情說了吧。」

「這個……」殷局長望一望彼得，欲言又止。

彼得說道：「剛才你的手下說，這件事跟敝國有關，敝國的事，難道我聽不得嗎？」

鍾楚雄道：「如果不是因爲英國跟咱們有衝突的話，你就說吧，我還有話要跟彼得先生聊聊！」

「這倒不是衝突？」殷局長也叨上一根香烟，道：「是這樣的，前天早上英國領事館給電話我們，說有一位在埃及開羅的中國人回來了，要咱們拘捕他……」

鍾楚雄噴了一口烟，彼得却插腔道：「這件事由你們做不就可以了，爲什麼要鍾先生去抓人！」

「據說那個人身上帶着一件東西，而這件東西對埃及影响很大，所以埃及政府便請求英國協助抓人！」

鍾楚雄問道：「這人叫什麼名字，他身上帶的是什麼東西。」

「他帶的是什麼東西，英國領事館沒有說明，只叫咱們一抓到人，就要把他交給他們，所以那是什麼寶貝，連我也不知道！」

鍾楚雄冷哼了一聲：「這些洋人就沒把咱們中國看在眼內，好像是中國的太上皇帝，彼得先生，我有沒有說錯！」

彼得苦笑一聲，道：「我對政府一向不了解，也不感興趣！」其實這話若是殷局長或者梁隊長說的，他絕對不會這樣答覆。」

梁隊長接道：「那個人叫做畢修身，是位博士，聽說是留學美國的。」

鍾楚雄截口問道：「且慢，是什麼博士。」

「考古學家，他今年四十六歲，聽說到埃及已超過十六年！」殷局長取出一張照片來，遞給鍾楚雄：「旁邊那個人是他女人，不曉得是妻子還是情人，他們是一齊由美國到埃及的！」

鍾楚雄接過照片，仔細觀看，這照片已有點發黃，那男的看來十分神氣，滿臉鬍子，很配合考古學家兼博士的銜頭，他身旁那個女人電鬈頭髮，打扮西化，但一望便令人覺得她的出身高貴，是個有教養的女子，高貴而漂亮，難怪畢修身會看上她。

鍾楚雄將照片遞前，却爲彼得接去。「局長請說下去。」

「這個人上個月忽然拋妻棄子坐船離開埃及回中國，埃及當局便緊張起來…」

鍾楚雄冷冷地道：「他是中國人，返回祖國有什麼好緊張的。」

「畢修身在埃及十多年，沒人知道他在幹些什麼，但根據其他跡象，又證明他在作某項研究，而且十分秘密，所以埃及政府便暗中監視他，但他住在那女人的外家，她外家在埃及極有威望和勢力，政府在沒有證據之前，不敢動他，後來却發現他離境了，可惜那時候船已開出。」

「所以你們就準備抓他，可惜船到埠時，又找不到人是不是？」鍾楚雄道：「小弟對找人可沒有經驗。」

「是的，船是前天黃昏到碼頭的，咱們派了很多人在碼頭一帶監視，可是却找不到畢修身這個人。」

鍾楚雄笑道：「可能他在半路早已上岸，你們不是白緊張一塲嗎？」

殷局長捺熄烟蒂，道：「咱們也到船公司查過，船在馬來亞的檳城和香港靠過岸，但只有人下船，沒有人上岸，而咱們也核算過，上岸的人數跟船公司登記的也一樣！」

鍾楚雄道：「這更加簡單，他根本沒離開埃及，或者他坐的是另外一條船！」

殷局長又點上一根烟，道：「相信他們不會弄錯！」

彼得插腔道：「敝國政府辦事也不會這般糊塗。」

鍾楚雄問道：「殷局長，這件事對咱們國家可有壞處嗎？」

殷局長沉吟不語，鍾楚雄又道：「現在咱們不妨推測一下，畢修身可能偷了一件埃及國寶來中國，這樣損失的可是埃及，不是我們國家，你緊張什麼。」

彼得道：「但他是中國人，在外國做賊，有損貴國聲名。」

梁隊長忙道：「不錯，人家會把咱們給看偏了！」

鍾楚雄冷笑一聲：「梁隊長，畢修身是不是我國政府的特工人員！」

梁隊長一怔，但隨即道：「這個當然不是，政府跟他根本沒有聯系，而且據英國領事館給咱們的資料顯示，畢修身十二歲便離開我國了。」

「這就對了，他做賊對中國聲名有什麼損失，我國有四千萬萬多人，所謂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咱們不担保國民在外國不犯法，當然我也不是讚成我國國民跑到外國當賊！」

彼得道：「鍾先生，你這話我可不完全同意，無論如何貴國也要處罰他！」

鍾楚雄冷笑一聲：「彼得先生，貴國偷運鴉片到我國來，犯的罪可小？我可還沒聽見貴國有處罰那些傢伙的消息！八國聯軍打咱們國家，掠奪了敝國多少財富，畢修身根本沒法跟他們比，彼得先生，假如你要跟我研究這方面的東西，我還可以列擧大量的事實。」

彼得紅着臉道：「不，我對這方面的事不了解，也沒興趣，關於這件事我不再發表意見。」

鍾楚雄轉頭對殷局長道：「局長，我的話已經說得很明白。」

「但假如咱們沒辦法交人，實在沒法子向英國交代。」

「那就不用交代好了！咱們在英國的華僑，給他們欺侮，他們可有向咱們交代過，局長，別的事如果我能辦到的，我樂意帮助你，但這件事就免提了。」

殷局長素來知道他的脾氣，知道再說無益，便與梁隊長告辭了，彼得也站了起來，鍾楚雄忙道：「我這個人把事情分得很清楚，如果你是誠意跟我交流文化，互相了解對方的風俗習慣，我無任歡迎，只要你誠意，我也願意跟外國交個朋友。」

彼得再度坐下。

×　×　×

彼得跟鍾楚雄一直談至凌晨六時多才告辭，他年紀輕，一夜不眠，精神並不太差，倒是肚子餓得咕咕亂响。

彼得走出西藏路，四處找尋吃的地方，前面巷口有爿小食店，彼得大喜，連忙快步走前，冷不防有個人自店裏走出來，兩人碰了個滿懷，那人立即抬起頭來，一見對方是個洋人，隨口說道：「SORRY！」

彼得見他是個中年漢子，臉上滿是油垢，衣服縫了好幾個補丁，行動閃縮，他心中有點討厭，點點頭便走進店內。

彼得叫了一碗熱氣騰騰的豆乳和幾隻包子，忽然他心中泛上一個疑問：「這樣的一個中國人，爲什麼能會說英語，而且說得那樣流暢，幾乎毫不思索，竟能衝口

而出。」

他喝了一口豆乳，心中繼續思索：「除非他在外國生活過？咦，這人怎地有點面熟，我在那裏見過，是倫敦嗎，他是我的朋友？不，假如他是朋友，剛才他一定會跟我打招呼！」

想到這裏，彼得忍不住，走出小店，那人却已不知去向了，他只好重返小店，忽然他心頭猛地一跳：「這人好像是畢修身，原來他把鬍子全剃掉，難怪他瞞過了巡捕房的耳目！」

彼得算了帳，顧不得回教堂，跑出街上伸手招來一輛三輪車，大聲道：「送我去館領事，英國領事館。」

×　×　×

西藏路上有間專賣古董的店子，叫頤和齋，在上海不算大也不算小，但它的老闆魯志生却是個大有來頭的人，他表面上是個古董商，實際上是上海青紅帮的一位堂主，手下頗有一些人，他古董店雖不大，但利錢却是最高，那自然是拜他的身份所賜。

八點鐘，頤和齋才剛剛開門，剛才跟彼得碰了個滿懷的中年漢子忽然閃了進店，一個小夥計見他不類顧客，便喝道：「走走，這裏不是善堂！」

那漢子道：「善堂我才不去！」他中國話有點生硬，「你們老闆在嗎？我有一單大生意跟他商量。」

那夥計冷笑一聲：「咱們老闆那裏有空見你這種人？」

漢子忽然掏出一叠大鈔票來，摔在櫃上，說道：「狗眼看人低，看清楚，這是美鈔。」

掌櫃目光一亮，忙斥道：「小球，你忙你的去！」他向漢子鞠了一躬，諂媚地笑笑說道：「先生，請您將錢收起來，您大人有大量，別跟下人一般見識！嗯，先生想買什麼古董，自唐以下，咱們這裏都有！」

中年漢子將錢收了起來，道：「我要見你們老闆，不知他肯不肯見我，假如他不肯的話，我便去養心齋！」

「老闆還沒來，先生您請進來喝杯茶吧，」掌櫃推開一扇小門，讓中年漢子進去，裏面是座小廳，佈置古意盎然，那些椅几全是酸枝木所製，掌櫃請他坐下，親自替他斟茶，接着哈腰道：「您請坐一會兒，阿拉這就派人去通知老闆。」

那人看了掌櫃一眼，才問道：「您貴姓。」

「小姓周！」掌櫃彎腰出去，立即吩咐小球去通知老闆。

大約過了四十分鐘，魯志生才在兩位保鏢的保護下，到了頤和齋，周掌櫃輕聲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魯志生點點頭，推門進去，熱情地與中年漢子打招呼：「貴姓啊先生！」

中年漢子一對利眼上下看了魯志生幾眼，見他身軀十分健壯，頭髮微禿，年紀看來已接近五十歲，但行動十分矯捷。「你便是魯老闆，小姓畢。」

魯志生在他身邊坐下，道：「畢先生大駕光臨，有何指教？」

那漢子正是殷局長要找的人：畢修身！他望一望站在門後的那兩位保鏢，欲言又止，魯志生道：「畢先生有話請說，這兩位是魯某的心腹？」

畢修身道：「我是位考古學家，從埃及來的！」

話未說畢，魯志生已詫聲道：「閣下便是畢修身？」

畢修身臉色一變，脫口問道：「魯老闆，您怎會知道？」

魯志生微微一笑。「魯某對古董不太內行，不過也有過人的地方，就是消息靈通，畢先生您別害怕，承您看得起我魯某人，我不會出賣你。」

畢修身道：「我在埃及尋到一個寶庫，裏面的東西價值連城，只要咱們得到，是可吃喝幾世！」

魯志生吃吃一笑。「魯某不是不相信你，而是有點受寵若驚，你我素昧平生，你爲什麼這般關照我？」

「這當然有原因，因爲那是一座古墓，在埃及有很多國王和大臣死後都將他心愛的東西放進陵墓陪葬，而最重要的是我打開的其中一座陵墓，却打不開其中藏寶室。」

魯志生道：「用炸藥炸不開嗎？」

「可能炸得開，但因爲藏寶室用鐵鑄成，要將它炸開，恐怕墓室會倒塌，而且裏面的寶貝也怕會被炸毁，那不是一塲空歡喜嗎？」

「那我能帮你什麼忙？」魯志生微微一笑，畢修身覺得他笑容令人震慄，好像帶着殺機。「我是個生意人，未曾買貨之前，都要先打打算盤！」

「我佔六成，你佔四成，這對你已是一個大便宜！」

魯志生摸出一根烟來，遞給畢修身，畢修身取出烟斗來，裝上烟絲，說道：「我用這個！」

魯志生點上烟，道：「你多佔兩成還說我有便宜佔？」

「因爲沒有我，你們根本沒法到埃及，更不可能進入陵墓，你知道嗎？陵墓周圍有軍隊駐守，我花了幾年時間，掘了一條地下甬道直達陵墓，所費的人力物力實在難以計算！」

魯志生道：「那麼我可以帮你做些什麼？」

「爲了這個！」畢修身從身上摸出一塊鐵牌，約莫是三寸寬，五寸長，他將鐵牌交給魯志生。

魯志生接過那鐵牌，只見鐵牌上的圖形十分古樸，四邊是雲形圖案，中間刻着兩個字：唐朝。下面還有一個圖形，魯志生第一眼望去，還以爲是個月字，但再仔細一看，才發覺是個圖形，圖案外形跟月字相似，不過月字中間有兩橫，這圖案只一橫，但下面却有幾個小點，圖案下面還有一行彎彎曲曲的怪綫。

魯志生看來看去不明白，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畢某得到這件鐵牌時，也十分奇怪，經過多方的研究，才知道這鐵牌是暗示開啓藏寶室的秘密！」

魯志生噴了一口烟。「我還是不明白，你還是說清楚一點吧！」

「我又研究了一年，才知道這上面的圖案是一件物品，大概在唐朝期間十分流

行的東西，或者是唐時中國所出的！由於上面有唐朝兩個字，所以我才千辛萬苦回來！」

魯志生道：「我不想查問你用什麼方法避開巡捕房的耳目，只想問你一句話，你怎會找上我的？」

「我在香港有位朋友，也是開古董店的，就在摩囉街……」

魯志生截口問道：「可是大唐古玩店的老闆唐祥？」

「就是老唐，是他建議我來上海找你的！」

「你爲什麼會上岸找他？」

「我希望他能替我找到鐵牌上的東西，結果找不到，後來又得到他的協助，另坐船到福州，再由福州轉船到上海，昨晚才到的！」

魯志生哈哈笑道：「看來老唐在香港混得不錯呀，他可以找人頂替你，潛回船上，瞞過海關和船上的人！」

畢修身一怔，反問：「魯老闆，你是怎樣猜出來的？」

魯志生又是吃吃一笑：「難道老唐沒有告訴你，有關魯某人的身份嗎？」

「有的……」

「他是香港洪門十大元帥之一，我在上海的地位也不比他低！這種伎倆可以瞞過做官的，瞞不過我！」

「船上還有我的朋友的！」畢修身間道：「魯老闆，你看出那是一件什麼東西嗎？」

魯志生道：「的確看不出來，我叫周掌櫃進來看看，他比我在行！」他向一個保鏢打了個手勢，保鏢開門出去。

一忽，打手帶周掌櫃進來，道：「老闆有什麼吩咐？」

「老周，你看看這鐵牌，可知道唐朝有什麼東西，跟牌上的圖案相像嗎？」

周掌櫃看了好一陣，道：「老漢看不出來，老闆，這鐵牌年期極久，本身便是一件古董！」

魯志生道：「沒你的事了，你出去吧！」掌櫃出去後，他又笑道：「畢先生，你給個限期吧，我希望能盡力帮助你？」

畢修身將鐵牌收了起來，道：「那我明天這個時候，再來聽你的佳音吧！」

「這樣急？起碼給我三天吧！」

畢修身道：「因爲我不便在上海久留，這個情況你也知道！」

「你就住在我這裏吧，我保證你不出事！」

畢修身可不是那種書呆子，他反問：「留在你這裏，我也不放心！」

魯志生那有聽不出他的話因來？「畢先生，我對你不利有什麼好處？就算得到你那塊鐵牌，又能找到那件唐朝的寶貝，我也無法到埃及尋寶！」

畢修身雖然覺得他所說有其道理，但魯志生既然出身不正，他住在這裏，難免會寢食難安，所以仍然猶疑不決，魯志生笑道：「畢先生，你不住在這裏，難道還有比這裏更加安全的地方？你若顧忌我的，難道別的古董店老闆，對你便沒有野心嗎？」

這個理由更加充份，畢修身便答應了，魯志生喜道：「拿兩杯白蘭地來，我要跟畢先生乾一杯！」

一個保鏢到砵櫃拿酒，暗門忽被人敲响，另一位保鏢把門拉開。

周掌櫃又走了進來，悄悄在魯志生耳邊說了好些話。

魯志生道：「帶他到閣樓，我等下便去見他！」他舉杯道：「畢先生，來，預祝咱們成功，乾杯！」

畢修身毫不猶疑跟他乾了一杯，魯志生道：「我有位大主顧來，要去招呼他一下，畢先生請稍坐一下！」

畢修身用智慧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心中狐疑，咀上却道：「魯老闆，您忙您的吧！」

魯志生留下一位保鏢，帶着另一位，走出小廳，再轉到一隻椅子前，揮手叫保鏢先上，然後跟着上去。他手段雖然狠辣，但做事十分謹慎，要不他也不能活到今日！

× × ×

閣樓又有一間小廳，小廳是在房內，只有幾張梳發，幾隻几子，還有一張長桌。電燈巳亮着，窗子却關得緊緊的。梳發上坐着一位皮膚死白的人，周掌櫃站在旁邊相陪，魯志生一進去，那人便站了起來：「魯老闆您好！」

「您是陰先生？」魯志生皮笑肉不笑地道：「聽說你有一批貨要賣給我？」

「是的，這些全是眞正的古物，保證你們店裏沒有！」那人便是陰來福，他先將皮箱放在長桌上，將箱蓋打開，「請魯老闆過眼！」

魯志生見箱子裏的東西式樣古拙，果然是店裏所沒有的，便問道：「這是什麼朝代的？」

陰來福笑笑：「我說沒有用，兩位請鑑定一下！」

「式樣只能看出產品的年期，看不出眞僞！」

陰來福哈哈一笑：「我可沒這個胆量，來騙魯大哥！」

周掌櫃道：「這些東西全是秦朝的風格！」

「周掌櫃有眼光，它們全是秦朝的東西！」

魯志生道：「老周你要小心一點，秦朝的東西，咱們很少接觸！」

陰來福笑一笑，道：「我是從秦陵得來的！」

周掌櫃看了他幾眼，恍然大悟地道：「原來陰先生是幹那一行的！」

「不怕笑話，我幹『盜墓』這一行巳有了二十年的歷史，而且，在西北方面很出名！」

魯志生笑道：「不愧你的姓氏！」

陰來福自身上取出幾張單據：「這是我上個月賣給北平榮寶齋一批秦朝古物的單據，魯老闆請過目！」

魯志生拿起單據看了幾眼，又將單據推到陰來福面前。「我這個人只相信貨，不相信其他的！連唐朝的俑馬都可以仿製，何況是一張單據！」

陰來福道：「貨就在這裏，魯老闆大可以仔細研究！」

「假如你信得過我的，那麼請把貨放在敝店三天……」

「不行！假如要三天，我寧願拿去問別家！」

「那你能放多久？」

「一天！還是頂多的！最好黃昏之前解決，我要坐夜車去北平！」

魯志生呵呵笑道：「如果貨是眞的，這批東西可不少錢，你也不在乎多呆幾天！」言下之意是懷疑陰來福的貨是假的！

陰來福那有聽不出之理，當下忙道：「實不相瞞，因爲我接到一張電報，說家母患了重病，所以趕着走！魯老闆，我貨是眞的，到那裏都不怕賣不出去，你不買却是個損失，何况我對你毫不隱瞞，坦承自己幹的勾當！」

魯志生看看周掌櫃，周掌櫃拉他到一旁去，用上海話跟他交談，魯志生點點頭，對陰來福道：「陰先生，剛好我有一位朋友到訪，他是考古學家，我想請他鑑定一下，你意下怎樣？」他怕陰來福還有所顧忌，忙再加上一句：「你放心，我絕不會做出任何對你不利的事，而且我更不會洩漏你的身份！」

陰來福點點頭，道：「好吧，我相信您！」

魯志生叫保鏢下樓將畢修身請上來。

「畢先生，這批貨是我的朋友的，他想請人鑑定一下，你可以爲我効勞嗎？」

畢修身一見到桌上的東西，雙眼便巳放亮，一邊點頭，一邊抓起一隻泥馬俑來，就燈光觀察起來，他看得很仔細，一連看了三件，這才坐下來，取出烟斗，裝上烟絲，周掌櫃連忙替他點火。

魯志生問道：「畢博士，這貨是不是眞的？」

「你說這不是泥馬麼？你說這不是一具瑤琴麼？」畢修身指一指桌上的東西，「假的不是貨，而是人！假如他告訴你這是秦朝的，那就不假，如說是周朝或者宋朝，那就是假的！」

廳內的人聽後，都聳然動容，魯志生等人是驚詫，陰來福則是高興。

「畢先生，這眞的是秦朝的啊？」

「我相信給我幾天時間，我可以準備地鑑定出他的朝代，現在只能說這些東西是漢朝之漢惠帝之前，周景王之後，即公元前五四四年至公元前一九四年之間，但以周末秦初之間的可能性較大！」

陰來福豎出一隻拇指，稱讚道：「畢先生，你眞不愧是位考古學家，給你瞧準了！」

畢修身噴了一口烟，問道：「陰先生，你這些古物從何而來的？」

陰來福的話有點結巴：「是，是家祖傳下來的……」

畢修身敲掉烟灰，再裝上一鍋，微笑着道：「陰先生，我是位學者，不是强盜，我不會去掠奪你的發現！」

陰來福更加期期艾艾：「畢先生……您的話，我可不大明白……」他也掏出一根烟來，銜在嘴裏。

「你的話可以騙別人，却騙不了我！你這批貨是剛出土不久的，大概不會超過三個月，埋藏的地方比較乾燥，估計是中國的西北！」

陰來福臉色大變，不敢吱一聲。畢修身忽然在桌上輕輕拍了一下，道：「陰先生，你別緊張，坐下來談吧？你大概見過不少古物吧？」

這幾句話聽在陰來福的耳中，頗有幾分不善，他幾乎讓烟嗆着，却故作鎮定地道：「這話倒又讓你說對了，我的確見過不少古物！」

「包括唐朝的？」

陰來福沉吟道：「唐朝的也見過一些，嗯，你要買唐朝的文物嗎？」

畢修身自身上取出那塊鐵牌來，道：「這件東西也請你鑑賞一下！」

陰來福在燈下看了好一陣才道：「就鑄造技術來看，這好像是唐末宋初年代，但鐵質我可斷定不出！」

「原來你還是位大行家？」畢修身心頭一跳：「請您再說下去！」這時候他語氣巳恭敬了不少。

陰來福有點得意，道：「我雖然不是考古學家，但看得多了，自然也懂得點門道！」

魯志生拉了一張椅子坐下，道：「你爲何會斷定不出它的鐵質？」

「因爲這種鐵質，我從未見過，尤其是在唐末宋初，那時較大的鐵礦，寥寥可數，質地跟這塊都不一樣！」

「那是我在外國發現的！」

陰來福捺熄烟蒂，道：「這就難怪！其實看這四邊的雲，也可看出一點端倪，這種圖案唐宋都不是這個造型！」

「陰先生，我想研究的是中間那個圖案，它是月字嗎？」畢修身故意試探他。

陰來福搖搖頭，笑道：「畢先生，你這是故意爲難我了，這分明不是文字，而是一件什麼物件！」

魯先生道：「你常在那種地方出入，可曾見過唐時有這種物件嗎？」

陰來福又點上一根香烟，想了好一陣才搖搖頭，道：「老實說，唐朝的東西，我見過的不多！」他指一指圖案下面有一行彎彎曲曲的綫條，問：「畢先生，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外國文字，指的便是唐朝，嗯，大約是公元六九五年，那時候正是武則天當政之時！」畢修身用央求的口吻道：「陰先生，我帮你一個忙，讓你跟魯老闆做成生意，你便帮我一個忙，再替我想一想！」

陰來福微笑反問：「假如我替你解決問題，我有什麼好處？」

魯志生道：「我立即將你這些東西全買下來，而且你還會得到一大筆財富！」

陰來福目光一亮，此刻他侷促不安的神情巳點滴無存。「數目大概有多少？」

魯志生看了畢修生一眼，道：「這要看你的能力了，假如你能指出這是什麼東西，而又是確實的，咱們便送你五千塊美金！」

「太少了！」

「好，八千塊！」

陰來福嘴角牽動一下，笑道：「假如我能帮你們找到這件東西呢？」

魯志生表示由畢修身來答。畢修身道：「假如能找到鐵牌上的東西，給你二萬塊美金！」

陰來福哈哈笑道：「兩萬塊美金對我來說，並沒有吸引力，要知道找到這件東

西，絕不容易，而且在中國能找到這件東西的，絕對不會超過五個人！」

魯志生問道：「那你要多少？」

「十萬塊！」

魯志生冷冷地道：「你把桌上的東西拿走吧！」

陰來福果然將桌上的古物收了起來，邊道：「魯老闆，我的家財已足夠下半生吃喝，要我冒險，那非大財不可！釣大魚也得用大餌嘛！」

「你要十萬塊美金，那麼咱們還能分得多少？」

「好吧，打個七折！」陰來福將箱子關好，一副要離開的神色。

畢修身急道：「陰先生，你再減一點吧！」

陰來福道：「做生意兩廂情願的事，我已經讓了一步！」

魯志生臉色不甚好看。「陰老弟，你眞的一毛錢也不減？」

陰來福哈哈笑道：「魯大哥是做慣大買賣的人，不該斤斤計較小錢！」

魯志生忽然堆下笑臉，道：「好，沖着你這句話，咱們事後便給你七萬塊美金好了！」

畢修身忙道：「我身上可沒有這許多錢！」

魯志生拍拍胸膛，道：「魯某有，我先付！」

陰來福重新坐了下來，笑說道：「魯大哥，這些秦朝的古物，都是眞貨，你買不買？」

「價錢合理，我便買！」

「隨便開個價！」

周掌櫃跟魯先生商量了一會兒，開了一個價。

陰來福道：「這數目雖然偏低，但爲了表示小弟是誠心跟你合作的，我一毛錢也不加！」

周掌櫃立即付錢給陰來福，魯志生道：「陰老弟，現在你大可以說了吧，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得想一想……嗯，我尋思時，不能讓人打擾，這是我的習慣！」

魯志生道：「好，咱們都下去，你一個人在上面想，等下吃飯時，我會叫人通知你！」

閣樓上只剩下陰來福一個人，他點上一根烟，忖道：「我去年在北平看過一次相，相士說我今年秋季驛馬星動，還說我會發一筆大財，去年我生了一場病，讓他說中了，今秋驛馬星動，他又相中，現在發財的機會就在眼前，爲什麼昨夜通天曉說我有生命危險？到底誰說的較準？這宗大生意我做不做？」

他一根烟未曾燒盡，又接上另一根，繼續沉思：「人人均說通天曉相術高明，到底……咦，他叫我速速離開此地，又叫我由什麼地方來，就回去什麼地方，我是由秦陵來的，現在又去秦陵，這不是可以化掉這場災難嗎？總之我早日離開上海就是！」想到此，他臉上升起幾絲得意之色，道：「天賜奇財，豈有不收之理？好，等下我……」

吃午飯的時候，陰來福仍說想不出來，到黃昏才倏地敲起門來，保鏢將門拉開，問道：「什麼事兒？」

陰來福用激動的語氣道：「我要見老闆，我想到那是什麼東西了！」

保鏢將門關上，道：「你等一等！」

不久，魯志生和畢修身重新上樓。魯志生向陰來福抱拳作賀：「恭喜陰老弟，您發財啦！」

陰來福諂媚地道：「小弟也恭喜你們，發大財了……」

畢修身問道：「那是什麼東西？」

「編鐘！」陰來福道：「你知道編鐘是什麼東西嗎？」

魯志生「啊」地叫了一聲道：「我怎地想不起來！那是古代的一種大型敲擊樂器！」

「哈哈，魯大哥眞是見識豐富，小弟也是剛剛才想出來的！你們看看，這個圖案，二橫二豎，那是木架，下面那幾點便是銅鐘！」

畢修身道：「那四畫跟古籍上記載的『巽虡』（註：「竹」頭。以下同）頗爲相像，但下面那幾點也可能是玉石，那便是編磬了！」

「編鐘跟編磬豈不是同樣爲古代的樂器？」

「作用相同，但音色不一樣！」

陰來福沉吟了一下：「我曾經看過編磬的圖文，那些玉石可不是圓形的，而是像倒垂的鈎子！」他以指代筆在桌上劃，一個∧的形狀。

「這個我知道……」畢修身仍有疑問：「你再數一下，鐵牌的圓點有幾個？」他將鐵牌遞給陰來福。

魯志生伸頭過去，暗中細數一下，兩人同時叫道：「十三點！」

「據清朝所製的編鐘，『巽虡』之下，是十六個銅鐘！但其上只有十三個！」

「編磬也是十六個爲最多！」

畢修身道：「所以可能兩項都不是，而且這不是唐朝的產品，由春秋到清朝都一直有製造！」

「不，據古籍記載，春秋時代的編鐘是只有十三個銅鐘的，一直到宋朝之後，才有人嘗懸十六個鐘，反而編磬的形式較多，有十二、十四、十六、廿四，最大的有三十二枚！」

畢修身道：「你剛才自己也說過，編鐘在春秋已經有了，而且編鐘的巽（橫木稱巽，音選）和虡（直木，音矩）的排列是同樣的……」他也以指代筆在桌上畫了一個冂的形狀。

他看了陰來福一眼，續道：「由于編磬的玉石較多，所以其巽虡的形狀才是像鐵牌上所鑄的，因爲它分成兩排，玉石便掛在巽之下！」

（作者按：編鐘與編磬都是我國古代的大型敲擊樂器，因質不同，而前者的音色聽來較雄渾，後者則較清脆。至于爲何編磬的數目較多，猜想是銅鐘比玉石重，而鐘若太小，又難以發揮其雄渾的特色，所以編鐘最多只有十六枚。讀者若對此有興趣研究的，可參看辭海和辭源之類的大型辭典，其形式可見圖。」

（編者加按：西門丁先生曾送來編鐘及編磬的圖片，但因篇幅有限，又趕不及繪畫製版，沒法刋出，謹此向作者及讀者

致歉。）

「這可能是例外！」陰來福微笑，道：「你們找到我，花七萬塊美金，實在不寃！」

畢修身目光大盛，急問：「難道你已在那裏見過？」

「不錯，就在秦陵之內見過！」

魯志生聳然動容道：「是秦始皇的陵墓？」

「不錯，我賣給你的那些東西，也是在那裏得到的！」

畢修身道：「這可是眞的？」

陰來福不悅地道：「若沒見過，我那敢騙魯老闆？」

魯志生望一望畢修身：「畢博士，你還有什麼疑問嗎？」

「我還有一點不明白！」畢修身指一指鐵牌上的字：「這上面的唐朝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因爲它跟編鐘可沒有關係！而且下面的埃及文字，記載的年期等于公元六九五年！你看到的那具編鐘，是不是那一年製造的？」

陰來福道：「我幹盜墓這行二十年，一向是獨來獨往的，那麼大的一具編鐘，不但搬運成問題，而且也沒有人肯買，所以我沒有仔細看過！不過我對唐朝那兩個字，另有解釋！」

他故意賣弄關係，掏出一根烟來，慢慢點上，魯志生雙眼閃過一絲殺機，却含笑道：「陰老弟，你不是連這個也要收費吧？」

「那裏！陰某人辦事素來有分寸！」陰來福噴了一口烟。「唐朝跟公元六九五年，指的不是編鐘的製造日期，而是你那個寶藏的封閉日期！」

畢修身幾乎跳了起來，陰來福笑道：「畢博士，假如我沒有猜錯的話，你們一定是要去外國掘一個寶藏，只不過我猜不出外國的寶藏與中國的編鐘有何關連！」

畢修身喃喃地道：「我爲什麼沒想到這點，古代顯貴未死之前便先造墓！」

魯志生一見他如此表現，便知道陰來福的說法合理，便在陰來福的肩上拍了一下，笑道：「陰老弟，你瞞得我好苦啊！其實你一看那塊鐵牌便明白了一切，都讓咱們白白急了大半天！」

陰來福得意洋洋地道：「那裏，魯老闆太抬舉兄弟了，我還有好些細節要想清楚！七萬塊美鈔不貴吧？就算買那具春秋時代的編鐘，也値這個價錢！」

「不貴不貴！」魯志生瞇着眼道：「陰老弟眞是個奇才，能跟你合作，實是魯某之幸！」

陰來福轉頭問畢修身。「畢博士，你認爲小弟還能合作嗎？」

畢修身伸手與他一握，道：「希望大家都能發財！」

魯志生道：「咱們出了秦墓便立即付錢給你！」

陰來福大喜，問道：「那麼咱們幾時起程，越快越好！」

魯志生又問道：「咱們也得準備一下，陰老弟掘墓你在行，需要準備些什麼器具？」

陰來福恨不得早點離開上海，便道：「器具包在我身上，我在那附近有個『窩』，一切器具都有！」

魯志生看了畢修身一眼，道：「明天準備一下，坐後天的火車去吧！」

畢修身說道：「我不能在上海露面，最好乘別的交通工具去，出了上海再坐火車！」

「這個簡單，魯某可以安排！」

畢修身道：「我還有一個條件……」

魯志生有點不悅地道：「老弟，你爲何不早說？」

「我今早來你這裏的時候，遇到一位洋人，他見到我之後，不久便乘三輪車去英國領事館，這個人對咱們是個威脅！」

魯志生道：「他可知你來這裏嗎？」

「不知他有沒有同伴……最好能殺死他！」

魯志生沉吟道：「殺人沒問題，但咱們又何必節外生枝？殺死一個洋人，事後痲煩得很！哈，那洋人是什麼樣子的！」

畢修身將彼得的形狀描述了一下，道：「當時是在西藏路的三香小吃館外面！我跟他碰了一下，一時不察，對他說了句英語，他一定會思疑！」

陰來福忽然「啊」地一聲，道：「那洋人便是彼得！」

畢修身與魯志生一齊問道：「你認識他？」

陰來福便將昨晚在鍾楚雄家無意碰到彼得的經過，述了一遍，然後道：「因此以我來看，鍾楚雄可能也知道畢博士的消息！」

魯志生道：「殷局長與梁隊長既然也去找他，他自然知道！」

畢修身問道：「鍾楚雄是什麼人？」

陰來福道：「人家都叫他通天曉，聽說他什麼都懂得，本領很高，甚至懂得看相論掌……」說到這裏，他想起鍾楚雄對他的評語和勸喩，心頭不由一沉！

魯志生道：「你還是個愛多管閑事的人，這個人朋友很多，老是跟我作對！哼，彼得可以不殺，但這人却不能不殺！」

畢修身又問：「咱們幾時起程？」

魯志生道：「這得先準備一下，這種事當然越快越好，你們放心，一切有我安排！」

× × ×

夕陽把半邊天，染成鮮血，裊裊的炊烟，却帶着幾分蒼凉。

一個瞎子，用拐杖探路，他背上揹着一隻長長的布袋。瞎子聽見人聲，問道：「少爺們，請問通天曉的家，由那個門口上？」

小巷裏有幾個孩子正在玩捉迷藏，其中一個掛着兩筒鼻涕的孩子，笑嘻嘻地道：「你跟我來，我帶你去！」他拉着瞎子，向同伴扮了個鬼臉，走過那個掛着通大曉由此上的木牌，仍不停步！

孩子們都知道他的用意，也不說破。那孩子帶着瞎子來到一個門口，道：「老伯，您自個上去吧，樓上左手邪扇門就是了！」

瞎子謝了一聲，用拐杖探路，慢慢登上樓梯級。到了二樓，他用枴杖去敲左邊的門。過了一陣，裏面有人問道：「找誰呀？」

（未完‧二）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笛劍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顧總管帶卓少華去見他師父和師叔，九眺先生和董仲萱認出他，卓少華雖然吃了無憂散迷失神智，得長風子傳授了九陽神功，因此恢復神智五成，但不敢承認自己就是卓少華，老夫人和顧總管經過對他測試智力，知道他不是假裝，便帶他返回賓舍。此時大公主嚴文蘭已奉老夫人之命返到芙蓉城，從穆嬤嬤身上搜出的解藥也帶來，被妹妹嚴玉蘭攔截要解藥，嚴文蘭才知道卓少華已在山上，便將解藥交妹妹爲他治理，卓少華吃了解藥神智清醒但仍裝神智不清，老夫人已下令利用他神智半昏迷的情況下，帶領被迷失神智的師父等人下山辦事……

遇紅顏知己　共商討對策

顧總管才回頭朝卓少華道：「王令主請隨老身來。」

卓少華也隨着朝十三個人道：「你們隨本座來。」

顧總管領着卓少華，離開北岩庵，把他們領到花林間，一處大敞廳中休息，一面朝卓少華道：「晚飯之後，你就要率領他們下山了。」

這敞廳上放着品字形三張方桌，圍以板櫈，一望而知是一座飯廳。

卓少華茫然的道：「我們要到那裏去呢？」

顧總管說道：「這個連我也不大清楚，我想你們出發之前，城主一定會有指示了。」

卓少華問道：「這些人以後都歸本座率領麼？」

顧總管道：「城主派你担任令主，這十三個人以後自然全歸你率領了。」

卓少華作難的道：「但……但……本座一個也不認識他們……」

顧總管笑了笑道：「這很好記，你只要看他們胸前綉的是甚麼字，就叫他們甚麼字好了。」

卓少華點點頭道：「在下記下了。」

顧總管道：「城主把他們交付給令主，你就得留在這裏和他們一同相處，生活與共，才能熟悉，老身還有事去，不奉陪了。」

說罷，轉身自去。

卓少華轉眼朝師父、師叔看去，只見兩人坐在左首一張方桌上，看也沒有向自己看上一眼，心知他們神智被迷，是以不認識自己了。

顧總管曾說晚飯之後，自己就要率領他們下山，且等下山之後，再給師父、四師叔解藥不遲，現在可不能露出一點破綻來。

正在思忖之間，只見從廳外走進一個一身翠綠衣褲的苗條人影來。

定睛看去，來人正是在賓舍侍候的秋月，她換了一身緊身衣靠，頭上也用一塊

綠絹包了秀髮，腰間掛一個革囊，斜插一支短劍，看去別有一番剛健婀娜之姿！

秋月俏生生走近上首桌子，欠身一禮，嬌聲道：「小婢見過王令主。」

卓少華道：「姑娘來此作甚？」

秋月嫣然一笑道：「小婢是奉顧總管之命，來侍候王令主的了。」

卓少華道：「我們晚飯之後，就要下山了，不用你侍候了。」

秋月含笑道：「顧總管就是要小婢跟隨王令主下山，一路上也好由小婢侍候，你看，小婢不是已經換了一身勁裝麼？就是準備跟令主下山的了。」

卓少華明白了，顧總管派她跟自己下山，明是侍候，暗是監視，看來自己是無法推辭的了。想到這裏，不覺點點頭道：「好吧！」

說話之時，兩名莊丁已經擺上碗筷，上首正中間一張桌上，是令主席，本來卓少華獨佔一桌，如今多了一副碗筷，那自然是秋月的了。其餘十三人分坐下首左右二席。

接着酒菜陸續送上，秋月取起飯碗給卓少華裝了一碗，同時也給自己裝好了一碗，在下首坐下，靦然道：「從現在起，小婢一路侍候令主，吃住都在一起了。」

卓少華「唔」了一聲，拿起飯碗，就自顧自的吃飯，但一雙眼睛，却不時的往外投去。

秋月眼珠一溜，嗤嗤輕笑一聲道：「王令主請用飯吧，不用再張望了。」

卓少華道：「我張望甚麼？」

秋月抿抿嘴道：「自然張望一個人了，但小婢可以告訴令主，她不會來了。」

卓少華神智恢復清明之後，就一直沒有見過嚴玉蘭，現在自己立即就要下山，自然盼望能和她見一面了，聞言不覺臉上一紅，說道：「妳知道我在盼望誰？」

「這還用說？自然是小公主了。」

秋月俏皮的笑了笑，才道：「今晚小公主隨同城主下山，這時候自然是在城主身邊，就是想抽空來看你，只怕也抽不出身來呢！」

卓少華看着她，試探的道：「姑娘說是奉顧總管之命，來侍候我的，這話恐怕不對吧？」

秋月目光閃動了一下，因爲這句話不似神智被迷失的人說的，她低鬟一笑道：「小婢本來是侍候人的咯，奉派到賓舍裏，去伺候王相公，現在王相公榮任了令主，顧總管覺得派別人來伺候你，倒不如派小婢來，所以小婢來了。」

她故意把卓少華的意思岔了開去。

卓少華也警覺了自己這話問得不妥，不是伺候自己，豈非說她來監視自己的了，這就說道：「不，我是說，妳應該是奉城主之命來的才對。」

秋月低笑道：「這還不是一樣？小婢是屬總管管的，城主有甚麼事，交代了顧總管，顧總管再派到小婢。」

卓少華問道：「城主和小公主也要下山去麼？」

秋月道：「這一次聽說全體出動，顧總管也要隨城主去呢！」

卓少華道：「他們甚麼時候出發？」

秋月道：「小婢來的時候，好像就要下山了。」

卓少華試問道：「妳沒聽說城主要去那裏麼？」

秋月搖搖頭道：「不知道，好像連顧總管都不知道，小婢怎麼會知道呢？」

「那怎麼辦。」卓少華急得放下飯碗，問道：「不知城主走了沒有？」

秋月斜睨了他一眼，才道：「王令主有甚麼事嗎？」

卓少華接道：「城主要我率領他們下山，却沒說出到甚麼地方，城主如果走了，我們要到那裏去呢？」

秋月輕笑一聲道：「這可不勞王令主担心，小婢來的時候，顧總管已經有了交代……」

卓少華道：「她怎麼說？」

秋月道：「城主和顧總管先行下山，經過的地方，一路上自會留下記號，顧總管派小婢前來，一來是伺候王令主的起居，二來也是好給王令主帶路。」

她現在才說出來，她是帶路來的。

卓少華心中暗道：「這一趟城主要親自出馬，而且還全體出動，必然有着十分重大之事，看她們行動如此神秘，不知要去那裏？」

一面點點頭道：「有姑娘帶路，那就再好也沒有了，只不知咱們何時下山？」

秋月道：「還早呢，小婢聽顧總管說，王令主的第四路人馬，要待天黑了才動身。」

她說到這裏，起身道：「小婢給令主添飯。」

接過空碗，裝了一碗飯送上。

整座飯廳之中，只有卓少華和秋月在說話，其餘的人，只是自顧自的吃喝，好像兩人說的話，和他們無關，沒有一個人竊聽的。

飯後，秋月起身去沏了一壺茶送上。喝茶，也只是令主獨有的享受，其他的人，吃完飯，依然正襟危坐，也沒有互相交談，好像沒有令主吩咐，他們是一動也不動的。

直到此時，卓少華這才體會到服了「無憂散」的人，竟是如此模樣，一點自主都沒有，難怪自己初來之時，城主要懷疑自己了，但奇怪的，城主何以又會派自己當第四路令主的呢？

天色漸漸昏暗下來，一回工夫，便已全黑，秋月起身道：「王令主，咱們該走了。」

卓少華點點頭，隨着站起，說道：「諸位，現在該是咱們下山的時候，諸位請隨本座走吧！」

他話聲甫出，一十三名黑衣人果然很快都站了起來。

卓少華可不知道下山該如何走法，這就朝秋月道：「姑娘請走在前面領路。」

秋月應了聲「是」，就舉步走在前面，卓少華跟着秋月身後，走出飯廳，回頭看去，那一十三名黑衣人好似久經訓練，不須招呼，依照「天地玄黃」順序，一個接一個魚貫而行。

卓少華掄目四顧，但見偌大一片山谷間，樹影迷離，沒有一點燈光，好像所有的人，全已走了，自己這批人，已是最後一批了。

芙蓉城是片絕地，四週俱是插天高峯，只有一條出口，因爲谷中到處都有樹林，而這些樹林，經過一番人工整理，每一條林間小徑，都是互相連貫，岔道甚多，還按奇門八卦佈置，沒有人領路，走上半天也走不出來，而且不走近出口，你怎麼也找不到出口的。

秋月領着卓少華走上一條彎曲而不平的谷道，但見兩邊峭壁夾峙，壁上雜樹叢生，就算大白天，也是幽暗如晦，此時天色已黑，你就是仰起頭來，也看不見一點星光。

卓少華目能夜視，自然看得清楚，他發現秋月雖是顧總管手下一名使女，但輕功造詣却是極高，走在這樣黝黑的谷道上，依然身法輕靈，起落如飛。

再回頭看去，身後一十三名黑衣人，更是一個個都有絕高的身手，只要看他們跟着自己步履輕捷，一身武功，絕不在師父和四師叔之下。

心中不禁暗暗驚異，這些人不知都是甚麼來歷，竟有如此絕高的身法？

但繼而一想，城主處心積慮，創立芙蓉城已非一日，師父和四師叔是被他們擄來的，那麼這些人，自然也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給他們擄來的了。

凡是被他們擄來的人，必然是身手極高的人，否則還不够被擄的資格呢。

城主花了多年心血，創立芙蓉城，又從江湖上擄來這許多高手，再用「無憂散」迷失他們的神智，收爲己用，如今忽然全體出發，這一舉動，必然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自己這一路，已經是第四路了，那麼一定還有三路人馬，每一路人馬的實力，當然決不會比自己這一路弱。

有這樣四路高手，投入江湖，可說已是所向無敵，如果此行是去作惡武林，那就太可怕了。

自己應該儘快設法去給師父和四師叔服下了解藥，讓兩位老人家去衡量情況才好。

這條谷道，差不多足有三里來長，卓少華隨在秋月身後，一路上只是在想着心事！

突聽前面空中有人像焦雷般一聲大喝：「甚麼人？還不停步？」

卓少華抬頭看去，只見前面一方十餘丈高的巨大岩石上，凜若天人，站着一個濃眉黑臉，身穿黑袍的高大老人。

秋月腳下一停，躬身道：「回裘公公，小婢秋月，是奉顧總管之命，領第四路王令主出關的。」

黑袍老者洪聲，說道：「繳驗令牌出關。」

秋月應了聲「是」，回身道：「王令主請取出令牌來繳驗。」

卓少華依言取出令牌，攤在掌心，回頭問道：「相距十丈，他看得清麼？」

黑袍老者洪聲道：「繳驗，就是要你繳上來給老夫驗看，你懂不懂？」

「懂！」卓少華看他老氣橫秋模樣，不免有氣，心裏想：「城主已經不在，我也不會回到山上來了，先挫挫你的銳氣也好。」

口中沉哼了一聲，喝道：「你老接着了！」

左手一抬，暗運「九陽神功」，把金牌直向黑袍老者面前緩緩飛去。

你別看金牌飛去之勢相當緩慢，緩慢就表示金牌上含蘊的力量相當沉重。

黑袍老者在黑夜中，雙目烱烱如電，眼看金牌緩緩飛來，心中暗道：「這小子果然有幾分內力！」

右手一探，接住了令牌。

接是接住了，但金牌後勁竟然源源不絕的湧到，黑袍老者沒想到卓少華內力竟有如此深厚，但覺衝來的內勁十分沉重，一時驟不及防，被逼得後退了一步。

不！後退一步，還以爲金牌上的內力，已可消卸，却沒想到左腳堪堪退後，一團內勁却跟踪逼進，依然壓了過去，還是站不住樁，右腳不由得又退後了一步。

這下可把黑袍老者驚出了一身冷汗，心頭大爲凜駭，忖道：「這小子那來這般精純的功力？」

他低頭看了金牌無誤，口中洪笑一聲道：「王令主果然不錯，你收好了！」

喝聲甫出，一抖手金牌化作一道金光，快逾閃電，朝卓少華右肩飛射過來。

他這一下，心頭隱含怒意，出手自然極重。

卓少華凜立不動，左手輕輕一抬，金牌便自落到掌心，高聲道：「咱們可以出關了吧？」

黑袍老者自以爲這一下自己以閃電手法投去，卓少華縱能接住，也得手腳忙亂，但卓少華只是左手輕招，便自接了過去，這份功力他就自嘆不如，聞言大笑道：「王令主，果然功力深厚，老夫佩服之至，請吧！」

卓少華也拱拱手道：「你老好說。」

秋月目中驚喜的瞥了卓少華一眼，低聲道：「王令主請隨小婢來。」

她走在前面，領着卓少華從大岩石下的一條仄徑轉出。

這裏已是谷口，回頭看去，只見巨岩擋路，眞是天生的屏障，外人至此，絕想不到這巨岩之後，還有這麼一個世外桃源的芙蓉城。

出了谷口，秋月吐吐舌頭，說道：「這裘公公外號雷公，連城主對他都要禮讓三分，從未對人許可過，小婢看他對王令主好像很客氣呢！」

卓少華心中暗道：「他給自己內功震退了兩步之多，雖說出其不意，但總是落了下風，焉得不客氣些？」

谷外，已是一片岩石峻嶒的山嶺，遠近峯巒起伏，甚是險峻，平日根本人迹罕至，是以也沒有山徑鳥道可循。

秋月似是對谷外山徑地形極熟，由她引路，雖然仍是翻越斷崖峭壁而行，但無形中似有一條山徑可循，走得並不怎麼費力。

這一路全是往下縱掠，一行人輕功均是極高，不過頓飯工夫，已翻越過幾重山嶺，前面山坡前，已有十幾間房屋，儼然村落。

秋月領着大家走近中間一幢房屋門前，腳下一停，躬身道：「小婢秋月，奉城主之命，領第四路王令主下山，特來向辛總管驗令。」

這地方卓少華自然認識，那是入山的第一關，由前山總管辛嬤嬤負責，自己和嚴玉蘭上山之時，到了這裏，是辛嬤嬤在茶中下了迷藥，派人把自己送上山去的。

秋月話聲甫落，兩扇木門開啓，二名青衣女子走了出來，含笑道：「是秋月姐，總管要妳把令牌送進去呈驗就好。」

秋月應了聲「是」，轉身道：「王令主請把令牌交給小婢，交由小婢送進去呈驗。」

「下山還有這麼麻煩？」

卓少華冷嘿一聲道：「裘公公不是自己出來看令牌的麼？妳去叫辛總管出來驗看就是了。」

秋月大吃一驚，忙道：「王令主，這是規矩。」

卓少華大聲道：「本座一向不懂什麼叫做規矩。」

秋月要待勸阻，已經來不及了。

只聽辛嬤嬤的聲音道：「什麼人在外面吆五喝六的？」

秋月急忙趨了上去，要待開口。

卓少華已經大聲道：「是本座。」

辛嬤嬤滿臉怒容的在門口現身，看了卓少華一眼，哼道：「你就是王阿大，就算城主派你担任令主出山繳驗令牌，也是城主規定之事，你大聲叫嚷什麼？」

「本座不叫王阿大。」

卓少華故意大模大樣一指辛嬤嬤，朝秋月問道：「她是什麼人？」

秋月連忙低聲道：「她就是前山總管辛嬤嬤。」

卓少華故意道：「本座沒有聽城主說過。」

辛嬤嬤怒聲道：「你沒聽說過，老婆子就當不成總管了嗎？」

卓少華存心氣氣她，故意岸然道：「妳這老婆子胆敢頂撞本座嗎？」

秋月急得連朝辛嬤嬤使着眼色，意思是告訴她，卓少華是神智被迷之人，希望她不要再和卓少華計較了。

那知辛嬤嬤乃是城主手下兩名總管之一，給卓少華一氣，豈肯甘休，怒聲道：「他那似神智不清的人？今晚……」

卓少華勃然變色，喝道：「妳才神智不清！」

揮手一掌，拍了過去。

辛嬤嬤怒不可遏道：「你敢跟老婆子動手？」

右掌一立，朝前迎上。

卓少華只是因她在上山之時，非給自己喝迷藥不可，連小公主都不敢不從，可見她定是城主手下的紅人，故而存心折折她的威風。這一掌雖然不想傷她，但至少也要給她一個下馬威，因此掌上用了六七成力道。雙掌甫接，但聽「拍」的一聲，辛嬤嬤上身往後幌得一幌，竟似被人推了一把，腳下不自主的被震後退了一步，還幾乎站立不住。

秋月眼看兩人動上了手，心頭更急，央告道：「王令主，城主已經下山多時了，時間緊迫，再遲就會趕不上，你把令牌取出來，讓辛嬤嬤驗看了，咱們就得上路了。」

卓少華道：「不忙，這老婆子瞧本座不起，本座非教訓教訓她不可！」

這下被震後退，直把辛嬤嬤驚得不知所云，暗道：「自己掌上，少說也凝聚了八成功力，這渾小子好強的內力？」

她居然被一個渾小子震退，心頭更是不甘，再聽卓少華的話，無異火上加油，臉色獰厲，喝道：「這渾小子一口一聲的『本座』，老婆子把他拿下了，按山規治罪，有什麼不對，老婆子自會向城主自請處分的。」

秋月急道：「辛嬤嬤，這萬萬使不得，他手上握有令牌，這第四路全是……全是一等一的高手，萬一……萬一……」

辛嬤嬤聽得一凜，她說的不錯，這第四路是被迷失神智的高手，一旦衝突起來，自己前山這些人那是這班人的對手？不覺哼道：「這是老婆子和這渾小子私人的事，不用別人相助。」

卓少華聽得暗暗好笑，也道：「本座用不着別人帮忙。」

辛嬤嬤心中竊喜，大喝一聲道：「那你就接老婆子一掌！」

身形一幌而至，右手發掌之際，掌勢連番旋轉，使人摸不清她究竟擊向何處？她這一記使的正是芙蓉城一派最厲害的「九轉玄陰掌」，外人看不清她的手勢，實則直向卓少華當胸印來。

卓少華精通長風子「十三破」，對她旋轉的掌勢看得清清楚楚，直等她手掌快要印到胸口，口中朗笑一聲道：「去妳的！」左手輕輕朝前推出。

要知他練的「九陽神功」乃是乾陽眞氣，正是所有陰功的尅星，連城主都幾乎不敵遑論辛嬤嬤了。

這回雙掌相交，連「拍」的一聲都沒響起，辛嬤嬤但覺自己手掌，有如印上了燒紅的烙鐵，把凝聚掌心的玄陰掌力，悉數化去，一股炙熱氣流，直逼過來，全身眞氣，全都受到波動，心知不妙，再待後退已是不及，口中悶哼一聲，蹬蹬蹬的連退了五步之多。

秋月和站在門口的青衣少女，覩狀大驚，急忙雙雙搶了過去，問道：「辛嬤嬤怎麼了？」

卓少華大笑道：「妳還要把本座拿下治罪麼？」一面接着道：「不要緊的，她只是右臂眞氣，被本座震散而已，休養三日，右臂即可復原，本座若是要取她性命，早就震散她一身眞氣了，秋月，妳還不走在前面，給本座帶路？」

秋月不敢違拗，口中應了聲「是」，只得走在前面帶路。

卓少華大笑道：「本座不用令牌，一樣走出來了。」

秋月心中也不禁暗暗起疑，忖道：「這位王令主到底神智是否迷失呢？看他說話、行動，有時和好人無異，有時又好像不太清楚，任性得很，今晚之事，如果是神智清楚的人，就不會和辛嬤嬤衝突起來的了。」

山谷不遠，一片空地上，一共停着三輛雙轡馬車，秋月腳下一停，說道：「啓稟令主，這三輛馬車是留給咱們乘坐的了，令主可要他們分乘後面兩輛，這前面一輛，是專爲令主準備的。」

卓少華點點頭，就朝身後十三名黑衣人吩咐道：「你們分乘後面二輛，可以上

車了。」

十三名黑衣人自然唯命是從，分別登上了後面兩輛篷車。

秋月走到前面一輛車旁，舉手撩起車簾，嫣然一笑道：「王令主請上車了。」

卓少華沒有說話，大模大樣的跨進了車廂。秋月跟着鑽進車廂，隨手放下了車簾，舉手拉了一下鈴。

車把式聽到鈴聲，不待吩咐，揚起長鞭在空中「劈拍」作響，兩匹健馬立時展開四蹄，轆轤聲中，車子緩緩馳上山路。令主的座車自然是第一輛先行，接着第二輛、第三輛也跟着相繼上路。

卓少華沒想到自己上山的時候，和嚴玉蘭同車，如今出來了，還會有一個善解人意的秋月作伴。

他想到自己和嚴玉蘭在車中那一段旖旎風光，鼻中却聞到了從身邊秋月身上傳來的縷縷幽香！

女子身上的幽香，總是有着極大誘惑力的，這使卓少華坐到車上，連柔軟的車墊都成了針氈，他只好閉上雙目，正襟危坐，作出假寐之狀！

秋月看了他一眼，柔聲叫道：「王令主。」她叫得很輕很柔，也很媚！

卓少華不得不理，張目答道：「什麼事？」

秋月嫣然一笑道：「車中準備了美酒佳餚，是給王令主消夜的，可要小婢伺候你飲酒麼？」

卓少華問道：「他們那兩輛車上，可曾也準備了酒菜嗎？」

秋月美目流盼，輕笑道：「這是顧總管特別吩咐給你準備的，你是令主咯，令主和屬下的待遇，自然不同了。」

卓少華道：「可惜本座不善飲酒。」

「不善飲酒能飲酒。」秋月媚笑道：「不善飲，那只是說量不洪，不是不喜歡飲酒，或是不會飲酒了，酒菜都準備了，不吃多可惜，這樣好不？你少飲些也就是了。」

車中有燈，燈是一盞小巧的琉璃燈，不太明亮，但正好够照明，使你看得清車廂中的人面，私車廂內的景物。其實卓少華沒有燈也看得見，但秋月沒有燈就看不到了。

卓少華聽說酒菜是顧總管特別給自己準備的，如今又看秋月一雙剪水雙瞳，對自己含情脈脈，含羞作態，心中已經明白，她（顧總管）要秋月隨行，明的是給自己作嚮導，暗中則是監視自己的行動，原來還另有其目的，想用「美人計」籠絡自己！

一念及此，心中不禁暗暗冷笑：「你們想用美人計，那是看錯人了。」

一面微微點頭道：「本座一向沒有消夜的習慣，我看不用了。」

秋月甜甜一笑，道：「長途跋涉咯，不吃些消夜，何以遣此長夜？你……你看這樣好不？你若是覺得一個人喝酒沒有意思，那……那小婢陪你少喝些，總可以了吧？」

她說話之時，有着說不出的靦覥，雙頰飛紅，不勝嬌羞，在燈下更能够引人入勝！

「不！」卓少華心裏暗暗冷笑：「果然不出自己所料。」

他說了個「不」字，依然搖着頭道：「我喝了酒會頭昏，坐在車上頭昏昏的多不舒服，妳要喝，就一個人喝好了。」

秋月粉頸低垂，抬眼幽幽的道：「小婢也不會喝，令主要喝，小婢不得不伺候着陪你少喝些，令主既然不喝，小婢自然也不喝了。」

卓少華沒有理她，又微微闔上了眼皮，秋月一個綿軟的嬌軀，傍着卓少華漸漸倚偎過來，嬌聲道：「王令主，車子這樣顛簸，你能睡得熟麼？」

卓少華沒睜眼，隨口道：「養養神也好。」

秋月咭的輕笑一聲，才道：「王令主輕輕年紀，倒像老僧入定一般！」

話聲未已，車子突然重重一顛，秋月「啊」了一聲，乘機一下撲入了卓少華的懷裏。

少女豐滿的嬌軀，縱體入懷，尤其是黑夜裏，行駛在荒山野地的車廂之中，而車上又只有兩個人的時候，更何況秋月貌本秀美，生性又嬌柔、婉轉，而又善體人意。

若非卓少華方才聽了秋月的話，早已覷穿了這是顧總管的美人之計，這乾柴烈火，豈有不燃之理？

他雙目微睜，伸手把她扶住，輕聲道：「姑娘坐好了。」說完，又微微闔上了眼睛。

秋月雙頰緋紅，羞澀的道：「多謝令主。」

卓少華依然沒有理她，當然也沒睜開眼睛來看她。

秋月顯然感到有些委曲，低低的叫道：「王令主。」

卓少華道：「什麼事？」

秋月不勝幽怨的道：「你對小婢不理不睬，是不是小婢不值一顧麼？」

卓少華睜目微笑道：「本座覺得有些睏意，怎會不理姑娘呢？」

秋月嫣然一笑道：「那麼令主怎麼連看也沒看小婢一眼呢？」

卓少華因她是顧總管的耳目，不得不虛與委蛇，這就笑了笑道：「本座現在不是看着妳麼？妳有什麼話，那就說吧！」

「小婢也沒什麼事。」秋月緩緩挨着他身子，仰起臉，問道：「王令主，你看小婢美不美？」

她這一仰起臉，一顆頭就倚在卓少華的肩窩裏了！星目盈盈，凝視着他，但臉上却脹紅得如大紅緞子一般。

卓少華冷笑道：「妳很美。」他不敢看她，看了怕把持不住。

秋月雖然感到羞澀，但他連看也沒有看她一眼，却又感到大是失望，幽幽的道：「王令主怎麼不看看小婢呢？」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只怕你不看她，只要你看上一眼，就不怕你不着迷。

卓少華笑道：「本座和姑娘相識已有兩天了，妳生得如何，本座如何不知？」

卓少華仍然沒有看她，口氣也說得淡淡的。

秋月眨動了兩下眼睛，忽然從她眼角間滾出兩顆晶瑩的淚珠，幽幽的道：「小婢知道，王令主一定是瞧不起小婢了。」

卓少華聽她聲音有些凄楚，忍不住回頭朝她看去，只見秋月臉上掛着兩行淚水，看去楚楚動人，不覺訝然道：「姑娘哭了？」

他這四個字聽到秋月耳中，忽然一頭鑽進了卓少華懷裏，生似引起了她心底無限委屈，不由得雙肩聳動，抽抽噎噎低泣起來。

「在下怎會瞧不起姑娘？」卓少華柔聲道：「姑娘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可是怪在下不通人情麼？」

不通人情，就是不解風情之謂。

秋月忽然抬起頭來，眼中淚珠依然像斷了綫的珍珠，滾落下來，幽幽的說道：「小婢怎敢怪令主呢？令主心裏，一定認爲小婢是個下賤的人了，其實小婢也是好人家的女兒，只是從小被穆嬷嬷拐到山上來的，小婢不是像令主心中想的那樣淫賤的……」

卓少華道：「在下並無此心。」

秋月道：「這是令主故意安慰小婢之言，小婢方才只是逼不得已，才……勾引……令主的，小婢眞……羞死人了……」

「逼不得已？」卓少華故意目光一注，問道：「姑娘此話怎說？」

秋月拭着淚水，望望他，忽然好似下了很大決心，說道：「小婢除了一死，已沒有什麼可慮的了，但小婢却有一段很重要的話要告訴王令主，只是在小婢沒說出這段話之前，小婢想問王令主一句話，也希望王令主能够很坦誠的告訴小婢。」

卓少華聽她說出「除了一死，已沒有什麼可慮的了。」心中不禁暗暗一動，忖道：「她說這話的意思，分明是顧總管交給她的任務，若是不能達成，就得受到嚴厲處分了。」

一面目注秋月，問道：「妳要問我一句什麼話呢？」

秋月眨動眼睛，盯着卓少華，低低的說道：「據小婢看來，令主神智似乎很清楚。」

卓少華微微一笑道：「在下神智自然清楚得很。」

秋月追問道：「王令主這是說神智並未被迷失了？」

卓少華說道：「在下神智當然沒有迷失。」

秋月嬌靨上有了喜容，點頭道：「令主說得很坦誠，小婢也自當坦誠相告，城主和顧總管自然也看得出來了，這就是派小婢來伺候令主的用意了。」

美人計沒有成功，美男計却成功了。

卓少華點頭道：「這一點，在下可以想得到。」

秋月道：「所以顧總管，交給小婢一小包藥物，交代小婢在今晚晚飯時候，下在王令主的茶水或飯菜之中，這是一種遇水即化，無色無味的藥物，服了後，也並無異狀，但只要喝上一小口酒，就會發作……」她說到發作，一張粉臉又驟然脹得通紅。

卓少華心頭暗暗一凛，問道：「妳在我酒菜中下了藥物，所以方才勸我喝酒的了？」

秋月道：「沒有，那包藥物還在小婢身上，小婢沒……敢下在你酒菜裏。」

卓少華問道：「那妳爲什麼又沒有下呢？」

秋月紅着臉，低頭說道：「因爲……因爲下了那包藥，六個時辰之內，必須用酒引發……若是過了六個時辰，就會終身成爲痴頑之人……」

卓少華道：「發作起來又如何呢？」

秋月臉色更紅，碍口的道：「所以……所以顧總管要小婢……來伺候你了……小婢心中甚是害怕，才沒敢下在你酒菜裏，但顧總管吩咐的，若是小婢沒……沒伺候你的話，小婢就會得到最嚴厲的處分，所以小婢心裏又很急，方才……才不顧羞恥……」

她說着，說着，忍不住又流下淚來，說道：「小婢看你是正人君子，心裏矛盾得很……」

她忽然抬起頭，臉上還有淚痕，却凄然一笑道：「現在小婢想通了，小婢就是一死，也決不敢再害令主了。」

這番話，聽得卓少華全明白了，果然不出自己所料，顧總管想用秋月籠絡自己，控制自己，她居然作出如此卑鄙無恥的手段！

他心頭對秋月不禁升起了感激和憐憫之心，望着她，說道：「姑娘不肯下毒，不但保全了在下，也保全了姑娘，在下對姑娘十分感激，只不知姑娘今後如何向顧總管交代呢？」

「小婢死不足惜。」

秋月抬眼看了他一眼，才道：「只是王令主並未被迷失神智，如何自處呢？」

這句話問得很巧妙，也是含有試探之意。

卓少華坦然道：「在下對姑娘也毋須隱瞞了，在下目前對芙蓉城實在並不瞭解，對此行任務，也一無所知，因此也無法預定行止。」

秋月道：「這麼說，你這令主還要繼續幹下去了？」

「這很難說。」卓少華沉吟道：「在下從種種迹象觀察，芙蓉城決不是什麼正派人物，所以在下必須全盤瞭解之後才會離開，如果芙蓉城乃是一個江湖罪惡的組織，在下是江湖人，練武之人的天職，是除暴安良，豈能容他們製造罪惡，爲害武林？」

「這恐怕不容易吧？」秋月俛首道：「小婢從小生長在芙蓉城，除了城主法規極嚴，好像也說不上罪惡兩字，也許小婢知道的太少了……」

卓少華道：「姑娘心地善良，能出汚泥而不染，因此在下倒想到了一個兩全其美的妥善之策，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秋月一雙盈盈秋水，忽然一亮，問道：「王令主想到了怎麼一個兩全其美的妥善之策呢？」

卓少華微微一笑道：「在下認爲目前姑娘和我，都該將計就計……」

秋月臉色一紅，忸怩的道：「令主是要小婢……」

她垂下頭，用手指輕輕捲着腰帶，說道：「小婢原是奉命伺候王令主來的，只要你不嫌棄……」

她會錯了意，但從她口氣聽來，竟是心甘情願的了。

卓少華伸出手去，緩緩地握住了她的手，含笑說道：「姑娘誤會了，在下只是說……」

他臉上也紅起來了，迅快放開，一面說道：「姑娘就當在我酒菜中下了毒，我們已經……只要不讓顧總管看出來，那就好了。」

秋月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裏，有了喜色，也有着一絲羞意，點頭道：「小婢知道，不過小婢有一個要求，不知王令主答不答應。」

卓少華道：「妳說出來，給在下聽一聽。」

秋月垂下頭道：「令主若是垂憐，小婢今後就追隨令主，不管你到那裏，小婢都要追隨你了。」

卓少華爲難的道：「這個……」

秋月道：「小婢並沒有非份之想，只是跟隨令主，當一名貼身使女而已，令主總可以答應吧？」

卓少華想到要救師父、師叔，都需要秋月的帮助，這就伸過手去握住了她的柔荑，點頭道：「在下答應妳。」

秋月任由他握着自己的手，欣喜而羞澀的道：「多謝令主。」

卓少華問道：「姑娘可知道咱們這趟是到那裏去麼？」

「令主以後千萬別再稱小婢姑娘了。」秋月柔順的說道：「要去那裏，小婢也不知道，不過這趟車是明午到漢口的地方爲止，那裏有座水神廟，吃過午飯，就要換車，小婢知道的就是這些了。」

卓少華道：「既然如此，咱們也只好走一程，算一程了。」

秋月關切的道：「依小婢之見，令主總該及早有個打算才是，這一路上，是令主爲尊，但一旦到了地頭，令主只怕就身不由己了呢。」

卓少華道：「妳說的自有道理，但不到地頭，咱們就無法知道他們眞正的目的何在？反正咱們已經從芙蓉城出來了，遇事小心些，自可無事。」

秋月道：「據小婢所知，令主這第四條路，實力很强，令主若能眞正掌握住這批人，力量就不小了，只是這些人的神智都已迷失，他們只知道聽命於令主的這塊令牌，小婢聽說令牌共有兩塊，除了令主的這一塊，城主手中還有一塊，至於這兩塊令牌的權力，是不是一樣，小婢就不知道了，如果城主手中那一塊，權力高過令主的，一旦有事，令主就要小心了。」

卓少華兩隻手掌，合着她柔軟的玉手，含笑道：「經妳這麼一說，我以後就會更加小心，眞是多謝妳了。」

秋月被他手掌合着柔荑，心頭又是羞澀，又是喜悅，垂首道：「令主今後是小婢主人，小婢自該知無不言了。」

她螓首微抬，望望卓少華，又道：「小婢覺得奇怪，令主應該也被迷失神智才對，怎會完全清醒了呢？我想一定是小公主給你服了解藥，對不？」

女人，天生總有些醋意的，她說到小公主，不自禁的抿了抿嘴，神秘的笑了一笑。

卓少華給她笑得臉上不禁一紅，訕訕的道：「在下練的內功，可以祛除體內之毒，所以城主也就深信不疑了。」

「這就對了！」秋月嬌笑道：「小婢一直深感不解，令主明明人很清醒，城主何以還會委派你担任第四路令主，原來城主已經試出你的武功來了。」

她這句「城主已經試出你的武功來了」，聽得卓少華暗暗「哦」了一聲，心想：「自己初到芙蓉城的那天晚上，就有三個蒙面人連續和自己較手，其中一個矮胖蒙面人，明明就是顧總管，那麼最後一個蒙面人，莫非就是城主了？」

秋月看他沉吟不語，忍不住問道：「令主在想什麼呢？」

卓少華道：「沒有什麼？我只是在想，明天中午，我該和這十三個人談談，也好稍作瞭解。」

秋月道：「他們都是神智迷失的人，令主從他們口中是問不出什麼來的。」

卓少華握着她的手，低低的道：「我想在這段路上，逐個解去他們身中之毒，不過這事還要妳協助才行。」

秋月驚喜的道：「令主有『無憂散』解藥麼？」

「有。」卓少華含笑道：「若是沒有解藥，我如何能完全清醒呢？」

秋月想了想，忽然搖搖頭道：「令主對此事還得鄭重考慮才是。」

卓少華聽了，不解地問道：「妳此話怎說？」

秋月道：「這十三個人，現在是心神被迷，才完全聽命於你，這些人來自江湖，每一個人都有一身極高的武功，一旦解去了『無憂散』」每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思想，怎麼還會聽命於你呢？」

這話聽得卓少華不由一怔，她這顧慮是對的，這些人的身份，大概和師父，師叔差不多，全是武林知名之士，其中也許還有江湖黑道中人，一旦解去了身中之毒，誰還肯聽命於自己，仍然依照自己的心意行事？」

秋月接着又道：「最可慮的還不止於此呢，萬一他們恢復了神智，大家一哄而散，事情不是更糟麼？」

卓少華點頭道：「妳果然設想週到，這一點，我倒是沒有想到……」

秋月聽他誇獎自己，心裏甚是高興，嫣然笑道：「令主過獎，小婢只是一得之愚罷了！」

卓少華道：「但這事也並不嚴重，因爲這十三個人中，有兩個人是我師父和四師叔，二位老人家見聞較多，也許認識其中不少人，那幾個該解，那幾個不該解，二位老人家自會斟酌的。」

秋月驚奇的道：「令主師父、師叔都在這裏面，城主知不知道。」

卓少華道：「城主自然知道，今天早晨顧總管不是領我去北岩麼？只是我沒有認他們罷了。」

秋月遲疑的道：「這麼說令主也不姓王了？」

卓少華就把自己身世，大概說了一遍給她聽。

秋月聽得更驚異，說道：「小婢好像聽顧總管說起過，第一路令主是江南武林盟主姓卓的，那是令主的令尊了。」

卓少華點點頭，問道：「還有兩路令主是什麼人，妳聽說過麼？」

秋月搖頭道：「小婢聽是聽說過，第一，第三路令主，也都是武林盟主，姓什麼小婢聽過忘了。」

她想了想，又說道：「那麼明天中午，令主先行設法把解藥給令主的師父、師叔先行服下，不過這事可得小心，這十三個人中，難保沒有顧總管安排的人，假裝神智被迷的，那就會影響大局了！」

她這話聽得卓少華又是一怔，連連點頭道：「妳說得極對，這倒不可不防，唉，我眞想不到姑娘心智縝密，給了我很大的帮助。」

秋月低頭笑道：「令主又誇獎了，小婢只是平日帮顧總管辦些事，顧總管是個生性多疑的人，有許多事，會前前後後的推想，時間稍久，小婢也學得一些皮毛而已！」

卓少華心中暗道：「原來她果然是顧總管的心腹使女，能得到她相助，眞是意想不到的收穫。」

秋月道：「王令主，時間不早，你還是先休息一回吧！」

卓少法點點頭，果然闔上眼皮，緩緩調息，他練的是「九陽神功」，這一闔上眼皮，就功行百脈，自然流注，漸漸進入忘我之境。

秋月一向雖得顧總管寵信，但她總覺得在顧總管手下，終日提心吊胆，生怕做錯了事，她對做錯了事，受到嚴厲的處罰，看得太多了。

今晚她感到興奮的是自己終於棄暗投明，十八年來，第一件做對了的事，她要全心全意帮助卓少華，縱然是粉身碎骨，在所不辭。

她從內心升起了無比的安慰，因爲卓少華答應她，讓她永遠隨侍左右，她並沒有半點私心，也並不想得到什麼報酬，好像帮助卓少華是理所當然的，但一想到方才的情形，她臉上不禁又熱烘烘的燒了起來。

車行到崎嶇的山路，漸漸駛上了大路，車子的顛簸，漸漸平靜下來，馳行速度也增加了。除了有節奏的馬蹄聲和車輪轉動的聲響，車廂已平穩得像在春水泛舟，稍微感到搖幌而已。

秋月興奮的心情，現在也漸漸平靜下來，開始有了些睡意，她靠着車篷，蜷曲着身子，終於沉沉睡去。

天色由黑夜而黎明，由黎明而大亮。

現在金黃的太陽光，已經照進了車廂，照上了像春睡正濃的海棠般嬌靨，秋月感到臉上有熱烘烘的感覺，她倏地睜開眼來，看到卓少華依然閉着眼睛，尚未醒來，她悄悄坐起，輕輕的掠掠鬢髮，也整理了一下衣衫。

卓少華也沒及時睜開眼來，含笑道：「姑娘醒了麼？」

秋月嬌靨紅噴噴的，說道：「小婢看令主沒有醒，不敢驚動，但結果還是把令主給驚動了。」

卓少華道：「其實我早就醒了。」

秋月臉上更紅，忸怩的道：「令主醒了，怎麼不叫醒小婢呢？」

卓少華笑道：「就是妳沒有醒，我才沒叫妳，昨晚妳好像一直沒有睡着，好讓妳多睡一會。」

秋月羞澀的說道：「小婢睡相醜死人了。」

她從車廂座下取出食盒來，雙手遞到卓少華面前，說道：「令主請用早點了，可惜饅頭是冷的。」

那食盒中，有五六個饅頭，和四式鹵菜。

卓少華伸手取過一個饅頭，撕了一片吃着，一面問道：「其他兩輛車上，不知可曾準備了早點？」

「你這令主眞好，處處都關心着部屬……」秋月嫣然一笑，說道：「其實用不着令主操心，顧總管早就給他們準備了乾糧。」

卓少華道：「顧總管辦事倒是週到得很。」

秋月道：「芙蓉城裏，大大小小的事兒都是顧總管經營的，從沒出過半點差錯，所以城主最信任她了。」

卓少華點頭道：「顧總管確是一個能幹的人。」

秋月道：「她一顆心忠於城主，任何事情，都不相信別人，都要她親自處理，一絲也不肯放鬆，所以變得馭下十分嚴厲，城裏的人可說沒一個不怕她的。」

卓少華點頭道：「我看得出來，連小公主都得容忍她幾分。」

秋月道：「整個芙蓉城，顧總管只怕一個人。」

卓少華道：「那自然是城主了。」

「才不是呢？」

秋月笑了笑，續道：「城主是顧總管的老主人，她只有愛戴，可不是怕。」

卓少華道：「那還有誰呢？」

「自然有了！」秋月低頭一笑道：「令主猜猜看？」

「那我就猜不着了。」

卓少華一指食盒，說道：「妳也吃呀，我們邊吃邊說不好麼？」

秋月「嗯」了一聲，取過一個饅頭，撕了一片，夾着醬肉，吃了一口，才道：「這人也就是令主的頭頂上司。」

「我的頭頂上司？」

卓少華有些意外，問道：「這人究竟是誰呢？」

秋月笑了笑才道：「就是大公主咯，她爲人精明，武功又好，是芙蓉城的總令主，四路令他都歸她指揮，所以算起來還是令主的頭頂上司呢。」

卓少華又問道：「大公主叫什麼名字呢？」

秋月道：「叫嚴文蘭，令主見到了她，可得小心，大公主是一個很厲害的人，不然顧總管怎麼會怕她的呢？」

卓少華道：「我沒見過她。」

秋月低笑道：「除了芙蓉城的人，外面的人，見到了也不知道呀，大公主外出，都戴了面具，你就是看到了，也只是一個白髮老人，你怎麼會想到他就是大公主呢？」

卓少華突然想起在蘭赤山莊的白髮綠袍老人，心頭不禁一動，這就問道：「她身上穿的可是一襲綠袍。」

秋月忽然驚異的道：「令主怎會知道的？」

（未完．十三）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蕭寒月對劍帝的七煞劍招，經過師父臨終時的畫龍點睛「六合化一劍」却是七煞劍招中劍法綱要，第七招是反手劍法，將六招倒用，這次和二先生比劍，將以前的劍招使出來，二先生攻出廻光反照、白龍捲、雲龍三現，攻勢凌厲，劍法奇巧，都無法攻破倒使七煞反招，反手拆正手，却受到尅制，二先生不敢戀戰，怕有閃失，呼嘯撤走，王府一場驚險，無形消解，衆人才吁了口氣，總算避免一塲刧煞，而蕭寒月亦因過事疲累，站也不穩，幸未被二先生發覺，否則不堪設想。二先生何許人也？原來是邊關大將軍李元帥之子，後台強大……

二先生何許人也　趙幽蘭思過半矣

朱盈盈道：「關於你暈倒的事，大師說，以你的內功成就而言，不大可能會暈過去。」

蕭寒月道：「我也在想這件事……」

七王爺接道：「想出了結果沒有？」

蕭寒月道：「我有一個粗略的想法，那一戰我不是力竭暈倒，而是腦力透支太多，我集中了全神，看二先生的劍法，籌思對策，結果，就暈過去了。」

七王爺站起身子，道：「你好好休息，我不打攪你了。」

舉步向外行去。

他看了朱盈盈一眼，但是，朱盈盈却沒有要走的意思，只好獨自離去。

蕭寒月道：「盈盈，天色不早了，妳也該回房休息了。」

朱盈盈道：「唉！我這幾天想了很多事，心中十分煩惱，想和大哥談談。」

蕭寒月道：「妳說吧！」

朱盈盈道：「過去，我什麼都不會想，也沒有煩惱的感覺，現在想的太多了……」

蕭寒月笑道：「想的越多越好，那表示，妳眞的長大了，須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人事事，不能只想自己……」

朱姑娘眨動了一下大眼睛，接道：「大哥，你在說什麼？」

蕭寒月道：「我……在聽妳說呀？」

朱姑娘道：「我想跟爹再談一次，你不會留在王府，也不肯致仕爲官，所以，我只有跟你闖蕩江湖了。」

蕭寒月道：「郡主，現在，情勢有了變化，王爺也許會改變主意？」

朱盈盈道：「我知道……」

「妳知道，王爺跟妳提過……」

「沒有，我學會了察顏觀色，也會聽人話

因，爹的毒傷初癒時，說了一句話，……」

「王爺說什麼？」

朱盈盈微微一笑道：「他拍着我說，爹沒有兒子，只有妳這麼一個女兒，妳眞的忍心離開我麼？」

蕭寒月說道：「王爺說的也是實情，妳是他掌上明珠，一旦離開他，他心中一定十分難過。」

朱盈盈道：「但我更不能離開你呀！你又不肯留下來，所以，我準備替我爹再找一個女兒……」

「異想天開，找個女兒，也無法取代妳在王爺心中的地位。」

朱盈盈微微一笑，道：「那個人不比我差，只要她肯答應，慢慢一定能討爹歡心……」

蕭寒月接問道：「說了半天，妳說的是誰呀？」

「白玉仙……」

「白姑娘……」蕭寒月怔了一怔，道：「虧妳想得來？」

「我暗中觀察，玉仙姐重名利，不過這件事要你大力帮忙才有促成的希望，再說，玉仙姐比我能幹，也比我的本領大，她很適合在宦海中追求名利，我相信她能作個好女兒，慢慢的會取代我在爹心中的地位。」

蕭寒月呆住了，細想朱盈盈的話，確也有理，何况，黃天復也是個極有才華的青年，如果能說服他們，願意留在王府，對七王爺確是一個很大的帮助，只是這件事，涉及了親情，自己很難開口對七王爺說……。

只聽朱盈盈接道：「蕭大哥，我去對爹爹說，玉仙姐那邊，由你出面，……」

「妳能說服七王爺麼？」

「我想，有幾分把握，何况，爹對玉仙姐的印象很好。……」

「其實，王爺正在盛年，再……」

忽然住口不言。

朱盈盈說道：「怕什麼？爲什麼不敢說下去……」

「這些事，在下實在不該多口。」

朱盈盈道：「我娘早決定了，要給爹添幾房妾妃，但那時我不同意，爹就把這事拖了下來……」

「現在呢？」

朱盈盈道：「我不再反對了，玉仙姐如肯留下，再替爹添幾房妾妃，這些喜事，可以沖淡他對我離開王府的傷苦，我也可以放心的，跟你遊踪四海，看看天下的名山勝景，過着那些逍遙自在的生活。」

言下之意，竟然以愛侶自居。

蕭寒月吁一口氣，道：「先辦好二先生的事，使王爺安心，其他的事，慢慢再談？」

朱盈盈微微一呆，道：「大哥，你不是又想丢下我，自己走吧？」

蕭寒月道：「怎麼會呢？」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力挽狂瀾，救了爹的性命，使金陵王府不倒下去，只此一件事，我也該捨身相報，何况，我已經早已心許，蕭大哥，你感覺到沒有，這幾個月來，我瞭解的事物，比過去十幾年加起來，還要多，別担心我出身王府，金枝玉葉，我已經證明過，我能跟着你吃苦耐勞，只怕我還有一宗長處，不是任何女孩子能够比的？」

蕭寒月微微一笑，打趣道：「噢！什麼長處？」

朱盈盈道：「你一點也瞧不出來麼？」

蕭寒月道：「妳的長處太多，一時之間，實在想不出該說那一項？」

朱盈盈微微一笑，道：「我最大的長處是不會妒忌，也許我長在王府，看到的太多，每



一位叔叔伯伯，都有很多的妃子，皇帝叔叔，三宮六院，宮女逾千，看慣那種場面，還會有什麼妬忌！」

蕭寒月道：「我只是一個平民，那些帝王生活，我做夢也沒有夢過？」

朱盈盈笑笑道：「幽蘭姐姐，玉仙姐姐不是……」

「妳還胡說些什麼？白姑娘是有了丈夫的人……」

朱盈盈又笑道：「我只是打個比喻罷了，如若玉仙姐沒有心上情郎，我也不會想到把她留在王府，但幽蘭姐姐，你一定要想辦法娶到她……」

蕭寒月接道：「盈盈，妳眞是一個奇怪的女孩子，心中想的事情，都和別人不同。」

朱盈盈道：「我不是嘴吧說說算了，而是由衷之言，我這些想法，是認眞的，我覺得多幾個相處的姐妹，生活會愉快一些，我不管你討幾房妻妾，我只要我的一份，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蕭寒月覺得很好笑，忍不住說道：「原來，還有附帶的條件？」

「這件事，你一定要辦到？不然，我會很痛苦，……」朱盈盈說：「你也未必會眞的快樂？」



蕭寒月道：「什麼事，這麼嚴重？」

朱盈盈道：「把趙幽蘭娶回來，不論從那方面看，我們都很需要她！」

蕭寒月苦笑一下，沉吟不語。

「你不用爲難，我不會跟她爭什麼？我已經想過了，本來，你們就認識在先……」朱盈盈很認眞的說：「你如不方便開口，我就跟她說。」

「盈盈，不要胡思亂想了，回去休息吧！明天，我要去跟閑雲大師研商一下，如何對付那位二先生。」

朱盈盈站起身子，道：「我說的很認眞，沒有半句虛言，你也要認眞的想想？」

轉過身子，緩步而去。

蕭寒月確有悄然而去的打算，但朱盈盈這番話使他猶豫了，那是一種沒有任何條件的愛，比千萬句海盟山誓更爲堅定更爲動人，也說明了生死相從的決心。

遇上了這麼一位美麗多情的千金郡主，蕭寒月頓覺着無計可施了。

× × ×

第二天，天還未亮，蕭寒月單人一劍，離開了王府。他瞞過了所有的人，但卻瞞不過地鼠常九。



蕭寒月行近了玄武湖時，常九突然出現，道：「蕭兄弟……」

「你怎麼跟來了……」蕭寒月吃驚的說道：「快些回去。」

常九笑一笑，道：「你要爲師報仇，單人一劍，挑戰二先生？」

「除此之外，二先生也是罪魁禍首，除掉了他，這場災難可以消弭於無形。」

常九搖搖頭，道：「劍帝已死，你是承繼劍帝絕學唯一衣鉢傳人，二先生不會和你單打獨鬥，在重重的圍困之下，不論你武功多高，也無法勝得了他，你個人生死事小，劍帝武學絕傳事大，你想過了這件事沒有？」

蕭寒月呆了一呆，道：「這個？……」

常九笑一笑，道：「趙姑娘早已算就了你會冒險，所以，要我留心你的舉動，竟然被她料中了？」

蕭寒月道：「幽蘭姑娘……」

「對！她要你給她三天時間。他會替你辦好你想辦的事？不過……」

「不過什麼，你快快說下去啊？……」蕭寒月急急的說道：「是不是她會遇上了什麼凶險？」

常九凝目遠望，竟未回答。

蕭寒月抬頭看去，只見晨霧中，一葉小舟緩緩自遠馳來。

兩個青衣少女，正在操舟急馳，船靠湖岸，一躍而上，竟然是文雀、武鳳。

常九苦笑一下，隨口道：「蕭兄弟，你來的很急，想不到這兩個丫頭，竟然也一樣來的這麼個快法。」

蕭寒月怔一怔，道：「這是怎麼的一回事，難道你們早已約好了？」

文雀、武鳳來勢極速，片刻間，就已經來到兩人身前。看看蕭寒月，笑道：「蕭公子，我們奉新主人的令諭，前來迎接公子，請上船吧？」

蕭寒月問：「文雀、武鳳，誰是你們的新主人？……」

「趙幽蘭、趙姑娘……」文雀微笑說：「我們可不是背叛二先生，而是二先生把我們撥在趙姑娘的手下聽命？」

蕭寒月道：「幽蘭姑娘要你們來接我？」

「是！你來的太快了，幾乎是我們準備不及。」文雀答道。

武鳳轉向常九，接道：「常爺，回去告訴閑雲大師和七王爺一聲，就說蕭公子在追捕二先生，多則十日，少則五天，一定可以回去？要他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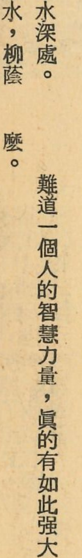
常九道：「蕭兄弟一個人……」

文雀接說道：「有趙姑娘帮助他，萬無一失……」

語聲一頓，低聲道：「特別勸阻小郡主，要她安份一些，在王府中等候消息，不可以逞强涉險。……」

常九苦笑道：「小郡主，肯聽我的麼？」

文雀笑一笑，道：「我知道，她最聽蕭公子的話，不過，現在七王爺已經復原了，如若





由七王爺出面阻止她，小郡主大概還不敢不聽吧？」

常九道：「好！在下回去，立刻禀告七王爺……」

目注蕭寒月，長歎一聲，接道：「蕭兄弟，這件事要不要告訴閑雲大師？」

蕭寒月道：「不用了，我相信趙姑娘一定有保護我的能力。」

常九點點頭，轉身而去。

文雀低聲道：「蕭公子，想不到，咱們見了幾次面，每一次，都不相同？」

蕭寒月道：「二先生，怎麼會捨得把妳們兩個人撥在趙姑娘手下聽差。」

文雀說道：「詳細的情形，我們也不太清楚，不過，二先生吩咐我們來接你，我們就過來了。」

蕭寒月道：「妳們不是奉命監視趙姑娘的吧？」

「沒有，」武鳳說：「相反的，我們是還負有保護趙姑娘的責任，二先生說，如若趙姑娘有什麼三長兩短，我們就不能活下去。」

蕭寒月心中忖道：文雀，武鳳，對二先生一向忠實，只怕是二先生一着伏兵，見到趙幽蘭時，我應該提醒他一下才行。



躍上二女划來的小舟，直馳向湖水深處。

那是一座很怪異的建築，依山座水，柳蔭四合，一座小小的雅緻灰樓。

說它是灰樓，因爲用的灰色磚塊，其實，門前沒有匾牌，正確點說，應該是一座無名的小樓。

趙幽蘭就在這座小樓中。

杏花在樓外迎客，帶着蕭寒月直登樓上。

樓下小廳中，放了四個青瓷罐子，大約有一尺多高，上面有瓷蓋掩遮，瞧不到裏面放的東西。

杏花送蕭寒月登上二樓之後，悄然帶上了樓門離去。

文雀、武鳳送人到樓門口就停了下來。

蕭寒月由窗口，探首四顧，發覺這小樓四週，隱在樹叢深處，還有不少房舍。

小樓內羅帳低垂，看來還有不少房舍。

蕭寒月看見趙幽蘭盤膝坐在榻上，似正在入定未醒。

蕭寒月緩步行到一張木椅前坐下，心中暗作盤算，道：她請我來此，用心何在呢？什麼人接應她，離開了王府。

她，是一個不懂武功的弱女子，怎麼會在這種武林高手雲集的環境中，縱橫自如？

難道一個人的智慧力量，眞的有如此强大麼。

只見羅帳掀動，趙幽蘭一身黑衣，緩下木榻，道：「你來的好快。」

蕭寒月說道：「但是，還是在妳的預料之中。」

趙幽蘭道：「除了我之外，二先生也料到你會來，所以，他已經安排好了，準備把你困入陷阱！」

蕭寒月說道：「他們也料定了我一個人來麼？」

趙幽蘭道：「不錯，二先生思慮的很週全，也想到閑雲大師等會來接應，所以，安排了兩步棋，二先生帶人對付你，我的工作是，對付接應你的人手。」

蕭寒月道：「噢！妳和二先生已有了約定了？」

趙幽蘭道：「約定早已有了，問題是，要不要履行這個約定！」

蕭寒月道：「現在，妳約我來此，又有什麼用心呢？」

趙幽蘭道：「只是想和你談談。」

蕭寒月道：「在下洗耳恭聽？」

趙幽蘭笑一笑，道：「二先生這裏確有很多高人，這些人不能殺，眞要殺了他們，會立刻引起天下大亂。」

蕭寒月道：「爲什麼？」

趙幽蘭道：「因爲，他們的門人子弟，遍佈天下。」

蕭寒月道：「那要如何處理呢？」

趙幽蘭道：「除了一批江湖上的名人之外，還有二先生訓練了一批殺手，這批人如若流浪江湖，也會造成一些很大的問題。」

蕭寒月道：「姑娘的意思是——」

趙幽蘭道：「我想，這些人，殺，既不能殺，放，也不能放，那麼，就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他們集中起來……」

「太危險了，集中這麼多武功高强的人，很自然的會聚成一股無可比擬的强大實力，不管何人，擁有這一股力量，都可能會引起雄霸天下的野心。」

趙幽蘭道：「我不會。」

蕭寒月道：「妳？」

「對！我，目下情勢，除了我之外，也沒有人能够統領這一羣人。」

「妳能麼？……」蕭寒月說：「你只是一個不會武功的人，姿容絕世的美麗少女，他們如何會聽從妳？」

趙幽蘭笑一笑，道：「我不能，那就交給你好了，你願意嗎？」

「不行，七王爺勸我入朝致仕，就被我拒絕了，怎能統率這麼一羣江湖人？」

「所以，只好由我來了……」趙幽蘭說：「交給任何人，我都不會放心，除你之外，也沒有能使他們心服？」

「妳能嗎？」

「能……」趙幽蘭道：「我有一套很週密的辦法，把他們帶入一處深山大澤之中，讓他們終老那裏，自然消失？」（未完．七十三）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老太君事前安排了南宮世家早年已和六大門派發生仇殺之事，明珠不信，衆媳婦亦有不同反應，她爲了取信各人，帶她們到祖墳去，在明珠爺爺的棺前的石匣內，取出一封血書，內容是揭發六派掌門人陰謀圍攻，身受重傷而死，旣取信於各媳婦，然後提出復仇之計，已秘密訓練一些殺手，把她們迷失本性，忘記恐懼，對付六大門派，暗中使人假扮陸丹，引鍾大先生到峽谷殺害，徐廷封找到鍾大先生屍體，雖然不信陸丹殺死自己師父，將此事和蕭三公子說知，但事實俱在，只有存疑。老太君此舉陰謀初步達到目的，殺害了兩派高手……

運柩回崑崙 · 接旨商要事

「方才你不是說只要肯花錢絕不成問題？」徐廷封隨即取出一兩銀子，塞進胡大叔手裏。「我這就去打點，你給我找馬車去。」

語聲一落，也不等胡大叔說話，轉身便走，胡大叔要叫如何叫得住，有如熱鍋上的螞蟻的團團打了幾個轉，看看賬房外沒有人，終於溜出去。

×　　×　　×

來到客棧後院一座偏僻的房間前，客棧老闆胡大叔左右一看沒有人才舉手輕敲了三下。房間內傳出一個女人的聲音：「那一個？」

「是小人。」胡大叔又往後看着，還是沒有人。

房門打開，一個女人探頭出來，正是鍾木蘭，黛眉輕蹙。「我不是跟你說過，沒有必要別到來找我？」

胡大叔忙道：「姑娘吩咐我照顧的那位公子遇上了一個朋友，他要將那位公子接回家去。」

鍾木蘭一怔，面色一變。「你上當了。」隨即將房門關上，接一個翻身，到那邊窗下，將窗戶推開，疾掠了出去。

窗外是院子，徐廷封負手站在院子當中，正迎着木蘭，搖搖頭。「這又何苦呢？」

木蘭目光及處，脫口一聲。「侯爺——」

「應該叫師兄的。」徐廷封微喟。「人在江湖啊！」

「師兄怎會跑到這裏來？」

徐廷封道：「只是路過投宿，想不到蕭三公子也住在這裏。」一提到蕭三公子，鍾木蘭不由得四顧一眼，徐廷封隨即說道：「我只是一個人來找你。」

木蘭鬆一口氣，徐廷封接道：「胡大叔若是那樣的大好人，怎會賣給客人滲了水的酒？」

「師兄就是因爲喝了滲有水的酒生疑？」

「那只是更加肯定，這是一間怎樣的客棧，老闆是個怎樣的人，進來其實便應該清楚的了。」徐廷封又搖搖頭。「連我在這種心情下也瞧得出來，蕭三公子這樣的一個老江湖却竟然一無所覺。」

木蘭一聲歎息。「師兄不是跟我……」

她突然想到鍾大先生，徐廷封立即截住了她的話。「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

「我爹爹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木蘭鑑貌辨色，追問下去。

徐廷封沒有回答，將木蘭引往停棺的地方。

×　　×　　×

看見鍾大先生的棺木，鍾木蘭終於痛哭失聲，一路走來，徐廷封已經將近日發生的事情對她說了一遍，她雖然相信徐廷封絕不會說謊，但到底太過突然，實在很難一下子完全接受。

待她的情緒穩定下來，徐廷封才安慰她，說道：「人死不能復生，你也不用太過傷心。」

木蘭流着淚。「我實在太不孝了。」

「事情也實在來得突然。」徐廷封感慨得很。

木蘭喃喃自語道：「不聽父命是不孝，離開南宮世家必被視爲不貞，我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容身？」

徐廷封沉吟道：「以我看老太君也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

「沒用的，南宮世家的其他人可不是這樣想，但不管怎樣，了却了我的心願，我總會回去的。」木蘭的眼淚又流下來。

「你是說蕭三公子？」

木蘭無言，徐廷封又問：「一路上你都是在暗中照顧着他？」

「我不能讓他知道。」

「又何苦？」徐廷封搖頭歎息。

「你是不知道的了，我既然不能跟他一起，可是又不忍心在他這個失意傷病的時候袖手旁觀。」

「你却是沒有考慮到你這樣離開南宮世家，無論怎樣做，別人也是認定你是跟蕭三公子一起的了。」

「他們怎能夠……」

徐廷封截道：「不錯他們是胡亂猜測，以其如此，你何不與蕭三公子向世人坦言眞心相愛？」

「我可是一個……」

徐廷封揮手截住。「蕭三公子所以這樣消沉大半是你的關係，旣然分開兩個人都痛苦，何不拋開一切，放開懷抱……」

「師兄的意思？」

「我只是心裏有一句說一句，應該怎樣做，還是由你自己去決定。」

木蘭沉吟不語，徐廷封突然回頭。「蕭兄何不進來？」

「什麼？」木蘭不由一驚。

門開處，蕭三歎息着走進來，目注徐廷封。「我其實也不太笨。」

徐廷封淡然一笑。「你到底看出我對那個老闆的懷疑了。」

蕭三公子微一頷首，目光轉向木蘭，就像個傻瓜也似的，木蘭有意無意避開了他的目光，垂下頭去。

徐廷封看看二人，悄然退出，反手將門掩上。

蕭三公子仍然過了好一會才開口：「我應該怎樣多謝你？」

木蘭凄然搖頭，蕭三公子上前方待將她擁入懷中，她已然倒退到一角。

蕭三公子停下腳步。「你既然離開了南宮世家便不要回去了，我一定會照顧你的，以後我們也不要再分開……」

木蘭搖頭道：「你知道這是沒有可能的事。」

「你却是一路上照顧我？」

「那是我不忍心……」

「難道你忍心看着我們兩個人一生一世都痛苦下去？」

「要是不認爲那是痛苦又怎會有痛苦的感覺？」

蕭三公子一怔，木蘭接道：「這些日子以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實在太多，也所以我想得也很多，雖然還未能想透，到底已想通了一點，不再介意別人再說什麼，因爲我根本就沒有做過什麼。」

「那你我之間……」

「雖然不可以長相厮守，但總也可以做一雙能夠坦誠相對的好朋友。」

「好朋友——」蕭三公子不覺沉默了下去。

「你不妨想想，若是你認爲這樣不可能，我也不會勉强的。」木蘭說話態度很認眞。

蕭三公子茫然望着她，好一會，終於點頭。

× × ×

第二天早上，徐廷封蕭三公子鍾木蘭一齊離開雲來客機，來到了路口，才停下來。

木蘭一直走在鍾大先生棺木的旁邊，這時候不由一聲歎息：「師兄，你看我眞的不適合上崑崙？」

徐廷封道：「一來蕭兄需要人照顧，二來這個時候你實在不適宜在江湖上出現，師父是一個明白人，在天之靈，是不會怪責你的，你既然經已想通想透，又何需再拘泥於俗禮？」

木蘭頷首，凄然道：「要孝順生前便應該孝順，死後是談不上的了。」

「在師父生前，你不是已經做得很好？」徐廷封沉吟接說道：「對於師父的死我一定會查清楚，到水落石出爲止，有消息——」

蕭三公子接道：「華山後山有一間再生草廬，有消息送到那兒去好了。」

「振作一些。」徐廷封這句話說完，吩咐起行。

目送馬車去遠，蕭三公子鍾木蘭才轉身走向另一條路。

× × ×

朱菁照的偷走已經不是第一次，對於她的胆大妄爲，身爲父親的寧王雖然生氣，但到底已經習慣，何況另外有一件事情更加嚴重。

那就是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的突然到來。

與王守仁同來的還有一道聖旨，皇帝以南蠻作亂，着王守仁領兵討伐，而爲了方便調兵遣將，下旨請寧王暫時讓出三省的兵權。

寧王一面聽一面心頭冒火，南蠻方面的情形他怎會不清楚，雖然不時在邊界擾亂，還不敢過份，皇帝這樣做，不過藉口來削減他的兵權。

他儘管心裏憤怒，表面仍然裝作若無其事，王守仁表面看來，也看不出寧王的心意，待讀過聖旨，問道：「這是皇上的旨意。」

「我知道。」寧王極力裝作毫不在乎的。

「南蠻屢犯邊境，皇上所以這樣做，也是逼不得已，王爺當然明白。」

「我明白。」寧王揮揮手。「食君之祿，担君之憂，皇上既然是這個意思，我當然也要盡力而爲。」

「王爺是完全同意的了。」

「朝廷中人又焉能不以國事爲重，我怎會反對？」

「王爺深明大義，實在社稷之福。」

「跟着就要看你的本領了。」

「王爺言重。」王守仁隨即站起來。「如此下官先行告退。」

「我也不送了，三省的兵權到時自會移交。」寧王難得面上居然還露出笑容。

待王守仁遠去，寧王面上的笑容才消失，朱君照一直在屏風後偷聽，這時候才轉出來。

寧王也這才冷笑道：「我已經避返江南，你這個竟然還派人到來找麻煩，苦苦相迫，未免欺人太甚。」

朱君照接道：「這分明是要削弱爹你的實力。」

「當然了，這三省在我勢力範圍，也是我兵馬最多的地方，由王守仁接管，無疑斷我雙臂。」

「這個皇帝也可算費煞苦心。」朱君照搖搖頭。「爹其實應該早就聽從孩兒的勸告，揮軍北上。」

「你知道這是作反——」

「却不是出於爹你的自願，爹你一向忠於社稷，但朝中有一個只知玩樂的昏君，爲了天下百姓，不能不取而代之。」

寧王亦自搖頭。「可惜太遲了。」

「還不是太遲。」朱君照鼓其如簧之舌。「現在開始立即安排一切，仍然來得及。」

「是麼？」寧王顯然心動。

「不過有一點不可不知。」朱君照一字一頓。「欲除正德，先殺安樂。」

「先殺廷封？」寧王有些詫異。

「當日劉瑾就是因爲低估安樂侯的實力以至被乘虛而入，一舉擊破。」

「要殺他可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爹又忘了南宮世家了。」

「不錯，南宮世家——」寧王揚眉大笑。「這便先殺安樂侯，除却心腹大患，再取天下。」

朱君照看在眼內，再聽這說話，肯定寧王眞的有這個心意，亦爲之大樂。

× × ×

鍾大先生的棺木送到崑崙，派中經已有弟子聽到江湖上的消息趕回來，大家本來都有些懷疑，看見徐廷封與鍾大先生的棺木，知道是事實，無不震驚。

一方面由於未能確定，一方面對斷虹子深存畏懼，他們並沒有告訴斷虹子這件事，也順理成章的交由徐廷封去通知。

徐廷封意料之中，換轉是他也一樣這樣做，以斷虹子的脾性，若是知道鍾大先生遇害，又怎會再留在崑崙山上，早已經殺奔下山，追查究竟，那會闖出甚麼禍來實在不敢想像，除非他完全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江湖上的傳說大都是比較失眞，他們正準備下山調查的時候，徐廷封已經回來了。

也應該沒有人比徐廷封更清楚這件事的了，而斷虹子對徐廷封一直都頗有好感，這還有甚麼人去見斷虹子比徐廷封更適合呢？

徐廷封却才要動身，弟子便來報有兩個錦衣衛帶着聖旨找到來。

對錦衣衛消息的靈通徐廷封並不奇怪，只奇怪皇帝又有甚麼事情找他找得這麼急。

聖旨上並沒有說明白，只是要徐廷封立即回京有事共商。

徐廷封也沒有問那兩個錦衣衛，他清楚皇帝的行事作風，聖旨上若是不能夠說明白也不會要那兩個錦衣衛轉告，那也一定是要事。

一問之下，派出去找他的錦衣衛也果然不是這兩個，皇帝找得他這麼急，當然也不會是小事的了。

所以他隨即表示崑崙山上的事情解決後立即便趕回去，着那兩個錦衣衛先回去告知皇帝。

那兩個侍衛却是要與他一齊回去，徐廷封知道這是必皇帝的旨意，並不反對，着派中弟子替他們安排住宿的地方，自行往見斷虹子。

× × ×

斷虹子閉關的地方是接近山頂的一個石洞，看來並沒有甚麼特別，事實上閉關與否對斷虹子也沒有甚麼關係，在閉關期間他一直接見派中的弟子，替他們解決武功上的疑難，只是大家都知道他性子剛烈，耐性並不好，可以不騷擾他還是不騷擾的好。

徐廷封才來到石洞前面他便已知道，從洞內問一聲：「是廷封回來了？」

「師叔耳力果然厲害。」徐廷封一面應一面往內走。

斷虹子笑應：「這算得甚麼，從一個人的脚步起落輕重最容易聽得出一個人的功力深淺，本派弟子中有這種功力的，只有你一個的了。」

到這番話說完，徐廷封已來到斷虹子面前。

斷虹子也就坐在石洞當中，鬚髮雪白，長幾及地，驟看來就像是一頭怪物，一雙眼睛精光四射，稍爲懂得的都應該看出這是一個內家高手。

看見徐廷封，斷虹子的目光更亮，突然一聲大笑道。「好小子，當眞是不見三日，要刮目相看。」

徐廷封恭恭敬敬的施禮長拜。「師叔安好。」

「那有你的好，這個年紀便已打通了任督二穴。」

到底是內家高手，只有徐廷封的外表便已經看出這一點，徐廷封由衷佩服，方要說些甚麼，斷虹子又說道：「我也總算沒有看走眼，崑崙派弟子中以你的成就最大。」

「師叔言重了——」

「你師父呢，怎麼不來？」斷虹子隨即問。

徐廷封一怔，正要考慮怎樣說話，斷虹子已追問道：「是不是出了甚麼事，快說——」

他果然是急性子，一看出徐廷封面色不妥便追問下去。

「百花洲論劍之後，師父不幸已——」

「甚麼。」斷虹子拍案而起，那張石案霹靂一聲，在他掌下立時四分五裂。

徐廷封一驚，方要說甚麼，斷虹子便問：「快快告訴我，你師父是那一個暗算害死的？」

徐廷封還未答話，斷虹子又道：「百花洲論劍，點到即止，以你師父的造詣。若不是陰謀詭計，如何會送命，你快快給我說來。」

徐廷封只好將事情說一遍，斷虹子居然有耐性等到他將話說完才再開口：「以你師父的爲人，當然絕不會在劍上下毒的，以絕師太的身手，也根本不是你師父的對手，贏是贏定了，又何須再用這種卑鄙手段？」

「大家都是這樣說。」

「連你師父也跟着遇害，可見得事情跟他完全沒有關係，倒是那個武當派的陸丹——」

「大家都認爲他嫌疑最大。」

「但以你所知，陸丹又不像那樣的人，只是知人口面不知心，有誰敢肯定。」

徐廷封沒有作聲，有些奇怪的看着斷虹子，事實斷虹子給他的感覺，已收斂太多。

（未完・卅七）

女俠金燕子故事／東門白·文
可　飛·圖

神僧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燕子爲了弄清兇案死亡的事件，懷疑是墨夫人所爲，從自己偵得的資料，她又將行兇的手下全部暗殺在「墨氏基金會」的小樓中，只走脫了一號的德國兇手，便將此事交由督察岩田偵緝拿此人歸案，從岩田偵查到的第一手資料，墨氏夫婦曾收養一個沉船救出的孩子何化通，就是現在的「神僧」，這兇案會不會牽涉到神僧和他的徒弟唐潔生？經過調查，見神僧却被人用合金鍊鎖住琵琶骨，由一個叫申梨花的少婦看管，聽說是一位夫人對他發生愛恨，而將他鎖起來，金燕子若有所悟，趕去找監視墨家的岳敏，見他被申梨花打倒，忙上前解救……

狐臭綫索

墨夫人說：「我知道你終會和我採同一步伐的，這關係墨家的傳統，首富的地位、獨佔的事業，和世世代代的榮譽！」

一個高大的人影，自後園牆外竄到園內樹上，大樹發出「簌簌」抖動聲。

「誰？」墨夫人低聲喝問。

「可能是一隻夜梟。」墨宇說：「太太，不早了！咱們回屋吧！」

「不，樹上有個人。」墨夫人十分肯定，墨宇似乎極爲信任自己的妻子。

人影一瀉下樹，在星光下仍可看到他是個披頭，十餘碼的距離一掠就到。墨宇怯怯地退到夫人身後，夫人沒有動，却沉聲說：「你好像是歐洲人？」

「何必多此一問？」來人說：「我是德國人，也就是『金、銀、銅、鐵、錫、鋁』的首領，『合金』『一號』。」

墨夫人茫然說：「是我的英語聽力不夠，還是你的英語不純，你剛才說了些甚麼？」

「一號」發出一串刮竹似的獰笑，說

緝拿元兇

：「墨夫人，妳再會演戲，也瞞不了我，因爲我能認識妳的聲音。」

墨夫人聳聳肩，說：「能辨識我的聲音的人，在那市可以找到幾千幾萬個，這有甚麼稀奇？」

「妳……妳不必顧左右而言他。」「一號」指着墨夫人切齒說：「妳狡猾、陰毒，沒有人性，妳把那些失去利用價值的人統通殺死滅口，達到目的之後，仍希望保持墨家的傳統、獨佔、財富和妳剛說的所謂榮譽。妳一直不出面，而以錄音代替妳本人發號施令……」

墨夫人看看身後側邊的墨宇，二人同時攤攤手。

此刻就連岳敏也以爲墨氏夫婦相當沉着，面對一個殺氣騰騰的高大兇手，竟毫無懼色。因此，岳敏相信，表妹這次要栽了。

「可是，儘管妳狡猾如狐，在最後把我們集合在一起，想一舉炸斃我們的陰謀，沒有完全成功。」「一號」得意地說：

「我在緊要關頭，及時逃過一刦。」

墨夫人說：「你是說有人冒充我的聲音，發號施令，驅使你們作犯罪勾當？」

「妳用不着裝糊塗，這筆血債我會討回來的。」「一號」說：「毫無疑問，最初山本秋子之自殺，是因爲苦勸西村浩無效，而她又愛着西村浩，就以死諫方式，希望使西村浩懸崖勒馬，我猜想，最初西村是被妳收買了，準備在選美會上投司馬玲的反對票。當然，被害的幾個委員也被妳收買，叫他們投島津芳非的票，以保持你們的墨家的傳統。」

「想像力很豐富！」墨夫人說：「請再說下去。」

「但是，由于山本秋子的死，感動了西村，也改變了他的决定，結果投了司馬玲的票。」

「這就十分矛盾了！」墨夫人說：「據我所知，司馬玲以高票數當選，其餘的委員顯然也投了司馬玲的票。既然我有那麼大的惡勢力，其餘委員怎有胆量背叛我呢？是不是另有一個有力人物在背後支持他們？」

「不錯。」

墨夫人說：「那是誰呀，這人物可眞了不起！」

「妳！」「一號」指着墨夫人的鼻尖，斬釘截鐵地說：「也是妳！這叫着翻雲覆雨，陰毒手段的靈活運用，因此，那些爲妳賣命的可憐部下，直到臨死的前一刹，還不知道自己已在危險中。」

墨夫人笑着說道：「你眞聰明，居然能想得如此深入，試問，如果我們要司馬玲當選，豈不是破壞了墨家歷代的傳統了麼？」

「一號」冷笑說：「那是因爲妳的丈夫要推翻墨家醜陋的傳統。使下一代討一位美麗的媳婦！」

墨夫人連連搖頭，說：「好，就算你自以爲猜對了！請問，我兒子墨奇一定要和司馬玲結合嗎？」

「一號」說：「除非有特殊事件的發生，不得不使你們改變，那麼，你們的兒子和司馬玲的結合，已成定局。」

「你眞是世上最愚蠢的狂徒。」墨夫人說：「如果墨家陰謀左右選美，再殺人滅口，一連串的殺人事件豈能在墨家的別墅中進行？」

「一號」說：「那是一種心理戰術，使人向相反方向去猜忌。企圖嫁禍司馬玉，因爲他也是黑社會人物，而他當然也想把女兒嫁給墨家。你們只是想把一些殺人滅口的罪過，推到司馬玉身上，證明是司馬玉和島津英爲了賄選而火併，最後司馬玉巳殺了島津及其部下。」

「可是你說『金、銀、銅、鐵、錫、鋁』及你，據傳說又是司馬玉的部下。」

「不錯，妳除去了島津方面的人，當然也要除去司馬玉的人。」「一號」說：「使所有參與你們墨家賄選的人都被一網打盡。因爲妳是這兩批黑社會集團的總指揮。」

墨氏夫婦又笑起來，墨夫人說：「那麼，到目前爲止，你還沒有死，而司馬玉夫婦也沒有死，我也要殺你們滅口了？」

「當然！但是，現在不是妳殺我，而是我要宰妳！」

「你滾吧！找個隱秘的地方藏起來，看看司馬玉會不會被殺？如果不出你之所料，司馬玉夫婦也被殺了！你再來找我們不遲。」

「作夢！」「一號」說：「我不會再給妳行兇的機會了……」

像一頭巨豹，「一號」一絞雙臂，鋼棍似的「橫踩」巳指向墨夫人的小腹。

在這一刹，墨宇在嚷嚷「有人行兇」！岳敏的鎗口巳指向「一號」踩出那隻腿的膝骨。

然而，「一號」一脚踩實，墨夫人反而滑到「一號」的身邊。

「一號」還以爲是自己太激動沒有踩準，巨拳帶着銳風砸向夫人的面門，夫人伸手一抓他的手腕一帶，另一肘就是一式「橫拉撞」，正中「一號」的左胸。

這本是「空手道」中極普通的招式，但高手却能運用普通的招式，化腐朽爲神奇。

「一號」「吭」地一聲，以「貫手」戳向夫人的心窩，希望同歸于盡。高手和生意人差不多，打算盤都很精，沒有絕對的必要，豈能同歸于盡。夫人身軀高大，而且肚皮上的脂肪不多，身手矯捷，再次抄住「一號」的手腕，低喝一聲，以「浮摔」把「一號」丟了出去。

「一號」混身骨頭像散了開來，但爬起來就跑。墨夫人說：「鬼東西！我放你一馬。」

岳敏馬上收起錄音機，去追「一號」。剛才看到墨夫人所施展的「琉球手」，一向自負的岳敏，也得自認不如了。

但是，儘管墨夫人提出了反駁的理由，由于墨夫人的身手，和「一號」未出現之前墨氏夫婦的交談，他仍以爲墨夫人大有問題。

何況，連「一號」都認爲墨夫人的口音，就是幕後發號施令像那「夫人」的聲音。

金燕子去監視司馬大宅，直到凌晨四點毫無動靜，只好返回住處，但一進屋，還沒開燈，有人冷冷地說：「別開燈，我的長相沒有妳美！」

金燕子縮回手望去，最暗的角落裏沙發上坐着一個人，那人臉上可能套了一個有色的塑膠套。她說：「是夫人嗎？」

「妳知道的不少，何必多此一問？」

「妳到底是那一位夫人？」

「金燕子，現在警告妳退出是非漩渦，巳經太遲了！我要除去妳。」

「是的，夫人，妳也是多餘的解釋。」金燕子說：「只要妳的鎗口一熱，我就倒下了！」

「放心！我不會用鎗，相信妳也不會用鎗。」

「謝謝妳！夫人。如果把敵人分成兩大類，妳應該是屬於可愛那一類型的。」金燕子說：「申梨花女士，是妳的左右手吧？」

「不錯。妳看她的身手如何？」

「很了不起，由此可見夫人的身手了！一般來說，主角都是唱壓軸戲的。」

「格……」夫人笑了一陣，忽然嘆口氣，說：「金燕子，嚴格的說，我不忍殺

妳！」

「噢？那是爲甚麼？」

「因爲妳太美，也太可愛了！」

「謝謝妳！夫人，說我美的人固然很多，但出自一個敵人之口，應該引爲無尙光榮的。」

「金燕子，妳對我的事知道多少？」

金燕子攤攤手，說：「比夫人所預料的要少得多。但夫人心虛，可能以爲我知道的很多。」

夫人喟然說：「雖然我不忍殺妳，却又不能不殺妳。這眞是世上最令人扼腕的事。」

「是的，夫人我也爲妳難過。」金燕子說：「一個人既知必死，而使一個活着的人痛苦，那太不幸了！」

夫人說：「金燕子，妳對『神僧』的事知道多少？」

「我只是聞名，可惜沒有見過。據說他年在五十左右，看來却不過三十左右，而且風標逸秀，出塵拔俗。如果他不是出家的人，那市的名媛，不知有多少人爲他傾倒呢？」

夫人忽然幽幽地吁了口氣，說道：「金燕子，據說妳雖年輕，却是博學多才，依妳看，出家人眞能四大皆空，心如止水嗎？」

「不會的，夫人，出家人也是人，他們自然也具備了七情六慾。但因爲他們必須清心寡慾，所以必須住在人烟稀少之處，也必須戒葷吃素。前者是爲了儘量與外界接觸，尤其是異性，後者是爲了吃素可減少熱量，避免性慾衝動。」金燕子續說：「總之，他們最大的難題，是規避物慾的引誘。」

「很好！金燕子，我說過不忍殺妳，却又不能不殺妳。折衷一下，我可以讓妳死得痛快點。」

金燕子說：「妳眞是一位仁慈的敵人，請問，妳如何能使我死得痛快而不用武器？」

「用高絕的武功。」夫人說：「學東方的『功夫』，已成爲世界新的潮流。而東方的武功，又以中國的『功夫』爲主。我學的就是中國『功夫』再加上『琉球手』和『空手道』及『跆拳道』的精英。」

「這就是了！」金燕子說：「夫人的『功夫』如此精博，我是逃不過今夜的，既然我的死已成定局，夫人可否回答我幾個問題？」

「好，妳問吧！」

金燕子說：「山本秋子之死，是夫人計劃好的吧？」

「不錯。本夫人算無遺策，連西村浩本人都不知道山本秋子眞心愛他，但我知道。」

金燕子說：「有個提箱，內有錄音，除去了島津幾個部下，最後又炸死了司馬玉的六個部下，僅僅跑了一個德國人『一號』，也是夫人一手設計的了？」

「金燕子，妳知道的不少！」

「是的，夫人，我知道的再多，也將因我的死亡而成爲永恆的秘密了。夫人，妳一定也知道墨奇所眞正愛慕的小姐是那一位了？」

夫人猶豫一下，說：「知道，但我不能告訴妳。」夫人站起來，說：「金燕子，我說的太多了！妳該知道了吧？」

「唯一不知道的是，妳沒有說出墨奇愛的小姐是誰？」

「妳知道也沒有用了——」高大的身子撲上來，金燕子立即被籠罩在凌厲的掌勁之中。

幸虧金燕子沒有半點輕心大意，不然，一開始就會吃虧。

夫人任何一招一式的攻或守，都不須以完整的秒數來記算。「手刀」如斧，「貫手」如戟。連續的「回轉擊」形成重重的驚濤駭浪。眨眼的時間要小心，因爲任何舉手投足都超過音速多多。

金燕子像湍流中一條魚，身法快而詭異是她的特長，但是，今夜對手是夫人——一個有眞憑實學的夫人。

夫人勢在必得，因爲她說了部份秘密。而且仍有這份信心；金燕子絕不想死，所以暫時保持了均勢。

一式「太極」的「單鞭」，金燕子退到牆邊。瞬間一陣勁風撲到，鐵拳搗在牆上，磚屑橫飛。而金燕子貼牆彈起凌空掃出一腿，指向夫人的後腦，夫人閃過，躍起去抓似落未落的金燕子。

一個是力盡下落，一個是蓄力上迎，下面的人當然佔盡優勢，夫人兩隻巨掌像滾刀似地旋劈而上。

金燕子危險極了，如果一邊有任何一個觀戰者，都不會下她的注。然而，就在那危如卵石的刹那，金燕子柳腰一扭，整個身子蜷成一個直徑不足半碼的人球，在夫人的「刀手」呼嘯而過時，人球倏張，有如伏在草中的毒蛇，長身出腿，蓬地一聲，踹在夫人的頸上。

夫人高大的身子一落地，立即彈起，正好迎向金燕子一式「擒拏」。「騰騰騰」一互折三五式，誰也抓不住誰？就在這時，院中的岳敏聲音說：「表妹，是甚麼客人？」

夫人猛攻兩次，在黑暗中像一片飛馳的烏雲，破後窗而出。但金燕子沒有追。當然，即使追也未必能追得上。

岳敏入屋開了燈，說道：「是誰？」

金燕子有點微喘，說道：「就是那位神秘的夫人。」

「爲甚麼讓她走了？」

金燕子苦笑說：「擋也擋不住。」

岳敏說：「比申梨花更棘手吧？」

「幾乎超過兩個申梨花聯手。」金燕說：「表哥，有收穫了吧？」

「是的，要不，我也不會這麼早就回來的。妳先聽聽這個……」取出袖珍錄音機按了一下，不久傳出了墨氏夫婦的交談聲。約三分鐘後，再傳出「一號」的聲音來。

「怎麼樣？表妹，這資料有價值吧？」岳敏說。

「的確。只可惜你沒有擒住『一號』。」金燕子說：「但僅是這一段錄音，已夠珍貴的了。」

岳敏說：「表妹，妳認爲墨夫人有犯罪動機嗎？」

「現在看來，她的犯罪動機，更明顯些。」

「妳剛剛和她動手的夫人沒有出聲嗎

？」岳敏問。

「很愉快的談了一會才動手的。」

「很愉快？」岳敏說：「像接待一位訪客那樣？」

「差不多，只不過她是在我回來之前已潛伏在此的。可見她很自負，有信心弄死我，如果她要施襲，那後果就不敢想像了。」

岳敏說：「我想她一定遮住了面孔，但聲音總可以聽出來的。」

「很像墨夫人的口音，身材也像。」

「蓬」地一聲，岳敏擊了桌子一下，說：「絕對沒有錯，剛走的夫人，必是墨夫人。」

金燕子說：「就因爲聲音相似就這樣武斷嗎？」

「不，墨夫人是個高手！這是我們以前所未想到的。」

「甚麼？墨夫人也長于技擊？」

「豈但長于技擊？『一號』那個德國人本是去宰他們的，本以爲手到擒來，絕無失敗之理，但不出三五招，被墨夫人一式『浮摔』丟出五碼以外。」

「五碼以外……」金燕子說：「你沒有添油加醬？」

岳敏大聲說：「我爲甚麼要添油加醬？我和墨家又沒有仇恨。」

「你是說『一號』出手時很認眞？」

「嗨…」岳敏說：「他死裏逃生，啣恨而去，一旦出手那會留情？不過『一號』也許並不知道夫人會技擊，或者雖知她會却不高超，可能初出手並未全力以赴，所以第一次吃了虧，但第二次出手，再被摔出。難道說不是夫人身手高而是『一號』讓她不成？」

金燕子微微搖頭，說：「我的意思不是這樣。我只是在想……」

「妳不信剛和妳動手的就是墨夫人？表妹，妳想想看，聲音一樣，身材同樣高大，更不可能巧合的是，兩個人都具有極高的身手。」岳敏說：「表妹，妳還要甚麼證據？」

金燕子喃喃地說：「墨家的傳統，世代奇醜，難道夫人會對一個和尙……不可能！」

岳敏氣得甩甩頭，說：「那麼，妳是說剛和妳動手的女人不是墨夫人，而是另一個女人？妳以爲她仍是申梨花？」

「當然不是。第一，申梨的身材矮得多，口音更不對，而身手也差得太遠。」

「好啦！這就證明，剛才那個就是墨夫人，她爲了操縱選美，利用了一些黑社會人物，但是，利用價值巳失，統通殺死滅口。」

金燕子說：「那麼她留下唐潔是甚麼用意呢？」

「這——」岳敏說：「到最後把所有的殺人罪行加在唐潔頭上，再使唐潔死亡或失去記憶，讓妳來承担所有的責任！表妹，這是可能的，也太可怕了。」

「關于這一點也有可能。但是，以我所知，唐潔留在『那和尙』身邊好像是自願的。」金燕子說：「無論如何？墨夫人不會迷戀一個和尙。」

「墨夫人不是神聖。」岳敏大聲說：「由于墨字太醜，即使她自己也醜，却因爲墨家大權她操縱了五分之三，人一旦有了權和雄厚的財富，就會想入非非，追求更多更多而不可能得到的東西。」

金燕子說道：「今夜的收穫比任何一次都多，不論那夫人如何狡猾？她終于洩露了她自己的秘密，也許是缺點。要發現她的缺點，須用鼻子，而不是用耳朶或眼睛。」

「表妹，是甚麼缺點？」

「兩天以內你就知道了。」

× × ×

第二天金燕子建議岩田督察，把墨夫人及司馬夫人請到警署去，作了一次訪問。岩田驚奇的是，這二位夫人都是身材高大，聲音也十分相似。不同的是，二人一美一醜。

這二位夫人的情緒都很壞，尤其是墨夫人，因爲她們一美一醜邀來在一起，墨夫人認爲是有意的奚落。

金燕子授意岩田訪問，她只坐在一邊作陪。訪問的主題是關于二人的技擊術。岩田說：「墨夫人，據說妳學過防身術，而且段數極高。」

「不錯。」墨夫人漠然說：「說得大胆些，在督察的手下挑出最優秀的人員，未必是我的敵手。」

「那太令人驚奇，也太使人欽佩了！」岩田說：「以夫人來說，日理萬機，絡年忙碌，而能深諳技擊，眞叫人不敢相信。請問夫人練的是那一派的『功夫』？」

「很難說，幾乎目前所流行的『功夫』，我都學過。」

「司馬夫人，聽說妳也是一位女中高手。」

「誰說的？」司馬夫人和顏悅色，說：「又是新聞記者是不是？」

「當然，夫人，二位夫人是那市最令人敬仰的婦女界領袖，記者們的注意力自然會集中在二位身上的。」

司馬夫人笑笑說：「那市學武風氣很高，我年輕的時候學過柔道和空手道，現在嘛！用以防身勉强應付，用以打人就不成了。」

「本市市長，採納了各派技擊人士的建議，擬大力提倡女性的防身術。但因女性比較保守，大多不耐吃苦，因而希望請出幾位婦女界名人，作示範表演，產生帶頭作用。」

司馬夫人大笑說：「這太不敢當了！若以我作爲示範人物，行家不笑掉大牙才怪啦！」

岩田正色說：「眞正的行家絕不會譏笑，而譏笑的就不會是行家。必是半瓶醋。市長授意本人，先與二位夫人協調一下，屆時務請二位參加。以便振興婦女界的體能運動。」

「好吧！到時候我會獻醜的。」

「那麼墨夫人呢？希望妳也能大力鼎助才好。」

墨夫人說：「我要是不參加，輿論界是饒不了我的。」

「夫人言重了！」岩田說：「我謹代表市長先向二位致謝。大約在半月內就會籌備妥當，如期進行的。」

送走了二位夫人之後，岩田說：「金小姐，我不明白，妳叫我把二位夫人請來

有何深意？」

金燕子說：「岩田，你想不想馬上破案？」

「當然想，再拖下去，我可能會被炒魷魚的。」

「讓我告訴你，破案巳近決定性的階段，今天請她們來，就是選擇其中一位，作爲陰謀唆兇殺人的主謀者。」

岩田精神一振，說道：「選擇好了沒有？」

「巳經決定了。今夜就採取行動。」

岩田激動地說：「我的天！這件案子的主角竟是一位名女人，請問，到底是二位夫人之中那一位？」

金燕子說：「在今夜以前，你只能暫時去猜。」

「小姐眞了不起，我必須聲明，在錯綜複雜，千頭萬緒的奇案中，理出頭緒來，找到元兇，妳眞是目光如炬，智慧過人啊！」

金燕子肅然說：「辦案的確要智慧和經驗，但有時在偶然機會之下發現了綫索，也有幸運與巧合的成份在內。而我這次辦案，是憑嗅覺而不是憑視覺和聽覺。」

岩田在發楞，金燕子說：「今夜十二點正，請率貴屬二十人携帶十字鎬、强力鍛鋼器等工具，在海邊『漁廬』附近待命救人。」

「救誰呀？」

「『神僧』。」

岩田吶吶說：「救『神僧』和破案有關連嗎？」

「當然有。那是重要的證人，也是被害人。」

岩田說：「救人帶武器就成了，帶十字鎬和鍛鋼器有甚麼用呢？」

金燕子說：「如果不帶，你就救不了人，還有一點請注意，任何一個犯罪人物都不可射殺，必要時可以傷他。更請注意！一般的切鐵工具辦不到，必須最强力可以熔切合金的。」

金燕子往外走，岩田送出門外，她又說：「未到時間之前，一定要埋伏好，不能露出行跡。」

「是的，金小姐……。」

金燕子返回住所，叫岳敏去睡，她說：「今夜要玩命，需要充足的睡眠和充沛的體力，下午我會叫醒你。」

岳敏說：「表妹可否說明一下？」

「不必了！現在說明了，會影响你的睡眠。」

岳敏去睡了，金燕子在上午十二點以前做了兩件事，她刦持了兩個年輕人送到警方，岩田實在不明白，把墨奇捉來，尙有情原，那是因爲墨家可能是罪案的主角。可是把才藝小姐第三名陳莉莉也逮捕了，這是從何說起呢？

「你不必多問，小心看管，千萬別讓他們溜了。」金燕子說：「墨奇可能不老實，如果他不安份，就把他關起來，更不能讓他打電話與外界連絡。」

「金小姐，可否告訴我這樣做的動機嗎？」

金燕子說：「岩田，你不是急欲破案嗎？」

「要是不這樣做就破不了案？」

金燕子正色說：「如果不這樣做，他們二個年輕人可能會被宰掉！」

岩田當然想不通這些，却不能不信，就算爲了飯碗吧！他也必須把她的話當作金科玉律。因爲他現在以爲自己做一個螺絲釘的資格也沒有了。

× × ×

夜，來臨之前，又刮起季候風。

司馬夫人在她的臥室內踱着，司馬玲走進來：「媽，您還不睡？」

看看女兒，司馬夫人面色急劇地變化，是憐憫、不平或者不甘吧？她摸摸女兒的面頰，喃喃地說：「是的，爲了他們的傳統，妳是不能……。」

「媽，您說甚麼？」

「小玲，墨奇有沒有……」

「媽……」司馬玲撒嬌地說：「我看媽近來心神不屬，情緒緊張，到底是爲了甚麼？」

「我是問妳，墨奇有沒有佔有妳？」

「沒有，媽，他不是那種人，他說那是一份最珍貴的禮物，必須在新婚之夜才能接受……。」

「還好！不過這小子很不簡單，最低限度，她欺騙了妳的情感。」

「不，媽，他愛我，他沒有欺騙我。」司馬玲說。

司馬夫人愛憐地抱住女兒，說：「小玲，妳太純潔，也太相信別人了。事到如今，妳必須接受一次失敗的敎驗，在人生旅途上，誰都有一脚踏空的時候。」

「媽……」司馬玲愕然地說道：「您不該懷疑墨奇呀！媽以爲他對我的情感不純嗎？」

司馬夫人在笑，但笑中包涵了無限的恨和怨毒。她說：「小玲，墨哥愛的既不是妳，更不是島津芳非。」

「不，媽，您不知道。」

「媽對墨奇知道的比妳多！也許他最初有改變墨家傳統的反叛意識，但終是無法戰勝上一代的壓力。因爲墨家歷代遺囑上寫得很清楚，破壞傳統者即爲墨家的叛徒，上一代有權驅逐，那就表示墨家的遺產繼承權巳經喪失了！」

司馬玲面色一黯，說：「媽，您說他不愛我，更不愛島津，他愛的是誰？」

司馬夫人一字一字地說出來：「陳莉莉！」

「她？」司馬玲心身一震，大聲說：「媽，不可能！絕不可能！」

「難道媽還不希望妳和墨奇結合嗎？可是事實擺在眼前，不信有甚麼用呢？」

司馬玲說：「媽，是甚麼事實？」

司馬夫人冷笑說：「墨奇和陳莉莉巳於今天上午，被金燕子請到警方去了。」

「這……」司馬玲說：「媽，我不懂妳的意思。」

「妳太傻了！金燕子也知某些秘密，她怕我報復，向墨奇及陳莉莉下手，來一次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行動，所以她……。」司馬夫人說。

「媽，妳會那樣做嗎？」

「我——」司馬夫人漠然一笑，說：「這些都和妳沒有關係了，妳去睡吧！」

司馬玲走後，夫人拏出袖珍通話器：「申梨花，他還沒有改變嗎？」

「沒有，夫人，您看該怎麼辦？」

「弄死他們，我是說還有個唐潔，把那件東西留在現場上，然後妳照我指定地點，去取妳應得的報酬，咱們只好暫時分手了！」

「夫人，這決定妥當嗎？妳是愛他的呀！」

司馬玉奔進來，要去奪司馬夫人的通話器，夫人一掌擊倒了她的丈夫，冷峻地說：「我對你說過，不要管我的閑事。」

司馬玉仆在地上痛苦地說：「太太，是我害了妳，如果我不是黑社會出身，妳也不會走上這條過，太太，妳以前所做的，我都能原諒妳，現在及時放手還來得及的。」

「去你的！你是個徒有虛名的下流胚子，你過去瞞着我，在暗裏找女人，我所知道的就有七個，」夫人切齒說：「你口口聲聲是我背叛了你，却從未檢討你自己的行爲！」

司馬玉說道：「太太，過去的不必談了！我求妳罷手吧！一切罪過都由我來承認。」

「你眞了不起！也眞偉大。可惜太遲了。」夫人說：「金燕子和警方巳佈下了天羅地網。」

「太太，我對妳有虧欠，就讓我承担一切陰謀殺人之罪吧！」

「滾開！你這個下流無情的東西。」

雖然司馬玉懼內，但堂堂男子漢，總有他的起碼自尊，他冷蔑地說：「妳有情感？妳不下流？愛上一個和尙，居然會以卑鄙的手段，毀了他的『元嬰』，使他變成凡人，以便達到誘惑他的目的。」

司馬夫人說：「如果說我也下流，那是跟你學的，現在我毀了他的『元嬰』，還要毀他的人。」

「妳毀吧！既然金燕子和警方巳經佈下了天羅地網，一個申梨花也未必辦得到。恐怕最後被毀的是妳自己。」司馬玉狠聲說：「自妳的賄選陰謀進行到一半，發現墨奇既不愛小玲，也不愛島津的女兒時，妳就瘋狂嗜殺了。」

「而且我還要宰了你！」司馬夫人一臉殺機說：「別以爲你是黑社會人物出身，我要宰你，不比揑死一隻螞蟻難些！」

「這個我相信，但妳的結局又會怎樣呢？」司馬玉說：「當初我就說過，這件事是不可能的，雖然墨家傳出口風，要以才藝小姐第一名作媳婦，我仍勸妳不要這樣做。因爲墨家的傳統根深蒂固，而墨奇絕對沒有推翻傳統的魄力與決心，但妳不聽。」

「申梨花……申梨花，妳把事情辦妥了沒有？」夫人根本不理司馬玉的最後勸告。

「夫人，金燕子的助手在此，這個人也不好纏，而姓唐的現在，反而帮着警方在救那和尙，熔切他的鋼鍊……。」

司馬夫人咬咬牙收起通話器，說：「司馬玉，我要先送你上西天。」

司馬玉說：「好吧！要動手就快點。其實這也不值得驚奇，就以妳殺死自己利用過的人來說，就沒有一點人性。最早，是島津英和妳對立，各爲自己的女兒賄選，都想把自己的女兒送入墨家，但妳却又以神秘夫人姿態出現，冒充墨夫人，暗示墨夫人支持島津，但妳又對自己的部下暗示，夫人支持司馬家，結果妳以一隻手提箱，冒墨夫人之名，先除去了被收買的委員，以及島津的部下，又叫姓唐的殺了島津。」

「不是姓唐的，是我自己。我只是冒充他的身法，讓島津芳菲看到我的背影。」司馬夫人說。

司馬玉說道：「然後，妳再逐個除去妳自己的部下，企圖使人相信，島津的人是被島津殺死了滅口，而島津又是被墨夫人殺死的，因爲妳的口音和墨夫人很相似，身材也差不多。但是，仍有一個德國人跑掉了。那個德國人，可能就是妳的致命傷！」

人影一閃，德國人眞的來了。由於那夜墨夫人摔出他而未殺死他，他開始懷疑唆使人不是墨夫人，暗中聽到金燕子和「神僧」交談，又暗中看到金燕子力戰一個高大的女人，跟踪之下，見那女人進入司馬大宅，「一號」才知道所謂「夫人」，原來是司馬夫人。

「原來是妳這個賤女人！」「一號」切齒說：「雖然我知道妳很有一套，我也要和妳同歸於盡！」

司馬夫人「格格」陰笑說：「『一號』，你差得太遠了！連申梨花，你都不是她的敵手！」

「一號」怒吼着撲上，狂風驟雨地攻出幾拳，司馬夫人一式「鐵叉手」把「一號」擊倒。

「格……」司馬夫人對司馬玉說：「老賊，看到沒有？連金燕子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要馬上去殺死那個和尙，和所有參與的人，我有信心，使這件巳經洩密的案子因岩田及金燕子等人的死，栽在墨家頭上，讓墨家來打這個官司。」

司馬玉說：「即使妳能辦到，妳眞以爲能逍遙法外嗎？」

「如果我和申梨花帶着小玲遠走高飛呢？」司馬夫人說：「告訴你，我都安排好了，只可惜你死之後，沒有人爲你送殯執紼——」伸出右手，「貫手」刺向司馬玉的左頸。

但另一人影射入，一脚踩在夫人的腰上，夫人摔出，人影隨着撲上，夫人在牆上一墊足，倒射回來。

這是出乎意料的反撲，金燕子疾閃，肩衣仍被抓破。

「司馬先生，」金燕子說：「請把那個德國人綁起來，別讓他跑了！」

「是的，金小姐。」司馬玉恨透了他的妻子，理由很單純，她居然看上了一個和尙；就像一個有地位的白人的嬌妻，愛上黑人是同樣地不能忍受。

這仍是一個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任何一個妻子的身上，都印有「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字樣。但男人在外「吃零食」，似乎是「逢塲作戲，在所難免」的事情。

「夫人，我必須說明，妳很聰明，身手也高，而且敢恨敢愛。」金燕子說：「妳一定沒有想到我會來得這麼快吧？」

夫人面色冷厲，說：「反正遲早我也會找妳的。」

「夫人，可否告訴我，妳是何時練成如此高絕的身手？是誰教妳的？」

「就是那個和尚。」

金燕子大出意料，說：「他旣是妳的授技之人，妳豈不等於弒師了？」

「在他教我時，我從不稱他爲師父，因爲我不久就愛上了他，我不妨告訴妳，即使司馬玉過去沒有背叛我，我仍會愛上他。」

金燕子說：「練成妳這種身手，絕非三五個月可以辦到的，爲甚麼沒有人發現妳和『那和尚』有來往？」

夫人冷笑說：「這就是他的高明之處，我只到他的住處去了半個月，他的教授法不同，一教就會，而且他教得很雜，當然我學得也勤。現在我收拾了妳，去找『那和尚』等人還來得及。」

「來不及了！」金燕子說：「申梨花早已被擒。」

「我不信，姓岳的不是她的敵手。」

「加上唐潔呢？」金燕子說：「其實不必加上唐潔，僅岳敏一人就和她兩敗俱傷，岳敏左臂骨折，申梨花斷了三根肋骨。『神僧』請妳去說幾句話。」

「妳……妳說謊！」

金燕子說：「我用不着說謊，我要擒住妳並不難。只是因爲那和尚太令人敬佩，我不忍擒住妳去見他。」

「還是由我先斃了妳再去見他吧……」步法頗似「八步趕蟾」，幌身就到。掌腿交錯，五秒之內就把金燕子砸了出去。

此刻司馬玉已綁好了「一號」，發出一聲驚呼。因爲司馬夫人幾乎同時撲到，在金燕子還沒有爬起時，又是一式「魁星踢斗」把金燕子踢上空中。

司馬夫人所有的恨全發洩在金燕子身上，跟着躍起，去抓金燕子的臉。但是，看來已失去抗拒的金燕子，突然出手抄住了夫人的右手五指一別，事出陡然，夫人尖呼着，上昇之力不得不隨着對方的手勁轉移，金燕子另一手如電砸下。「啪」地一聲正中夫人的背部。

十分鐘後，金燕子已帶着司馬夫人和「一號」來到「神僧」的住處。

這裏有岩田的上司和部下，墨氏夫婦，唐潔和岳敏，而「神僧」仍被鎖在床上。只有申梨花傷得很重躺在地上被銬着。

「謝謝妳！金小姐。」「神僧」說：「本來我早就要離開那市的，我這次回來主要是看看恩公，表示謝意，但算定有一刦無法脫逃，也就留下應刦。」

金燕子說：「在你教司馬夫人『功夫』時，就應該看出，她對你有野心的。」

「發現時已遲，我想感化她，但無效，盡管我知道有次大刦，却不知道是『元嬰』將被冲散幻滅，佛家最重因果，前世我一定欠她的。」「神僧」說：「金小姐，此案的前因後果，妳已瞭然，不須我說明了吧？」

「是的，大師。」金燕子說：「唐潔在你身邊，似乎輕功進步了不少，是您教他的吧？」

「不是，那是因爲『元嬰』幻滅，眞元被他吸入體內少許，足抵三年苦練。但由於他不會利用，不久還會消失的。」

衆人大爲驚奇。金燕子說道：「大師，雖說你的『元嬰』已失，但你能在短期內把司馬夫人敎成一個高手，這根鋼鍊能困住你嗎？」

「不能——」能字甫畢，「神僧」拂袖而起，只聞「嘩啦」聲中人如大鳥昇起，跪在墨氏夫婦面前說：「恩公，我要走了！但願你們福壽綿長，永享福貴……」

墨宇正要去拉他，「神僧」已再次昇起，如一朵灰雲，冉冉自窗中飛出。

被銬着的司馬夫人「嘿嘿」冷笑說：「金燕子、岩田、墨家公母，看來咱們要一道走了，告訴你們，這屋中床下，天花板上，外間紙中簍，鏡框後，院中花盆中，大門的門框上都預先按置了定時炸彈。以防萬一。」她看看錶，幸災樂禍地數着：「七……六……五……四……」所有的人都往外猛竄，只有金燕子和唐潔未動。岳敏見他們未動，也打消了走意。

躺在司馬夫人身邊的申梨花嘶呼着：「夫人，眞有定時炸彈嗎？」

「當然！我的計劃雖好，不能不留一着，要死大家一道。」

金燕子冷冷一笑，說道：「司馬夫人，有炸彈應該已經爆炸了！告訴妳吧！『神僧』算無遺策，他已經把那些東西都帶走了……」

一陣陣巨大的爆炸聲在郊外傳來，金燕子笑笑說：「夫人，妳信了吧？妳還有更絕的花樣嗎？」

司馬夫人捂着臉悲嘶，申梨花却冷冷地說：「司馬夫人，妳未免太毒了！我現在相信，妳叫我去取的皮包中，絕不是鈔票，而是炸彈。」

金燕子說：「申梨花，那皮包放在那裏？」

「她本來要我弄死『和尙』和唐潔之後，到那山洞邊大石下去取一個皮包，她說那是給我的報酬。」

金燕子揮揮手，唐潔不久取回了皮包，裏面有已去了信管的炸彈。申梨花滾過去猛咬司馬夫人，被唐潔拉開。

屋中靜了很久，金燕子才說：「墨夫人，請問您的『功夫』是何人所授的？」

墨夫人肅然說：「也是『神僧』何化通。」

「如此說來，夫人知道司馬夫人一切陰謀了？」

墨夫人搖搖頭，說：「不知道，因此，愚夫婦要向妳鄭重道謝。」

「那裏！我認爲若不是『神僧』從中巧妙地牽制，這案子即使能破，還要一段時間。」

這時岩田大聲說：「金小姐請妳也回答我一個問題好不好？這是一個問題。」

金燕子笑笑說：「請問吧！」

岩田說：「妳說過發現那神秘夫人的秘密，不是以視覺，更不是以聽覺，而是以嗅覺，這是甚麼意思？」

金燕子看看司馬夫人說：「司馬夫人有輕微的狐臭……」衆人發出一陣驚噫。

在金燕子、唐潔和岳敏同車歸去時，唐潔說：「妳說墨家在此案進行一半或開始不久時，知不知道某些秘密？」

「問得好！」金燕子說：「基於墨奇的女友換來換去，而最後選定的却是才藝小姐第三名，很難使人相信他們根本不知此事。他這秘密已被『神僧』帶走了。

他的確了不起，他早已知道才藝小姐第三名陳莉莉是墨家的人，所以說她『福壽綿長，德儀厚重。』」

唐潔說：「但在墨氏夫婦未到現場之前，在現場上檢到一枚胸花，墨夫人說是她的東西。」

金燕子說：「那是司馬夫人叫申梨花放置的，本擬殺了人一起遠走高飛，嫁禍墨夫人的。」

劉大昌的車子疾追而至，金燕子只好停車，說：「劉先生，記得我答應過你，在不久的將來，要供給你一件獨家聳人聽聞的新聞。」

「是……是的，金小姐，妳眞是信人。」劉大昌說：「我眞想不通，陰成森死了，怎會又活了？」

「那不過是假死，旨在整我而已，要作假死七竅流血是不難的。」金燕子說：「請去直接找岩田，我交待過，你是唯一有資格先獲得報導此案的人。」

岳敏吊着左臂，說：「表妹，如果墨家早知司馬夫人的陰謀，而故作不知，用意何在？」

金燕子說：「也許他們要繼續保持化工界的『托辣斯』，讓島津英和司馬夫人互拚而兩敗俱傷。」

岳敏深深點頭，却又面對唐潔說：「你這小子叛變也有話說嗎？」

唐潔模仿「神僧」的禪語說：「不可說，不可說！」

岳敏狠狠瞪他一眼，金燕子却大笑起來。然後語重心長地說：「他留在『神僧』身邊，當然也是神僧的意思。另外，明是保護『神僧』，暗是協助破案。你明白嗎？」

（全文完）

戰國軼事

昭陵六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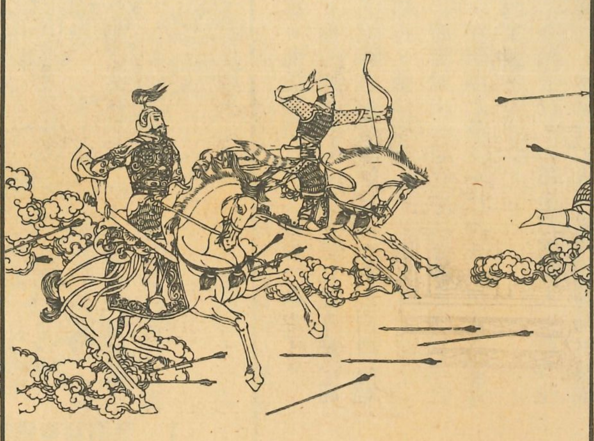
夏梅・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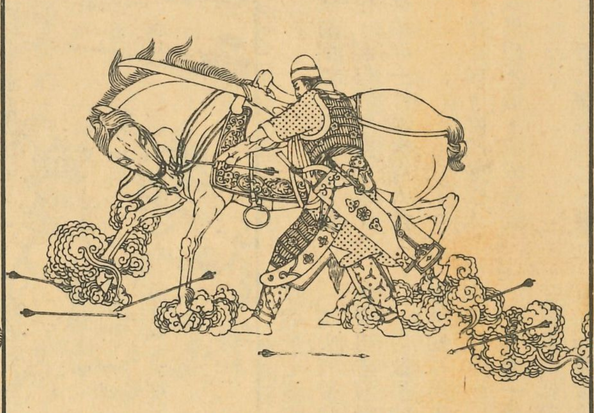
1　我國藝術瑰寶"昭陵六駿"，舉世聞名。這裏講的是六駿之一"颯露紫"的一個故事。隋朝末年，興起了洶湧澎湃的農民大起義，隋王朝崩潰了。關隴地區大貴族李淵、李世民父子乘機起兵奪天下。李世民經常率領騎兵，勇敢地冲殺敵陣，出奇制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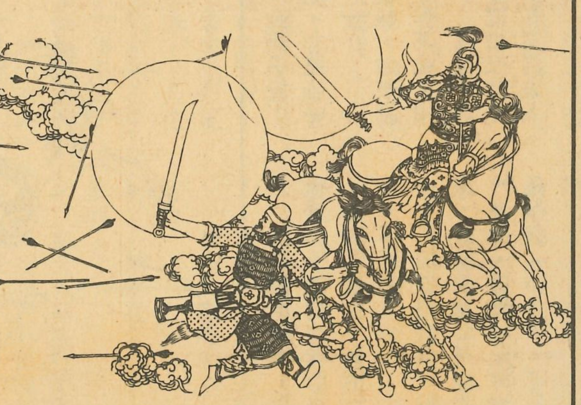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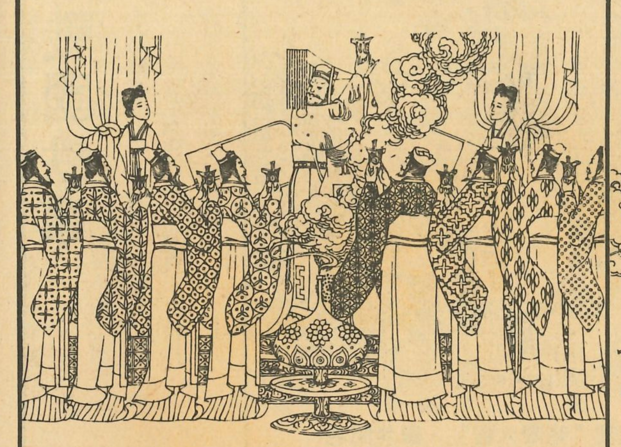
2　一次於河南邙山，征討王世充時兩軍對陣。李世民欲知敵陣虛實，就騎着一匹叫"颯露紫"的戰馬，率領十餘部將，猛冲敵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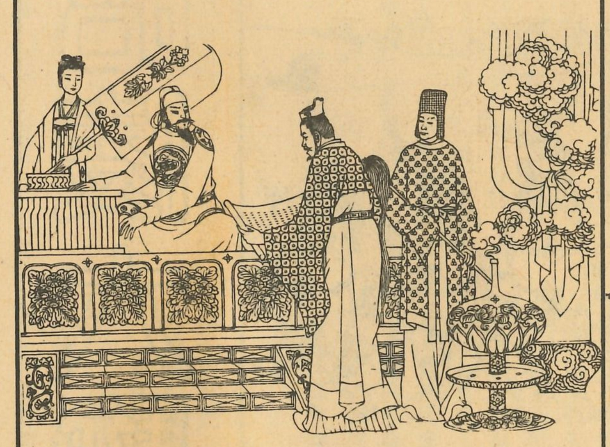
3　激戰之後，李世民在敵陣中與部將失散，單騎被長堤所阻。戰馬"颯露紫"也中箭受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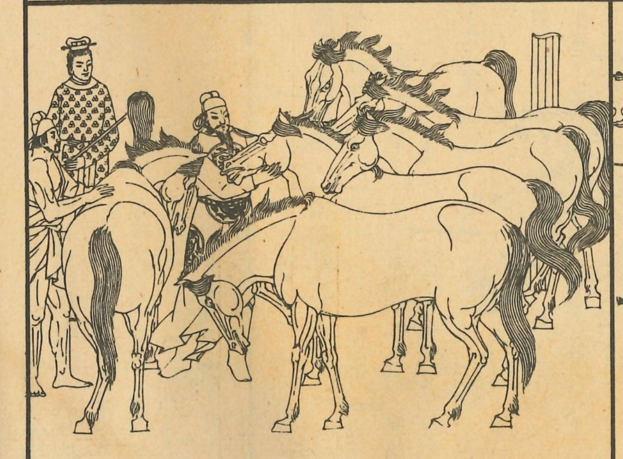

4 敵方勁騎迫近，情勢非常危急。這時隨從部將丘行恭趕來保護李世民，奮力拚殺使敵人不敢近前。


5 丘行恭並以自己的乘馬換給李世民，還爲"颯露紫"拔箭。


6 敵人又湧上來了，丘行恭手執長刀，徒步與敵人搏殺，保護着李世民殺出重圍。


7 李氏父子終於統一了全國，建立了唐王朝。後來李世民登上了皇位，爲唐太宗，改元貞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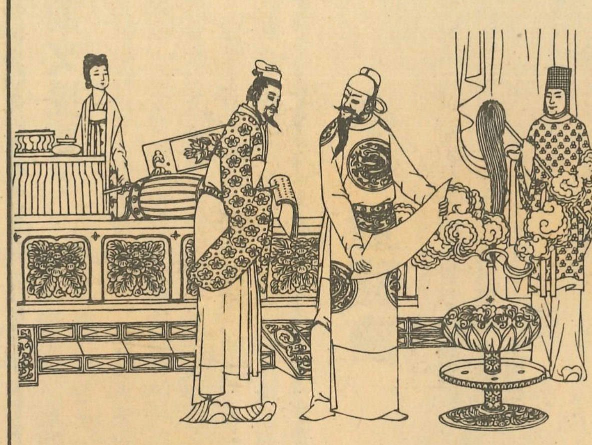

8 貞觀十年，唐太宗爲了紀念大唐開國武功，詔命將曾經在戰爭中立下戰功的六匹戰馬刻石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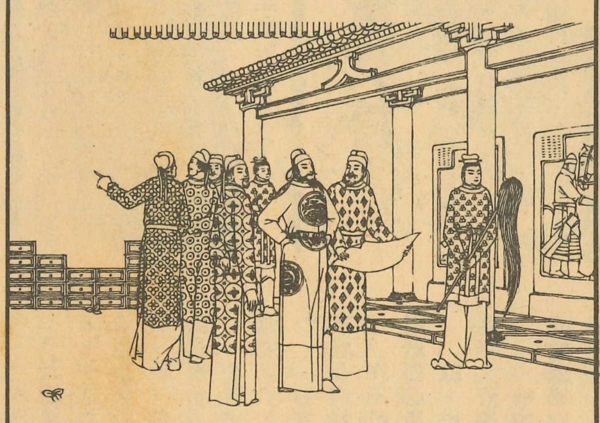

9 唐太宗按這六匹心愛的戰馬不同的特點取了名字："颯露紫"、"拳毛騧"、"白帝烏"、"特勒驃"、青騅"、"什伐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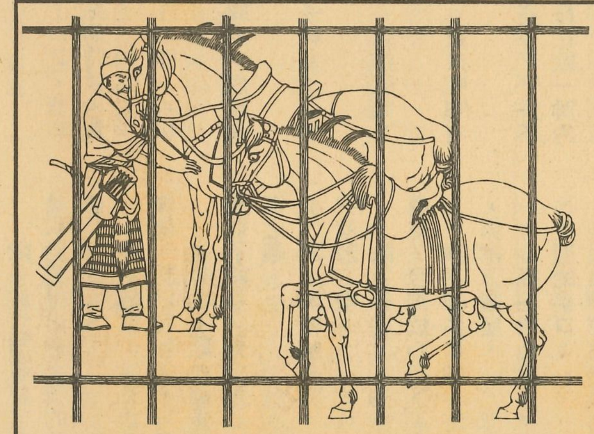

10相傳這六匹駿馬的圖形，是大畫家閻立德閻立本兄弟兩人設計繪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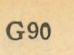

11 唐太宗還特地下旨，在"颯露紫"這一塊上把部將丘行恭也刻上去，以彪炳青史。


12 "颯露紫"鞍韉配備齊全，前胸挺直，臂部稍縮，兩耳兩眼下垂，鼻腔緊緊偎依在丘行恭胸前，生動地再現了戰將和戰馬相依爲命的感情。


13 刻成後，唐太宗還爲每匹戰馬寫下了贊語，由大書法家歐陽詢書寫。


14 同年十一月，唐太宗下令把這六塊石雕置立在醴泉縣九嵕山昭陵北司馬門內，後人稱爲"昭陵六駿"。


15 可是，在一九一四年，美帝國主義文化强盜、勾結軍閥，把最好的兩塊："颯露紫""和"拳毛騧"盜運到美國，陳列在波士頓美術館。這兩塊中華民族的藝術瑰寶，從此流落異邦！



中篇俠義

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虬龍倚馬錄（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許不醉和鐵老鼠找到葉大娘的師弟方鯨，追問郭冷魂是不是葉紅棉帶走，方鯨本不想說，把時間拖延很久才承認，而且說出紅棉是「天恨帮」的人，天恨帮過去一直都想毀掉血花宮，取代血花宮在武林的地位，但未得逞，由於葉大娘戰勝他們，因此天恨帮的人對葉大娘很仇視。而葉紅棉又怎會投向天恨帮，使許不醉、鐵老鼠迷惑不解，三人正在談話，天恨帮派人來捉拿他們，三人正遭到圍困，力鬥不敵，幸來了江北仙上仙的歐如神和歐一神、心鳳夫婦解圍，心鳳原是許不醉的丫頭，這三人忽然掩殺而至，天恨帮的殺手只有逃走……

小子登寶座　師父掌兵符

第四號一走，其餘殺手更是無心戀戰，瞬息之間，除了連走都走不動的重傷者及死人之外，就再也沒有任何殺手留下來了。

方鯨又回到他的小酒舖裏。

他看了野豬一眼，忽然走了出來，道：「烤吃野豬肉，好不好？」

許不醉搖頭，道：「不好。」

方鯨道：「嫌野豬肉不好吃？」

許不醉道：「現在覺得甚麼肉都不好吃。」

方鯨望着他，良久才嘆了口氣，喃喃道：「這也難怪，在心情不好的時候，無論吃甚麼都是又酸又苦的。」

歐一神走了過來，盯着許不醉：「你爲甚麼會心情不好？」

心鳳吶吶道：「是不是奴……奴家令你生氣了？」

「妳有多大斤兩？」歐一神道：「妳怎配令許軒主生氣？」

許不醉兩眼一瞪，道：「你作死嗎？居然對心鳳粗聲粗氣講話！」

歐一神咳嗽兩聲，道：「近來喉嚨有點不大舒服。」

「喉嚨不舒服就要罵老婆了？」許不醉把鐵棒向前一伸，差點沒撞在歐一神的鼻子上。

歐一神訕訕一笑，道：「你誤會了，我從來都不敢欺負心鳳。」

許不醉這才神色稍緩，但接着却問心鳳：「如此說來，倒是妳經常欺負歐瘦子了？」

心鳳吃了一驚，道：「奴家怎敢欺負相公？」

許不醉「哦」一聲，道：「那麼，你們到底誰欺負誰來着？」

歐一神道：「我們夫妻相敬如賓，誰也沒有欺負誰。」

許不醉道：「此話當眞？」

歐一神道：「千眞萬確，並無半字虛言。」

許不醉道：「你的說話，向來不大可靠。」

歐一神立刻脹紅了臉，道：「人人都說我老實得出奇，我的說話又怎會不可靠的？」

許不醉道：「正因爲你老實得跡近乎笨蛋，所以說話大不可靠。」

這時候，歐如神走了過來，道：「這倆口子的事，你少担心好了，他們眞是美滿之極。」

許不醉哈哈一笑：「有你這麼一說，我就放心啦。」

歐如神道：「但你和鐵老鼠弄得遍體鱗傷，我却放心不下。」

許不醉搖搖頭，道：「這點小小傷痕，算得上甚麼！」

心鳳不待他說，早巳用金創藥敷住了他腰間的傷口。

歐如神向鐵老鼠道：「不見多時，你好像比從前成熟了不少。」

鐵老鼠訕訕一笑：「難得在這裏遇上江北仙上仙，眞是福氣。」

歐如神道：「你們怎會在這裏和那些黑衣殺手打起來的？」

鐵老鼠嘆了口氣，說道：「說來話長之極。」

歐如神道：「話長也得說。」

鐵老鼠又嘆了一聲，接着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了出來。

歐如神這才恍然，說道：「原來是如此。」

歐一神却急不及待的問：「小岳子怎樣了？」

許不醉道：「你這個岳賢弟，際遇不凡，人更不凡。」

歐一神聽得喜上眉梢，道：「他又有甚麼不平凡的際遇了？」

許不醉還沒回答，方鯨巳截然道：「甚麼小岳子大岳子，遲點再說！」

許不醉道：「方老闆又有何高見？」

方鯨說道：「先找紅棉，看看她怎麼了。」

許不醉冷冷道：「你現在才担心她的安危，是不是太遲了一點？」

方鯨道：「希望還不太遲。」

鐵老鼠道：「咱們往那裏找尋葉紅棉姑娘？」

方鯨道：「只要找到恨帝，就一定可以找到紅棉和郭冷魂。」

許不醉目光一閃，道：「你有把握可以找得着恨帝嗎？」

方鯨道：「我沒把握，但我們可以去求一個人。」

歐一神咕噥着，說道：「求人不如求己。」

歐如神叱道：「住嘴！」

方鯨淡淡一笑，道：「江湖上有一位奇人，他的本領大概比起我們這裏幾個人加起來還要高明一點點。」

許不醉不禁爲之動容，道：「此人是誰？」

方鯨的臉上發着光，瞳孔收縮成一綫，道：「我說的這個人，就是葉紅棉的父親。」

「菊痴葉上開！」許不醉脫口叫道。

「對了，就是這個武林奇葩！」方鯨說。

許不醉吸了口氣，目注着方鯨道：「你知道葉大俠在甚麼地方？」

方鯨沉吟半晌，道：「知道是知道的，就只怕他不肯出手。」

「胡說！」許不醉道：「葉紅棉是他的女兒，如今落在天恨的人手裏，他又怎會坐視？」

方鯨道：「但願如此。」

許不醉又催促着，道：「葉上開在那裏？」

方鯨默然半晌，才說道：「在容樓之中！」

「容樓？」許不醉吃驚極了：「你說的容樓，是不是安徽的容樓？」

方鯨慢慢地點了點頭，說道：「正是，正是。」

「容樓無弱者！」許不醉吐出口氣，「但葉上開爲甚麼會在容樓之中？」

方鯨苦笑了一下，道：「箇中原因，只怕極其複雜。」

許不醉道：「方老闆，你可以說得清楚一點嗎？」

方鯨道：「葉上開爲甚麼會身在容樓，我也是不知其中底蘊的。」

許不醉道：「但你如何得知，他在容樓之中？」

方鯨道：「是紅棉告訴我的，而且，她還帶我見過葉上開一次。」

許不醉道：「葉上開跟你談過些甚麼呢？」

方鯨道：「天南地北，無所不談。」

許不醉道：「有甚麼事情，是比較重要一點的？」

方鯨道：「有。」

「快說。」

「現在不能說，唯恐天恨中人仍然在附近。」

歐如神乾咳一聲，道：「我們三人可以暫且退開去……」

「不要誤會！」方鯨忙說道：「歐五先生德高望重，而且這件事情你也非聽不可。」

歐如神淡淡一笑：「爲甚麼？」

方鯨道：「你若聽了，一定會大感興趣。」

許不醉笑道：「只要老歐有興趣，他一定會帮着我們對付天恨。」

歐如神嘆道：「我現在巳經和天恨結下樑子了。」

許不醉道：「你後悔了？」

歐如神道：「這是命中註定要發生的事，何必後悔？就算後悔又有甚麼用？」

歐一神說道：「不要再多說了，我很想立刻就飛到安徽容樓，看看葉大俠的風采。」

歐如神笑了笑，道：「這句話，證明你還不算是個呆子。」

歐一神嘆了口氣，道：「但若跟岳賢弟相比，我就眞是呆得可以了。」

許不醉望了他一眼，道：「你到底想見葉上開還是岳小玉？」

歐一神道：「兩個都很想見。」

許不醉道：「小岳子很安全，你不用担心。」

歐一神說道：「咱們曾經聽人說，小岳子在鐵眉樓裏，而鐵眉樓的形勢，却又是岌岌可危，說不定一下子就會化爲灰燼了。」

許不醉道：「鐵眉樓之危縱然未解，你也不必爲小岳子担心，他現時正與師父公孫我劍在密室裏練功。」

歐一神道：「但願小岳子快點練成絕世奇功，將來成爲江湖一代奇俠！」

許不醉道：「你對這小子倒不錯。」

歐一神道：「岳賢弟爲人義氣深重，我對他好，那是十分應該的。」

許不醉眉頭一皺，嘆道：「像他那樣的小無賴，居然有這許多人對他情深義重，確是他媽的奇蹟之至。」

方鯨哼一聲，道：「你們老是談論着甚麼小岳子大岳子的，是不是想馬上跑去見他？」

「不見不見！」許不醉立時搖頭不迭，道：「這小混蛋如今平安大吉，又兼福星高照，無論是誰担心他都是多餘兼混帳的。」

歐如神微微一笑，道：「既然岳小玉平安大吉，咱們不妨把力量集中一點，先把葉紅棉與郭堡主找回來再說。」

方鯨說道：「對了，這才是智者之所爲！」

歐如神道：「你肯定葉上開一定可以找到恨帝？」

方鯨道：「是的。」

歐如神道：「既然這樣，咱們現在就趕往容樓！」

歐一神見兄長也贊同方鯨建議，也就不再多說甚麼。

心鳳望了丈夫一眼，她雖然知道丈夫的心意，但形勢如此，她也不便開口。

方鯨在小酒舖門外站了一會，好像有點不捨得的樣子。

歐如神悠然一笑，道：「是不是還想躭擱幾天才上路？」

方鯨道：「不，但裏面有五十一斤美酒。」

歐如神笑道：「酒舖雖然帶不走，但這五十一斤美酒，你却不妨帶着上路。」

許不醉道：「就算他不帶，我也會捧着走，絕對不會客氣。」

方鯨大笑，道：「好！看你喝得了多少斤！」

在半個時辰後，這五男一女巳分乘兩輛馬車，向安徽進發。

容樓無弱者。

但又有誰會想到，菊痴葉上開這個武林奇葩，竟然也在容樓之中？

× × ×

天亮了。

鐵眉樓外，殺聲震天！

神通敎又再整頓帮衆，似乎要誓破鐵眉樓。

這邊廂，布狂風巳成爲羣雄作戰的統帥，羣雄士氣高昂，頗有氣吞河嶽之勢。

「布狂風，有種的滾出來，決一死戰！」逾百神通敎武士在樓外齊聲大叫。

但這叫聲足足持續了半個時辰，布狂風還是很沉着，絕無半點浮躁之象。

鐵髮却巳忍不住，道：「待我出去，跟這羣狗嘍囉會一會！」

布狂風搖搖頭，道：「來者既是嘍囉小卒，又怎值得鐵兄出手？」

木眼道：「雖然嘍囉小卒，但殺他三幾十個，也可一壯吾人等之聲威。」

布狂風仍然搖頭，道：「吾人等之聲威正盛，毋須如此倉猝輕出。」

鐵髮木眼見布狂風堅不肯出，也就閉嘴不語，靜觀其變。

又過了一會，忽聽探子回報：「樓東兩里之外，出現一支人馬。」

龍眉雙眉一蹙：「人馬若干？」

探子道：「五十左右，人人頭上皆紮着金布。」

「頭紮金布？」龍眉臉色一沉，「神通敎又在攪甚麼把戲？」

布狂風立時搖頭，道：「這五十餘人，並非屬於神通敎的。」

龍眉訝然道：「公子從何得知？」

布狂風道：「頭紮金布，乃是一種暗號。」

龍眉道：「這暗號代表着甚麼？」

布狂風道：「總帮主有難，十六帮從速趕往救駕是也！」

龍眉一怔，道：「誰是十六帮的總帮主？」

布狂風說道：「岳小玉的師父公孫我劍。」

龍眉更是怔住：「公孫我劍是公孫世家的老爺子，怎麼又會是十六帮的總帮主了？」

布狂風道：「其實，公孫我劍從來都沒有正式承認自己是十六帮的總帮主，但江湖上却有十六個帮會，都公認他老人家就是這十六帮的總帮主。」

龍眉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布狂風道：「道理很簡單，因爲公孫

老俠對這十六個帮會都有莫大恩德。」

龍眉目光一閃，道：「所以現在這十六帮會知道公孫老俠有危難，就以頭紮金巾爲號，急急的趕來營救了？」

布狂風點點頭，道：「不錯。」

龍眉說道：「但公孫老俠根本不在這裏。」

布狂風道：「目下形勢一片紛亂，不要說是局外人，便是咱們置身在內的，也會感到撲朔迷離，不知道眼前眞正的形勢到底是怎樣的。」

龍眉沉吟道：「不錯，在這樣的情況下，十六帮以爲公孫老俠被困在鐵眉樓裏，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龍眉道：「你怎會知道十六帮的暗號呢？」

布狂風淡淡道：「這是公孫老俠告訴我知道的。」

龍眉道：「看來他對你似乎相當的信任。」

布狂風道：「他對在下的信任，簡直是太過份了。」

龍眉道：「你認爲不好？」

布狂風說道：「對我來說，當然是受寵若驚的，但對他自己來說，却是一種冒險。」

龍眉道：「公孫我劍天生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他不怕冒險，甚至故意找些冒險的事情來做。」

布狂風點點頭，龍眉接着又說：「雖然他活了幾十年，也冒險了幾十年，但對朋友這方面，他却絕少會看錯。」

布狂風淡淡一笑：「龍大當家對他也似乎很有信心。」

龍眉道：「不是我對他有信心，而是他數十年以來的表現，使人對他無法沒有信心。」

布狂風道：「十六帮的朋友，對公孫老俠的信心更大。」

龍眉道：「十六帮的朋友雖然來了，我們可不能繼續守在這裏。」

布狂風道：「不錯，最少我們應該殺出去，把這些朋友迎接回來。」

鐵髮和木眼立刻齊聲道：「我去！」

布狂風搖搖頭，說道：「你們留在這裏。」

木眼立刻道：「公子是咱們這一戰的大元帥，又怎可以輕出鐵眉樓外？」

布狂風道：「我也不會出去。」

木眼一怔，道：「那麼，誰出去迎接他們？」

布狂風道：「諸葛前輩、雲居士，再加上江東五傑，就巳很足夠了。」雖然胡無法巳死，但也還是稱呼「江東五傑」，而不是「江東四傑」。

常掛珠在旁聽見，大是興奮，立時攘臂高呼：「大元帥決策高明，咱們這就殺將出去可也！」

諸葛酒尊、雲淡來俱無異議，衆人立即依照布狂風之言行事，向樓東迎奔了出去。

有諸葛酒尊和雲淡來那樣的高手押陣，除非遇上了極厲害的强敵，否則以一般而言，亦可應付得來。

龍眉目送衆人出樓，隨即向布狂風道：「樓東形勢比較明朗，但在樓西一帶，似乎是强敵佈陣所在。」

布狂風道：「只比樓東略强，但還不是神通敎精英高手之所在。」

龍眉道：「以公子之見，神通敎志在甚麼？」

布狂風道：「志不在此。」

龍眉猛然一驚：「公子言下之意，莫非這是萬層樓聲東擊西之法？」

布狂風道：「不錯。」

木眼的眼色也變了。

他吸一口氣，道：「神通敎最終的目標，還是飲血峯血花宮！」

布狂風淡淡一笑，但目光却似巳沉迷在另一個地方，另一個境界裏。

龍眉的臉色，巳變得蒼白，蒼白而憤怒。

「我們不能讓飲血峯落在萬層樓的手裏！」

布狂風道：「依龍大當家之見，又該當如何？」

龍眉毫不遲疑，立刻便說：「棄鐵眉，援血花！」

金剛眉立刻反對：「不！鐵眉樓是四弟辛辛苦苦創下來的基業，咱們豈可置之不顧？讓它奉送給神通敎的魔徒賊子？」

龍眉沉聲道：「三弟，你也不是個沒有見識的人，難道還看不出目下形勢孰輕孰重嗎？」

金剛眉吸一口氣，道：「要咱們支援血花宮，那是義不容辭的，但却不能因此而失掉鐵眉樓！」

龍眉嘆了一口氣，道：「三弟，你太感情用事了。」

金剛眉道：「我只不過希望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龍眉搖搖頭，道：「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倘若兼顧太多，這樣不捨得放手，那樣也不捨得輕棄，到頭來只會兩者皆失，甚麼也保存不住，甚麼也得不到手。」

金剛眉的手握緊，不由自主地後退了兩步。

他的掌心沁出了冷汗，整個人却似巳被拋進冰窖之中。

他凝視着龍眉的臉。

龍眉的臉滿佈皺紋，連頭髮都巳斑白了。

他久歷風霜，不但江湖經驗甚豐富，而且整個人充滿了智慧和精力。

他是老而不衰，他的決定絕少錯誤。

金剛眉都很敬佩這個老人。

他是金剛眉的兄長，也是金剛眉的偶像。

若是別的事情，金剛眉絕不會和龍眉執拗下去。

但這鐵眉樓，畢竟是鐵眉的心血！

不是一點點心血，而是他大半生的心血結晶！

一想到這鐵眉樓將會落在邪魔外道的手裏，金剛眉眞是寧願粉身碎骨，也不願意看見這件事情發生。

龍眉當然也很瞭解對金剛眉此刻的心情。

但也却比任何人都更明白——鐵眉樓遠不及飲血峯那麼重要！

——對五眉會來說，鐵眉樓當然是極重要極重要的。

——但若以整個武林的形勢着眼觀之，鐵眉樓的重要性，萬萬比不上飲血峯的血花宮！

——鐵眉樓丟了，那只是五眉會的事情，但血花宮一旦不保，整個武林就會陷入更兇險的境地！

——練驚虹是可以尅制萬層樓的，就算尅制不住，最少也可以把正邪兩道的形勢拉得更緊，但倘若連血花宮也落在萬層樓手裏，那就眞是不堪設想極了。

所以，龍眉巳作出了最重大的決定！

「棄鐵眉，援血花！」

他的聲音似巳响澈了整座鐵眉樓，甚至遠遠的傳到了血花宮每一個人的耳朵裏了。

但布狂風在這個時候，却似乎冷靜得出奇。

他不再說話，整個人正陷入了沉思之中。

× × ×

在碧血樓台的黑石堂裏，岳小玉乖得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在這幾天，他很聽話，師父叫他做甚麼，他就做甚麼。

公孫我劍每天都叫他吃飯，這種事，岳小玉自然是十分聽話的。

若連吃飯都不聽話，那麼別的事也就不用再談了。

每天，送飯菜到黑石堂的人都是穆盈盈。

一看見盈盈的俏臉，岳小玉的胃口就自然地好了起來。

但公孫我劍警告他：「吃飽是好事，但若吃得太飽，那就會影响到腸胃，一個腸胃不好的人，練功的進度一定會受到阻碍。」

岳小玉很聽話，每頓只吃到八九分飽，就不再繼續進食了。

公孫我劍很滿意，讚道：「孺子可敎也。」

岳小玉抿嘴一笑：「是不是吃飯可敎，練功就朽木不可雕了？」

公孫我劍道：「聽話則可敎，不聽話則朽木加爛泥，變成屁也不如。」

岳小玉忙道：「徒兒一定聽話，無論師父說甚麼，徒兒都照做不虞。」

公孫我劍嘆了口氣，道：「聽話是好的，但也不要聽話得太過份。」

岳小玉一怔：「怎麼聽話也會有太過份了？」

公孫我劍說道：「爲師早巳說過，做師父的不一定永遠會對，有時候，師父會比徒兒做更多錯事，說更多錯話，做師父的也可能會發神經，倘若做徒兒的不分靑紅皂白，一律聽從到底，那就會鑄成大錯了。」

岳小玉笑了笑，道：「但徒兒知道，師父現在很正常，也很清醒。」

公孫我劍道：「你這句話倒也不錯，不要再浪費時間，繼續練功可也。」

× × ×

岳小玉練功很用心，也很勤力。

這一點，就連他自都感到很意外，但他的確早巳下定決心，非要練成高深莫測的武功不可。

能夠拜公孫我劍爲師，他的際遇實在是萬分不錯的了，而且，公孫我劍傳授他的武功，却是連公孫我劍自己也沒有練過的。

這些武功在練成之後威力如何，那是誰也沒法子可以逆料的。

所以，岳小玉很用心的學，公孫我劍也很用心的敎。

但練武並不是可以急忙就章的事情，不要說是三幾天，就算是練三幾年也不會有太大的成果。

只是，凡事總得有個開始。

現在，岳小玉的開始，看來是很不錯的。

但以後呢？

以後的岳小玉，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

就在這時，練驚虹忽然來了。

他是穿着一襲極華麗的衣服進入黑石堂的。

練驚虹會在黑石堂出現，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亊。

因爲這碧血樓台，本來就是屬於他的地方。

但他這一身華麗的衣服，却使人有過份隆重的感覺。

岳小玉忍不住讚嘆了一聲：「義父今天眞好看。」

練驚虹悠然一笑，道：「義父把你關在這裏，你恨不恨我？」

岳小玉道：「義父用心良苦，小玉又怎會怪義父？」

練驚虹微笑着，道：「你越來越懂事了，將來必成大器。」

岳小玉又盯着他那一身華麗衣服，道：「義父，今天是不是個隆重的日子？」

練驚虹點點頭，道：「不錯，你很聰明，一猜就給你猜中。」

岳小玉道：「是義父生辰嗎？」

練驚虹搖頭道：「不是，今天比我生辰的日子，實在是重要得多了。」

岳小玉道：「實在是甚麼大日子？」

練驚虹道：「我不做宮主啦。」

岳小玉一怔：「爲甚麼不做宮主？」

練驚虹道：「一來做膩了，二來沒工夫再管理宮中的事。」

岳小玉皺眉道：「你若不做宮主，誰做？」

練驚虹道：「是宮主退隱了，自然是由少宮主替代。」

「少宮主？」岳小玉一凜，「那一個少宮主？」

練驚虹道：「除了這個練無敵之外，血花宮內就再也沒有別的少宮主了。」

岳小玉大吃一驚：「義父，這個萬萬使不得！使不得之又使不得！」

練驚虹道：「爲甚麼使不得？」

岳小玉道：「小玉年幼無知，才疏學淺，武功更是在第九流之下，又如何能成爲血花宮主？」

練驚虹道：「沒有人一生下來就文武雙全，萬事皆通的，但只要有磨練，肯學習，慢慢就可以成爲大器了。」

岳小玉道：「這一點小玉是知道的，但——」

「義父主意巳決，不必推辭！」練驚虹的語氣漸漸轉趨嚴厲，「你若不答應，

義父就算死也勢難瞑目。」

岳小玉又是大吃一驚：「不！義父福壽康寧，最少也會長命兩百歲。」

練驚虹道：「就算我可以長命八百歲，這宮主還是不做了。」

岳小玉道：「這又是何苦由來哉？」

練驚虹道：「請問一聲，當今武林盟主，是否三十年爲一任？」

岳小玉一呆，道：「沒這麼長久罷，好像是每隔十年就得換上一個？」

練驚虹道：「不錯，連武林盟主也是十年爲一任，但你可知道我做這個血花宮主多久了？」

岳小玉道：「這個……這個只怕快二十年了罷？」

練驚虹長嘆了口氣，道：「不是二十年，而是快將四十年。」

岳小玉一楞，道：「四十年，這段日子不算短，但義父如日方中，最少還可以再做三十年血花宮宮主呀。」

練驚虹道：「但義父不是巳經說得很清楚嗎？我巳做膩了，而且血花宮也應該換上一個新的宮主。」

岳小玉道：「血花宮中能人異士多得不可勝數，義父就算眞的不想繼任下去，大可以另找他人接任。」

練驚虹搖搖頭，道：「除了你之外，再無任何人可以做得來。」

岳小玉道：「這……這眞是有點荒唐了……」

練驚虹微微笑一笑，說道：「你在罵誰？」

岳小玉道：「小玉不是罵義父……」

「你當然不是罵我，因爲這主意並不是我想出來的。」練驚虹又是悠然地笑一笑。

岳小玉一怔：「這是誰的主意？」

練驚虹道：「是江北仙上仙歐如神，歐五先生。」

岳小玉吃了一驚：「甚麼？歐如神前輩來了？」

練驚虹搖搖頭，道：「他的人沒有來，但信却前後送來了兩封。」

「兩封信？歐五先生送給義父兩封信？」岳小玉訝異極了。

「不錯，他的第一封信，是在尤婆婆把你帶回來之前，派人送到我手上的。」

「信上怎麼說？」

「他說江湖上近日出現了一個很出色的小混蛋，這小混蛋現在雖然混帳兼搗蛋，但日後却必成大器。」練驚虹慢慢地說道。

岳小玉心中陡地恍然：「這下子乖乖的眞相大白了，原來老子變成了練宮主的乾兒子，並不單是盈盈一人之力。」

只聽見練驚虹接着又說道：「歐先生相法如神，看人看事兩皆極準，那是不容懷疑的。」

岳小玉心中一動，道：「莫非歐前輩早知道義父爲人不壞？」

練驚虹說道：「他有他的一套，但他喜歡在心裏想人，心裏看事，旁人根本不容易知道他究竟想着些甚麼，看見了些甚麼。」

岳小玉說道：「這豈不是十分的陰險了？」

「這不是陰險，是冷靜，是沉靜！」練驚虹解釋道：「因爲他只是不想隨便說出自己的見解，而絕非存有害人之心。」

岳小玉「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練驚虹說道：「他在第一封信裏告訴我，說這個小混蛋曾經冒認是『練驚虹的乾兒子練無敵』，他叫我千萬不要生氣云云。」

岳小玉臉上居然爲之一紅，道：「義父有沒有生氣？」

練驚虹道：「當然是生氣極了。」

岳小玉臉色一陣發白：「生氣到怎樣的地步？」

練驚虹道：「當時，我生氣得幾乎想哭，但結果哭不出，却大笑了一場。」

岳小玉吶吶道：「這都只怪我不對，一時情急之下，甚麼話都說了出來。」

練驚虹哈哈一笑：「不要再記掛在心上，相反來說，你這種勇氣，委實令人欣賞。」

岳小玉道：「歐前輩第二封信又是在甚麼時候送來的？」

練驚虹道：「昨天晚上。」

岳小玉道：「他親自送來。」

練驚虹道：「當然不是，他到安徽去了。」

「安徽？」岳小玉一呆，道：「他去安徽有甚麼事？」

練驚虹道：「有甚麼事，他在信上沒有寫明，他首先在信上恭喜我，說我收了岳小玉做乾兒子，眞是明智之舉。」

岳小玉苦笑了一下，道：「小玉愚昧無知，只不過跟義父有點緣份罷了。」

練驚虹笑笑道：「這已很足夠了，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就是緣份這兩個字。」

岳小玉道：「義父眞的很相信歐先生的說話？」

練驚虹說道：「我相信的只是他的相術。」

岳小玉道：「歐先生相法如神，那是江湖中人所共知的，否則也不會被譽爲『仙上仙』了。」

練驚虹道：「你知道就好了，你義父雖然並不迷信，但仙上仙的說話，我還是不能置若罔聞的。」

岳小玉道：「歐先生在信上還說了些甚麼？」

練驚虹道：「他勸我不要再做血花宮宮主。」

岳小玉怔了一怔，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練驚虹道：「他沒有在信上詳細說明，只是寫上八個字：『天象幻易，宜退宜改。』你懂不懂這是甚麼意思？」

岳小玉想了一想，道：「是不是歐先生夜觀天象，目睹星移斗轉，所以認爲義父應該退位，改做其他事情？」

練驚虹目露讚賞之色，點頭不迭，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

岳小玉忙道：「這不是我說的。」

練驚虹道：「這當然不是你說的，這是歐如神慧眼所見，法眼所睹。」

岳小玉皺眉道：「這種相法，靠得住嗎？」

「傻孩子，你還沒有見識過眞正的相法，切切不可胡言亂語。」練驚虹說。

岳小玉吸了口氣道：「我會記住。」

練驚虹「唔」一聲，接道：「歐五先生認爲，我若退位，你就是繼承我一切衣砵的最佳人選。」

岳小玉道：「義父若敎我練習武功，我是一定會學的，但繼任血花宮宮主。却是萬萬不可以。」

練驚虹臉色一沉，道：「誰說不可以呢？」

岳小玉苦着臉，道：「只好瞧着師父公孫我劍，看看他怎麼說。」

他以爲公孫我劍也會代替自己拒絕練驚虹的。誰知道公孫我劍淡淡一笑，道：「做宮主看來雖然威風十足，但做得太久，也的確是會生厭的。」

岳小玉一怔：「師父，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公孫我劍道：「爲師的意思，是要你別讓義父失望。」

「甚麼？」岳小玉登時直跳起來，「連你也贊成義父的主意？」

公孫我劍道：「凡是好的主意，爲師都不會反對，既不反對，那自然就是贊成了。」

岳小玉眉頭緊皺，忽然又「呵呵」一笑：「這就有趣極了。」

公孫我劍盯着他，緩緩道：「何趣之有？」

岳小玉道：「江湖上，有誰不知道血花宮宮主是一等一的絕頂高手？但忽然之間，這位武功絕頂的高手不做宮主了，却找一個武功第九流的黃毛小子來頂替，這還不算是天大的笑話嗎？」

公孫我劍道：「若倒轉過來呢？」

岳小玉一怔：「甚麼倒轉過來？」

公孫我劍道：「倘若血花宮宮主，本來是個第九流的江湖人物，但忽然之間，這位武功第九流的宮主不再做宮主了，却換上了一個武功一等一的絕頂高手來頂替，那又算不算是天大的笑話？」

岳小玉一呆，道：「這當然不算是笑話。」

公孫我劍冷冷一笑，道：「同樣一件事，只不過人物更換的次序有變，就使整件事情變得完全不同了？」

岳小玉道：「當然不同，而且完全不同，大大的不同，不同之又不同。」

公孫我劍道：「但在我的眼中看來，這是完全一樣的。」

岳小玉奇道：「怎會一樣？」

公孫我劍道：「人們之所以感到有很大分別，那是因爲他們還不夠洒脫。」

「洒脫？」岳小玉皺了皺眉，道：「一件事情由好變壞，和由壞變好，根本就絕對相反的，又跟洒脫不洒脫有甚麼相干了？」

公孫我劍淡淡道：「一個眞正洒脫的人，無論遇見的事是好是壞，抑或是由壞變好，又抑或是由好變壞，情形都是一樣的。」

岳小玉道：「但情形並不是一樣。」

公孫我劍道：「在凡人眼裏，的確不一樣，但在脫俗之人的眼裏，却還是沒有甚麼分別的？」

岳小玉說道：「請恕徒兒無法可以明白。」

公孫我劍道：「只要用心想想，你就會明白了。」

岳小玉道：「徒兒不想在這件事情上費神。」

公孫我劍道：「但爲師若非要你費神不可呢？」

岳小玉道：「徒兒會抗拒到底。」

公孫我劍道：「爲甚麼？」

岳小玉道：「因爲師父的說話，並不一定是對的。」

練驚虹眉頭一皺：「你怎可以這樣對師父說話？」

岳小玉道：「這是師父敎的。」

練驚虹一怔，公孫我劍笑了笑，道：「他說的不錯，做徒兒的不一定要盲從師父的命令。」

練驚虹道：「但你們所說的事，似乎有點不着邊際。」

公孫我劍道：「有時候，太着邊際的談話，反而不會達到眞正的成果。」

練驚虹道：「莫非你們師徒這種談話的方法，反而可以收到實際的效用了。」

公孫我劍微微一笑，說道：「好像是的！」

練驚虹凝視着岳小玉，道：「你呢？你的看法又怎樣？」

岳小玉聳肩一笑，道：「我現在只是感到有點糊塗。」

「有點糊塗？」

「不！也許是極度糊塗，糊塗得連自己身在何方都不知道。」岳小玉忽然激動起來。

公孫我劍拍了拍他的肩膊，緩緩道：「孩子，你要冷靜一點。」

岳小玉苦笑了一下，道：「徒兒沒甚麼，只是感到有點茫然。」

公孫我劍道：「又糊塗又茫然，你好像眞的有點不知所措了。」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徒兒是不是很膿包，是個沒用的窩囊廢？」

公孫我劍道：「你不是膿包，也不是個沒用的窩囊廢，但你有毛病？」

岳小玉吃了一驚，問道：「有甚麼毛病？」

公孫我劍瞪目的說道：「對自己的信心不夠。」

岳小玉囁嚅地問道：「要怎樣才能改善？」

公孫我劍望着他道：「這就得靠你自己了。」

「靠自己？」岳小玉吐了口氣，喃喃道：「怎樣靠自己？」

公孫我劍的臉色忽然一沉，冷冷道：「靠自己就是不靠別人，只靠自己！」

他這種解釋很妙，妙得就像是沒有解釋過一樣。

但更妙的却是，岳小玉居然「明白」了。

岳小玉爲甚麼會明白？怎樣會明白？這一點，却連岳小玉也不知道。

總之，岳小玉的確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

他忽然對自己有了信心，忽然有了莫大的勇氣。

他望着公孫我劍，目露精芒地說：「徒兒明白了，武功雖然重要，但却不是最重要的。」

公孫我劍笑了。

「你還明白些甚麼？」

岳小玉回答說：「人在江湖，最重要的是信心。」

公孫我劍點了點頭，道：「對了，一個人若連自信也沒有，就算武功天下第一，到頭來還是註定要失敗的。」

岳小玉說道：「徒兒不想做個失敗的人。」

公孫我劍淡淡道：「我也不想有一個失敗的徒兒。」

岳小玉咬了咬嘴唇，說道：「看來徒兒一定會成功的，徒兒不想丟了你老人家的臉。」

公孫我劍說道：「我知道，你不會讓我丟臉，也不會讓你的義父和你的朋友失望。」

聽見「朋友」這兩個字，岳小玉的血又熱了。

他想起了金德寶，想起了鐵老鼠，想起了郭冷魂，想起了歐如神兄弟，也想起了江東五傑。

當然，他更忘不了水瑩兒，還有小師妹穆盈盈。

他決不能讓這些人失望。

公孫我劍凝視着他，又道：「你想清楚了沒有？」

岳小玉用力點了點頭，道：「徒兒想清楚了。」

公孫我劍道：「你義父既然不想再做血衣宮的宮主，你就答應他，不要讓他失望。」

岳小玉深深的吸了口氣，然後才對練驚虹道：「義父，現在要考慮清楚的人是你，不是我。」

練驚虹的臉上發着光，配襯着一身華麗的衣服，看來既莊嚴，又高貴。

他的聲音忽然顯得很平靜：「這是一件大事，血花宮的權力，我從來也沒有移交過給任何人。」

岳小玉又吸了口氣，問道：「葉大娘呢？」

練驚虹臉上陡地掠過了一絲震怒的神情，但他很快又已恢復了平靜。

練驚虹說道：「孩兒，葉大娘是一個壞女人，我以前的確曾經很信任她，但自始至終，她還是沒有得到血花宮最大的權力。」

岳小玉道：「請恕小玉言出無狀。」

練驚虹搖搖頭，道：「不！你是應該知道多一點有關葉大娘的事蹟的。」

岳小玉又問道：「義父現在有甚麼打算？」

練驚虹道：「把宮主之位，傳給你這個少宮主。」

岳小玉道：「然後義父又怎樣？」

練驚虹嘆了口氣，道：「這幾十年來，我做事太少了，唯望亡羊補牢，未爲晚也。」

岳小玉道：「義父莫非想做個江湖遊

俠，造福武林嗎？」

練驚虹哈哈一笑：「正有此意。」

但旋即又搖頭不迭，道：「甚麼江湖遊俠，你義父是做不來，也不配做的，但我活到這把年紀，忽然興緻大發，想獨個兒闖一闖天下，倒是千眞萬確！」

岳小玉道：「只要義父認爲這是值得的，小玉也同樣贊成。」

練驚虹道：「如此甚好，這血花宮宮主寶座，今天就交給了你！」

岳小玉道：「但宮中高手如雲，又有誰會對我心悅誠服？」

說到這裏，忍不住還是嘆息一聲，道：「不要說是宮中高手，便是小岳子自己，也對自己大大的不服氣。」

練驚虹道：「你現在成爲宮主，旁人自然不服，但等到你藝成之後，情況就會改變了。」

岳小玉嘆道：「但要等到藝成之日，只怕最少也得十年八載，這期間却便如何是好？」

練驚虹道：「由你師父暫掌宮中最高令符，一切事宜，皆由你師父作主。」

公孫我劍聽見這兩句話，居然面不改容，只是淡淡的說出了四個字：「果然如此。」

練驚虹看着他，道：「公孫老兄，你答應了？」

公孫我劍也盯着他，道：「練老宮主，連我的關門弟子都巳坐上了閣下的寶座，我這個師父還能放着不理嗎？」

練驚虹悠然一笑，道：「這就是我的毒計，你現在才明白，未免是太遲了。」

公孫我劍道：「我不是現在才明白，只是不想讓你失望而巳。」

練驚虹道：「公孫老兄，你是個逍遙自在慣了的人，但這一次，却不免要老兄受點束縛了。」

公孫我劍道：「一個人若逍遙自在得太久，也會開始生厭的。」

練驚虹道：「豈會如此？」

公孫我劍嘆了口氣，道：「逍遙自在的人，未必一定就會快樂。」

練驚虹「哦」一聲，道：「這一點，請恕難以明瞭。」

公孫我劍說道：「逍遙自在的人，往往會在逍遙之中，感到某種難以言喻的寂寞。」

練驚虹奇道：「逍遙的人，又怎會寂寞了？」

公孫我劍嘆了口氣，道：「你沒有這種經歷，是不會明白的。」

練驚虹道：「但我很快就會明白了，因爲從明天開始，練某就要成爲一個逍遙自在的人。」

公孫我劍淡然一笑，道：「老夫祝君好運氣。」

練驚虹道：「練某也希望血花宮在你們師徒悉心管治之下，會有一番嶄新的氣象。」

公孫我劍道：「但願如此。」

岳小玉却有着如在夢中的感覺。

他暗暗失笑，忖道：「老子的際遇，眞是越來越嚇人了，再繼續下去，不要說是血花宮宮主，只怕連皇帝老子也快要靠邊站了，要讓岳小玉來管理這爿大好江山了。」

這雖然是「奇想」，但這小子的種種奇遇，也實在是極其嚇人的。

× × ×

就在這一天，岳小玉成爲了血花宮宮主。

但血花宮最高令符，暫時就由他師父公孫我劍掌管。

這令符是金色的，上面雕着一條威猛的金龍。

這令符的名字，是「虬龍令」。

練驚虹親自主持這一個令人難以相信的「盛典」。

岳小玉雖然沒有虬龍令，但却得到了一本武學奇書，它的名字是：「倚馬可待經」。

「倚馬」這兩個字，他是曾經聽說過的。

曾經提過「倚馬」這兩個字的，是他的父親岳老石。但當時，岳老石只是說到「倚馬」這兩個字，就無法繼續說下去了。（詳情請閱前文。）

直到現在，岳小玉總算知道，所謂「倚馬」者，原來就是一本叫「倚馬可待經」的武功秘笈。

這一本武功秘笈，當然大有來頭，否則岳老石和慕容青烟決不會甘冒性命危險，想潛入碧血樓台將之盜竊出來。

但是，誰也想不到，岳老石冒盡艱險，到頭來還是無法得到的武功秘笈，居然由他的兒子得到了，而且還得來全不費工夫。

至此，「虬龍倚馬錄」這篇故事是暫告一段落。

但岳小玉還沒長大成人，江湖上的紛爭還是此起彼伏。

布狂風、萬大小姐、慕容雪、展獨飛、葉上開、葉大娘母女、郭冷魂、南宮業、水瑩兒、穆盈盈、練驚虹、公孫我劍、諸葛酒尊、方鯨等等諸色人物，他們以後又會有一番怎樣的遭遇？

敬請留意，另一續新篇——「岳小玉傳」。

× × ×

隆冬，有雪。

岳小玉在飲血峯上賞雪，身上披着一件價值千金的貂裘。

他一面賞雪，一面練功。

他的師父就在旁邊，徒兒練功，師父却在喝酒。

雪漸停，岳小玉的頭頂上却忽然冒出了一絲絲一縷縷的白烟。

岳小玉練得週身發熱，道：「師父，頭壳出烟了。」

公孫我劍喝了一口酒：「很好，繼續練。」

岳小玉頭頂出烟，沁出汗珠，道：「不練啦！」

公孫我劍慢條斯理的喝着酒：「爲甚麼不練？」

「再練下去，只怕會連頭髮也着火燒哩！」公孫我劍不理睬他，仍然在慢慢的喝酒。

岳小玉正要再說話，忽然一脚飛來，又給師父在屁股上重重踢了一下……

（本篇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末路英雄

馮嘉．文　可飛．圖

賭場走好運

司馬洛一脚把門踢開，站在門口。

屋裏的四個人都怔了一怔。

四個人，一個年老而瘦削的，其餘的三個，則是年輕精壯而孔武有力的打手形人物。

怔了一怔，三個年輕人就一跳跳了起來。

「出去！」司馬洛用姆指向門口一指，「你們出去，我要和他談談！」他用手一指那個老人。

老人是躺在床上的。

起先，老人的眼睛是恐懼地瞇了起來的，現在，他的眼睛則憤怒地睜大了。他一揮手中的水烟筒，說：「趕他出去！」

突然遭暗殺

三個打手一撲而前，司馬洛退後了半步。

這三個人要到達司馬洛必須經過門口，而那窄窄的門口不是可以讓三個人一齊出來的。他們只好逐個出來，於是，司馬洛也可以逐個加以對付了。

最先出來的一個兩隻拳頭合併在一起，向司馬洛當胸擊了過來。他是不大看得起司馬洛的，因爲司馬洛外表看來像個花花公子，斯文、英俊、修長，也穿得很斯文；簇新而筆挺的西服，一點也不像是爲了打架而穿的。

他不知道司馬洛是一個打架的好手，因此他也料不到司馬洛會用如此巧妙的手法去對付他了。

司馬洛的兩隻拳頭好像拜神一樣穿上去，穿到了這人的兩臂之間，然後向兩旁分開。

這人的兩隻拳頭也硬給他劈開了，而在同一時候，司馬洛的脚一提起來，踢中了他的腹部。那人哀鳴着跌回了房裏去。

第二人閃開讓他跌過，搶出了門外來，司馬洛迅速執住他的手臂，順勢把他一拖，這個人便打着轉直跌出廳中，撲面撞倒了牆壁上，給牆壁一撞，整間屋子也震動了。他給牆壁再彈了回來，就站不穩，軟軟地跪下了。

第三個人不敢出來，大叫了起來：「阿蔣！阿蔣！」

司馬洛微笑退後一步：「出來看看吧，阿蔣巳經沒有空管你了！」

那人出來看看，看見廳子門口伏着一個大漢，巳經暈過去了。這就是他所叫的阿蔣，是負責守門口的。阿蔣這一關巳經失手！怪不得司馬洛能夠踢開房門衝進來了！

他一揮拳頭，一連三拳擊向司馬洛，但是每一拳都給司馬洛架開了。

接着司馬洛一跳而前，向他的腹部連續揮拳。

第一拳擊中了那人的腹部之後，就巳經使那人全身都痳痺了。跟着的幾拳，就變成了毫無阻擋的。那人張大了嘴巴，兩眼翻白，軟軟地倒了下來，坐在地上。

他是好久爬不起身的了。

司馬洛衝進了房中，床上那個老人只夠時間坐起身，司馬洛就到達了。司馬洛一手把他的水烟筒抓了過來，老人向床的裏面退縮，因爲他知道，這水烟管是隨時可能敲到他的頭上來，而使他的頭顱開花的。

「你——究竟想怎樣？」老人吶吶着問。

「沒什麼，」司馬洛說：「我只是想和你談談吧了，我並不是要打架，你們却偏要和我打架！」

「談……談什麼？」老人問。

「你的拜把兄弟楊根！」司馬洛說：「我要知道他在那裏！」

「我也不知道他在那裏，」老人說：「我巳好久沒有看見他了！」

「你和他是最要好的！」司馬洛說：「你不知道，還有人會知道嗎？」

「我是眞的不知道的，」老人有點焦

急了，「他簡直是完全失蹤了，不只你一個人找他，許多人也在找他！你們究竟是爲了什麼事找他，找得這樣急？」

「就是爲了一件很急的事情，所以這樣急着找他！」司馬洛回答了等於沒有回答。

「我眞不知道，」老人說：「你以爲你是第一個查他下落的人嗎？」

「還有誰找他？」司馬洛問。

老人只是搖頭。「我不能告訴你的，這是規矩！」

老人這樣說，似乎表示他的前一句是眞話了。

他並沒有說規矩是不能說出他那個拜把兄弟楊根的行蹤，他只是說他不知道而已。

「有什麼綫索可以提供嗎？」司馬洛問。

「沒有，」老人說：「老實說，有人出過五萬元要把他找出來，我倒想知道，他幹了什麼值得五萬元的！」

「他不只值五萬元！」司馬洛說：「不過，以你的地位，你當然也不會在乎那區區五萬元的！」

「我也不會爲了更多錢而出賣我的兄弟的！」老人說：「但，你究竟是誰？」

「司馬洛！」

「哦！」老人恍然，「我早聽說你正在找我！」

「而你躲到這裏來了，」司馬洛說：「似乎你有不少的心事！」

那老人聳聳肩。「你知道的，」他說，「我們這一類人，總不希望你這一類人來找我們的，不管你找我們的理由是什麼。」老人是黑社會中的重要人物，他的話是很有理由的！

「我就是爲了這一個理由！」司馬洛說。

「我不能帮助你！」老人說。

「聽着，」司馬洛說：「我找楊根，並不是爲了要殺死他，而是爲了他的好處，也爲了許多人的好處！」

「究竟是怎麼回事？」老人問。

「我不能告訴你，」司馬洛說：「我只能告訴你的一點就是，我們必須快點找到楊根，不然，就會有很大的災禍，很大！楊根自己也不知道，他闖的禍是多麼大！他以爲自己是發了財，實在他是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

「像你這種人，也會爲了楊根的好處嗎？」

「讓我們這樣看吧，」司馬洛說道：「我找到楊根，當然不會爲了要給他一枚獎章，所以他也不想讓我找到了！但是，我不會弄死他的。如果給別人找到他呢，他却是死定了！這樣說，我不像是騙你了吧？」

「我相信你！」老人聳聳肩，「但我還是不能帮助你！」

「至少，你叫楊根給我一個電話，讓我跟他談談吧！」

「我已經說過我不知道他在那裏，」老人說：「我不是說謊的。」

「萬一你能和他聯絡，」司馬洛說：「你告訴他好不好？」

「好吧，」老人說：「不過這希望也不大！」

司馬洛站起來往外面走，其中一個打手勉强跳了起身，但老人揮揮手說：「不要！」

× × ×

那個老人正在大赢，另外一個老人。

他雄踞在賭桌後面的位子裏，眼睛灼灼地注視着輪盤。一個像有五十五歲的老人，頭髮已經變成了灰白色，身體仍然十分之壯健，坐在那裏，並不如一般的老人那樣彎腰曲背。當然，這和大赢錢是也有一點關係。現在，他的面前放了一大堆籌碼，大堆到教人羡慕。而這一大堆籌碼，是由很小一堆開始的。

他如果現在就收手，他就已經有了一筆相當可觀的財富了，雖然這個數目對賭場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

輪盤又轉動了，珠子在那一格一格，寫着數目字的間格裏跳來跳去，後在定在一格中，管輪盤的人，就伸手去把那巳移動得很緩慢的輪盤按停了，他以溫柔悅耳，十分清晰的聲音報出了所開的號碼，一面望向這個老人那張黧黑的，有點奸怪氣味的臉，心裏不由得有點羡慕了。他服務了那麼久，也很少看見有人這麼好運，老人又中了，而且還是在中的那一邊上下了重注的。

又一大堆籌碼推到了老人的面前，老人把它們拖着，就像擁拖一個情人似的，他臉上的肌肉，難以控制地發抖着。大概他活了這許多年，也是從未碰過這樣的好運氣。

賭場裏很擠擁，有很多人在老人的背後經過，有些人走向這裏，有些人走向那邊，忽然有四五個人在那後面相遇，擠在一起，大家都忙着要走兩個方向，這樣一擠，最接近老人的一個便失去了平衡，而差點撲到人老人的背上。

及時按住了老人的肩，老人的眼睛詫異地一睜。他却對老人說：「對不起！」便走掉了。

老人並沒有回過頭去，祇是呆坐在那裏。這樣差不多十秒鐘之後，他才軟軟地一伏伏了下來，伏在他那一大堆籌碼上。

管輪盤的人皺起了眉頭看着人。這老人看來精神忽然支持不住而瞌睡起來了似的。但在這個時候，這個場合會瞌睡？

在老人旁邊的一個女賭客，却看出了老人並不是在瞌睡。他的眼睛還是大大地睜着的，眼珠也是呆凝着，一個瞌睡的人，是不會如此地張着眼睛的。

他輕輕的一推那個老人，無意之間，手指指過老人的腋下，感到濡濕，看清楚原來巳經摸到了一手的血，於是，她就尖聲大叫起來了。

她知道這個老人是巳經死了。

造物弄人，正當他大赢的時候，他偏偏就要死了！

× × ×

老人是住在一座古怪的兩層樓宇的。在這座賭城的住宅區一條僻靜的街上。那座兩層的屋宇，上面的一層租了給這個老人，下面的一層，則是由房東自住。

那房東也是一個老人，一個葡萄牙籍老婦人，很孤獨，沒有子女。但她也似乎不喜歡有伴，當傍晚時份，在賭場事件四

小時之後，一個警探來按她的門鈴時，她毫不着急地去開了門。

「請問阮文朗先生是住在這裏樓上的嗎！」年紀輕輕的一個警探禮貌地問。由於他是穿着便服，又很有禮貌的，那個老婦人一時倒沒有看出他原來是一個警探。她不耐煩地皺起了眉頭：「他不在家，還沒有回來！」就想把門推上。

「等一等！」那警探說：「我們是警方人員！」

半關的門，停下來了。

「什麼事？你們有什麼事？」老婦人恐懼地問，老人多數是不喜歡與警方有任何來往的。

「阮文朗先生死了！」那警探說：「他的證件上的地址是在這裏，你是他的親人嗎？」

「不，不，我只是房東，死了？怎樣死的？」

「中風之類吧！」那個警探說：「他在賭場赢了大錢，也許受不住刺激！死時鼻子流着血……」

「赢了？」那老婦人側着頭，「赢了多少？」

「我沒有數，總之是大赢，他——」

「那麼那些錢歸誰呢？」老婦人問。

「除非你是他的太太，」那第二個警探說：「不然的話，我看，這和你是沒有關係的！」

「怎會沒有關係！」那老婦人說：「他欠了我兩個月房租，現在他死了，這筆錢誰來塡？」

二個年輕的警探面面相覷。他們似乎都因爲這個老婦人的勢利而覺得反感了。一個人死掉了，她一點也不關心，只是關心他所欠的錢。

那個一直負責開口的警探聳聳肩：「我相信這件事情總有解決的，不過這不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現在來這裏，是要調查一下他的身份，作一份報告，你知道的，例行公事。我們可以看看他的遺物嗎？」

「他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那老婦人不屑地說。

「我們不是來找什麼值錢的東西，」那警探沒好氣地，「我們只是來調查他的身份。可以表示他的身份的東西，不一定就是值錢的！」

「你們上去看看好了，」那老婦人說：「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除了那隻箱子。那隻箱子，却是打不開的！」

「箱子？」兩個警探交了一個眼色。

老婦人領他們走回屋中，她之所以熱心起來，很可能就是因爲知道那人赢了大錢。

入門之前，二個警探回頭望望他們開來那部車子。

當門關上之後，他們正在上樓之前，對面一條橫巷中忽然出來了一個瘦瘦長長，打扮新潮的年青男人，這男人匆匆走到了車朝着街心的一邊，蹲了下來。也不知道他在那裏弄些什麼，只聽見車輪發出了「嘶嘶」的洩氣聲，車身就因爲車輪洩氣而傾側了。由於他是蹲了下來的，車身把他遮着，所以現在，即使從屋子的窗口望出來，也不會看到他的。

那二個警探也沒有望出窗外。他們是正忙着在樓上看那隻箱子。

那個老婦人說這箱子是「打不開」的，這句話實在說得太不夠力了。

這是一隻十分奇異的箱子，三呎長，二呎寬，一呎高，和一隻普通衣箱差不多樣子，是金屬製成的，看來像是鋁，因爲很光滑，亮閃閃的。

但這一隻看來像是鋁製的箱子，却也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那就是，它並沒有抓手的。它的外面束了幾條帆布帶，就是以帆布帶來作爲提起它的媒介。而且，看那帆布紮成的形狀，似乎準備把這隻箱子揹到一個人的背上去的。

二個年輕的警探蹲了下來，研究着這隻箱子。現在，似乎這隻箱子是最重要了，其他的東西，他們都沒有去管。他們把這箱子搬動，發覺沉重得很。

合兩個人之力才把它從床底下拖了出來。

「你看我有沒有說錯？」那個老婦人在說：「這箱子根本是打不開的！」

她這樣說，是自露破綻了。她等於在承認，她曾未經這個房客的同意就企圖把這箱子打開來看看，結果却是打不開來。

但是，二個警探也沒有留心她說什麼了，他們正全神貫注在那隻箱子上。他們把箱子翻轉了過來，看看它的底下。這一來，他們是看過箱子的六面的每一面了（一個長立方體是有六個平面的），他們也看到了這隻箱子最特別的地方，那就是：整隻箱子完全沒有縫口。看不見箱蓋與箱身的界限。因此，說它是一隻箱子，不如說它是一塊固體的鋁更爲適合了。

「你看這會不會根本是一塊實心的鐵？」那老婦人問。

「這不是鐵！」其中一個警探說。

在街上，那個在車輪旁邊的年輕人，現在巳經完成任務，匆匆走開，又逃進了一條橫巷中了。

「這看來像鋁，」另一個警探說：「但一塊固體的鋁又沒有那麼重，你知道，鋁是相當輕的金屬！」

「鋁，你是指和我燒水的水鍋一樣那種金屬嗎？」

那二個警探並沒有興趣對她作科學解釋，其中一個說：「太太，我們得把這東西拿回去研究一下，你不反對嗎？」

那老婦人面有難色。

「如果找到裏面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另一個警探聰明地說：「那他欠你的租就更不用担心了。」

「好吧！」

「謝謝你，以後我們會通知你去認屍的！」一個警探又說。

「我……一定要去嗎？」老婦人皺起了眉頭，她不喜歡認屍這件事。

「例行手續而已，我們會有車載你去，有車載你回來的！」那警探又游說着。

「好吧，」老婦勉爲其難地答應，「但你們得記着我的房租。」

「行了！我們不會忘記的！」

他們巳經在研究，如何把那隻箱子拿走了。

「相當重，你揹得起來嗎？」

「我看可以的，但你得帮一帮手，把它扶到背上！」

「好，你把這些帆布帶在手臂上縛好吧，我帮助你把箱子托到你背上好了！」

他們笨手笨脚地合作着。那隻箱子，首先給兩個人搬到一張桌子上，然後其中一人蹲了下來，餘下一人則把箱子從桌面推到了他的背上。這時，他才把皮箱上那些帆布帶在那人的身上紮好，以使他能揹得更穩。

「我的天！」那負重的人抱怨着，「快一點，我要給壓扁了！」

他們終於縛好了，那人就負着箱子，小心地向橫梯口走去。

「等一等，」那老婦人忽有所憶，「還有他的書，他的信件和記事簿之類，你都還沒有看呢！」

「呃——我們下次來再看吧，」空着手那個人說：「現在先拿走這箱子！」似乎，雖然還未曾打開箱子，他們已經知道，這箱子是最重要的。

一個人揹着箱子，另一個人帮着，把箱子弄到了樓下去。他們回到他們的車子，老太婆則關了門，到了車子旁邊，兩個年輕的警探咒罵了起來。

「見鬼！」

「剛才明明沒事的呀！」

原來，現在，他們這部車子，已經側到了左邊去，由於左邊的兩隻車輪巳經完全洩了氣。

「怎會這樣的？」

「也許剛才輾着了釘子！」

但問題是，這車子暫時是載不走他們的了。他們四面張望。「找一部的士吧！」揹着箱子的警探說：「我們得快點離開這裏！」

這個時候，有一部簇新的棗紅色中型房車轉入街口，沿街駛來。「這不是一部的士！」

不過，這部車子却在他們的旁邊停了下來，也許駕車人是注意到了這部停着的車子傾側得古怪。

「有了痲煩嗎？」一把悅耳的聲音從那部簇新車子的車窗裏傳出來。

二個警探眼前一亮！一個美人，其中一人差點吹起口哨來。

這個女人，比這部簇新的車子還要美麗，那即是說，是非常美麗的。她的臉上化粧品不少，不過用得很技巧，就不顯得庸俗了。她身上穿的是一套紅磚色的新潮套裝，配一條淡杏色的絲巾。

「哦，你們兩個，是不會講話的！」那個女人嫵媚地一笑。

「呃……小姐！」那揹着箱子的連忙說：「我們的車子破了胎，又截不到的士！如果能送我們一程——」他大概是十分之急於減輕背上的負担。

「我們是警探！」另外一人從內袋掏出一本可能是銀行定期存欵的文件現了一現，又放回袋裏。

「你們要到那裏去？」她問。

「美景山！」

「警局在美景山？」那美麗的女人抬起了一邊整得很美的眉毛。

「我們……那裏是一個特別部門！」出示銀行存摺的那警探說：「呃……特別組，你知道的！」

「哦，那麼我是非盡市民責任不可了！」她說，「搬上來吧！」

背負箱子的那個警探，馬上就有了如獲大赦的感覺。他的同伴開了車子的後門，他便把箱子推進了車廂。

「不能放在行李廂裏嗎？」那女人不大滿意她的新車的座位給這樣糟塌。

「呃……對不起，小姐，這隻箱子裏裝着的東西是易破的，我們得小心點保護着！」

「哦，是一隻箱子，」那女人說：「我還以爲是一塊鐵呢！」她打開手袋，找到一包香烟，抽了一根，放到唇間。

其中一個以美國西部快槍手拔槍的手法，取出了一隻打火機遞前去。但是她却不接受。她說：「我自己來好了！」

她從手袋裏再找出了一件東西。那是一把象牙柄鐫花的小手槍，很精緻，很結實的。她拿在手中，槍咀對着那人。

「哦，一隻槍型打火機，很精緻，簡直像眞的一樣，嘻嘻！」

「也許是眞的！」她的眼珠，在長而鬈曲的睫毛下凝視着他。

「哈，像你這一位小姐，帶一把眞槍幹嗎？你一個媚眼，一個微笑，就隨時可以要人的命！哈哈……」

她扳了下槍機，槍聲是清脆刺耳的。

那人放了車門，向後倒出去，就倒在地上了。另外那個人難以置信地低頭望下去。如果他是在開玩笑的話，開到躺在地上，就太過份了。

而且，他們也沒有空開玩笑！

他望向地上，他所見到的，却使他也呆住了！他那個同伴巳經死了，仰天躺在柏油路上，兩隻眼睛圓瞪着，前額正中開了一個又紅又黑的子彈洞，大概死了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

這人好像身子浸進了冰窖中，連忙向衣襟裏面一伸手。在他的上裝裏面，左腋之下，他是縛着一隻槍袋的，而槍袋裏面插着一把手槍。現在他巳經摸着了槍柄。

他也是只有機會摸到槍柄而巳。這個時候，小手槍又在後面腦都爆炸了。其實，只是小手槍的一顆子彈射進了後腦而巳，並沒有爆炸。不過，這實在也和爆炸沒有很大分別，總之他是馬上就死了。

他向地上仆了下去，未仆到地之前巳經死了。

槍聲使那個老太婆房東趕到窗前，她看見那女郎正取出一副黑眼睛來戴上，因此就不大看得清楚她的面貌了。她又看見了那二具死屍！

「謀殺！」她在窗內尖叫起來，「謀殺呀！」

那個美麗的女人，根本就懶得睬她，她對地上那二具死屍說：「謝謝了，眞對不起！」然後她便伸出手去，把車門拉回來，關上了。

她開動車子，載着那隻奇怪的箱子，從容不逼地駛離那個地方。那個老婦人，由於到底是老於世故，所以停止了叫喊，只是靜靜地伏在窗口邊，留心着這部車子的車牌號碼，記在心裏。

當車子去遠了之後，老婦人就走去打電話，她撥了三個九字，然後鎭靜地說：「我是阮文朗的女房東，我要報告一件謀殺案……」

「在什麼地方？」那邊的當值人員緊張地問。

「就在我家門前，你們的兩個人員給人用槍射死了——」

「你家在那裏？」

那老婦人報告了地址，又說：「你應該知道的，這兩個人就是剛剛給派來通知我阮文朗的死訊——」

「等一等，太太，」那人說，他大概去查一查，一會兒說：「你一定弄錯了，我並沒有派人到你這個地址來的！」

「是關於阮文朗那件事——」

「阮文朗？沒聽過這名字！」

「什麼？就是在賭場中風死掉的那個阮文朗呀！」老婦人說：「他們說是中風死的！」

「哦，那個，」那人員現在有一點明白了，「但是，我們並不知道他叫阮文朗，我們還是正在查他的身份呀！」

「你們明明派了人來了！」老婦人說：「現在他們巳經死了！那個女人槍殺了他們！」

「太太，」那人道：「你詳細一點說出來好不好？」

那老婦人便把經過詳細地說了出來。她並且還把那部紅色汽車的車牌號碼說了出來。

「太太，」那警方人員說：「如果你說的是眞話，那麼，來找你的這兩個人，一定是冒充的警探了！我們根本沒有派過人來！但現在，我們派人來看看吧！別走開！」

「等一等，」老婦人叫道：「那部車子，它是載着兇手逃走了的！你們得先把它截住！它的車牌號碼是——」

「好的，我們會這樣做的，另一方面，我們派人來和你接觸！」

這個接電話的人，仍然不完全相信這個老太婆所講的故事，在未派人去看個清楚之前，他才不會胡亂地去追捕什麼車子的。

老婦人報告完了，放下電話，舒了一口氣，又跑到窗前去，看着那二具屍體，和那部歪着在那裏的車子。

很快，就有二部警車來了，當警車上的人看到那二具屍體時，就知道這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情。

那老婦人再把她的故事講一次，然後又對那領隊的警官說：「那部紅色的車子，你們有下令截它嗎？」

「哦，那部車子！」警官連忙拿起無綫電對講機，與上頭連絡，請求下令通緝那部車子。

當他放下無綫電時，老婦人又扯着他的衣袖，「如果抓到了這個女人，有獎金嗎？是我記住那車牌號碼的！」

「恐怕沒有了，」警官搖頭道：「並不是每一件案子都有獎金的。」

「但這是我舉報的呀！」老婦人不平地叫道：「是我記下這車牌號碼的！」

「舉報罪案，是公民的責任！」警官說。

「那麼，阮文朗在賭塲贏那些錢呢？可不可以分給我，他欠我房租，我認爲應該加上利息！」

警官厭惡地瞪着她：「這個以後再談好了。」

老婦人又指指那二具屍體：「這些是你們的同事嗎？」

「不，」警官搖起頭來，「絕對不是，這兩個傢伙是冒充的！」

「冒充的？」老婦人的眼睛又睜得大大的。

「我們難道見了自己人也會不認得嗎？」警官說：「而且，他們身上所懷的槍，也不是我們警方人員所用的那種槍！我倒奇怪，他們究竟是在幹什麼！」

「那麼，」老婦人說：「他們原來是騙那隻箱子的！那個妖怪女人則是爲了搶那隻箱子而來……」她忽然抖了一抖，不說下去，臉色變得蒼白了一點。她剛剛想到，自己原來是多麼幸運的。

那二個人來騙那隻箱子，不是很幸運的事情嗎？他們是大可以硬闖進來搶的，他們可以把她槍殺……

× × ×

那部漂亮簇新的紅色汽車，此時巳經駛到了一條山路上，駛進了樹林中，而被山頂的樹林所吞沒了，大約十分鐘之後，它再從樹林中駛回來，這一次却是向山下駛去的。

這一次，巳經有點不同了。還是那部紅色的車子，但是巳經沒有了剛才那隻號碼牌。號碼牌所在的地方，是一片光亮的金屬，沒有字的，而旁邊則用鐵絲纒上另一個淺啡色的牌子，上面有紅字：T——3201，這個英文字T字，是「試車」的意思，通常客人在車行選購車子，要把車子開出去試駕一下的時候，就會掛上這樣一隻牌子了。

開車的那個女人巳經換上了一套綠色的衣服，綠色鯨布的牛仔褲及牛仔褲套裝，很青春，很活潑，而頭髮也放了下來，長長地披在肩後，和剛才那端莊明艷的貴婦型格，是完全不同的了。

第三點不同的地方就是，那隻古怪的箱子，巳經不在車中了。

這個女人，也正是把那漂亮的車子開到一家車行去，一位汽車經紀巳經殷勤地等在那裏了。

他替她打開了車門，急不及待地問道：「怎樣了，我說得有沒有錯？這輛車子的馬力是極足的，上山一點也不費勁，而且——」

「我知道，」那女人溫柔而平靜地微笑着，「我剛才就是上過山去！」

「那麼——」

「我看我可以把這車子買下來，」她說：「但不是現在！你知道，付錢的是我的丈夫，我明天叫他打電話給你，你到他的寫字間去吧！」

「我打電話給他不更好嗎？」當經紀的人，總是進取心特强的人。

「這是不好的，」那女人說：「我的丈夫不知道什麼時候有空，他是不接別人的電話的，他有空，就自然會打電話給你！總之，這椿生意，你是做定了的。」

「謝謝太太，」那經紀恭敬地說：「謝謝太太！」

那女人微笑道：「還有一點我要提醒你的，那就是，我丈夫買東西，一定要打

九折，所以，你最好在實價上再加上一成，然後給他打個九折，哄他喜歡一下！」

「一定！一定！」

「現在我得上百貨公司去了，再見！」那女人說着，就走向車行的停車場，登上了一部名貴的金色平治跑車，開走了。

那個經紀看着那跑車遠去，一面慶幸自己賣成了一部車子，一面在羨慕這個女人的丈夫。有這樣美麗的一位太太，又有錢到買一部車像人家買一雙鞋子般那麼容易。

他還在看着時，一部黑色車在他的面前停了下來，一個穿着舊西服的中年男子下車，向他出示證件，表示是一個便衣探員，然後這個中年男子問道：「最近有賣出過那種車嗎？」指一指剛才那女人開到來那部紅色的新車。

「剛剛賣出一部，就是這一部，」經紀說：「那位太太剛試過，認爲滿意！」

那警探若有所觸地上前，繞着車子走了一匝，視察着。「你這車子沒有牌號的嗎？」

「這是一手新車，當然沒有牌號。」

「那位試車的太太是怎樣一個人？」

「很年輕，很美麗，」那經紀說着，還用兩隻手在空氣中劃了兩條葫蘆形的曲綫。

「穿一套磚紅色的衣服！」

「綠色的！」那經紀瞥了他一眼。

「頭髮在後腦上盤成一個髻！」

「不，長長地放下來，披在後面的！」經紀回答。

警探嘆了一口氣。「那麼可能不是她了。現在再告訴我，最近賣出過一部同款同色的車，是配了這個號碼的嗎？」那警探遞過去一本記事簿，讓經紀看到上面登記着的一個號碼。

經紀搖頭：「沒有！」

「想清楚。」

「根本沒有賣過這個顏色的車子！」經紀說。

「那麼你這位太太？」

「究竟發生了什麼？」經紀皺起了眉頭，他不想他那樁生意功敗垂成。

「發生了一件謀殺案。」那警探說。

「有一個女人開着這樣一部車子來，槍殺了兩個男人！」

「槍殺了！」經紀的額上，不由得冒出了大汗來。

「謀殺案？哦，你是說——當然不會了，當然不會是她，我這位客戶是一位富豪太太，她的丈夫是一位有地位的人，她不會的！」

「她的丈夫是誰？」

「我不知道，」經紀吶吶着，「但她已經決定了買這部車子，她的丈夫就會打電話和我聯絡的了。」

「很好！」那警探說：「明天，她的丈夫打電話給你時，你就通知我！我想見見她的丈夫。」

「這不行的，這是我的客戶——」

「你要爲你的客戶服務，是不是？」那警探冷冷地微笑：「但你最好別忘記，你也是一位公民，你也是要盡公民的責任的！」

「好吧！」那個經紀嘆息一聲。

×　×　×

這個問題中的女人，這個時候，已經駕着那部名貴的跑車，再度駛在那條山路上了。她的車子又進入了樹林，通過樹林駛向山頂，在樹林的包圍之中，原來是有一座巨大的住宅的，一座白色的住宅，花園的圍牆也是髹成白色的，而花園門口的那度大鐵門，則是兩扇朱紅漆的大鐵門，當她這部車子到達花園的大鐵門前面時，她並沒有停車，只是伸手按了車子的鍵盤上一顆綠色的按鈕。這樣一按，那兩扇大鐵門便自動打開了，讓她的車子開進去，而當車子開進去了之後，那兩扇大鐵門便又自動關上了。

她把車子開到屋前的噴水池旁邊停下來。噴水池並不在噴水，而屋子的窗門，也大部份是關着的，她下了車，進入了樓下露台的門內，那裏面，廳中的傢俬原來都是用布套套住了的，很顯然，這屋子的主人是到了外埠去之類，屋子暫時沒有人住，傢俬便給套住了，以免封塵。

她卻回到了這樣一間屋子裏。

「米高！」她一面走上樓梯到二樓去，一面用英文叫喊着這個名字。

沒有人應他，只有她自己的聲音在偌大的屋子迴響着。

這麼大的一間屋子，是應該有着婢僕如雲的場面的，但是現在並沒有僕人出現，她一直走上了二樓，二樓廳中的傢俬也同樣地是套住了的，不過，她走進去的那間睡房，情形則是有點不同了。

這裏的傢俬是沒有給用套子套上了的，梳粧枱上有日用品，床上的被褥凌亂，椅子也搭着好些穿過的衣服。

這間房間是有人居住的，自然，居住在這間房間裏的人，也就是她了。

「米高！」她進入房中之後，又大聲地叫了起來：「米高，你在那裏？」當然還是沒有人應聲，她就咒罵起來：「媽的，又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那隻奇怪的箱子，現在就放在床對面的一張沙發上，在那裏亮閃閃的，她的眼光落在箱上，便忍不住走了過去，輕輕地撫摸起來，就像，這對她來說，是一件十分之寶貴的東西，不過，也應該是如此，因爲，她是殺了二個人才把這箱子取了回來的。

她依依不捨地撫了一會才放手，走到梳粧枱的前面在梳粧椅上坐了下來，她對着鏡子，把頭髮拉高，在後腦上盤成了一個髻，以免長長的頭髮妨碍她的動作，然後便把身上那件綠色的衣服脫下來。

這件衣服丟在沙發上，搭在一套磚紅色衣服的旁邊，這也就是她前一次出動去殺人時穿的那套衣服了。

脫去了上衣之後，她的上身，就只剩下了一副比堅尼式的乳罩。

顏色是湖水綠的，與下身那較深綠色，緊緊的牛仔褲成爲很優美的對照。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當她穿着衣服的時候，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現在，脫下了衣服，她就更加富於吸引力了。美的吸引力，加上性的吸引力，皮膚很白，幾乎像是脂肪豐富的牛乳，乳房不太大，但是很飽滿，雙乳之間乳溝是深深的，而且那麼堅挺，就像並不是它們依靠乳罩托起着

，而是乳罩要靠它們架着的。

乳罩之下，那牛仔褲的褲頭是很低的，露出了腹部那笑靨一般的肚臍。

她走到衣櫃前面，打開了衣櫃門，要找一件衣服替換，這個時候，她才從櫃門的鏡中看到，原來房門口是已經站了一個人的。

「米高！」她叫起來，雙手交加在胸前掩着！「你嚇了我一大跳！」

那個人走了進來。

一個瘦長的年輕人，手脚長長的，有一頭長而鬈曲的濃黑頭髮，動作是懶洋洋的，眼睛內充滿了抑鬱。一個苦悶型的現代青年，上身一件紫色的背心，黃色牛仔褲，喇叭褲脚的邊緣是拆破了的，使布料的綫垂下來，造成那種十分之不整齊的觀感。

他就是破壞二個「警探」的車子的那個人了。

不過，現代的青年也好，古老青年也好，總之，他是一個男人，而他的眼光，也像每一個正常男人一樣，集中在她的胸部。

「我剛才是在花園裏散步。」這個米高說。

「你還沒有替我收拾好衣服。」這個女人怪責地說。

米高的眼光無法離開她的胸部，她轉側身子，雙手拿開了，米高連忙繞到旁邊去，她再轉，米高無法看見她，就只好望向鏡中。

她似乎不知道他從鏡中看見她。她把胸挺了一挺，說：「我剛剛是在說！收拾衣服。」

「我現在替你收拾好了！」米高說。

他走向她那堆脫下來的衣服。

但她說道：「現在不用了！現在把箱子拿出來吧，我們得收拾行李，離開這裏了！」

「蘭心，我們要走了？」米高皺着眉頭：「但——我喜歡這裏！」

「喜歡這裏也得走！」那個叫蘭心的女人說道：「我們不是來這裏渡假，我們是來這裏做工作的，現在工作做好了。」

「好吧，」米高聳聳肩，轉身走出了房外，到了隣房去，這一間房間裏的傢俬，也同樣地是套上了套子的，不過，在中間的地板上則放了好幾隻沒有套什麼套子的皮箱，這些皮箱顯然並非本來在屋中之物！而是由僭居者帶來的。

米高拿了一隻最大的皮箱回到蘭心的睡房，就在門口呆住了，因爲，蘭心現在正在把那條綠色的牛仔褲脫下來。在下面，她穿着的那條三角褲也是湖水綠色的，不過，却百份之九十都是魚網質地，唯一不透明的部份是兩腿之間，胯下的那一小塊，護着那個最重要的地方，然而，這小小的一塊，却護不住那天然的保護物，隔着魚網，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黑色三角形的一塊茸茸的陰影。

蘭心把那條牛仔褲也丟在椅上，皺起了眉頭看着米高。「你是怎麼了，還不動手！」

米高如夢初醒地把兩隻箱子提了走過來。

經過面前的時候，蘭心瞥了一眼他的胯下，緊窄的牛仔褲就像是另一層皮膚一樣，遮不住那一團怒茁的勃起，她的咀角掠過了一絲笑意。

米高首先把一隻最大的皮箱打開了，推到那張沙發的前面，吃力地把那隻奇怪的金屬箱子提了下來，放進皮箱裏，然後再把皮箱關上。一直，他都用一隻眼睛看着蘭心。

「我還是覺得這裏不錯！」米高說：「我不想離開這裏！」

「我們要離開這裏！」蘭心認眞地說：「而且要快！這不是鬧着玩的！我在這裏殺了兩個人，我又冒認這間屋子的主人的太太向車行借一部車去行事！我相信不會很久，我就要給人查出來了的！我們要趁沒有人來找之前離開這裏！」

這樣說着的時候，也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她擧起了兩手去整理腦後的髮髻。這個動作使乳罩的邊緣鬆了一點，似乎有窺進去的可能了，同時，也使她腋下那兩撮細毛呈現在眼底。

有些女人美麗起來眞是不可方物，即使一撮毛，那形狀，那粗細，那濃淡，那鬈曲程度，都是恰到好處的。蘭心就是這樣。腋下那兩撮毛，更進一步地增加了她的吸引力。米高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他不由得站高了一點，企圖從乳罩的上邊緣窺望進去。但是，剛剛在此刻，蘭心却又一轉身，用背朝着他。她說：「我看，我還是去洗一個澡吧！天氣熱死了！你快點收拾！」

她轉出睡房，走進走廊去了。米高聽浴室門關上的聲音。他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動作就忽然快速起來了。

他旋風似的把她的衣櫃裏的衣服搬了出來，塞進那二隻箱子，亂塞進去，塞滿了之後就把箱蓋硬蓋上了。當兩隻箱子都蓋上了之後，衣櫃裏就完全沒有了衣服，而椅子上及床上也是沒有衣服了。

跟着，米高又旋風一般衝出了走廊。他那雙膠底的鞋子，踏在地上是沒有聲音的。他到達了浴室的門外，就喘着氣蹲了下來。那度門是一度舊式的門，是用鎖匙鎖上的，用鎖匙鎖上，那即是說有匙孔了。米高就把眼睛湊近門上的匙孔。

雖然鎖匙是插在鎖孔中，但是並沒有把匙孔塞滿，鎖匙的兩旁，是還有一點空隙，可以讓他窺進去的。

他可以看見那正對着門口的浴缸，以及那正放着水的水喉，但是看不見蘭心。蘭心是正在匙孔看不見的那一邊，也許正在照鏡子？

大腿和臀部的邊緣閃了閃，使他知道她是已經把那條三角褲脫下了的。他在祈禱，求她移過一點，移進他的視綫之中。

他的祈禱果然應驗了，她果然進入了他的視綫之中，而踏入了浴缸。使他大爲失望，她是正正用背朝着他的，所以她雖然已經一絲不掛，他也只是看到她的背面。最重要的部份，却全部都是在正面的。

米高的手在自己的大腿上捏着捏着，一臉都是汗。

但是蘭心沒有轉過來，她在浴缸中坐了下來，仍然用背朝着他。現在，她就是不朝着他也沒有用了，反正浴缸的邊緣遮住了她的身子。　（未完・一）



中篇連載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鄭君武、凌三來到機關房，却撲了個空，李金貴已被清海小道士救走，他假冒玄月喝令守機關的兩個道士引路，想離開地道，玄眞已帶人守在地道口，烈火尊者秦炎用火彈擋着去路，鄭君武見形勢危殆，叫凌三轉到翻板洞口放鬼箭訊號求援，玄妙觀此時來了茅山三聖之一的天昊老道，由太虛道人陪同來到地道口，知道是修羅門的鄭君武，便請他出來，原來他們三十年前有交往，原是一家人，天昊老道是凌三的大舅父，化敵爲友。修羅門由林煌率領弟子馳援，見到此情形，雙方知道誤會，但發現玄妙觀的道士被制住，不知發生什麼事情……

建議大組合　妙算霸武林

鄭君武冷哼一聲道：「你以爲憨頭陀的火器是玩假的？當時我被困死在地道裏，只要那傻蛋發出一顆霹靂火彈，我跟老二不被炸死，也會被活埋在地道裏……」

天昊道長道：「林施主，這一切都是誤會，好在貧道及時趕到，不然雙方鬧出更深的誤會，就不容易解開了。」

林煌苦笑了一下，道：「大舅爺，你不明白，我們……」頓了下脚，道：「唉，這要我如何說呢？」

天昊道長道：「關於我們之間的誤會倒容易解開，本派如有得罪之處，容貧道見過修羅大帝金施主之後，定能謀一解決之法，倒是白氏家族中，怎麼會派人混進本觀，貧道就不清楚了。」

林煌臉色沉重地道：「這件事的變化已超出我原先的預料之外……」頓了頓道：「君武，你把經過的情形說出來聽聽，我們得快點想個辦法應變不可。」

鄭君武猶疑了一下，囁嚅的說道：「可是……」

天昊道長說道：「兩位施主，我們不如到觀中丹房去長談一番，或許雙方的誤會可以解開，並且還能想個辦法來對付白氏……」

林煌作了個手勢制止天昊道長繼續說下去，轉身對五劍主耿武揚和八劍主楊苓兩人沉聲道：「你們帶人在四周佈下『雙龍困仙』陣式，無論任何人，都不許他進入廿丈方圓之內，如果他要强闖，可將之擒下。」

那白衣人和綠衣人躬身應命而去。

趙恨地見到綠衣人連目光望都不望自己一下，便轉過身去，只覺心中一痛，忍不住喚道：「八妹！」

綠衣人楊苓聽到呼喚，脚下一頓，却沒有回過頭來，仍然繼續飛身而去。

天昊道人只見那一白、一綠的兩個身影飛掠出去，隨即取出兩面錦旗揮動一下，那些站立在牆上的黑衣大漢立即動了起來。

他們分成兩路，在兩面錦旗的指揮下

，交錯縱橫的站好，隱隱佈成一個長圓形的陣式。

×　×　×

由於天昊道長的視綫被一株大樹擋住，並沒有看清楚陣式的變化，不過他可從那些動作敏捷、身體矯健的黑衣大漢的行動看出，這個陣式變化奥秘，可攻可守，較之武當七星劍陣、少林羅漢大陣，毫無遜色。

他心中暗驚，忖道：「修羅門的訓練如此嚴格，那幾位劍主的修爲也都極有所成，將來復出江湖，只怕以少林爲首的九大門派，都無法抗禦……」

心念乍閃，他只聽林煌道：「大舅爺，我們就在這裏坐下來開誠佈公的談一談，或許能解開雙方的誤會……」盤膝坐了下來，道：「如果有可能，我們還能够合作，成一個大組合，在武林中創立一番前所未有的大事業。」

鄭君武和趙恨地也就在傍邊，一起盤膝坐下。

天昊道長就地坐下，道：「貧道遁跡山野已有數十年了，早巳不作出山之想，這次是無意中遇到天寅師弟，承他告知敝派在玄妙觀邀請其他六派之事，並自掌門人嘴裏得知昔年修羅門被滅之事……」

他望着林煌一下，話聲稍頓，道：「貧道現在親眼見到兩位施主，當然知道修羅門並沒有遭受到什麼困厄，不過當時貧道却着實大爲吃驚，因爲在這世上，我唯一掛念的便是我的么妹形雲……」

林煌長嘆一聲，道：「大舅爺，眞是使小弟我慚疚，我那二嫂，早在多年前石門一役中，殉難了。」

趙恨地默然垂下了頭，伸手拔了一根草莖，放在嘴裏輕輕的咬着，一股清新而苦澀的滋味從舌尖沁起，充塞着口腔。

然而他却覺得心中的苦澀比較口中的味道，更甚千百倍。

那種特殊的感覺，使得他倒有些茫然，彷彿覺得林煌說的那個叫關形雲的女人，不是自己的母親，而只是一個陌生的名字而已……

天昊道人憐憫地望着垂下頭去的趙恨地，緩緩伸出手去，撫着他的肩膀，低聲道：「孩子，不要難過！大舅在這裏。」

林煌臉肉抽搐了一下，道：「石門一役，本門弟子死二百七十七人，傷四百廿一人，失踪八十九人，我們十大神魔中，老四、老五、老七、老八、老九全都遇難，帝君身上大小傷口達廿七處之多，我這條胳膊，還有臉上的這塊疤，就是那個時候留下來的紀念。」

鄭君武沉聲道：「三哥，不要說了，說也沒有用！」

林煌一揚頭，說道：「爲什麼沒有用？大舅爺是我們自己的人，他爲何不會知道？」

鄭君武道：「可是……」

林煌沒有理會他，繼續說道：「老六，我記得當時你身負內傷，肋骨斷了兩根，對不對？」

鄭君武道：「不錯，可是我並沒有吃大虧，我還是將那老虔婆斃了！」

林煌道：「不錯，我們都是好兄弟，都有種！」深吸口氣，繼續道：「老么比我慘，兩條腿都被飛劍斬斷了！整個人都臥在血泊中！」

天昊道長悚然動容地挿口問道：「飛劍？」

林煌頷首道：「不錯，是飛劍，那時白儀方已練成了飛劍之術，他以氣御劍，五十步之內，人畜當之，無不斃命，那股鋒銳，無人能擋。」

天昊道人倒吸一口涼氣，道：「貧道練劍數十年，如今也僅能御劍飛出三十尺，那白儀方……」

林煌道：「白氏家族是武林中最神秘的家族，他們的內功心法源出道家，成就却超出道家甚遠，我們這麼多年來，沒有敢重出武林，便是忌憚他們這種飛劍出手，斬人首級的特殊秘法……」

他望了鄭君武一眼，道：「本來這一次我們有機會可以打進白氏家族，準備花一年的時間，了解白家的秘密，整個的計劃却被老六和令甥給破壞了……」

天昊道長啊了一聲，道：「事情有如此嚴重嗎？」

林煌點了點頭，道：「爲了這個計劃，我將本門的修羅令都押了進去，大舅爺，你說嚴重不嚴重？」

鄭君武抗辯道：「三哥，這不能怪我和老二，只能怪你事先沒有計劃好，以致臨時起了變化，因而措手不及。」

林煌冷哼一聲，說道：「你們兩人守着一個一點武功都不會的鄉下孩子，竟然讓他跑了，你還好意思說我計劃不够週詳嗎？」

鄭君武待要說話，只聽天昊道長問道：「等等，林施主，你說的不是本觀的那個叫阿貴的孩子吧？」

林煌道：「不錯，我說的正是他！」

天昊道長詫異地道：「我聽到太虛大約的提起這個孩子，只知道他的根骨不錯，以致使得太白派的劉姑娘和北崆峒朱雲爲他引起爭執，後來他無端的失踪了一晚，而使人懷疑……」

林煌道：「那次的失踪，是我們造成的。」

天昊道長「哦」了一聲，詫異地道：「爲什麼呢？」

林煌道：「這件事整個經過，等會讓恨地告訴你吧！他非常的清楚，不過，在那之前，我要是先向你談談當年石門之役，我們十大神魔中遭遇最慘的二哥。」

天昊道長目光一爍，說道：「啊！趙龍……」

林煌道：「大舅爺，我知道當年爲了二嫂之事，你跟二哥鬧得不愉快，不過事隔多年……」

天昊道長搖頭道：「不，我並沒有記恨他，當年的事是我錯了，他跟形雲相處得很恩愛，足可證明形雲的眼光沒錯。」

林煌頷首道：「不錯，二哥他們夫婦相處得很好，恩愛之極，這使得我們非常的羨慕……」

他默然望着趙恨地一會，道：「二哥爲了救二嫂，受到七個高手所困，力戰之下連斃五人，全身浴血，但是依然無法避免二嫂被殺，當他眼見二嫂死去，整個人都彷彿變爲白痴，連背上挨了南杖賓一飛的一下重擊，都絲毫不覺得，若非是六弟

冒死將他搶救出來，他已隨同二嫂而死去了……」

趙恨地咬着牙，垂着頭，沒有吭聲，然而可從他兩頰抽動的肌肉，可看出他的心情是如何哀痛。

鄭君武却是兩眼望天。漫天的彩雲，彷彿是一蓬蓬的火，一堆堆的血……

當記憶回到過去時，雖然事隔多年，印像依舊是那樣的清晰。

因爲那一場大戰，太慘烈了，太悲壯了。

就從那一戰之後，整個修羅門匿跡江湖，深藏於地下，每一個人懷抱着這份深仇大辱，慢慢的咀嚼，將這希望寄望在未來……

天吳道長默然了片刻，問道：「後來呢？」

林煌道：「普天之下，無論是誰，要讓我們修羅門遭受如此大的損失，他們所受的傷害，也不會少到那裏去，後來，我們總算逃出來了……」頓了頓，道：「事後檢點一下，二哥全身上下一共有六十二道傷疤，連眼睛也瞎了一隻，背脊骨都斷了，若非是鬼醫公孫白，他就算再多兩條命也沒了……」

天吳道長倒吸一口涼氣，喃喃道：「太慘了，眞是太慘了。」

林煌說道：「不過就算鬼醫公孫白的醫術超羣，但他也只能醫身上的創傷，却無法治得好人心中所刻下的傷疤，二哥自此之後，變得跟白痴一樣，整天只曉得喝酒……」

「天啊！」趙恨地發出一聲悲呼，霍地抓住了林煌那條獨臂，顫聲問道：「三叔，你……你是說守門的那個趙叔便是我爹？」

林煌沉聲道：「不錯！」

趙恨地道：「你……你們以前爲什麼不告訴？」

林煌道：「以前不告訴你，是怕影響你練功，因爲帝君和我對你的期望很大，希望你能繼承帝君的衣缽，成爲未來的修羅大帝！」

他凝目注視着趙恨地，冷肅地道：「可是如今你把修羅令丟了，弄砸了這一次的任務，依照本門的律法，你該受怎樣的懲罰，你的心裏也該明白。」

趙恨地也頹然的放下了手，似乎在這一刹，體內的元氣都被抽空了，無力地坐了下來。

鄭君武道：「三哥，事情還有挽回的餘地，阿貴那小子一點武功都不會，他逃不了多遠的。」

說着，站了起來，道：「我們還等什麼，立刻展開搜索啊！我想用不着一個時辰，便能找到阿貴。」

林煌道：「君武，你坐下來。」

鄭君武道：「還坐什麼？三哥，那小子丟失了，不僅是老二的責任，連我也該負這個責任，甚至於你也要算一份，要受本門律法處置，我們大家都有罪。」

林煌道：「有沒有罪，要等事後才知道，現在言之過早。」

鄭君武道：「對啊，所以我們該儘快行動，希望能在天黑之前找到阿貴，豈不是什麼事都沒有了？」

林煌一瞪眼，道：「地方這麼大，你要到那裏去找？」

鄭君武道：「他是從這地道逃的，我們只要以這兒爲中心，開始向四周搜索，諒他也逃不出去……」

林煌冷冷道：「是你搜索的能力強，還是雪貍強？」

鄭君武「啊」了一聲，道：「三哥，你把雪貍帶來了？」

林煌道：「你們發出鬼箭磷飛求救，我豈會不想到事情起了變化？尤其是阿貴的身上帶着修羅令，更不能讓他落入別人手裏，所以我早已有準備。」

鄭君武道：「這不就行了嗎？我們開始搜索吧！」

林煌道：「可惜我來時，已趕上雪貍進食，我唯恐躭誤時機，所以沒有等待，不過，我已命老九儘速帶着雪貍趕來。」

鄭君武興奮的道：「雪貍能趕到就好了。」

他唯恐天吳道長不明白，解釋道：「大舅爺，這種雪貍是產於大雪山深處，嗅覺之强，比一等一的獵狗還行，用牠來追踪搜索，沒有人能逃得了。」

天吳道長說道：「這樣，貧道也放心了。」

他伸手撫着趙恨地的背，緩聲道：「恨地，你聽到沒有，既然有了那種善於追躡踪跡的異獸，你就不必担心了。」

林煌道：「什麼不必担心，他該担心的事還多着呢？」

天吳道長憐憫地望着趙恨地，嘆道：「不錯，他所負的責任太重了，唉！孩子，以後可要苦了你……」

林煌道：「大舅爺，我之所以要向你說出本門廿年前那一段秘辛，只是因爲你跟本門淵源極深，希望你能了解，這廿年來，本門所負的深仇血恨，是一定要敵人償還的，無論任何人都不能攔阻……」

他深吸口氣，道：「說老實話，我這次帶着本門弟子入觀，本是準備一舉消滅觀裏所有的人，因爲我認爲貴派跟其他六派會盟，很可能會影響本門未來的復仇計劃！」

天吳道長道：「這怎麼會呢？據掌門師侄告訴貧道，我們七派結盟，是爲了對付所謂九大門派和白氏家族……」頓了頓，道：「事實上，我們也不知道修羅門當年並沒有滅亡，又怎會對貴門的復仇計劃有影響？」

林煌道：「當然這有原因的，至於什麼原因，現在還不能說，我要說的，只是我們改變了原先的計劃，是因爲大舅爺你的出現，若是沒有你，此刻玄妙觀已是一片灰燼了！」

天吳道長暗暗吃驚，定了定神，道：「無量壽佛，多承林施主看在貧道的情面上，沒有對玄妙觀下手。」

林煌道：「不！貴我兩派今後是友是敵，還要看大舅爺的決定了！」

天吳道長問道：「林施主，你的意思是……」

林煌說道：「貴我兩派的目標是一致，合則兩利，分則各蒙其害，不過以現在我們的實力來看，受害較大的當是貴派無疑……」

天吳道長哦了一聲，沒有說話。

林煌凝目望着天吳道長，沉聲道：「大舅爺，你不相信是嗎？」

天吳道長眼中冷芒暴射，道：「林老三，你要逼貧道跟你訂城下之盟？」

林煌道：「不敢，小弟是爲了貴我兩派的共同利益着想，否則我們發生衝突，將來……」

天吳道長搖了搖手，說道：「你不用說了，我知道將來會有怎麼一個結果，不過……」

話未說完，只聽得遠處傳來太虛道人的吼聲：「爲什麼貧道不能過去？」

接着耿武揚道：「在下所接到的命令是不許任何人入陣，你要進去，也得待我通報過後，得到我三叔允許才可以……」

太虛道人心裏不服，叱道：「你們太過份了……」

天吳道長揚聲問道：「太虛，有什麼事？」

太虛道人正受阻於修羅門下所佈的「雙龍困仙」陣之外，聞聲探首道：「大師伯，小侄有要事稟報！」

天吳道長道：「你等一等！」側首對林煌道：「林施主……」

林煌揚聲，說道：「耿劍主，讓他進來。」

× × ×

天吳道長只見太虛道人氣沖沖的奔了過來，不由灰眉一揚，問道：「太虛，什麼事？」

太虛道人有點忌憚地望了林煌一眼，天吳道長沉聲道：「沒關係，都是自己人，但說無妨。」

太虛道人道：「不好了，我們抓到的金瓊華和在密室裏養傷的藍雲一齊被人擄走了！」

天吳道長目中稜光暴射，道：「哦！有這種事？」

林煌見太虛道人目光時而閃向自己，微微一笑道：「太虛道長，你不需懷疑本門，本門弟子絕沒有擄走這兩個人。」

太虛道人有些尷尬地道：「貧道不是懷疑你們，不過……」

林煌道：「道長，你沒聽到剛才本門八劍主所稟報的，他們從觀西進入，一路上遇見的貴弟子都已被人點了穴道？可見就在我們趕來之前，又有人侵入貴觀，伺機將金瓊華和藍雲帶走……」

話聲稍稍一頓，道：「而且最有可能的便是白氏家族的人來了，否則又有誰能神不知鬼不覺的帶走這兩個人？」

太虛道人頷首道：「對！就是白氏家族的人沒錯，不然留在秘室養傷的還有太白派的鄭大姑娘，怎麼會一點事沒有？」

天吳道長冷哼一聲道：「白家的人欺人太甚了，竟然派人臥底於先，又在事機暴露後，闖入擄人，他們也太小看我們茅山派了！」

林煌道：「大舅爺，所以我方才爲甚麼要提出結盟之事，就是因爲白氏家族的人太不把我們放在眼裏了，他們以爲我們都是些邪魔外道……」

太虛道人似乎頗爲訝異林煌之言，問道：「大師伯，修羅門要和我們……」

天吳道人頷首道：「方才林施主提出，要與我們結盟，成立一個江湖前所未有的大組合，一來是對付白氏的家族，二來是爲了將來稱霸武林……」

太虛道人吃了一驚道：「這個……事情太大了，大師伯，我們得稟報掌門人不可……」

天吳道長道：「就算是掌門人同意了，也不可能立刻答應，還得要跟其他六派磋商，取得大家的同意才行。」

林煌道：「好，大舅爺，我給你們半年的時間來磋商，你看够不够？」

天吳道長略一沉吟，道：「最少也得半年，多則恐怕要一年，才能够把各派掌門人召集在一起開會磋商……」

太虛道長道：「大師伯，北崆峒派和太白派爲了阿貴的事，鬧得很不愉快，恐怕……」

天吳道人頷首道：「嗯！這件事也需考慮……」

林煌微笑道：「關於北崆峒與太白派發生衝突之事，敝門可以負責解決，這點大舅爺您可放心。」

天吳道長應了一聲道：「哦！你有甚麼妙策？」

林煌道：「無極老魔褚樸名義上是太白派的掌門人，其實一切都是聽長春夫人齊漱玉的，這件事想必你也知道？」

天吳道長微笑道：「褚樸能執掌太白一派，完全是靠老婆，此事老一輩的，幾乎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只是貧道不曉得經過廿年，他依然懼內如昔……」

林煌笑道：「不僅懼內如昔，可說是越來越嚴重了，據說他跟長春夫人說話都會打哆嗦，只要長春夫人朝他一瞪眼，他連動都不敢動一下。」

天吳道長笑道：「林施主，你也太言過其實了，褚樸無論如何，也是一派宗師，怎能怕老婆成那個樣子？」

太虛道人笑道：「大師伯，這事不假，這次秘會我們本來是邀諸掌門的，據說他也答應出席，只是臨時長春夫人有點不舒服，所以褚掌門不敢出門，這才改派太白雙仙出席秘會……」

他頓了頓，又道：「據劉二姑娘說，當時褚掌門還自我解嘲地道：『夫人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既然夫人玉體有恙，爲夫是絕對不敢出門……』」

話未說完，衆人一齊哄然大笑。

鄭君武一拍大腿，怪叫道：「他媽的，好一個夫人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褚樸這老小子眞是絕透了！」

趙恨地的心情一直不太好，既担心回去後要受罰，又記掛着方才楊芩沒有理會自己之事，可說是如坐針氈一般，如今聽了太虛道人這番話，也忍不住笑了出來。

自古以來，有許多的笑話，都是由懼內一事而產生的，「河東獅吼」的一句成語，便是因爲蘇東坡的一首諷刺好友的詩，而流傳自今……

天吳道人見到趙恨地一洗方才的頹喪痛苦之態，存心要讓他情緒更爲輕鬆，等到衆人的笑聲稍停，道：「林施主，你知道貧道爲何要出家麼？」

林煌不知天吳道長問這句話是甚麼用意，搖了搖頭道：「大舅爺，這個小弟從未聽你說過，如何知道？」

天昊道長道：「貧道是聽了一個笑話之後，才出家的。」

林煌不由哦了一聲，笑道：「有這種事麼？」

天昊道長目光掃過衆人臉上，微笑道：「這個笑話發生在太白派上一代掌門齊天高的身上，那齊天高可說是一代奇人，玄功無敵，據說當年白劍青還敗在他的手下……」

頓了頓，對趙恨地道：「恨地，白劍青便是白氏家族的始創人，從他那一代起，白氏家族才爲武林所知。」

趙恨地聽到天昊道長述說這些武林前輩高人的往事，不禁肅容聆聽。

林煌有些不解地問：「大舅爺，這事怎麼從未聽人說起過呢？」

天昊道長說道：「這是一甲子以前的武林秘辛了，你那時還小，當然沒有聽說過。」

林煌見他以年齡壓人，苦笑了一下，沒有吭聲。

天昊道長道：「當然，白劍青那時才出師不久，恐怕只學到了紅雲老祖的六成功夫，不過紅雲老祖是百年來邪派的唯一大宗師，白劍青能有他六成的功夫，在當時武林來說，也是罕有敵手，事實上他曾上武當、入少林、闖華山、每一次都全身以退，可見他的武功上的造詣，高到何等地步……」

他的話聲稍頓，繼續說道：「據說白劍青一生只敗過那麼一次，就是敗在齊天高的手下，也就從那次以後，齊天高創立了太白派，而白劍青又重回紅雲老祖門下學藝，之後，不知他從何處得到一本秘笈，將正邪兩派的功夫揉合一起，而練成了劍仙般的本領，自此之後，武林之中再也沒有敵手……」

林煌嘆了口氣道：「白氏家族之能崛起江湖，被武林目爲最神秘的一個家族，便是他們所具有的這些玄奧的神功，本門當年數百名之衆進攻白家，結果遭致慘敗，可說是當時太過輕視白家的實力，以爲他們族人不多，可以大吃小將他們完全殲滅，事實證明我們錯了……」

天昊道長聽他語氣極爲沉重，連忙道：「貧道把話說遠了，我要講的笑話是關於齊天高的，不知怎會扯到白劍青頭上去了……」

趙恨地突然問道：「大舅舅，後來白劍青練成了劍仙般的本領後，難道沒再去找齊天高報這一掌之仇嗎？」

天昊道長一楞，道：「這個倒沒有聽說過，也許後來白劍青的修爲太深，認爲那只是一件小事，而不願再去計較，或許他們較量過，而沒將經過傳出武林，總之以後便沒聽過他們倆人碰面的消息……」

他的話聲稍頓，咳了一聲，繼續道：「齊天高自從創太白派之後，一連收了四個徒弟，可是却沒有成親，也許他認爲成了一派掌門，沒有個掌門夫人太不成體統了，所以到了五十歲的時候，終於娶了個妻子，他的妻子年紀很輕，比他整整小了卅歲，所以他因愛生畏，終於變成個極爲懼內之人，據說有一回他不知甚麼原因，惹得他那年青的夫人生氣，齊夫人抓起掛在牆上的長劍便要殺他，嚇得齊大掌門連忙往床下躲……」

趙恨地聽到這裏，忍不住問道：「大舅舅，難道齊夫人的武功比齊掌門還要高嗎？不然齊掌門爲什麼要嚇得躲到床底下去呢？」

天昊道長笑道：「齊夫人是一點武功也不會，不過她的御夫之術可說是天下第一，這套絕招傳給了她女兒，仍舊管用，那褚樸外號無極老魔，是何等兇惡的人，依然被長春夫人管束得服服貼貼，叫他往東，他不敢往西，讓他站着，他就不敢坐下……」

趙恨地聽得伸了伸舌頭，道：「眞厲害！」

他伸伸頭望了望那遠在那數丈外的楊苓，忖道：「不曉得她會不會這樣？我想不會吧！看來，她是如此的美麗，如此的溫柔，將來成親生了孩子之後，又怎會變成母老虎？可見那些讓丈夫害怕的女人，都是橫眉豎眼，滿臉橫肉的母夜叉……」

這時，天色已黯了下來，那些圍成圓形圈圈的修羅門下，全部燃起了火炬，將附近一帶照亮得如同白晝。看那盤坐在地上的衆人，似乎在極爲悠閒的說說笑笑，其實他們都知道，雪貍尚未送來，就無法展開行動。

在這種夜裏，如此的僻靜，要找一個像李金貴那樣機靈的孩子，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藉着聊天來打發時間。

何況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林煌想要藉這個機會，攏絡天昊道人的感情，因爲天昊道人是茅山派碩果僅存的一個長老了，如今的掌門人要比他要晚一輩，無論什麼事，總得尊重天昊道人的意見。

如果能使在玄妙觀結盟的七派，一齊團結在修羅門的身旁，或者麾下，那麼對於修羅門復出，將是一個極大的助力。

到時候，不僅是用來對付白氏家族，就算要成就雄霸武林的曠世偉業，也不是件辦不到的事。

這個構想原先便在林煌的腦海，只不過他原先的計劃是從太白派先行下手，如今因爲天昊道長的出現，而使得他的計劃更加容易了。

所以，天昊道長是關鍵人物，林煌認爲以天昊道長與趙恨地的關係之密切，以及雙方利害之共同一致，結合其他六派，共組一個大組合，是必然可以成功的。

至於李金貴所携帶走的修羅令，如今反倒變成了次要的問題，因爲李金貴無拳無勇，在這黑夜裏，能逃到多遠，頂多走出五里路了不起了，到時，雪貍一來，用不着二個時辰，必然可以追踪到他的藏匿之處。

只要找到李金貴，便可以取回他所携走的修羅令。

林煌之所以不怕白家派人接走李金貴，是因爲他一直派人監視白氏大宅，並且在接到鄭君武發出「鬼箭飛磷」時，便已將通往白氏大宅的所有通道都派人封鎖住了。

只要李金貴趕去，還沒到半路，便會被擒……

當然他這些措施是經過愼重考慮後實施的，並且還是在很短的時間內決定的，在他的想法，自己的這些措施，可說佈下

了天羅地網，就算李金貴脅生雙翼，也逃不掉了。

他之所以叱責趙恨地，是在對趙恨地施以壓力，用來逼迫天昊道長答應結盟之事，天昊道長爲了這唯一的外甥安危着想，非要爲修羅門盡力不可……

林煌不愧是江湖上名傳遐邇的神算天魔，任何一件事發生，他都反應極快地推算出事情的前因後果，以及應變的措施，而能在極短的時間內，作出一連串的決定，並且這些決定是多半收效極大，罕有失敗的。

唯一的一次失敗，便是廿年前對付白氏家族的那一次奇襲了。

那次失敗，使得林煌一直耿耿於懷，認爲是自己一生的奇恥大辱，非要報復不可。

這一次呢？

這一次他是否能如願的擒住李金貴，取回修羅令？

他是否能够按照原先的計劃，使得李金貴依舊相信自己前生乃是青城鍊氣士，這一生仍舊會歸入青城門下？

如果李金貴能够深信無疑，那麼林煌便能控制李金貴，使他進入白家大宅，盜出那本「少陽眞解」……

林煌意念飛馳中，見到趙恨地伸了伸舌頭，也不由爲他這帶點稚氣的動作而莞爾。

天昊道長憐惜地摸了摸趙恨地那滿頭的亂髮，道：「傻孩子！看你這樣子！」

趙恨地道：「大舅舅，後來呢！你快說下去呀！」

天昊道長說道：「那齊天高躲在床下不肯出來，齊夫人當時正在懷孕，彎不下腰，站在床邊大罵，說齊天高身爲一派掌門，堂堂的大丈夫，竟然躲在床下不敢出來……」

他話聲一頓，問道：「恨地，你猜齊大掌門怎麼回話的？」

趙恨地摸了摸頭，說道：「甥兒不知道。」

天昊道長微笑道：「齊大掌門在床下大叫道：『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大丈夫說不出來，就不出來，無論妳說什麼，我齊大掌門就是不出來。』」

話未說完，圍坐的衆人，一齊大笑。

天昊道長等到衆人笑聲稍停，道：「我就是因爲齊掌門那句話，而興起了出家之念……」

趙恨地問道：「爲什麼呢？」

天昊道長道：「你想堂堂的掌門人，一派的大宗師，娶到了惡妻，都怕成那個樣子，我當時還只是十幾歲的孩子，聽了怎不害怕？萬一我以後也娶了這麼個老婆，該怎麼辦？想來想去，還是出家當道士算了！免得以後受老婆的氣！」

趙恨地啊了一聲，嘴唇蠕動了一下，想要說什麼，却沒有說出來。

鄭君武笑道：「老二，你大舅是逗你樂的，你還當眞哪？」

趙恨地笑道：「我知道這一定是編出來的故事，天下那有怕老婆怕成這樣子的人？」

天昊道長道：「這是眞實的事，倒非貧道編造，這件事是由當年的北海魔尊羅岳傳開來的，據說齊大掌門躲在床下兩天之久，齊夫人無法可想，只得找弟子進屋拆床，正好碰到羅岳往訪，才傳出這個笑話……」頓了頓，道：「當年齊大掌門畏妻如虎，齊夫人還只是個不懂武功的弱女子而已，何況如今的褚樸更是靠着老婆才能當上掌門人，難怪他見到齊漱玉一瞪眼，會直打哆嗦，林施主，你方才說可使太白一派與北崆峒重修舊好，想必是從齊漱玉身上着手了？」

林煌頷首道：「大舅爺說的不錯，齊漱玉與敝門門主有舊，只要我們帝君修函一封，齊漱玉是絕不會不從，至於北崆峒嘛，本門藏有半本崆峒廣成秘訣，只要交還崆峒，這區區的怨仇，我想不難解決，所以，目前的關鍵完全在於貴派……」

天昊道人道：「好，貧道原則上答應你，不過結果如何，還要等我們七派掌門之會後，才能曉得……」

林煌道：「好，大舅爺不愧是快人快語，我們就分頭行事，你負責等候七派掌門大會，小弟我就一方面進行太白與崆峒修好之事，一方面繼續打入白氏家族的計劃，我們雙方互以一年之期爲限，在此期間互助合作，目標相同，過了一年，再定敵友……」

天昊道長道：「林施主太過言重了，別說貧道與貴門的淵源關係，就拿我們之間的交情來說，也不可能有化友爲敵的一天啊……」

林煌頷首，說道：「希望如此，希望如此！」

太虛道人問道：「林施主，藍雲藍道友乃是貧道生平好友，如今他被白家刧走，依你看，該如何辦，才能救他出來？」

林煌沉吟道：「這個……」

太虛道人道：「藍雲藍道友乃是苗疆七十二峒峒主的獨子，我們如果爭取到他，將來對我們有很大的助力……」

林煌頷首道：「這個我知道，火雲魔童與白嫦娥當年的那件事，我們大家也都很清楚，只要爭取到他，對於將來對付白家的行動，有極大的帮助，不過……」頓了頓道：「我懷疑金瓊華和他並非被白氏家族派來的人救走，而是他將金瓊華刧走了！」

太虛道人一楞，道：「林施主，你爲何有此猜測？依貧道之見，藍道友不可能做出這種有損敝觀聲譽的事……」

林煌冷冷一笑，道：「不可能？未必吧！想那藍雲對於白嫦娥是又愛又恨，既然多年沒有見到白嫦娥，這份複雜的感情，想必更加强烈，當他發現秘室中只有他跟金瓊華時，他會忍住不從她那兒得到白嫦娥消息的意念？何況金瓊華與他的仇恨極深，他也不會眼睜睜的將金瓊華交給你們吧？」

太虛道人經過林煌這一分析，原先肯定的想法，有些動搖了，忖道：「藍雲當年受了白嫦娥一擊，臥床多年，自是恨極了金瓊華揭穿他身份，以致使他失去了白嫦娥，如今發現金瓊華，自然不會輕易放過……」

他一拍大腿，道：「對！依藍雲的個性，他很可能會刧走金瓊華，私自找地方去拷問……」

說到這裏，他霍地站了起來，道：「大師伯，我得趕快帶人去追藍雲，免得他做出糊塗事來。」

林煌伸手攔阻道：「太虛道長，這點不用費心，如果金瓊華確實是藍雲帶走的，天亮之前，我們一定可以找到他。」

太虛道長道：「林施主，你們要用雪貍追躡阿貴的行踪，如何還有時間追踪藍雲?需知藍雲並非阿貴能比，一夜之間，可以出去百里之外，到時候……」

林煌道：「這個我知道，道長，請坐下，稍安勿躁。」

太虛道人皺了下眉，側目望向天昊道長，道：「大師伯……」

天昊道長沉聲道：「你坐下，林施主既然這麼說，自然有他的道理。」

太虛道人不敢違拗，依言盤膝坐下。

林煌道：「大舅爺，實不相瞞，在下接到六弟傳訊之後，便已有佈置，除了我帶二位劍主趕到這兒之外，還派了么弟領着兩位劍主，以及卅名弟子，將玄妙觀到白家的道上，佈下三道封鎖綫，如果藍雲果眞是刧走金花女俠，走不多遠，便會落入本門手裏……」

天昊道長聽了目光連閃，暗暗心驚，忖道：「林老三眞不愧是神算天魔，單看這一次的佈置，可說是已經面面顧到，若是我沒及時趕到，只怕玄妙觀此時已化爲飛灰，那些參與秘會的人，也都已經死傷殆盡……」

想到這裏，幾乎出了一身冷汗，却是面色不變，做笑道：「林施主，貧道眞是服了你，凡事都要謀而後動，眞不愧是諸葛再世……」

林煌搖頭道：「慚愧！慚愧！」

× × ×

他抬起頭來，望了望黯黑的夜空。

這時，夜幕初降，新月似被烏雲掩住，穹蒼的一角，只有幾顆稀疏的星星在眨着眼睛。

林煌似有些感慨地嘆了口氣，緩緩收回遠眺的目光，沉聲道：「大舅爺太過誇獎了，如果小弟眞的能够謀而後動，算無遺策，如今也不會在此餐風飲露，苦守枯候了……」

天昊道長見他的情緒突然低落下來，想要說幾句安慰的話，嘴唇蠕動了一下，却沒有說出來。

正在這時，遠處的天際，突然一亮，隨着一聲輕響，一條藍芒扶搖直上，昇至半空，炸了開來，爆散出數千百點火花。

場中衆人齊都見到這串美麗的火花，天昊道長訝道：「咦！現在又不是正月，誰會在放烟火？」

林煌霍地站了起來，凝目注視着烟火傳來的方向，似乎在等待什麼。

天昊道長跟太虛道長交換了幾個目光，顯然都已明白林煌是用烟火作爲連絡之用，在黑夜裏放射一枚烟火，方圓數里之內都看得清楚，自是比其他任何工具要方便得多。

並且這種用烟火連絡的法子，還不虞他人明白用意，只有雙方約定的對象，才知道某一串烟火代表什麼意義。

太虛道人故意地道：「奇怪，在這個荒僻的所在，又有誰會放烟火？」

須知中國人在節慶時施放烟火的習俗，可遠溯漢唐，可是由於製作的麻煩，烟火極爲名貴，只有都市大店才能買得到。

並且在有些朝代，這種代表喜慶的烟火，還在管制之內，除了官家之外，是不能隨意出售的。

鄭君武笑笑道：「那是我們老么自己做的，一定是他……」

林煌霍地回過頭來，道：「六弟，你的輕功好，到那棵樹上去看看。」

鄭君武不知林煌爲何要阻止自己說出烟火係神天魔孫堅石所製的，微微一愣，道：「看什麼？」

林煌道：「按照原先約定的時間，九劍主應該帶着雪貍來了，怎麼到現在還沒見踪影，你到樹上去瞧瞧。」

鄭君武聳了聳肩，道：「嘿！我剛扮過道士，又扮和尚，却沒扮過猴子，你非要讓我做猴子上樹……」

趙怛地站了起來，道：「六叔，你坐着，讓弟子去好了。」

鄭君武道：「老二，我是在你跟你三叔逗着玩的，你還是陪陪大舅爺吧！」

話一說完，他整個人似乎成了一隻蝙蝠，斜飛而起，在空中一個轉折，便已躍到那株矗立天際的大樹上。

但見他在樹上連竄帶攀，轉瞬之間，便已登臨樹梢，那瘦小的身軀，在樹頂隨風起落搖曳，如同一根挺立的孤木……

天昊道長讚嘆地道：「不說別的，單憑這份輕功，鄭老六已能享譽江湖了，可惜……」

林煌問道：「大舅爺，可惜什麼？」

大昊道長道：「可惜他沒有把全部的精神都放在武學的鑽研上，不然他今日的成就，絕不僅如此……」

林煌苦笑了一下，道：「我們幾個兄弟都是患了這個毛病的多。」頓了頓，說道：「比方說我們的老么吧，舉凡宮室建築、五行八卦、機關消息、庭院佈置、兵器鍛冶、藥性毒物，他都涉獵頗深，可是却沒有一樣能登峯造極，正是所謂梧鼠九技……」

話未說完，鄭君武又像一隻大蝙蝠樣的飛了回來。

林煌問道：「怎麼樣了？」

鄭君武道：「有一隊人向這邊過來，好像是老九他們到了。」

林煌擺擺手道：「好了，我們準備動身吧！」

天昊道長道：「林施主，我們一起走，貧道要看看那個叫阿貴的孩子。」

林煌略一猶疑，道：「大舅爺，咱們把話說在前面，如果找到了阿貴，他是該由敝門帶走，因爲，他是我們進入白氏大宅的鑰匙……」

天昊道長毫不考慮地頷首道：「好，就這麼辦，找到阿貴後，貧道還要跟你們去見一見修羅大帝金施主。」

林煌道：「這個……」

天昊道長道：「貧道是爲了恨地這孩子的事……」

林煌道：「好，我想帝君見到大舅爺多少要賣點交情，不過……」

話聲稍頓，望了太虛道長一眼，道：「太虛道長可不能隨我們而行。」

太虛道人目光閃一閃，問道：「爲什麼？」

林煌道：「阿貴那孩子曾在觀裏見過道長，對你有畏懼之心，若是見到了你與我們同行，恐怕會破壞整個的計劃。」

太虛道人哦了一聲，還沒說話，天昊道長道：「太虛，你還是先回觀裏去照顧一下的好，免得玄眞把事情弄得更糟。」

太虛道人躬身行了一禮，道：「是，大師伯，我先走了。」

天昊道長頷首道：「你走吧！」

太虛道人朝林煌和鄭君武各自打了個稽首，轉身行去。

他走到那些修羅門人佈成的「雙龍困仙」陣旁，只見遠處奔來十七八個黑衣大漢。

那些黑衣大漢全都是面戴青銅面具，背插兵刃，排成兩列，行動速度，以及動作神態，都像是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完全跟機械一樣。

太虛道人脚下一頓，凝目望去，只見那領頭的兩個人，竟是一個少女跟一個小孩。

唯有他們兩人沒有戴面具，也更顯得他們的特殊。

太虛道人藉着熊熊的火光看得清楚，只見那少女長得一張瓜子臉，鳳目柳眉，極是標緻，只不過白淨淨的面上，寒霜滿佈，隱隱有股殺氣，使人不敢接近。

倒是那個身穿黃色綉花衣衫的童子，頭上梳着一綹冲天辮子，圓圓的臉，紅馥馥的，兩顆烏黑的眼珠如同寶石，嘴角噙着一絲微笑，極爲可愛。

太虛道人忖道：「這孩子眞可愛，想不到他也是修羅門下的劍主，眞令人不敢相信。」

他的目光一閃，落在葛仙童手裏提着的一個籠子，只見籠中一團毛茸茸的東西，不知道是貓還是狗。

他心中一動，忖道：「哦，莫非這籠子裏的東西，便是雪貍？」

葛仙童和宋吟秋兩人領着十八名修羅弟子，奔到了「雙龍困仙」陣入口之處，身形緩了下來。

耿武揚作了手勢，沉聲道：「長天一點碧。」

葛仙童也舉起右手，作了個同樣的手勢，道：「大江萬縷紅。」

耿武揚笑笑，道：「老九，你總算趕到了，大概三叔等得頭上出汗，鼻孔冒烟了！」

葛仙童聳了聳肩道：「我有什麼辦法，都是這小傢伙太嬌生慣養了，不等牠吃飽，誰能叫牠走路？」

目光一閃，見到太虛道長站在陣口不遠，呶了呶嘴，問道：「五師兄，那個雜毛是誰？」

耿武揚眼睛一睨太虛，還沒說話，只聽旁邊的楊苓道：「老九，不要胡說，那是茅山派的太虛道長！」

耿武揚側過身來，道：「太虛道長，您是要回觀裏去，還是……」

太虛道人正在暗自思忖着耿武揚和葛仙童所應對的那兩句口令，揣摸着其中的含意，聽得耿武揚出聲招呼，連忙向前行去，打了個稽首道：「不敢，貧道正是奉大師伯之命，回觀裏去。」

他在平時是目高於頂，如今既然知道這些人是修羅門下的劍主，並且還眼見這種陣仗，也不由他不低頭，客客氣氣的說話。

耿武揚抱拳道：「道長請──」

也沒見到如何作勢，他脚下橫移數尺，讓開一條通路。

太虛道人瘦癯的面孔堆上了一絲笑容，急步走了過去。

當他從耿武揚和楊苓兩人身邊行過時，楊苓凝目注視着他，目光眨都不眨動一下，彷彿太虛道人會突然出手暗算一般。

太虛道人也覺察到了楊苓的這份敵意，故作不知，低着頭匆匆行過。

才走出幾步，他的心中突然一動，忖道：「咦！這個女孩子的眼神，怎麼這樣熟？好像以前見過……」

他方才聽到林煌說起，這個叫楊苓的女弟子，乃是修羅門下的八劍主，可說是修羅大帝金浩的嫡傳弟子，武功自是不差了。

「可是，她爲什麼對我的敵意如此濃呢？」太虛道人不解地忖道：「難道以前我有什麼地方侵犯到她？」

他忍不住脚下一頓，回過頭去，再望一眼。

這時，葛仙童和宋吟秋兩人已進入「雙龍困仙陣」裏，留下那十八名黑衣門人，站立在陣式之外。

那些黑衣銅面人，都像是木偶石像樣，肅立在那兒，動都不動一下，搖曳的火光映在他們的身上，顯得極其詭異。

太虛道人只見楊苓秀靨如花，眉目之間，另有一股英氣，使人不敢逼視。

他的腦海中電光似的一閃，忖道：「啊！這種神情不是像白嫦娥嗎？」

他的記憶力極佳，廿多年前見過的人，都能記得住，否則金花女俠的僞裝出現，不會被他識破了。

一念閃過腦際，隨即他便啞然失笑，忖道：「怎麼可能呢？這丫頭還不到廿歲，稚氣還未去，怎會跟當年那雍容大方的白嫦娥一樣？我眞是在胡思亂想了……」

耿武揚和楊苓見到太虛道長站立在丈許之外，斜身凝目望來，互相交換了一個目光。

耿武揚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對楊苓道：「八妹，妳有沒有注意到，那個雜毛一直在盯着你看……」

楊苓劍眉微蹙，眼中射出刀也似的神光，瞥了太虛道人一眼，才低聲的說道：「這雜毛太可惡了，那種眼光……哼，眞是……」

耿武揚見她那種惱怒的樣子，忍不住好笑起來，道：「八妹，誰叫妳長得太漂亮了，不但二哥被妳迷住，連這個老雜毛都……」

楊苓臉色一沉，道：「五哥，你胡說些什麼？」

耿武揚見她玉面含煞，眼射寒光，倒眞不敢再去逗她了，連忙向前跨了兩步，揚聲問道：「太虛道長，你還有什麼事情嗎？」

太虛道長微微一楞，道：「哦，沒有，沒有……」

（未完・十二）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凌雲天因追查鄧素雲七女的下落，和三勝鏢局劉總鏢頭商定好，押運鏢車出發，在十里舖打尖，發覺賣藝父女薛人傑、靈燕受到骷髏幫分舵主馮鐸的弟子周榮欺侮，仗義救人，將馮鐸殺死，利用分舵向幫主飛鴿傳書，諉稱淳于亮已取到軒轅秘笈，用軒轅梭殺死大內高手是他所爲。然後和薛人傑父女同路去山西陽曲，在路上巧遇神行無影竺九明、甘飛二人，久別重逢，在甘飛的山寨上把酒叙舊，還發現天羅判申環作階下囚，竺九明將酈宗祺殺害范澄平之事相告；凌雲天說出武顯揚就是酈宗祺矯飾，對鄧素雲七女踪跡，雙方都摸不清情況……



飛鴿報死訊　帮主信謊言

老叟嘆息一聲，說道：「我等奉武顯揚之命，來此摘取竺九明甘飛兩人項上人頭。」

凌雲天道：「武顯揚如何不親身前來，現在何處。」

「他身有急事，形踪飄忽，這是老朽實話。」

凌雲天知是實情，即不再問，緩緩伸手於懷取出神木令，語聲平和道：「閣下久走江湖，必知此物來歷？」

羣邪一見神木令，面色大變，宛如敗灰。

凌雲天道：「武顯揚並非其身，諸位如何聽他驅策。」

老叟黯然嘆息道：「身不由己，無可奈何！」說着張嘴噴出一股黑血，氣絕倒地。

× × ×

太原府瀕汾水東岸，城壁堅固，方廣廿四里，東西北三面環山，丘陵起伏，惟南面及沿城附近地勢開闊平坦，山有罕山版泉山崛圍山等，水有汾水及其流入者有陽曲川、洛陰河等，控山帶河踞中國之脊背，制兩河之根本，朱靖康之禍，金人要割太原，識者以爲國之屏障，必不可棄，所以張孝純固守，而金人不敢南下，及太原一陷，敵騎遂長驅而南，其險要可知。

這日，和風洋溢，晴空萬里，汾河中一艘扁舟緩緩靠近城岸，只見舟上現出凌雲天、竺九明、甘飛三人，均非本來面目，捨舟登岸，後隨薛人傑、薛靈燕父女及天羅判申環。

大街上車馬行人往來如蟻，商肆林立，塞外皮毛，京廣新貨多以此爲彙轉總樞，熱鬧繁榮。

大街轉角鼎盛茶園買賣正旺，它不僅賣茶也可在此吃到道地的酒菜，樓上樓下食客如蠅，九流三敎龐雜混處。

凌雲天六人分作三撥，裝作不相識，跨入鼎盛茶園登樓而上。

只見每副座頭都坐了人，那有空座，竺九明眉頭微微一皺，店小二陪着笑臉走了過來，凌雲天左手似有意無意打了兩個手式。

店小二笑容立時一肅，趨近低聲道：「那四位也是與您同道麼？」他目光銳利，瞧出竺九明與凌雲天是同路。

凌雲天道：「雖非同道，却是同途，有勞設法讓出三副座頭。」

店小二急轉身軀走向靠欄臨街座上，與一渾身油汚，鬍鬚凌亂中年漢子低聲說了兩句。

那人急急起身，桌面上丟了十幾個錢，回首向隣座打了招呼，同着數人蜂湧奔下樓去，望也不望凌雲天六人一眼，頓時空着毗隣三座。

店小二殷勤招呼六人就座，問明所需酒食茶點離去。

神行無影竺九明大感納罕，暗道：「眞瞧不出我這位凌老弟年歲輕輕，出道不久，居然手眼通天，如非親眼目覩，眞令人難以置信。」

凌雲天笑道：「小弟初履斯地，不知有無可供賞玩景物之處麼？兄台老馬識途，但望見告。」

竺九明擧杯答道：「近郊足供賞玩名勝古蹟甚多，愚兄願陪同一遊，省垣八景天門積雪，汾河晚渡，烈石寒泉，土堂神柏，崛圍紅葉，雙塔凌霄，巽水烟波，西山疊翠，雖極著稱，但季候有別，積雪紅葉，僅供人玩味而已。」

兩人淺酌慢飲，助談之資僅是三晉關中風土文物。

突然只見一面如淡金，掃帚濃眉，廣頣濃髭，年約四旬衣着華麗中年人登上樓來，目光烱烱掃射了樓面一瞥，店夥至面前低聲說了兩句。

那人逕望凌雲天座前走來。

凌雲天暗運密語傳音向竺九明等五人道：「來人乃骷髏帮太原分壇壇主金面麒麟莫淵明，諸位不可妄動聲色。」

竺九明恍然大悟，原來店夥也是骷髏帮眼綫。

莫淵明向凌雲天略一抱拳，笑道：「不知兄台駕到，未曾遠迎，望乞海涵是幸。」說着欠身坐下。

凌雲天含笑低聲道：「莫壇主，你也太大意了，本人爲了避免形跡敗露，盡量不與本帮弟子接觸，此時相晤，大可不必，你諒接獲本座飛鴿傳訊麼？」

莫淵明大驚失色，道：「屬下只道本帮外舵弟子到來，却不知香主駕到，理應受責，不過……」目光顯出疑慮之容，却又不敢明白詢問。

凌雲天面色微沉道：「莫壇主是想詢問本座爲何命你留下信鴿不准放回，又爲何暫不向總壇傳訊之故麼？」

莫淵明不禁心神一震，點了點頭。

凌雲天冷笑道：「茲事體大，壁縫有耳，不得妄言。」

莫淵明匆匆起立，低聲道：「那麼屬下在分壇恭候駕臨了。」言畢即離座跨步出去。

凌雲天忙低聲傳音道：「回來！」

莫淵明不禁一怔，旋身趨前低聲道：「還有何事吩咐？」

凌雲天語音低沉道：「本座曾說過避免形跡敗露，去你分壇，也許爲你我帶來一場不測之禍，今晚，你獨自一人可在版泉古戰場土台相候本座。」

莫淵明低應了一聲：「屬下遵命！」便自離去。

竺九明覺得詫異，道：「爲何約往版泉戰場？」

凌雲天微微一笑不答，立起道：「小弟遊興甚濃，願兄台領小弟一往。」

竺九明知凌雲天行事有鬼神莫測之機，欠身立起。

甘飛、申環、薛人傑父女亦相率離座而行。

六人一行同遊傅先生祠呂純陽宮，途中凌雲天向竺九明道：「方才竺兄問小弟爲何不去骷髏帮太原分壇，反約莫淵明至版泉古戰場相候，小弟誠不知太原分壇設在何處？若問莫淵明，豈非自露馬脚，不打自招。」

神形無影竺九明聞言不禁一呆，天羅判申環慨嘆道：「凌少俠心計過人，眞乃神鬼不測，無人可及。」

神形無影竺九明搖首苦笑道：「老朽縱横江湖半生，自視極高，堪稱目無餘子，令老朽拜服者，凌老弟是第一人。」

凌雲天道：「二位再要謬奬，在下便無地自容。」

所遊之處頻頻相遇可疑人物，幾次神行無影竺九明欲出手懲治，均爲凌雲天制止。

日影已斜，凌雲天抬頭望了望天色，道：「是時候了，五位先回，在下三更時分必返。」身形穿空掠起。

版泉古戰場傳爲黃帝戰降蚩尤處，黃帝敗蚩尤於版泉之野，爲我國五千年歷史性決定之戰，蓋自茲以降，黃帝始建國，炎黃世胄，綿延至今，惟版泉之野，今僅有四十餘里之荒地耳，長草侵腹，野風肅森，不勝凄凉。

凌雲天身法奇快，撲向一黃土所築，敗壞半圮之土台，金面麒麟莫淵明已先在土台上肅立恭候，衣袂飄飛，面色凝肅。

「屬下拜見香主。」

凌雲天飄沾土台，寒着一張臉不答，懾人目光四望了一眼，只見暮靄垂罩四野，狂風嘯掠，更添了幾分荒凉肅殺氣氛。

只見凌雲天鼻中冷哼一聲道：「莫壇主你知罪了。」

莫淵明聞言面色大變，道：「屬下身犯何罪？」

凌雲天沉聲道：「本座曾告你，本座不能敗露形跡，你反命手下暗暗躡隨本座用心何在？莫非你有叛帮異心麼？」

莫淵明心中一陣發寒，道：「屬下不過……」

凌雲天一擺手掌，沉聲道：「本座不說明白，你未必口服心服，本座奉命趕往燕京查明軒轅手來歷，燕京分壇三名弟子一陳屍郊外，另二人暴斃飯莊內，你可知其故麼？」

莫淵明囁嚅答道：「屬下也有耳聞，莫非慘遭軒轅手暗算？」

凌雲天冷笑道：「這三人係本座賜死，而又能讓燕京分壇知道。」

莫淵明聞言大感困惑，詫道：「這却是爲何？恕屬下愚昧難解。」

凌雲天面色寒冷如冰，沉聲一笑道：「此三人心生叛異，與軒轅手暗中勾結，妄圖不軌。」

語聲略頓，望了莫淵明一眼，厲聲道：「你知軒轅手是誰麼？」

「屬下不知？」

凌雲天冷笑一聲道：「曾任本門九大高手首席護法，與你莫壇主交情莫逆的淳于亮！」

莫淵明不禁心神猛駭，躬身答道：「屬下與淳于亮交情頗厚，固是事實，但屬下並無叛離之心，此一時彼一時，香主何可妄入人罪。」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本座執法如山，毫不徇私，從無羅織罪名，陷人於死，不過本座對莫壇主已然生疑，首先要問莫壇主在此土台四周佈下伏樁則甚？」

莫淵明不禁汗流遍體，跪伏叩首道：「屬下誠罪該萬死，但未有加害香主之心，只是香主一抵太原並未先至分壇，故而起疑。」

凌雲天厲喝道：「本座不是說過避免形跡敗露之言麼？」

莫淵明戰慄面無人色道：「但在下實不解其故？」

凌雲天喝道：「起來，以你這等昏庸無能，處處違命，實無法担當一壇之主，待本座向你言明，日後若帮主治罪，你當心服口服，死而無怨。」

莫淵明徐徐立起，目光垂下，不敢正視。

只聞凌雲天道：「帮主嘗論淳于亮才華秉賦無一不高，武學造詣非凡，悟性極高，聞一知十，他日成就不可限量，惜好色貪杯，風流成性，器量狹窄，心術陰沉，他日恐不得其死，此乃帮主愛惜淳于亮才華，寓言於誠，豈料他執迷不悟，蓄謀不軌，自紫霄宮一現身後，即銷聲匿跡，攫得軒轅秘笈後，習成一身絕藝！……」語聲略略一頓後，又道：「既因淳于亮在帮日久，蓄謀不軌，必在帮內勾結甚多高手，以作他日黨羽，就拿燕京分壇死者三人而言，便可知其他！……」

莫淵明苦笑道：「香主說得極是。」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燕京分壇恐未必僅此二人，所以本座不敢使燕京分壇知情，即爲此故。

本座因誅戮此三人，險遭不測，受淳于亮連番追襲，被本座施展聲東擊西，移花接木之計脫身，但淳于亮發現受愚，立即循跡追踪，本座逃至靈壽分舵後，察覺處境甚危，故匆匆急訊通知貴壇勒束壇下弟子不得現身，飛鴿亦不能飛返。

果不出本座所料，淳于亮率衆趕到，靈壽分舵主四眼靈官馮鐸等人均慘罹不測，本座僅以身免。」

金面麒麟莫淵明聞言瞠目結舌，凌雲天之言句句是實，簡直一無破綻可尋，由不得他不信。

凌雲天長嘆一聲道：「非是本座貪生怕死，不敢明與淳于亮拚一高下，因茲事體大，責艱任重，妄逞意氣，必導致本門覆亡之危。」

莫淵明道：「屬下愚昧，聆香主之言，才如夢初醒。」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惟其淳于亮在本帮甚久，事無鉅細，他均瞭然於掌，帮主遷移總壇，知本帮處境有如累卵之危，外有宮廷及江湖羣邪，眼下又有淳于亮之叛，一有不愼，應付無方，則不堪設想。」說着，面色一沉，如罩嚴霜，目光如兩道利刃逼視着莫淵明，冷笑道：「現在莫壇主你當明白本座約你隻身在此見面之意麼？」

莫淵明惶恐答道：「屬下已知。」

凌雲天嘿嘿一笑道：「如今你率領手下來此，機密已然外洩，據本座所知，淳于亮已追本座而來，諒此刻已抵太原，莫壇主如此輕舉妄動，必瞞不過淳于亮，何況你那手下未必無有與淳于亮暗通聲息之人。」

莫淵明悚慄無語，汗透重襟。

凌雲天喝叱道：「你還不命令手下現身！」

莫淵明呆得一呆，目光落在長草叢中，大喝道：「出來！」

寒月迷濛，狂風猛勁，長草披拂中突紛紛冒起七八條身影，掠上土台。

凌雲天身手迅掄，拾指虛空拂去。

骷髏門下只覺脅下穴道一痳，機伶伶打一寒顫，沉聲冷笑道：「在本座未查明之前，你等暫不能施展眞力，莫壇主速領他們回壇候命。」

莫淵明聞言如獲大赦，抱拳一躬道：「屬下遵命。」率着手下如飛奔去。

他手下雖被點了穴道，却仍健步如飛，瞬眼杳入夜色蒼茫中。

莫淵明頻頻回首，只見凌雲天仍立着土台之上，凝目沉思，憶起方才情景，心有餘悸。

奔出版泉戰場，專回分壇，莫淵明突然停身回面道：「你等體內有無不適麼？試運眞力察覺有什麼變化。」他只覺大違常理，既然被點穴道，爲何仍能施展輕功提縱術。

骷髏帮匪徒依言默運眞氣，須臾面色大變。

莫淵明見狀，情知有異，問道：「如何？」

一名骷髏帮匪徒稟道：「三處主經痳軟乏力，氣血阻滯。」

莫淵明面色一變，道：「快走！」

夜深更沉，明月中天，江流一彎，翠柳千株，隱現出十數幢竹籬茅舍。

莫淵明等人向村中奔去，俟莫淵明步入居室，燃亮一盞燈火，只聽一聲陰森語音送入耳中道：「本座已到得多時了。」

莫淵明驚得面無人色，轉面望去，只見凌雲天端坐壁角一把椅上，忙抱拳躬身施禮道：「香主眞有鬼神莫測之機，但香主爲何不與屬下同行。」

凌雲天冷笑道：「你知道什麼，本座留在土台，察視淳于亮是否暗躡而至，本座一己之身誠不足惜，雖死輕若鴻毛，但爲本門帶來無窮危難之罪則重如泰山，僥倖淳于亮並未發現我等約晤版泉戰場，是以本座即繞道來此。」

莫淵明呆得一呆，道：「淳于亮眞已來到了太原了麼？」

凌雲天沉聲道：「不錯，他意在取帮主之位，然後圖霸武林，他當務之急即是探明總壇所在，莫壇主你與淳于亮若舊誼仍在，本座未先說明淳于亮乃叛徒，他找上門來探聽總壇確址，莫壇主你將如何回答。」

莫淵明悚然戰慄道：「屬下現在已知淳于亮爲本門叛徒，割蓆斷交，與他誓不兩立。」

凌雲天望了莫淵明一眼，徐徐長嘆一聲道：「本座已遣出一位機智幹練本門能手奔回總壇，向帮主稟明一切，請帮主速遷移總壇，以防不測，爲何尙不見帮主回諭。」

莫淵明道：「華山希夷峽險峻天下，淳于亮的武功雖高，也無法得逞，移遷總壇，恐非上上良策。」

凌雲天心中暗喜道：「原來總壇設在西嶽華山。」却不動聲色，兩道森寒眼神逼注在莫淵明臉上。

莫淵明心神一震，面如敗灰，囁嚅道：「屬下以待罪之身，妄自議論香主，誠屬非是，請香主重責。」

凌雲天面色轉和，微笑道：「罪嫌未明，又在用人之際，本座何能以莫須有之罪諉于壇主。」說着，略略一頓，又說道：「信鴿何在？本座須修書向帮主稟明一切。」

莫淵明立時趨出。

凌雲天打量了屋內景物一眼，在側一室幽暗似漆，知太原分壇印符圖記機密文件均存於此室，眼珠一轉，計上心來。

只見莫淵明提着兩籠信鴿走入，其中一籠正是靈壽分舵那隻。

凌雲天微笑道：「方才在版泉土台被本座制住穴道貴壇弟子，本座必須先查明來歷，被制過久，筋絡必僵硬無力，甚難復原，煩取出班底名册。」

莫淵明應了一聲是，探囊取出一支長明火摺，擦的一聲，一道熊熊火焰升起，道：「香主請至內一查名册。」

凌雲天點頭答道：「也好！」身形徐徐立起，向內室走去。

這無異開門揖盜，一應機密雙手托出，凌雲天步步爲營，似金面麒麟莫淵明如此老練的豪雄，亦爲之所愚，又爲凌雲天先聲奪人，一直不敢詢問凌雲天之姓名職司。

驀地——

天際遙處夜風送來一聲長嘯，劃破似水沉寂的夜空，凌雲天面色微變。

莫淵明心神不禁一震，說道：「淳于亮！」

凌雲天點點頭，道：「無論如何他找不到此處，淳于亮必認爲分壇從不會設在坦然無隱之江邊小村內。」

莫淵明遲疑了一下道：「依屬下看來，淳于亮秉性多疑，刻薄寡恩，必成不了大事。」

凌雲天道：「淳于亮自習成軒轅秘笈曠絕武學，自稱軒轅手後，做下幾樁大快人心善舉，惡霸豪雄，江湖盜酋在他手下喪生者不下數十人，如此做法，無非收買人心，但用意却辣毒無比，如不出本座所料，太原日內必有駭人聽聞，震動武林之事發生。」說着指點莫淵明解開其壇下弟子穴道手法，又道：「你可朝嘯聲傳來方向率衆探明是否淳于亮，但千萬不可逼近，切忌敗露行藏。」言畢立即揮毫疾書。

莫淵明告辭出室而去。

那長嘯聲不時騰起，方向不一，飄忽不定，更添這漫漫黑夜恐怖。

金面麒麟莫淵明率衆離了江邊，奔出十數里，只以嘯聲飄忽無定，令他無所適止。

忽地刺耳嘯聲戛然而止，突然傳來一聲陰森的笑，冰冷澈骨，令人不寒而慄。

莫淵明心神猛震，只見五條人影如魅，欺風閃電掠至，落在兩丈開外。

月已西沉，大地昏茫如漆，竟分辨不出來人形貌面目，彷彿均是老者。

莫淵明單掌護胸，喝問道：「朋友，我等陌不相識，互無仇怨，爲何要阻住我等？」

來人中響起一聲宏邁笑聲道：「尊駕諒是骷髏帮太原分壇壇主莫淵明老師麼？老朽奉命找莫老師不是一日了，昨晨風聞莫老師在茶園現踪，却片刻又離去，害得老朽好找。」

莫淵明下意識的忖出這人是奉了淳于亮之命，不禁從脊骨泛起一縷奇寒，退了一步道：「朋友是奉了何人所命？不錯，兄弟正是莫淵明。」

那人輕笑了一聲，道：「莫老師，你同老朽去見一人，見面後自然會明白。」

莫淵明乃骷髏帮有數的高手，武功已臻化境，無奈經過凌雲天一陣折騰打擊，又爲淳于亮虛聲所懾，竟有點畏首畏尾，一時之間不知所答。

莫淵明身後突跨出一個虬髯大漢，狂笑道：「朋友你委實猖狂無忌，骷髏帮門下也是輕易受人恫嚇的麼？」說時左掌打出九支暗器，右臂一揚，幻出一片劍芒指向來人要害重穴，出手如電，狠毒迅辣。

其餘骷髏門下亦倏地攻出。

這一來，反激起金面麒麟莫淵明萬丈雄心，反手拔出一柄獨門兵刄。

那知此五人竟不戰飄身而退，分向隱入暗中，只聽那老人宏聲大笑道：「莫淵明，你已鑄大錯，自誤生機。」

骷髏匪徒大怒，嗖、嗖、嗖，暗器如雨發出。

十丈遠處忽騰起一聲刺耳長嘯，隨風播散開去，飄迴雲空。

莫淵明知道這聲長嘯乃引淳于亮到來，忙低喝道：「朝西衝出！」

匪徒聞命紛紛朝西撲去，莫淵明隻身殿後。

爲首那名匪徒才撲出三丈開外，迎面忽生一片嗤嗤暗器破風之聲，心頭猛凜，右刄一揚疾護頭面，左手呼地劈了出去，勁風山湧，突感心田一陣奇痛如絞，不禁悶哼出聲，雙臂情不由主地垂下，頭面心腹頓爲飛針打中，眼前一黑，氣絕斃命，栽撲在地。

這不過是瞬息間事，第二第三兩名匪徒並肩撲至，見狀不禁一怔，明知不妙，兩柄兵刄捲起一片刀光。

豈料也是心痛如絞，斜刺兩股掌風擊至，勁力如利斧開山，兩聲慘嗥中，身形反震飛出，叭噠墜地。

羣匪與三黑衣老叟迎面截住，金面麒麟莫淵明咬牙一橫，伸出手掌疾捲，忽眼前黑影一閃，語聲傳來道：「莫壇主別來無恙？」

這語聲極爲熟稔，不是淳于亮是誰，不禁大駭，橫飄開去七尺，喝道：「淳于堡主，你我已是對立之勢！……」

淳于亮淡淡一笑道：「原來莫壇主已知情，有道是識時務者爲俊傑，你我昔年交情仍在，歸順兄弟不失爲一壇香主。」

莫淵明怒道：「帮主對你不薄，爲何忘恩負主，背叛帮主。」

說時，忽揚起數聲凄厲慘嗥，顯然骷髏帮匪徒悉數就殲。

淳于亮微笑道：「莫壇主，兄弟話已說明，生死端在莫壇主一念。」

莫淵明拂手拐一手「仙人指路」攻出，接着幻化三式奇招。

淳于亮倏地身形拔起，半空中長劍應腕出鞘，一式天河倒瀉劈下，劍勢未至，寒氣已自逼人。

莫淵明目覩劍勢迅猛無儔，瞧出淳于亮手中是柄切石若腐的神兵利劍，不敢硬封，猛萌逃念，兵刄飛撤，旋身疾如脫弦之弩竄去。

只聽身後傳來淳于亮冷笑道：「你逃得了麼？」

陡感左肩一涼，嗍的一聲左臂落地，血湧如注。

莫淵明胆寒魂飛，雖左肩已斷，却不敢稍停須臾，仍自拚死竄逃。耳中忽聞凌雲天語聲傳來道：「淳于亮你在找死！」

淳于亮忽發出震耳大笑道：「原來你也逃來此處，找死的是你！」

莫淵明知淳于亮被凌雲天截阻，却不知凌雲天與淳于亮同爲一人，逃生要緊，逕向江濱小村奔去。

僥倖未有淳于亮同黨追來，不然那還有命在，逃抵居室，因失血過多，頭目一陣暈眩，仆摔在地竟昏死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莫淵明悠悠醒轉，睜目一望，正是天色大亮，凌雲天面色鐵青，道：「不料淳于亮如此心狠手辣，劍上竟淬有奇毒，莫壇主，本座已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你救醒，但活不了半個月，僅帮主能予救治，不知貴壇還有備用的信鴿否？」

莫淵明聞言，雖自份必死，却還有一綫生機，黯然苦笑道：「尙有一隻，待屬下取來。」

凌雲天忙說道：「爲時不多，你只寫淳于亮叛跡已明，爲淳于亮淬毒利劍斷去一臂，望帮主親自趕來相救，並擒戮叛徒寥寥數語就是，其餘詳情，本座已傳訊稟明。」

莫淵明道：「望東走，一幢茅舍籬上晒着兩張漁網，信鴿就在閣樓上存放。」

凌雲天身形疾閃掠出。

莫淵明强支着疲憊軀體，提聚着一口眞氣，依照凌雲天所說寫出，加蓋了指模秘記後已自不支，渾身冷汗淋漓。

這時凌雲天已提着鴿籠一閃而入，取起莫淵明所書，匆匆閱了一遍，摺疊好繫在鴿足信管中放去。

驀地，一聲長嘯隨風飄送入耳，莫淵明面色大變，道：「香主……」

凌雲天面色微變，右掌一揚，一股綿軟罡力送出。

莫淵明悶哼了一聲，心脈震斷氣絕而死。

這時，五條人影魚貫疾閃而入，現出竺九明、甘飛、申環、薛人傑、薛靈燕。

竺九明撫掌大笑道：「恭賀少俠大功告成。」

凌雲天搖首微笑道：「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前途艱危仍鉅。」

申環道：「如今已探知骷髏帮總壇設在華山希夷峽，我等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一舉殲之。」

凌雲天嘆息一聲道：「骷髏帮主並非易與之輩，與其鬥力，令骷髏帮主自墮術中，如陷泥淖，不能自拔，易於收效，何況失踪羣雄是否被骷髏帮主挾制，若他以羣雄之命脅迫在下就範，那時恐進退兩難。」語聲略略一頓，又道：「在下心疑骷髏帮主將總壇設在希夷峽，西嶽一派爲何置之不問，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難道西嶽一派也在骷髏帮卵翼之下麼？」

竺九明不禁一怔，頷首道：「西嶽一派門下，近日常在江湖行走，原來與骷髏帮互通聲息，此乃極其嚴重之事，假以時日，九大門派將逐一被骷髏帮吞併。」

凌雲天笑笑道：「在下極主愼重其事，天下事欲速則不達。」說着在隣室取出一隻信鴿，將事先寫就之文書舖在案上，扶起莫淵明屍體，捉着莫淵明冰冷冷的右手捺下手模，加蓋秘記，模擬畫了花押。

五人見了暗暗讚佩道：「此人處事異常仔細，極重視枝末小節，一絲可疑痕跡均不留下，睿智果斷，才智奇高，他日成就定不可限量。」

凌雲天將信鴿放出後，便與竺九明、甘飛、申環、薛人傑等人商討今後如何行事，並道：「淳于亮若不在山西境內做下一樁駭人聽聞武林壯舉，恐骷髏帮主不易相信軒轅手眞是淳于亮，更不信淳于亮有叛帮之嫌。」

五人在太原分壇密議，由薛靈燕烹飪，存糧甚豐，鷄鴨魚肉信手可取。

傍午時分，薛靈燕已做了一席豐盛酒宴，腴美可口，齒頰留香，神行無影竺九明讚不絕口。

× × ×

距太原府三里青龍集乃一大鎭集，人烟稠密，商業繁榮，鎭口上出現一雙賣藝父女，正是薛人傑、薛靈燕。

薛靈燕今天打扮得異常明艷，身着紫花緊身襖褲，明眸皓齒，玫瑰雙靨嫣然含笑，水葱般手指拎着一面小鑼，噹噹緊敲着。

四周黑壓壓擠滿了一圈人羣，薛人傑耍了一套花槍。

明眼人一瞧便知這老頭並無眞實藝業，僅好看架式，其實並不管用，但俱爲貌美若花，楚楚動人的薛靈燕所吸引，貪婪目光頻頻盯視着，薛靈燕螓首微垂，似嬌羞不勝，愈發動人之極。

薛人傑花槍耍完後，就滔滔說出一番江湖行話，武功源流，但淨說不練，就會搬嘴皮子。

忽地擠進一個面色黧黑的大漢，望了望薛靈燕一眼，喝聲如雷道：「朋友，解大爺喚你回話？」

薛人傑不禁一怔道：「解大爺是誰，恕老漢不知。」

大漢哈哈狂笑道：「朋友，這規矩都不懂能跑江湖混碼頭麼？」

薛人傑面色一沉，冷笑道：「老漢闖南蕩北，迄今垂四十年，就不吃這一套，請上覆解大爺，老漢不懂這門子規矩。」

大漢面色一沉，泛出獰笑道：「朋友敢情是吃了龍心豹胆……」

突聽人羣中飛出一聲冷笑道：「狗仗人勢，無事生非，還不滾了出去。」

那大漢四面一瞧，只見是一少年儒生，面色蒼白，兩眼無神，穿着一襲鐵灰色團花夾衫，手搖一把絹面花卉摺扇。

這顯得不倫不類，三月天氣，乍暖又寒，用不着揮扇，那儒生根本手無縛鷄之力，也敢出來抱不平，圍觀人羣暗暗竊笑儒生眞是吃了龍心豹胆，不但不離去，反而聚精會神守候着一場火熾連台好戲。

只見儒生飄然走出，笑道：「久聞六陽掌解濤在此青龍集乃是一霸，强佔人妻，魚肉鄉民，交結官府，包攬詞訟，顚倒黑白，惡如山積，今日權借你的狗嘴，轉告解濤，從今以後，不准在此青龍集上作

威作福，如犯在我手上，管叫他頭顱不翼而飛。」

大漢聞言哈哈狂笑道：「朋友，你說完了麼？」一拳「黑虎偷心」當胸搗出，右腿跟着「巧踢金鐘」飛了出去。

別瞧他是狗仗人勢的家奴，倒眞有兩下子，無奈他所遇毫不起眼的少年儒生乃是武功絕倫的凌雲天。

只見少年儒生輕笑一聲，手腕一沉，拍的一聲敲在大漢踢出的腿上，倏地手腕一挑，扇端迅如電光石火正點在大漢腕脈要穴。

大漢怪叫了一聲，如中斧鉞，身軀飛跌出六七尺外，咧着嘴冷汗直冒，半晌爬不起來，只見一臂一腿紫腫若茄。

少年有氣無力笑了一聲道：「快滾，姓解的如有不忿，少爺就在這不遠仁和客棧中，儘可來找少爺尋仇，不過話可要說明，姓解的如果要動官面上的，哼哼，他可有苦頭吃。」說着摺扇嘩嗒一收，從容不迫的轉身而去。

那大漢從出娘胎起，壓根兒也沒嚐過今日痛苦，知遇上江湖煞星，掙扎爬起來哼一聲狗顚屁股一拐一蹶離去。

人羣響起一陣哄笑。

大漢充耳不聞，又羞又憤，走向鎭尾一幢氣派宏偉大莊屋而去。

天色一黑，立時從莊門內竄出三騎快馬，爲首一人是一面色白皙，三綹短鬚如漆，目光如炬中年人，正是那六陽掌解濤，隨行兩側都是六旬開外老叟，太陽穴高高隆起，一望而知身負內家絕學。

三騎如飛奔馳入鎭，蹄聲如雷，到達仁和客棧門前。

店主及店夥知早晚準要出事，但不敢沾惹那位煞星，吃了飯後，那店主就緊閉房門睡大覺，只覺心神不寧。

果然六陽掌解濤到來，積威之下，心裏發慌，陪着笑臉奔出。

那知六陽掌解濤竟含笑說道：「店主，那位少俠還在麼？」遞向店主一份大紅拜帖，接道：「就是說我解濤本人親自趨訪。」

店主忙道：「在，待小的通報。」轉身急急奔入。

解濤及兩老叟面色凝肅，緩步隨入。

店主在凌雲天房門上敲了兩下，怎料房門竟是虛掩的，悠悠地幌了開去，只見室內一燈如豆，榻上空空如也，不由驚得目瞪口呆，面無人色。

這時六陽掌解濤已走近房門，朗聲道：「店主，可是那位少俠不屑與我解某相見。」

店主回面囁嚅的答道：「此人已離去了。」

解濤聞言面色勃然大變，泛上一層殺氣，疾掠入室，但見案頭油燈下壓着一紙箋，箋上隱隱可見密密麻麻字跡，他究竟是江湖老手，不取紙箋，反而飄身疾退，回面向二老叟低聲道：「接應人手均趕來了麼？」

「諒已趕至！」

忽見一勁裝黑衣人奔來，解濤喝道：「搜索內外！」

勁裝黑衣人立即回身掠出。

解濤問店主道：「那位少年是否還有同行？」

店主答道：「隻身一人，冷漠如冰，那賣藝父女向他道謝也不屑一顧，傲慢異常。」

解濤聞言略一沉吟，又慢步走入室內，將油燈剔亮，抽出信箋詳閱。

上書盡述自己最近數年惡跡，知之甚詳，行事出手原委有若親眼目擊，不禁暗暗驚心，鼻尖沁出汗珠。最後竟料自己必至店中不懷好意，閱讀此信時他已去解宅，落欵繪畫一具葫蘆。

六陽掌解濤不禁心神駭凜，自己傾巢而出，此人已趁虛而入，雖然不知葫蘆代表是何來歷，但已知大難臨頭，色如死灰，大喝道：「速撤回本宅。」

翻身疾竄在店外，躍上馬鞍如飛奔去了。

× × ×

解濤一馬當先奔回自己家宅，宅門尙未關閉，兩個彪形大漢尙守護在門首，不禁心中一塊大石方始落下，暗道：「此人只是虛聲恫嚇，狡詐如狐的鼠輩，自己反爲所愚，若傳揚開去，豈不被人譏笑，成爲話柄。」目中怒光迫射，胸內熱血沸騰，恨不得抓住此小輩羞辱一番，方解心頭之恨。

隨行之人飛奔趕至。

一個鷂目睛深銀鬚老叟問道：「莊主爲何如此匆惶離開仁和客棧？」

六陽掌解濤面上一紅，赧然將留言述出。

老叟冷笑道：「莊主平日行事沉穩機智，怎麼今晚慌亂無措，一個無名小輩值得你如此重視，何況莊內尙留有十二武士及藏邊金沙寺四位禪師，均是一身武功登峯造極，此人就是武功再高，也不敢孤身涉險。」

六陽掌解濤聞言深覺是極，他也不知怎地今晚爲何如此失措，目注着兩守護漢子問道：「那金沙寺四位禪師還在麼？」

兩大漢聞言不禁呆得一呆，同聲答道：「四位禪師現在迎賓客室內歇息？」

六陽掌解濤更是心情一寬，疾步跨入莊內。

莊中房舍衆多，燈火閃耀，並隱隱傳來一片絲竹管弦曼妙歌聲。

解濤聽出那絲竹管弦從迎賓館舍傳出，嘴角泛出一絲笑容，逕望館舍中奔去。

忽見一老僕形色匆惶疾奔過來。

解濤只覺不妙，一顆心幾乎跳出腔來，喝道：「何事驚惶如此？」

老僕結舌半晌，才吐出話聲道：「稟莊主，大事不好了。老安人及如夫人公子小姐均無故失踪。」

六陽掌解濤聞言，心胆皆裂，面色大變，一言不發，率衆奔往內院。

內院中仍是燈火如晝，一如舊樣，並未留下格鬥掙扎翻亂痕跡，護院武師三人嘴角流涎，躺在地上昏迷不醒。

書房粉牆上留着數行墨書字跡，墨跡仍未乾，云：「余何人也？悶葫蘆總須打開。」莊主多行不義，余誓爲江湖除害，爲不願多殺無辜，以莊主母妻子女爲人質，希莊主明日傍晚時分隻身前往版泉戰場土台，下繪一墨葫蘆。」

六陽掌解濤面色慘白，幾乎暈倒。

依書上之言隻身赴約，必遭毒手無疑，若多帶人手，約請好友助拳，母妻子女性命定罹不測之禍。

他乃惡人，所行所爲令人髮指，但對方這一手更辣毒陰絕，解濤竟然手足冰冷，無計可想。

這時，如風掠入四個紅衣番僧，濃眉大眼，臃腫肥胖，手臂套有一串烏黑閃亮鐵環，目中泛出湛藍鋒芒，陰森懾人，令人不寒而慄，問出詳情，一番僧冷笑道：「莊主不必憂急，此人未必有眞才實學，效那鼠偷狗竊之輩，擄人妻女無恥之尤，趁着尚未走遠，貧僧等定可找出此人踪跡，先發制人。」

病急亂投醫，六陽掌解濤苦笑抱掌道：「全仗四位禪師的大力。」他認爲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多拖延時刻，越對他自己不利。

大宅中人聲馬嘶，只見一撥接着一撥人馬馳出莊門，乃勁裝高手施展輕功，疾如流星散開搜覓。六陽掌解濤及兩老叟仍留在內院中，仔細在觀察有無可疑痕跡留下。

突然，門外響起一聲陰惻惻冷笑，一條身影疾如驚鴻般掠入，現出一病容滿面少年儒生。

六陽掌解濤及兩老叟不禁駭然變色，解濤喝問，道：「尊駕就是壁上留書之人麼？」

少年儒生黯淡無神的雙目突然逼吐懾人精芒，冷笑道：「不錯，在下本意不願多傷無辜，故擄囚莊主家小作爲人質，莊主亦是揚名三晉武林人物，應好漢作事好漢當，明日準時赴約才是……」

解濤手掌一擺道：「尊駕不必多說，既執意爲仇，各憑武功一拚生死，解某倘不敵，自應死在尊駕掌下無怨，但家小無辜，望尊駕釋放。」

少年儒生淡淡一笑道：「那是當然之理，莊主知在下去而復返之意麼？」

解濤身側兩老叟見少年儒生孤身在此，不禁心生毒念，趁着雙方說話時，身形緩緩移開。

少年儒生竟矇若無覺。

一雙老叟蓄凝平生眞力於拾指間，身形猛一竄起，蒼鷹攫兔，挾着一片銳利罡勁，分左右襲向少年儒生，勢若奔雷。

誰知雙手拾指一觸及少年儒生脅下，忽感一軟，飛麻循着指尖攻入體內，明知不妙，接着又感一片强猛無儔無形潛力反震之力逼來，忙雙雙撤掌。

兩老叟心神大駭，但勢子已用老，撤招怎來得及，那片反震之力極强，雙雙悶嗥了一聲，身形激射撞在壁上，叭噠墜落地上。

只見兩人雙手拾指根根斷折，鮮血淋漓，兩腕已然骨碎斷折，皮肉無損，却紫腫若茄，痛得發顫，冷汗直冒，目光怨毒悸駭已極，須臾昏死過去。

此不過是彈指瞬息間事，六陽掌解濤見狀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目泛怒光，答道：「解某不知尊駕去而復返之意，請道其詳。」心內暗暗盤算擇一極有利時機藉宅內機關消息遁走。

少年儒生淡淡一笑道：「莊主知道在下是誰麼？」

解濤搖首答道：「不知。」身軀望後退去。

少年儒生哈哈朗笑道：「在下乃軒轅手！」

解濤聞言大驚，突翻身朝內掠去。

少年儒生巍立不動，無追擊之念，只面含微笑。

六陽掌解濤一掠抵壁角，伸指掀動暗鈕，不禁面色大變，原來消息禁制已失靈，紋風不動，只聽少年儒生朗朗大笑道：「風聞莊主出身西嶽門下，那西嶽與骷髏帮互通一氣之事莊主也必然知情的了。」

六陽掌解濤委實全然不知本門秘密，厲聲道：「尊駕無須欺人太甚，殺人不過頭點地，既擄人妻孥，又以莫須有之罪誣陷敝派，眼前解某無話可說，你我出手一拚。」

少年儒生朗笑道：「也好，在下當成全莊主。」

解濤反手撤出肩頭獨門兵刃五行輪，手腕震處，幻出一片眩目輪影。

少年儒生道：「莊主以六陽掌成名多年，爲何棄掌取刃。」

解濤不答，震腕三招疾攻，此人眞有一身驚人之武功，輪沉力猛，而且招式精奇怪異。

室內地方逼仄，解濤存心逼使對方無施展手脚，以快打猛攻僥倖取勝，再不濟也可趁隙逃去。

那知事與願違，少年儒生身法迅快奇詭，如穿花蝴蝶般左閃右飄，五行輪竟連對方衣角却未沾及，解濤不禁心神猛駭。

蓦然少年儒生撤出長劍，震腕寒飆飛起，但聽叮叮噹噹一片金鐵交鳴之聲，解濤發出一聲慘嗥，五行輪墜地。

只見解濤五隻手指隨着五行輪被削落，血湧如注，蹌踉倒退，面無人色。

少年儒生冷笑道：「解莊主……」

解濤面色凄厲，道：「但願尊駕口能應心，釋回解某妻孥。」左掌啪的一聲擊向自己腦門，立時顱裂迸飛，漿血橫溢，死狀慘不忍覩。

少年儒生輕輕嘆息一聲道：「非是在下秉性嗜殺，無奈莊主罪惡如山，在下不能不代天行誅。」

一雙老叟因受反震罡力內腑重傷，只是奄奄一息。

少年儒生以布片蘸着鮮血塗抹壁上，上書：「軒轅手殺！」

顯明奪目，地面上血跡斑斑，橫屍三具，令人毛骨悚然，尤其燈光搖搖欲熄，愈顯得凄慘恐怖。

翌晨——

六陽掌解濤被軒轅手誅戮消息傳遍靑龍集，人心大快，無不額手稱慶，風聲不脛而走，太原城震動，武林人物無不談虎色變。

版泉古戰場長草披拂，荒凉無人。

四個紅衣番僧率着一羣江湖人物，奔馬如飛，馳向土台。

只見解濤妻孥均立在土台上，淚流滿面，惶恐憂慮，見莊中之人尋來，不禁喜笑顏開。

家人均不敢吐露解濤死訊，扶坐馬鞍，道：「莊主在家守候，望眼欲穿。」

四紅衣番僧尚逗留在土台附近搜巡，

欲找出蛛絲馬跡，追覓仇踪。

蓦地，一個番僧禪杖一橫，冷笑道：「朋友，佛爺神目如電，請即現身。」

草中忽冒出一背劍少年儒生，朗聲大笑道：「你等速回藏邊金沙寺，不得插手中原武林是非，否則必罹不測之禍。」

番僧獰笑暴喝道：「小輩，你就是軒轅手麼，佛爺代友報仇，豈能就此罷手不成？」

少年儒生緩緩撤出長劍，一道芒電脫鞘而出，寒氣逼泛眉宇，冷笑道：「四位自己找死，怨不得在下手狠心辣。」指着那番僧，接道：「在下向例一擊不中，便不再擊，若大師能接得下一招，在下當放四位轉返金沙寺。」

那番僧聞言明知對方非易與之輩，但自己四人也是金沙寺中出類拔萃第一高手，怎受得如此奚落，怒喝道：「施主未免太狂妄自負了。」

四僧身形疾閃，佔立四才方位，竟要聯手出擊。

少年儒生竟無動於衷。森冷目光朝着說話番僧道：「在下這一招，必斷除大師右臂，第二招斷左臂，三招身首異處，小心了。」語聲甫落，一道寒光飛出。

那番僧聞言心頭一懍，自恃手中禪杖係百鍊精鋼鑄造，一式「犀牛望月」橫封推出，身形疾閃飄了開去。劍勢迅快直劈而下，摧枯拉朽般削斷禪杖，寒光疾閃，僧人一條右臂齊肩墜地。

其餘三僧倏地出手，杖勢如山，挾着一片潮湧罡風猛襲而下。

少年儒生哈哈大笑，劍勢疾化爲「西風捲簾」，匹練虹捲，手腕震處，轟射漫空寒星，劍風狂嘯。

三聲狂嘯起處，紅衣番僧身手異處，倒臥在血泊中。

餘下一名斷臂番僧不禁胆魂寒飛，忙返身竄出，忽見眼前人影一閃，少年儒生長劍揮出，大喝道：「你也留不得！」

番僧生生被劈成兩半，五臟六腑出腔外，血如泉湧。

少年儒生望了屍體一眼，持劍穿空飛起，去勢電疾，轉身杳失在暮色蒼茫中。

此後一連三日，太原府環周百里內，土豪劣紳，黑道江湖惡名久著人物無不身遭慘死，軒轅手威名震聲三晉。

× × ×

華山，亦名太華，世稱西嶽，巍峨奇特，怪異突兀，蒼嶺疊翠，高出雲表。

希夷峽在五峯絕壑之中，古松參天，風濤如萬馬奔騰，終年雲迷霧繞，秘險幽邃。

東峯廟距五雲峯僅三里之遙，座落于絕頂之上，絕壁千仞，羣峯羅列，盡收眼底。

廟中忽走出一藍袍中年道人，衣袂飄飛，負手眺望遠處，雲空忽飄送入耳嗡嗡哨音，面色一怔，仰面揚手一招，只見一隻黃鴿疾瀉而下，落在藍袍道人掌心中。

藍袍道人見鴿子足繫着信管，迅疾攜鴿掠在五峯後絕壑中。

峽中呈現一處洞府，鐫有「瓊雲洞天」四字。

藍袍道人疾趨而入，洞壁光可鑑人，岔徑複道如網，只見道人奔向艮宮方位，深入數十丈，豁然開朗，一間星形石室中盤坐一面如冠玉，目若寒星，頷下一綹銀鬚老叟。

老叟淡淡一笑道：「清虛，太原分壇有急訊到來麼？」

道人恭聲答道：「正是！」解下鴿足信管取出密訊遞與老叟。

老叟展開一看，不禁目中泛出怒光道：「果然葉勝說得不錯，看來老朽寃曲了葉勝了。」

道人面露詫容道：「太原分壇飛鴿急訊爲了何事？」

「前次靈壽分舵馮鐸所報燕京崛起武林神秘人物自稱軒轅手，燕京分壇三名弟子喪在軒轅手怪異武功之下，經查明軒轅手就是本門護法，突告銷聲匿跡之淳于亮。」老叟說着長嘆一聲道：「老叟素有知人之明，瞧出淳于亮心術陰險，反覆無常，但愛他才華，料不到他竟攫得軒轅秘笈，心生叛離，莫淵明形跡不愼，竟被淳于亮毒劍斷臂，雖逃出淳于亮手外，却有性命之危。」

又見一個灰髯老者携鴿奔入，雙手遞與銀鬚老叟。

這銀鬚老叟正是骷髏帮主，接過鴿訊看畢，不禁面色大變，道：「清虛，你立即下山，去太原探明淳于亮舉動，速報我知。」將鴿訊交與清虛道人，接道：「你仔細觀看，可明瞭其中大概。」說罷立起走向後洞。

× × ×

葉勝被囚在一間石屋中，被骷髏帮主點了穴道，武功已失，但仍可行動自如，每日不是抱頭一睡就是與隣室中人長談。

此隣室囚禁蒼鷹鐵筆鄒雷，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神劍秀士樊丹，金刀快手燕三泰等羣豪，他們與葉勝以手指毆擊石壁代替語言。

那日翠雲別府外與宮廷能手一場激烈拚搏，宮廷方面雖被驅退，但眞元耗損過鉅，均趺坐於地調息，而諸女爲不放心凌雲天隻身去谷外，聯袂搜覓谷外有無敵黨仍伺伏候機猝襲並暗中相護凌雲天以免意外。

那知骷髏帮主屬下高手却趁隙而入，目覩嚴凌霄等羣雄均在調息，氣運周天之際，以骷髏帮主傳授獨門手法七煞指力制住羣雄挾持而去。

骷髏帮主聞得嘯聲，心知門下得手，任凌雲天離去却不跟踪，認爲凌雲天必循門下去跡追踪，不怕凌雲天不自投羅網，在翠雲谷與凌雲天動手相搏，恐太極慧劍佟景賢，乾坤居士武顯揚等羣邪坐收漁翁之利，是以急急離去。

那知所擒人中居然有自己骷髏門下得力高手葉勝在內，不禁大怒，眼中逼吐殺機，遂將葉勝點了穴道，認爲鄧素雲與葉勝存心叛帮，逼問口供。

但凌雲天鄧素雲與葉勝三人皆是有計劃的行動，佈署周密，事前都有過愼重思考安排，所以葉勝堅決否認叛帮，而且對骷髏帮主忠心耿耿。

骷髏帮主焉能置信，喝道：「你爲何與凌雲天互通一氣，本門九大高手死傷過半，爲何不急訊稟報老朽。」

（未完・廿五）

十君子傳奇故事

魔賈再狡詐　逃不出羅網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下武林店的羣俠對萬恨生、商必利的行動，引起懷疑，但不清楚他們幹什麼，只好暗中監視，萬恨生暗中將毒藥交給商必利，叫他晚上放入水井內，商必利依計放毒，幸未做成重大死亡，只毒死了一個厨師。商必利以爲萬恨生依諾言來救他，豈料萬恨生已離店另住附近的客棧，已被伍仇監視，而毒案發生之前，蕭秋風雖然派出狄慕青等監視商必利，事後才知道他們串同放毒，衆人商量計策如何對付商必利、萬恨生，而商必利臨死掙扎，奸詐無比，趁衆人不覺，又佈下潛逃詭計，冀望逃生，衆人搜索不獲，懷疑他仍在店中，估計在床下，使羣俠無所適從，衆人重新佈置搜索……

狄慕青跺脚道：「我沒看床下！」

涵雲低沉的說道：「非但當時狄大俠你沒看床下，就是開始排搜之後，數經他所住的那間房子，也沒人進去過！」

伍仇恍然道：「對，誰也有個想法，只爲那間屋子是他逃走的地方，但却忘記，他仍然可以回去安穩的躲藏！」

狄慕青恨聲道：「就只說這種心機吧，也不能留他活命！」

伍仇道：「走，現在再去看看！」

話聲中，衆人俱皆站起。

那般住客，更是好奇，也站起了多一半來。

這時，蕭秋風安步踱出，道：「賢弟不必去了！」

衆人見盟主現身，立即肅穆歸座。

伍仇却道：「蕭兄，莫非道長料錯了此事？」

蕭秋風搖頭道：「不是，涵雲道長料事如神，半點不錯！」

伍仇道：「此賊可是藏在住處的床下嗎？」

蕭秋風頷首道：「正是！」

說着，蕭秋風輕拍兩掌，有人抬來了一張木床。

蕭秋風道：「將床翻轉來！」

床被翻轉放在了地上，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了床上。

蕭秋風道：「商必利功力還沒到家，附於床下，無法久停，所以必須弄巧，賢弟注意看，床頭床後板上的痕跡即知！」

果然！床板上，有新的凹痕，可供人來抓捏。

伍仇看清之後，恨聲道：「好個萬惡刁猾的匹夫！」

狄慕青適時說道：「盟主也在找這賊子？」

蕭秋風一笑，道：「此賊跑不了的！」話由蕭秋風口中說出，力量大了，可說無人不信。

狄慕青聞言大喜，道：「盟主已知他藏在店中何處了？」

蕭秋風道：「不！他現在早就逃出此店去了！」

衆人聞言，無不駭愕而失望。

涵雲道：「這不太可能？」

蕭秋風道：「設若賢弟們在發現此賊失踪後，並不心急的話，他是絕對無法逃出店中的，但賢弟們太心急了些……」

伍仇道：「他是怎樣逃出店中的？」

蕭秋風道：「賢弟不該請本店住客也參與排搜，這樣，此賊十分容易的在易容之後，加入了排搜行列！」

伍仇臉一紅，道：「蕭兄說的是！」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商必利既已逃離本店，只怕不是一時三刻可以找得到的了！看來咱們又得重新佈置一番才行！」

蕭秋風搖頭道：「來不及了！賢弟，咱們還是歇歇吧！」說着，笑了一笑，向金成道：「金兄，你且派人在店外相候，商必利回來之時，立即帶到兄弟的房中，兄弟還有幾句話要問他……」

蕭秋風這麼一說，可把這夥人都說楞了！難道商必利會鬼迷了心竅，自己跑回來送死嗎？

不可能！狄慕青想問，但蕭秋風已拉着伍仇回房去了。

涵雲道長搖頭一嘆道：「狄施主，盟主的話，大概錯不了多少……」

狄慕青點頭道：「道長說的是，盟主不會說沒有把握的話的！但是兄弟却怎麼也想不透，那商必利怎麼回來？」

夏宏聲道：「狄大哥不必爲此煩心，反正過了今天，如若那商必利仍未見踪影，咱們就離開此店，四出尋找，兄弟不信他能飛上天去！」

狄慕青道：「夏兄弟，那姓商的既能易容兔脫，只怕此後江湖之上，也永遠找不到這個『羊城魔賈』商必利了！」

夏宏聲脫口道：「爲什麼？他至少會再去泰山取那珍寶！」

涵雲道長笑道：「夏施主，他縱然去了泰山，只怕你認他不出的了！」

夏宏聲怔怔地道：「那……莫非就沒有辦法了？」

涵雲道長笑道：「辦法也不是沒有，只是很難奏效而已！」

夏宏聲道：「什麼辦法？何不說出來聽聽？」

涵雲道：「請聞大俠和金大俠發動『天下武林店』的各處分店朋友協同注意，然後，咱們三人再以鍥而不捨的苦志，踏遍天涯海角，追尋此賊！」

狄慕青聽得搖頭道：「道長，商必利未曾改名易容以前，狄某還找他找了幾近三年，如今他這一改名易容，有意隱匿，只怕這等做法，不啻海底撈針，永遠也找不到的了！」

涵雲長長一嘆道：「狄施主說的是，貧道這也只是死馬當作活馬醫的想法！商必利既已逃去，只怕……唉！除了眞如蕭盟主所料，他會回到此處以外，眞是不易找得到他的了！」

適時，聞文微微一笑道：「道長的計謀，未始不可一試！假如那商必利眞不回來，則也只好照那不見得奏效的辦法去做了！」

狄慕青低聲說道：「爲了屬下之事，驚動了本店所有的朋友，屬下於心何安？聞兄千萬不可傳出此令，令小弟更增罪孽了！」

這「更增罪孽」四字，聽得「神通雙俠」同是一震！

不錯，那商必利的一身武功，並不含糊。

因此，一旦發動各處支店人物打探此人，只怕將來傷亡在「羊城魔賈」商必利手中之人，一定不少。

狄慕青究竟不失忠厚之心、丈夫氣概，對於這等損人而不見得利己的事，自是不肯担當的了。

金成雙目一瞇，笑道：「狄兄心意，金某明白！狄兄但放寬心，縱然盟主所料有了差錯，兄弟相信今後形勢發展，也不會如同狄兄所料那麼兇險……」

聞文也笑道：「不錯，金兄說的是！狄老弟毋須担心本店人手的傷亡！須知本店眼下宗旨所示，類似這等惡人，咱們還是放不過他！」

狄慕青激動的向「神通雙俠」長揖道：「屬下先行謝過兩位總管……」

聞文笑道：「狄兄不必客氣了！」

話音一頓，向石氏兄弟一笑道：「賢昆仲請通知厨下，今日晚飯提前開上來吧！設若盟主料的不差，初更時分，應是可見分曉！」

石仲和應聲道：「屬下這就去……」

語音未已，人已走向厨下。

金成微微一笑道：「聞兄，你可是打算初更過後，要到石頭城外搜查？」

聞文道：「如是盟主料錯，咱們是恐怕不免要先在這金陵附近一帶，澈底的搜上一搜，查上一查了！」

說話之間，厨下已送上了酒飯。

狄慕青抱拳向廳內的住店英豪一揖道：「爲了狄某之事，勞動各位，實是不安，諸位盛情，狄某容圖後報，今日且先借本店水酒，敬上各位一杯，聊表兄弟感激之忱！」

說着，舉杯連乾三觥。

羣俠自也紛紛舉杯回敬，一時廳內的氣氛，倒是相當的熱鬧！

就在衆人酒足飯飽，準備等過了初更，就要出發去至城外搜查商必利的這一段等候的個把時辰，「天下武林店」例外的加上了一道精緻的茶點待客。

是以，所有的人，除了蕭秋風和伍仇，以及另有專司的人外，差不多全都集中在大廳之內。

這些人中，最沉不住氣的，是「雷霆手」石仲飛。

他不止跑向酒店的大門口去了七趟。

說眞的，大夥兒可就覺得他簡直是在大廳與大門之間，來來回回的跑來跑去，奔行未停一般！

大概是在石仲飛跑到第十二趟的時候，他忽然像發了瘋一般的大聲吼叫着向大廳之內奔來。

不必猜，準是有什麼大事發生了。

石仲和快步迎將出去，大喝道：「二弟，不得在此無禮！驚動了盟主，那還了得？」

石仲飛本是一路吼了進來，聞言笑道：「大哥，那……那……商必利果然回來了！」

石仲和楞得一楞道：「眞的？」

石仲飛說道：「他……他快到大門口了！」

說着，又轉身向外面跑去。

此時，狄慕青已走了過來，道：「石大兄，令弟……」

石仲和笑道：「狄兄，果如盟主所料，那商必利回來了！」

狄慕青呆了一呆道：「這個兇徒當眞會回來麼？」

石仲和道：「舍弟業已見到他向本店走來……」

說話之間，那石仲飛已陪着兩人自外面走了進來。

當頭的一位，不是那「羊城魔賈」商必利是誰？

狄慕青長長地在心底嘆了一口氣，他暗暗禱唸，這眞是亡弟的英靈不昧，才會令這個無惡不作的兇人，終於自己投向了羅網之中！

不過，當他看清了第二個人時，卻不禁大大一楞！

那不是廚下新來的那位專給盟主準備菜餚的大師傅麼？他怎麼會跟在商必利的身後，而且還像是趕豬的一般，將商必利推推拉拉的趕着？

難道，這商必利是這廚師抓回來的？

狄慕青不敢相信。

適時，聞文、金成已大步走來，抱拳向廚師笑道：「斯老辛苦了！」

斯老？以聞文、金成兩人的身份，居然要對這位廚下的伙計稱呼一聲「斯老」，此人地位，可想而知。毋怪在場之人，全都在發楞了。

斯藥民這會兒可一巴掌把商必利推得

向前一衝，口中大聲道：「兩位總監不必客氣，老朽當不得這般稱謂！」話音一頓，遂又指着商必利說道：「這個姓商的交給兩位了，老朽還得去爲盟主準備一點菜餚！」

說罷，快步向後堂行去。至此，廳內的羣豪都已明白，這商必利是被這位大師傅抓了回來。

而且，這一位大師傅乃是一位遁世高手。

是以當斯藥民穿過大廳之時，所有的人都立起抱拳，以示恭敬之意。

斯藥民向衆人點頭，疾步而去。

這時，聞文、金成已押着商必利走進大廳。

「小季布」夏宏聲雙目冒火，厲喝一聲道：「姓商的，有本領你就再逃一次試試……」

揚手一個耳光，直打得商必利半邊臉腫起老高。

商必利沒有吭氣。

連疼好像都不知道，只呆呆的望着夏宏聲。

聞文一旁笑道：「夏老弟，此人神智不清，你暫時莫要跟他計較了！」

金成却道：「夏兄弟，本店規矩何在，老弟莫要在本店傷人！」

夏宏聲臉上微現赧意，忙道：「是！是！兄弟冒失了！」

聞文向狄慕青看了一眼道：「狄兄，盟主交代，要先與這姓商的一談，狄兄報仇之事，只怕要等盟主問完話之後了！」

金成接口說道：「狄兄，請恕兄弟有言在先，本店的規矩，狄兄可千萬破壞不得！」

狄慕青兩眼淚光閃閃地抱拳道：「屬下省得……屬下報仇之時，決不會在本店之中！」

金成笑道：「委曲狄兄之處，尚盼見宥才是！」

狄慕青沉聲道：「金兄如此厚待兄弟，兄弟怎會怪及金兄！」

聞文接口道：「狄兄請在大廳稍候，兄弟這就去見盟主！」

說着，「神通雙俠」押着商必利就往盟主住處走去。

蕭秋風的住處，是「天下武林店」昔年專爲老主人所備下的特級客房，是在後園中的一座獨立花樓。

當聞、金兩人押着商必利抵達樓下，已然可以清晰的聽自樓上的窗中，傳出那棋子落枰的叮咚之聲。

金成笑道：「想不到盟主此刻還有這等閒情下棋！」

聞文笑道：「盟主算無遺策，商必利早在盟主掌握之中，他又何必那等焦慮？長夜手談，豈不正是最佳消遣麼？」

金成笑道：「不錯！盟主心胸，實非常人可及！」

兩人說話聲音雖低，但又怎能瞞得過樓上二人。

伍仇哈哈一笑道：「樓下可是聞兄？金兄？」

蕭秋風也在一笑之後，大聲道：「聞、金二兄可是已將商必利抓回來了？」

那聞文呵呵一笑道：「蕭大弟，伍二弟，那商必利果然抓回來了！」

話音一落，只聽得伍仇叫道：「誰將他抓回來的？」

聞文答道：「厨下老師傅斯老抓回此賊！」

樓上有半晌沉默，忽然，伍仇大笑道：「大哥，你贏了……」

聞文、金成聽得一楞！

他們兩人仍在下棋麼？

不然，伍二俠怎麼大叫盟主贏了呢？

就在兩人思索之間，蕭秋風已在大笑道：「賢弟，我看，你這個東道是愚兄贏了！」

伍仇道：「大哥果然神機妙算，而斯老更是叫人敬佩！商必利說能逃出本店，而逃不出他的手掌，眞是怪……」

他怪字甫告出口，蕭秋風已大笑道：「賢弟，你可知道斯老除了『惡人屠』，『死要命』兩個綽號之外，他還有一個不爲人知的名號麼？」

伍仇道：「小弟沒有聽說過！」

蕭秋風道：「斯老天賦異禀，對於追踪之術，別有奇才，是以昔年黑道中人，都曾暗中叫他『陰魂不散』！」

伍仇大笑道：「大哥，小弟早知斯老就是『陰魂不散』，這一場賭小弟就不答應的了！」

蕭秋風說道：「賢弟可是覺得悔已莫及？」

伍仇道：「東道已輸，再談悔之莫及，豈是智者所取？大哥，小弟只是覺得太便宜了那位『萬恨生』而已！」

蕭秋風道：「賢弟，此事容圖後論，倒是快請聞金二兄上樓吧！」

伍仇大笑道：「不錯！咱們可眞是失禮了！」話音一頓，人已在窗口現身，大聲道：「盟主請聞、金二兄押那商必利上樓！」

聞文、金成這時已知所謂輸贏，乃是這兩位小兄弟在爲了商必利打賭，而且，還牽涉到「萬恨生」。

他們不知其中究竟，自是也不必多費心思去想了。

當下，聞文立卽應了一聲道：「兄弟遵命！」

頓時，一左一右，押着商必利上得樓去。

進了那間精緻的小客堂，蕭秋風起身相迎，並且，肅請聞、金二俠就座。

聞文、金成告謝落座已定，蕭秋風目光在那「羊城魔賈」商必利身上一轉，哈哈一笑道：「賢弟，這姓商的神智有些不清呢？」

伍仇一躍而起，走到商必利身前，仔細的看了一番，笑道：「大哥，他是被斯老用拂穴手法所制。」

蕭秋風笑道：「賢弟，這套拂穴手法，想必不會難倒賢弟的了！請賢弟代勞解開他那被被制的穴道吧！」

伍仇笑道：「大哥，這是先父的手法，小弟自是懂得！」

話聲未已，已彈指向商必利的後頸點去！

「羊城魔賈」商必利團團的臉上，現過一絲痛苦的愁容，忽然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一屁股坐在地上。

伍仇適時笑道：「姓商的，好好調息一下，莫讓那血氣倒行，毀了你的一身武功！」

說完話，伍仇已回到了座位之中。

蕭秋風微微一笑道：「看來這姓商的穴道已然被制了兩個時辰了！」

伍仇笑道：「大哥眼力過人，此人果是已被制有兩個時辰，如若再過兩個時辰不解，只怕他一身武功已將廢去了。」

蕭秋風笑道：「料不到斯老哥的心狠手辣作風，數十年來，依然未變，兇惡之徒，被他碰上，免不了仍然要大吃苦頭！」話音一頓，向聞文、金成道：「狄總管呢？」

聞文道：「現在大廳等待……」

蕭秋風道：「本店規例不可破壞，狄總管殺弟之仇又不可不報，此事聞兄必須想上一個兩全之計方好！」

聞文笑道：「大兄弟，我已經想好了一個辦法。」

伍仇脫口笑道：「聞兄想的是什麼兩全之計？」

聞文笑道：「兄弟打算將商必利押出本店大門，然後就交由那狄兄和夏兄弟、涵雲道長等人自行處理！」

伍仇道：「行！但是，這姓商的如果賴在房中不走哩？」

聞文道：「這……」

顯然，他未曾預料及此。

蕭秋風笑道：「聞兄，這倒是不可不防！」

聞文道：「聞某倒不大相信姓商的賴得了……」

敢情他忽然想起斯藥民送了飯菜去的那一回事，是故他略一沉吟，陡地大笑道：「老弟台，商必利如果不怕餓死，他當然可以賴在本店不走的了。」

伍仇聞言笑道：「哈！這倒是一個絕招！」

蕭秋風道：「話雖如此，在下却覺得有些過份。」

伍仇搖頭道：「大哥，仁慈之心，也要看對什麼人，像商必利這種人，小弟以爲大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聞文道：「伍兄弟說的對，對付這等人縱然手段再毒辣一些，也不會算得有傷天和，蕭老弟也不必難過！」

蕭秋風笑道：「兄弟並非覺得有傷天和，也不是覺得對付商必利這等人應該仁慈，而是覺得這『天下武林店』不可如此對待來店投宿的武林人物……」

金成忽然笑道：「蕭兄弟，這一點你不必担心，武林朋友必然不會見怪到本店的！」

蕭秋風笑道：「老兄可是認爲商必利在井水之中下毒，就可以堵住武林人物的口，不會有人指責本店過份麼？」

金成道：「蕭兄弟可是認定商必利如此惡毒，依然堵不住天下武林人物的悠悠之口？」

蕭秋風笑道：「很可能。」

金成意似不信道：「這怎麼會？」

蕭秋風說道：「老兄，就一般人言，應是不會有人說話的了！但是……若是碰到那些別有居心之人，這豈不正好就是口實麼？」

金成說道：「那……大弟，依你之見呢？」

蕭秋風道：「所以兄弟才說要慎重行事……」

伍仇忽然在旁微笑道：「大哥，小弟倒是想出了一個辦法來。」

蕭秋風道：「甚麼辦法？」

伍仇道：「這『天下武林店』的金陵總店就以井水有毒爲詞，停止供應伙食半個月，每日仍依前日之例，住店之人各發給菜飯紋銀，出店買食。」

蕭秋風道：「賢弟可是說讓那商必利走出店買取食物麼？」

伍仇道：「小弟正是如此想！」

蕭秋風道：「他如若找店中夥計代買呢？」

可不？這總不能不讓他夥計代買吧！

但伍仇却笑着道：「店中不會有夥計了！」

蕭秋風道：「爲什麼？你……」

伍仇道：「既是井水有毒，不能再用，那自然是要日夜趕工，另外開上一口新井了，大哥對不對。」

蕭秋風道：「對！賢弟想的倒是很週到。」

伍仇道：「這就是了！那商必利如是想叫夥計代買，就說夥計正全部在後園參與挖井，抽不出空來！」

蕭秋風大笑道：「好辦法，但賢弟仍忘了一件事。」

伍仇道：「什麼事？」

蕭秋風道：「他不可以托別的住店之人去代買麼？」

聞文忽然笑道：「大兄弟，本店的住店朋友，是不會有人代他買的！」

蕭秋風道：「那可不一定。」

金成笑說道：「兄弟可以先行招呼一聲！」

蕭秋風道：「不是兄弟洩各位的氣，只怕這樣也不行！」

伍仇道：「大哥這麼說，想必早有成竹在胸的了！」伍仇不愧才思敏捷，一語說中了蕭秋風心意。

蕭秋風道：「賢弟，愚兄想也想過了，只是依然覺得不算萬全！」

伍仇道：「大哥何不說出來？」

蕭秋風道：「愚兄以爲一客不煩二主，這事若由斯老哥出面，大概那商必利是不會不自動出店去了！」

伍仇拍手大笑道：「大哥，你這才是想絕了！妙！妙！」

其實，此刻他們這一番話說來說去，只有一個目的。

要「羊城魔賈」商必利聽明白。

因爲，商必利既是被那「惡人屠」弄了回來，他必然是會打定了賴在店中不走的主意了。

因爲這是唯一的一條生路。

以商必利的爲人，他必然是要走這條路。

這也是蕭秋風等人最爲担心的事。

如何在心理上先迫得商必利不敢作此之圖，這就是他們不惜故作姿態的說了半天辦法的道理了。

商必利果然是句句都聽了進去。

憑良心說，他們所想的每一個辦法，

都足以令他心驚胆跳，失魂落魄不已。

蕭秋風縱然不提出要「惡人屠」出手來對付於他，他也沒有胆子敢賴在這個房中的仇人眼前了。

此刻，商必利早巳調息完畢。但他却不肯睜眼。他想多拖一點時間，好打點自己何去何從。

商必利的算盤打得雖然很如意，孰料蕭秋風就好像是看得穿別人心肺的大羅神仙般，陡地大喝道：「商必利，你該睜眼了。」

商必利怔得一怔，駭然的睜開了眼。

伍仇忽地笑道：「姓商的，你怎麼回來了？」

商必利不答。他在這一瞬間，突然想出了這個拒絕說話的對策。

蕭秋風的眉頭一皺，說道：「商必利，你跟隨二弟甚久，也應該知道小爺的手段！」

商必利混身似是一震。

但他依然不說話，伍仇怒容滿面的一躍而起。

忽地，蕭秋風一伸手，笑道：「賢弟，莫要跟這等人生氣，犯不着得很！」

伍仇忿忿地道：「大哥，這等人實在容他不得！」

蕭秋風道：「賢弟，休說此店之中不可動武待人，就是那狄老哥也不會願意賢弟傷了這姓商的一毛一髮！」

伍仇蹬了蹬脚道：「哼！眞是便宜了此賊！」

聞文這時道：「蕭大弟，如是你巳不再問這姓商的什麼，請由愚兄押交那斯老手中如何？」

蕭秋風笑道：「也好……兄弟知道可能是什麼話也問不出來的了。」

聞文笑了一笑，剛剛站了起來，那商必利陡然雙目暴睜，大聲道：「且慢！」

他終於開口了。

伍仇忽地大笑道：「怎麼？姓商的不是啞巴麼？」

商必利冷冷笑道：「你不必耀武揚威，商某對你不在乎……」

伍仇聞言反倒不怒而笑道：「姓商的，小爺大概也不必你在乎我……」

蕭秋風忽然冷冷笑道：「商必利，你的所作行爲，實巳天人共憤，你今日被斯老擒了回來可是還有些不服麼？」

商必利嘿嘿道：「那姓斯的用了詭計暗算商某，算不得什麼好漢！」

伍仇冷笑道：「你躲在床下面算是好漢？」

蕭秋風此刻可是神色十分嚴肅的說道：「商必利，你可知道那斯老到底是什麼人？」

商必利道：「無恥鼠輩而巳。」

他好像豁出去了，在口頭上不肯饒人了。

蕭秋風大笑道：「商必利，你大可不必嘴硬！『惡人屠』的大名你應該曾經聽說過，你再狠大概也狠不過他！」

商必利在聽到「惡人屠」三個字以後，簡直是從脚心凉到了底。

半晌，他沒有說話。

蕭秋風哈哈一笑道：「商必利，在下今晚只打算告訴你一句話，你不必妄想賴在店中不走，昔年你旣能殺了那麼多人，你也算得是一條漢子，因此，在下認爲，你大可憑你的一身武功，與狄慕靑、夏宏聲等一搏！如果你强過他們，你也許尙有一絲生機！」

商必利目光閃了一閃，顯然有些心動了。

蕭秋風話音頓了一頓，又道：「但在下要告訴你，你與狄大俠等相搏，幸而獲勝，我希望你發誓今後不要再做惡事，否則，只怕武林中人就容你不得了。」

商必利看了蕭秋風一眼道：「商某明白了。」

蕭秋風道：「你明白就好！」話音一頓，向聞文道：「請聞兄爲商必利安排食宿，明日一早，送他出店！」

聞文應了一聲「是」，和金成兩人押着商必利下樓而去。

伍仇在他們三人離去後，忽然笑道：「大哥，你這等安排眞是令人欽佩！」

蕭秋風笑道：「賢弟，這是唯一能够堵塞某些人閒言的辦法。」

伍仇明白這「某些人」指的是誰。他會意的一笑道：「大哥，你眞是做得仁至義盡了！」

蕭秋風道：「賢弟，愚兄這樣做是不得不爾……」

伍仇微微一笑道：「大哥，你可知道狄兄準備要如何報仇麼？」

蕭秋風笑道：「愚兄猜猜如何？」

伍仇道：「大哥不必猜，小弟知道你一定猜得出來！」

蕭秋風笑道：「賢弟，如果愚兄猜的不錯，那狄慕靑兄台，一定是要生擒商必利，前往泰山活祭他的兄弟了！」

伍仇道：「我說大哥一猜就中嘛！」話音一頓，笑道：「大哥，狄兄除了在泰山要以商某活祭乃兄弟以外，他還要把那『東城藏寶』取出來的！」

蕭秋風道：「幹嗎？那藏寶爲數極多，取出來只怕不大……不大……」

他一連說了兩個「不大」，却沒把下文說了出來。

伍仇笑道：「大哥，你是不放心寶藏出庫會惹人眼紅麼？」

蕭秋風道：「愚兄正是如此担心！」

伍仇笑道：「大哥，這是狄兄的一片心意，他要把這『東城藏寶』全部取出，送給『天下武林店』，替天下武林朋友做上一些善擧義行！」

蕭秋風沉吟道：「這……狄兄這番心意太好！只是太冒險了……」

伍仇笑着說道：「大哥，這事情倒不必操心，該操心的應是那『萬恨生』是否巳經……」

突然，蕭秋風目光一凜，喝道：「什麼人？」

蕭秋風功力深厚，突發現窗外有人偷聽，目光一寒，大喝道：「什麼人？」

伍仇也適時揚眉道：「進來吧！盟主在此，你們還想瞞得過人麼？」

窗外，一聲哈哈，立即飛進來兩人！

落地現身，赫然是「刀魔」歐陽彤，「人魔」那五岳！

蕭秋風先是怔得一怔，但一瞬間，他又笑了。

「原來是兩位魔兄，區區失迎了！」

歐陽彤、那五岳兩人互看了一眼，向蕭秋風一揖道：「見過蕭盟主……」

蕭秋風笑道：「罷了！區區不敢當，請坐！」

「刀魔」、「人魔」道了一聲謝，又向伍仇見禮。

伍仇道：「有勞兩位兄台了！」

「刀魔」笑道：「不敢！大哥吩咐之事，老朽兄弟自是理應奔走！」

伍仇笑道：「看歐陽老哥滿面春風，一定是辦得十分順手了！」

歐陽彤道：「說不上順手，只算幸不辱命而巳！」

伍仇笑道：「哦……那眞是有勞兩位了……」

「人魔」那五岳道：「魔主……大哥，那批人雖巳悉數消滅，但却走了爲首之人！」

伍仇笑道：「兄弟巳經知道了！」

那五岳一怔道：「大哥可是另外還派了人……」

伍仇笑道：「沒有！兄弟自是信得過兩位！」

那五岳道：「那……大哥怎地巳知爲首之人業巳逃走？」

伍仇笑道：「兄弟業巳見過了他！」

歐陽彤目光一亮，大笑道：「大哥，你必然巳親自動手解決了他了？」

伍仇笑道：「沒有！沒有！」

他這等回答，可大大的出了兩位魔頭意外。

呆呆地，歐陽彤和那五岳半晌未曾答話。

蕭秋風適時笑道：「兩位何不請先坐下再談？」

歐陽彤、那五岳這才告謝，坐下。

伍仇笑道：「大哥，你怎麼絲毫不曾爲歐陽老哥等現身之事驚奇呢？」

敢情伍仇自己沉不住氣，先張口問人了。

蕭秋風大笑道：「賢弟，愚兄爲何要問？」

伍仇道：「大哥，小弟曾告訴大哥，魔旅巳告解散，而『刀、人』二魔忽然出現，大哥竟然不驚，實令兄弟不解！」

蕭秋風笑道：「賢弟，解散魔旅，不見得就是永遠不跟他們交往啊！歐陽二弟出現，愚兄不曾見怪的道理就在這兒！」

伍仇笑道：「大哥待人如此赤誠，眞是令人感動得很！」

蕭秋風大笑道：「賢弟，到今天你怎麼還說這種客套話呢？」

伍仇道：「小弟原以爲大哥會厲聲相責於我，但却想不到大哥竟然是如此信任小弟，是的小弟覺得十分慚愧！」

蕭秋風道：「賢弟，其實愚兄對你那『萬魔之旅』就根本未曾歧視過，你要愚兄責怪你，那豈非不大可能？」話音一頓，又道：「賢弟，可是請他們跟踪了，那艾……」

伍仇突然插口打斷了蕭秋風的話聲道：「大哥，他們雖然除去了艾三弟的手下之人，但却並未能傷及艾三弟分毫，大哥不會見怪吧！」

蕭秋風笑道：「愚兄怎會？說不得，愚兄還得謝謝歐陽兄和那兄！」

「刀魔」歐陽彤哈哈笑道：「盟主過獎，老朽愧不敢當……」

「人魔」却笑道：「那姓艾的跟魔主大哥見過面了？」

伍仇點了一點頭道：「見過了！」

他忽然目光一肅道：「那老哥，以後你別喊我魔主了！『萬魔之旅』旣巳解散，這『魔主』兩字，自應隨之消失……」

那五岳說道：「是，是！老朽改口就是！」

伍仇道：「那老哥，以後你們別叫我大哥了！」

那五岳一楞道：「大哥你……可是要趕走我們了？」

伍仇笑道：「不是！我只是要你們改口稱呼我一聲兄弟！」

歐陽彤皺眉道：「那怎麼可以？你本來是咱們的龍頭老大啊！」

伍仇道：「此後我們的大哥乃是盟主蕭大哥，你們應該稱呼盟主爲大哥，因此，我才要你們改口！」

歐陽彤、那五岳這才明白了。

同時一笑道：「是了！老岳等遵命就是！」

蕭秋風笑了一笑道：「兩位老哥不可如此客氣，區區但望兩位，也叫兄弟一聲老弟足矣！」

歐陽彤、那五岳自然不肯，當下由歐陽彤說道：「盟主大哥如是這麼說，那就是瞧不起老朽等人了！」

蕭秋風苦笑道：「兩位執意如此，兄弟只好愧受……」

那五岳、歐陽彤忽然雙雙立起，長長一揖道：「見過盟主大哥！」

蕭秋風還了一禮道：「多謝兩位老哥了！」

伍仇適時笑道：「王老哥的事，辨得如何？兩位可見到了他們？」

那五岳搖頭道：「老朽來此之前，一直未曾見到王兄！」

歐陽彤道：「兄弟，老朽怕那王兄難以得到結果！」

伍仇道：「王老哥交遊滿天下，如果連他也查不出來，只怕別人更是查不出來的了！」

那五岳道：「伍兄弟說的是，除了王兄外，果眞甚難找到有人如他一般的交遊廣闊，識遍三山五岳人物……」

蕭秋風忽然道：「賢弟，那王毒丐是奉你所差找人去了？」

伍仇笑道：「是小弟差他去探一個人的下落！」

蕭秋風道：「誰？」

伍仇道：「大哥想知道麼？」

蕭秋風道：「賢弟如果不便，那就不必說出了！」

伍仇笑道：「小弟對大哥決無不便說出的事！只是，小弟說了出來，恐怕大哥要怪小弟多事了……」

蕭秋風聽得心中一動，笑道：「賢弟，你……」

突然間，蕭秋風肅容立起道：「賢弟，你不會是派那王老哥去找卜老吧？」

伍仇目光一黯道：「大哥……」

他口中說出了這兩個字，就沒有了下

文。

是了。這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伍仇正是要王小五到處找那「十君子」中唯一碩果尚存的「九魂魔鈴」卜窺宇卜老丈下落。

蕭秋風半天沒說話。

他只是站着瞧着伍仇。

伍仇也沒有說話，他似乎有一絲的愧意。

蕭秋風忽然坐了下去，長長一嘆道：「賢弟，你怎麼知道這些事了？誰告訴了你？」

伍仇低聲說道：「這……這是家母告知！」

蕭秋風皺眉問道：「伯母怎會知道的呢？」

伍仇道：「這大概是『璇璣客神手仙翁』陳飛老人查出來的！」

蕭秋風道：「賢弟，伯母可是要賢弟一定要找到卜老丈麼？」

伍仇幽幽地點了點頭。

蕭秋風道：「賢弟莫非未把愚兄之意稟告伯母麼？」

伍仇道：「大哥，家母知道大哥的心意，但家母曾告誡小弟，卜窺宇乃是我等殺父大仇，他縱然是身化白骨，也得找到他的那幾根白骨來奠祭死亡的先人！」

蕭秋風的劍眉一時重得幾乎抬不起來了。

顯然伍伯母這份決心，可令他大大為難不已！他一手支額，低聲道：「賢弟，這等看來是十分難為的了！」

伍仇說道：「大哥……小弟是母命難違……」

蕭秋風道：「賢弟，這事休說是賢弟母命難違，連愚兄眼下也感到處境困難，怕是勸也勸不動伯母了！」

伍仇搖頭道：「大哥，這事只怕無人可以改變家母了！」

蕭秋風突然長嘆道：「如此看來，過四妹也要空勞往返了！」

伍仇聞言一怔道：「大哥，你……是曉梅姑娘去了家母之處麼？」

蕭秋風道：「不止過四妹呢！」

伍仇道：「還有誰去了？」

蕭秋風道：「抓五爺、木頭僧、過萬乘和重遠兄！」

伍仇道：「他們都去了麼？」

蕭秋風道：「愚兄若非因事在蘇州留下，而後轉來金陵，否則，愚兄此時也在那『羅浮宮』中叩見伯母了！」

敢情那次自雷家堡出來的馬車和三騎駿馬，正是蕭秋風、過曉梅、過萬乘、木頭僧、伍重遠等一行！而那駕車的老人，正是抓五爺。

伍仇皺了皺眉道：「大哥，恐怕他們是徒勞往返了！」

蕭秋風道：「賢弟，這事既是伯母決心已下，愚兄自然也不便多講，但願卜老丈能夠不被王小五尋到就好！」

伍仇道：「事到如今，小弟也只好這麼想了！」話音一頓，轉頭向刀、人雙魔道：「兩位老哥辛苦了，就在隔壁房中歇歇吧！」

刀、人二魔起身應是，向兩人告辭，雙雙退到隔壁。

蕭秋風沉吟良久，說道：「賢弟，卜老丈的事，暫且放下不談，那艾天齊的事，愚兄尚盼賢弟遵守諾言，莫要再讓愚兄為難！」

伍仇笑道：「大哥，打賭是你贏，小弟怎敢反悔？」

蕭秋風笑道：「愚兄此心，只要賢弟懂得就好了！」

伍仇笑着說道：「大哥，前天小弟巳聽大哥說過，既知此人乃是昔日代替大哥之人，小弟縱然再恨他，也不能對他如何了！」

蕭秋風笑道：「愚兄先行謝謝賢弟……」頓了一頓，他忽然低聲道：「賢弟，咱們也調息一下吧，明日一早還得分頭去行事呢！」

伍仇會心的點頭道：「小弟遵命！」

蕭秋風抖手彈滅了室內燈火，身形一閃，竟巳穿窗而出。

伍仇沒有跟去，但却低聲道：「大哥，你可得小心些……」

話聲才傳出，蕭秋風巳然走得沒了影子。

× × ×

天色甫明，金陵「天下武林店」的大門呀然而啓。

「神通雙俠」陪着一位面圓圓，富泰泰，但却眉目之間有重憂的胖子，走出了這扇金漆大門。

那胖子剛剛跨出大門一步，聞文立即抱拳道：「商兄好走，恕聞某不送了！」

胖子抱拳道：「不敢！打擾之處，尚祈海涵……」

話音未巳，人巳騰身而去。

他走得果眞很快。

因為他要爭取這早走片刻的時機，好避開狄慕青追來。

原來昨晚在店中巳得聞文、金成保證，他商必利離開「天下武林店」的半個時刻之內，狄慕青不會離店追趕。

是故商必利跨出大門，連多說半句話都不肯。

可是，就算商必利再聰明，這幾天他也驚昏了頭。

敢情那聞文的話中有話。

狄慕青不在半刻時辰追他，那夏宏聲和涵雲道長呢？他們兩個人，聞文、金成連提都沒有提。

在商必利而言，這是他唯一逃生的機會，大喜之下，就把聞文的話當作包含了夏宏聲、涵雲在內！其實，是不是如此，只有老天知道。

商必利一口氣奔向城外！而且他是奔向江邊。

在商必利而言，迅快的弄一隻船過了江，或是乾脆躲在舟中不出，饒令你狄慕青，那也是追不到自己的了。

然而，他做夢也想不到，居然自己的舉動，巳然落在他人的算計之中。

商必利剛剛抵達下關江邊，狄慕青竟然早在岸邊相候。

這一下子可把這奸險兇毒的「羊城魔賈」弄楞了。

他計算從「天下武林店」趕至此處，總共花了半個多時辰，那狄慕青如是遲了半刻趕來，他又怎會先到？

就在商必利念頭尚未轉過來的刹那，狄慕青巳冷冷喝道：「姓商的，你別打算再跑了！」

商必利嘿嘿地連笑兩聲道：「想不到『天下武林店』也是不講信義的人！商某一生不肯相信別人，今兒頭一遭信了別人，想不到就上了一個大當……」

他一面說，一面眼珠子亂轉，他是在打量四週，是不是有什麼機會，可以幫他脫身遁走。

狄慕青冷哼一聲，道：「姓商的，你說話可得當心，聞總監可不是好惹的！他幾時騙過別人？你倒是講明白最好……」

商必利目光仍在四週轉動，冷笑道：「那聞文明明告訴商某，你要在商某走之後半刻時辰方可離府，你此刻先我而來，豈不是證實了聞文說的乃是假話了麼？」

狄慕青冷哼道：「商必利，你只好怨你自己昏了頭，狄某出發，正是在你走了以後半刻時辰，至於先你而到麼……」他忽然嘿嘿一笑，又接着說道：「只因狄某比你姓商的在金陵地帶住得久，路徑比你姓商的要熟得悉多，抄了近路，自是先到的了！」

商必利厲聲道：「你怎知道商某必會來到江邊？你們設好圈套……」

他話未說完，狄慕青巳經怒聲斥道：「商必利，你少在此處信口雌黃了！狄某告訴你，狄某雖然應允那聞總監，遲你半刻趕來，但是狄某却並未答應聞總監不可另派別人盯梢於你，你這隻老狗一出大門，所去何處，可說一步都未脫出狄某的眼睛！」

商必利楞了一楞道：「你們……這正是騙了人……」他話聲未巳，忽然指着狄慕青身後道：「姓狄的，你們如不騙人，你身後那幾位是誰？」

狄慕青怔道：「狄某身後有人麼？」狄慕青不自主的隨着話聲，轉頭向身後望去。

可是，身後那裏有人？狄慕青心中一動，掉頭道：「商必利，你……」眼前，商必利連影子都沒有了。

敢情他是趁着狄慕青回頭的一刹那，閃身逃躲到那碼頭的房舍之中去了。

狄慕青冷冷一笑，自語道：「今天要是再讓你逃出掌心，狄某也是白活了！」

他一面自語，却一面背起手，在江邊漫步。

狄慕青這等尋仇，未免令人不解。殺弟的大仇溜了，他為什麼不追？莫非他不再打算替他弟弟報仇了麼？不是！

就在狄慕青在江邊徘徊，不足盞茶時分，那位忽然逃去的「羊城魔賈」商必利，竟然再度跑了回來。

怪事！眞正是怪事！

商必利眞好像是被鬼迷住了。明明他巳經跑得不見了，却又怎地跑了回來了呢？

而且，他身後還跟了三個人？

狄慕青緩步迎向商必利，冷笑道：「商必利，你怎地不逃？」

商必利目中兇光暴閃，冷哼道：「姓狄的，你是要跟商某一決死戰麼？」

這傢伙果然厲害！

他在走投無路之下，居然打算用一拚來僥倖取勝保命！

狄慕青大笑道：「商必利，你大概巳經到了窮途末路了……」

這時，那跟在商必利身後的三人，巳走了過來。

領先的人，竟是「惡人屠」斯藥民。另外兩位，一個是「小季布」夏宏聲，一個是泰山的涵雲道長。

怪不得商必利逃不了，也怪不得商必利不敢打什麼歪主意了。既有「惡人屠」在旁，商必利再狡猾也沒有辦法了。

此時，斯藥民掂着大肚子笑道：「狄老弟，你肯不肯聽老屠夫一句話？」

狄慕青抱拳道：「斯老請說！」

斯藥民笑道：「這姓商的本該碎屍萬段，也本該由老屠將他拿下，交給你老弟和夏老弟報仇，但是，老屠發現這姓商的這份可憐相，覺得他太不像人樣，根本不足於為非作歹，所以，老屠夫忽發奇想，你老弟可否答應這姓商的，跟他打上個三五十回合，讓老屠夫瞧瞧這姓商的到底憑着多少武功，在武林中為非作歹？」

狄慕青恭聲道：「晚輩遵命！」

斯藥民大笑道：「老弟眞是夠交情……」話音一轉，向商必利道：「姓商的，老屠帮了你不少的忙，你該別讓老屠也跟着丟人，拿出你眞實工夫，也好讓老屠看看你可是夠料害人！」

商必利目光一轉道：「斯老哥，這一戰，大概是免不了的！但商某可得把話說在頭裏，如果商某贏了，該怎麼辦？」

他不提自己輸了，是他明知自己若敗，必無僥倖可能。

斯藥民大笑道：「這個很簡單，換一個人上去再打！」

商必利一怔，道：「怎麼？是車輪大戰？」

斯藥民道：「隨你怎麼想都行！」

商必利忽然笑起來，大聲道：「算了！商某束手就縛算了！」

斯藥民道：「你想撒賴麼？」

商必利道：「不敢！」

斯藥民道：「既是不敢，為何要說束手就縛？」

商必利道：「商某連日未曾休歇，我勝狄某一人，商某尚有把握，但要商某一連邀鬥三四人，商某自分難免，所以，乾脆不如不打，還省些氣力！」

斯藥民：「那你要怎樣？」

商必利道：「一戰決定勝負！」

夏宏聲忽然大喝道：「放屁！」

斯藥民却笑道：「商必利，你想得蠻自在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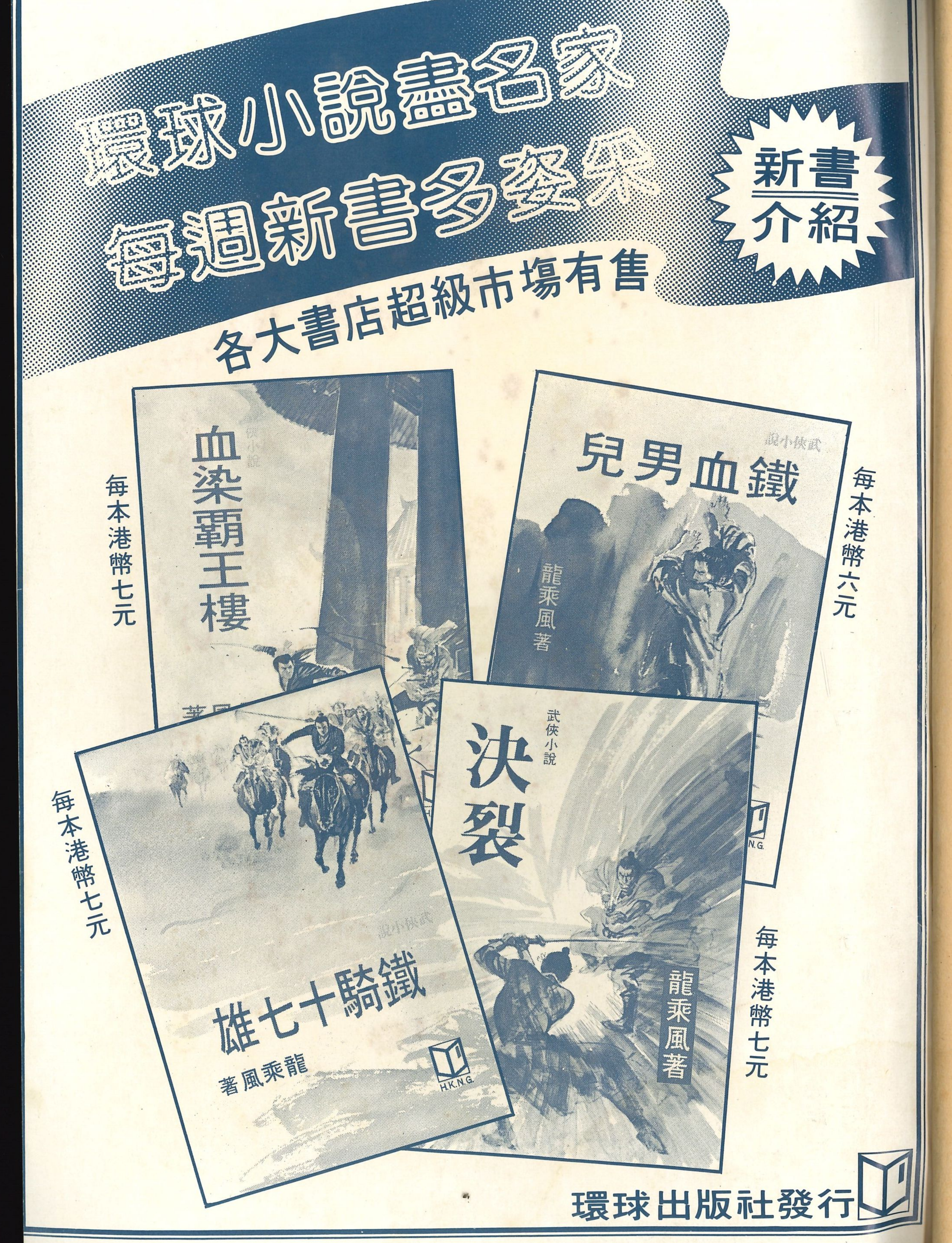
商必利冷笑道：「商某乃是要求公平決鬥！」

斯藥民大笑道：「好一個公平決鬥！斯老屠今天決心再帮你一個忙，如何？你願意麼？」

商必利心中暗喜，口中却道：「斯老有心帮忙，商某却之豈非不恭麼？」

他明明希望人家帮忙，口中却不說出半句感激之話。

商必利笑道：「好，你不是說要一戰決勝負麼？」



商必利說道：「不錯，商某的確有此意！」

斯藥民道：「老屠帮你一個忙，要他們答應你一仗決定勝負就是！」

狄慕青目光一轉道：「斯老，這事恐怕……」話音未巳，斯藥民巳大笑道：「狄老弟，你這個面子不能不賣，斯老屠今天少不得要强迫老弟台一次了！」

斯藥民話音一落，涵雲道長忽然道：「斯老施主，此事關係重大，你老應該慎重！」

斯藥民道：「放心，老屠向來處事慎細公允，你們不必着急！」

商必利笑道：「斯老，你老先把條件說出來吧！」

斯藥民道：「好的！老屠當然要說的了！」話音一頓，笑道：「狄老弟和夏老弟準備！」

狄慕青怔了一怔，看看夏宏聲，半晌沒能說話！

斯藥民笑道：「兩位怎麼了？」

狄慕青道：「斯老可是要我們聯手合擊？」

斯藥民說道：「怎麼？你們可是不願麼？」

狄慕青道：「這……」

商必利忽然冷笑道：「斯老，你這是算帮忙麼？」

斯藥民道：「不錯，這正是老屠要帮的忙！」

商必利忽然冷笑不巳！

斯藥民道：「狄老弟，你們如果不忘那泰山血債，對付這等兇人，兩人聯手，也不會有什麼不對！」

狄慕青沉吟未語。

夏宏聲也似乎大感難以決定。

只有涵雲道長忽然稽首道：「爲了泰山那十三名屍體和狄二施主的血仇，兩位施主果眞不該再多所猶豫不決了……」

狄慕青皺了皺眉，忽然向夏宏聲道：「夏賢弟咱們別再等了，斯老說的對，爲了泰山那血債，咱們委實沒有依江湖規矩的必要！」

夏宏聲劍眉一揚，陡然自肩後拔出長劍，大步直向商必利走了過去。

狄慕青揮手自衣襟之下抽出一根尺許鐵筆，也舉步沉穩的向那「羊城魔賈」商必利走去。

商必利手中巳掣出了他的鐵算盤。冷冷一笑道：「姓狄的跟姓夏的，商某人如是勝了你們，你們這一輩子可就別再想報仇了！所以商某告訴你們，要你們儘出全力！」

狄慕青冷哼道：「不勞你費心！」

夏宏聲道：「姓商的，夏某跟你是不死不休！」

「嗖」地一聲，長劍電疾刺出！

商必利鐵算盤一橫，直往夏宏聲長劍鎖去！

原來他這只算盤，還有着鎖拿對方兵刄的功用。

夏宏聲長眉一揚，劍勢倏變，手伸劍身，拍向商必利手中的鐵算盤，左手並一領劍訣，點向商必利心窩！

商必利嘿嘿一笑，抖手拍出三掌！

（未完・卅五）